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管子传

东山飘渺图

此图描绘了管仲在东山隐居时的生活场景。画面中，管仲身着白衣，正与一位侍女在山间小径上行走。背景是层峦叠嶂的山峰和茂密的松林，营造出一种幽静、超脱尘世的氛围。

东山飘渺图局部之一

局部之二

管子 子 传

高连欣 著

序

李新泰

《管子传》即将出版，连欣同志要我写篇序言。我对先秦时代的齐国文化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桓管时期那半个世纪的风云，更令我感慨万端。可以这样说，这半个世纪是齐文化中最壮阔、最辉煌的篇章。

所谓齐文化，系指从姜太公封疆营丘始建齐国（约公元前11世纪），至秦始皇消灭齐王建（公元前221年）止，共约800多年时间，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在古齐国这片土地上所建立的文化。

近几年来，淄博作为齐文化的发祥地，对齐文化进行了多层次、大范围的研究宣传，先后召开了《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齐文化学术研讨会，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编辑出版了《齐文化大观》、《齐文化概论》等多部专著，2000多万字的《齐文化研究丛书》不久也将同广大读者见面。

齐文化研究宣传热在淄博的兴起，除了淄博人对她的厚爱之外，更重要的是，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当前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崇尚变革是齐文化的一大特点。在齐国的历史上，大的改革

有三次：一是太公时期的改革。姜太公分封到齐后，及时提出了“简其礼”、“因其俗”的立政主张。政治上，打破“亲亲上恩”的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贤上功”；经济上，采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二是桓管时期的改革。内政改革主要推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社会编组，国民各有专业，各司其责；经济改革主要是实行由国家管理铁矿开采和煮盐业的“官山海”的同时，建立了“相地而衰征”的新赋税制；军事改革主要是采取国君直接掌握军队，实行“寄军于政”。三是齐威王时期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整饬吏治”，即要求地方官吏要大力发展生产，富足人民；官府办事要讲求效率，不许有积案不办；要省刑安民，减少犯罪；不允许地方官向朝廷官员行贿，骗取荣誉和信任。齐国这三次大的改革，为齐国成为五霸之首、战国七雄奠定了基础。

从齐国的改革事实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改革就不可能强国富民，立国之本在于改革。联系当前实际，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念，加大改革力度，抓住关键环节，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确保改革的不断深化。

其次，研究宣传齐文化对扩大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开放性是齐文化的又一特色。桓管时期，齐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措施有四条：其一，设立市场。《管子》中明确提出：“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市场的设立，吸引了众多外国客商，使齐国都城临淄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二，减轻关税。对来齐经商者实行“关市几而不征”，就是允许齐国以外的商人自由地出入关卡而不缴或少缴关税，让他们得到实惠。其三，提供优质服务。对经商者给予不同规格的接待，“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

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还在大路上每 30 里设一处驿站，为过往商人服务。其四，发展海外贸易。通过渤海与燕国进行海上贸易，使渤海成为当时齐国的一个海上对外贸易区。有效的对外开放措施，收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效果。

齐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及实践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别国的交往。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进一步克服“封闭保守”、“夜郎自大”等错误观念，实行全方位开放，切实把扩大开放作为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

第三，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齐国统治者历来都重视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本末并重、农工商并举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纲领。一是重视农业。既抓粮食生产，又注重渔盐业、畜牧业、林业的发展。比如粮食生产，提出“不夺农时”，主张“五谷宜其地”。渔盐生产，太公时就“便鱼盐之利”，桓公时又“设轻重鱼盐之利”，并对煮盐业实行国营政策，使齐国渔盐业“通输海内”。林业生产，实行“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植树造林奖励政策。二是不忘手工业。齐国历代手工业生产，曾设“工正”、“工师”、“三服官”、“铁官”等官吏，负责对手工业的管理，使齐国制铜、冶铁、纺织、制陶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不断提高。三是兴办商贸业。随着齐国对商贸业的重视，齐国都城临淄迅速成为店铺林立、车水马龙的商贸中心，进一步带动了齐国商贸业的发展和繁荣。

齐国的繁荣壮大昭示，要富民强国，关键是发展经济，把经济搞上去。我们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中国，

重要的也在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的大发展。

第四，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齐文化是重视科技教育的文化。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技术成就。《齐民要术》堪称齐国农业技术之大成，《考工记》可谓我国最早的工业百科全书，《孙子兵法》则为历代兵家奉为至宝，《甘石星经》可谓天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在发展教育方面，《管子》提出了：“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育人思想。齐国重视发展教育的重要标志是创办了“稷下学宫”。宣王时“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人”，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集政治、学术、教育于一体的机构。在重视人才方面，齐国牢固树立了“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思想。从太公到桓公先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选拔考核办法。齐桓公大义相管仲、设庭燎招士，齐威王用人不疑，齐宣王礼贤下士，孟尝君养士等尚贤重才的做法，也都集中反映了齐国对人才的重视。

齐国始终坚持发展科技教育，启用人才的做法启迪我们，重视科技，发展教育，重用人才，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进一步强化科技意识、教育是立国之本意识和人才意识，真正把教育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切实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第五，研究宣传齐文化对搞好法制和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崇法尚廉是齐文化的又一特点。《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君主治国要以法律、制度为准则。不仅强调要法律先行，搞好立法，而且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管子》还认为，执法必须从严、执法必须以“公”。齐国的政治家强调统治者要“薄于身而厚于民”，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制定了许多为政要清廉的规定和措施。如告诫官吏：“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主张对官吏实行严罚重赏。在齐国的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勤俭执政的官吏，晏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历仕三朝相位，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穿缁衣，吃粗粮，驾驽马，居陋室，并多次谢绝君主赏赐的城邑、新宅、美女、车马和衣裘，堪称廉洁的楷模。

齐国的统治者崇法尚廉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客观上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要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法制和廉政建设。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因法制不健全，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坑蒙拐骗现象还较为普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快立法，健全制度，强化公民法制意识和廉洁意识，严格执法，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管子传》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桓管时期这段辉煌的历史，成功地塑造了管仲、齐桓公、鲍叔牙、宁戚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将管仲辅佐齐桓公发愤图强、锐意改革，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终成春秋首霸的经历写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很受教育，很受鼓舞。

连欣同志是位勤奋的作家，数十年坚持业余创作，写出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今天又创作了《管子传》，为宣传齐文化做出了贡献。我希望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995 年 3 月于淄博

目 录

序	李新泰
---------	-----

第一部 桓公拜相

第一章 一箭之仇	(2)
1. 公子纠欣喜若狂	(2)
2. 国高不谋而合	(7)
3. 小白踌躇满志	(8)
4. 鲁庄公的如意算盘	(11)
5. 管仲暗放冷箭	(14)
6. 公子纠的三大喜事	(19)
7. 小白大难不死	(20)
8. 为时尚早的庆功宴	(21)
9. 齐桓公登位	(22)
10. 鲁庄公下了战书	(25)
11. 齐桓公大义赦东郭	(28)
12. 乾时大战	(35)
第二章 大难临头	(42)
1. 桓公亲自树起了耻辱柱	(42)
2. 管仲的琴弦断了	(44)

3. 借刀杀人	(46)
4. 鸩死公子纠	(48)
5. 黄鹄之歌	(52)
6. 追杀管仲	(55)
第三章 叔牙荐相	(57)
1. 阶下之囚	(57)
2. 管鲍之交	(59)
3. 鲍叔牙用心良苦	(63)
4. 狱中深情	(66)
5. 蔡姬进宫	(70)
6. 鲍叔牙冒死荐管仲	(73)
7. 灾难的种子	(76)
8. “忠臣之言，不可不听”	(78)
9. 生死场上的较量	(81)
第四章 金台拜相	(87)
1. 管仲掂出了齐桓公的份量	(87)
2. 管仲的治国之道	(89)
3. 桓公决意伐鲁	(92)
4. 曹刿闯殿自荐	(95)
5. 管仲心灰意冷	(98)
6. 长勺之战	(99)
7. 曹刿的战术	(101)
8. 一鼓作气，击溃齐军	(104)
9. 泪洒城门	(105)
10. 桓公反省	(106)

- 11. 墓地请罪 (110)
- 12. 桓公发出惊人之语 (111)
- 13. 高山流水 (113)
- 14. 三沐三薰 (115)
- 15. 金台拜相 (116)
- 16. 理顺朝纲 (118)

第二部 治国称霸

- 第一章 “相地衰征”与“官山海” (124)
 - 1. 管仲的改革方略 (124)
 - 2. 一丘之貉 (127)
 - 3. 艳遇 (130)
 - 4. “官山海”大计 (137)
 - 5. 盐场风波 (141)
 - 6. 十万火急 (145)
 - 7. 鲍叔牙遇难 (148)
 - 8. “天不灭管鲍之交” (150)
 - 9. 严惩盐霸 (151)
 - 10. 易牙烹子 (154)
- 第二章 霸业之始 (159)
 - 1. 北杏会盟 (159)
 - 2. 鲁庄公慌了手脚 (166)
 - 3. 曹沫手剑劫齐侯 (167)
 - 4. 一石激起千层浪 (173)

第三章	大见成效	(179)
1.	竖貂的伎俩	(179)
2.	“美人留下，计带回去”	(183)
3.	四国请盟	(185)
4.	拜管仲为“仲父”	(187)
5.	宁越怒斥竖貂	(191)
6.	智服鲁国	(194)
第四章	慧眼识英雄	(199)
1.	竖貂自宫	(199)
2.	知音	(202)
3.	“君要择臣，臣也要择君”	(207)
4.	举火授爵	(212)
5.	宁戚献计	(214)
6.	唇剑舌锋	(215)
7.	宋公请罪	(218)
第五章	中流砥柱	(221)
1.	投壶嬉戏	(221)
2.	深入田间	(226)
3.	别开生面的比赛	(229)
4.	宁戚上任大司田	(235)
5.	严惩伯氏	(239)
6.	伤兔诗	(241)
7.	蔡姬被逐	(245)
第六章	兄弟情深	(253)
1.	市场巧遇	(253)

2. 病榻真情	(255)
---------------	-------

第三部 尊王攘夷

第一章 征山戎，伐孤竹	(261)
1. 震聋发聩	(261)
2. 战略调整	(265)
3. 救燕	(267)
4. 进军令支	(270)
5. 剿灭山戎	(271)
6. 答里呵凭险抵抗	(278)
7. 巧渡卑耳河	(279)
8. 踏平孤竹	(282)
第二章 平定鲁乱	(298)
1. 长卫姬的心事	(298)
2. 笑谈国是	(300)
3. 大义灭亲	(303)
第三章 救邢存卫	(307)
1. 卫懿公好鹤亡国	(307)
2. 为邢、卫筑城	(311)
第四章 降服蛮楚	(315)
1. 伐楚之计	(315)
2. 兵临城下	(317)
3. 蔡侯闻风而逃	(318)
4. 八国大军，杀奔汉水	(322)

5. 管仲舌战屈完	(323)
6. 召陵定盟	(326)
第五章 稳固周室	(332)
1. 群臣楷模	(332)
2. “天下本无事，天子自扰之”	(334)
3. 拥戴世子郑	(336)
4. 周惠王的错误决定	(337)
5. 郑文公不辞而别	(339)
6. 首止会盟	(341)
7. 齐桓公重托宋襄公	(344)
第六章 登峰造极	(346)
1. 天子赐胙	(346)
2. 风水宝地	(347)
3. 高风亮节	(349)
4. “封泰山、禅梁父，可行乎？”	(355)
5. 葵丘盛会	(356)
6. 英年早逝	(362)
第七章 管仲之死	(366)
1. 痛思宁戚	(366)
2. 密室策划	(368)
3. 宁戚墓前	(369)
4. 齐桓公断了弓弦	(373)
5. 病榻论相	(375)
6. 举国哭仲父	(378)
尾 声	(380)

后记..... (382)

附录：管仲年表 (384)

第一部 桓公拜相

第一章 一箭之仇

1. 公子纠欣喜若狂

公元前六八五年初夏。

鲁国都城曲阜。齐国二公子纠的住处。

这是一处十分幽静的住所，院子里青松避日，透出阵阵凉意。公子纠在正堂席地而坐，边饮酒边欣赏美女跳舞。这六名舞女是他从齐国带来的。舞女且舞且歌：

落叶啊落叶，
风把你吹落。
哥哥呀，我的哥哥，
你唱呀，小妹我合着你。

管仲（名夷吾）同召忽走进大门。

“夷吾兄，今日有什么喜事，乐陶陶的？”召忽发现管仲今日与以往不一样，问道。

管仲拍拍召忽的肩：“老弟，咱们的出头之日快来了。”

召忽急迫地问道：“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管仲自信而又颇含神秘地笑道：“天机不可泄露，此地乃燕

雀巢穴，不是久居之地，昨晚我占了一卦，看来，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要回临淄了。”

召忽大喜，他对管仲的神机妙算从来就没怀疑过。

公子纠走出来，一连打了几个哈欠，伸了伸懒腰。他看了管仲和召忽一眼，很不情愿地：“二位师傅，今天练什么？”

召忽忙道：“射箭。请公子上马。”

公子纠跟着管仲、召忽来到城外的一片空旷原野上。

三枚刀币吊在两棵树之间。

公子纠不屑地看看几十步开外的刀币。这公子纠三十七岁，长得膀大腰圆，一米八以上的个头。他从召忽手里接过弓和箭，将弓拉圆，只听“嘣”一声弓弦响，那边“当啷”一声，一枚刀币落地。他看了管仲一眼，又装上一支箭，再挽长弓，将第二枚刀币射落。

召忽大声喊道：“好箭法！”

管仲点点头。

公子纠得意地又装上箭，将第三枚刀币射落在地。他将弓扔到地上，哈哈大笑。

管仲微笑着点点头：“公子的箭法确有长进了。”

公子纠对管仲的赞语显然不满，他抬头一看，只见天上一队大雁从南向北飞来。他从地上拿起弓，道：“看我把那领头的大雁射下来。”说着，拉满弓向头顶上方的雁瞄准。

管仲一下把住公子纠张开的大弓，道：“算了吧，别枉费心力了！”

公子纠不满地看着管仲：“师傅，为什么扫我的兴？”

管仲道：“刀币悬在树下，静止不动，公子可以箭无虚发，而

大雁是飞在天空中，一刻也不停地飞动，公子肯定不会射中，因为公子还缺乏以不变之态应万变之势的本领。”

正好，天空中又飞来一队雁群。

“师傅所言，为时过早了吧！”说着，公子纠将弓拉圆，瞄准，射出一箭，箭直冲蓝天。大雁队形不乱地向前飞去，公子纠颓丧地望着远去的雁群。

管仲循循善诱：“这射箭之道，要掌握此起彼伏，彼抑我扬，张弛相彰，动静相和。”

公子纠把弓交给管仲，不服地说：“师傅滔滔宏论，能不能亲自射上一箭？”

管仲抬头向南望去，只见又一队大雁飞来，便搭上箭。他挺起那结实的身躯，双眼射出犀利的目光，将弓拉圆，只听“嘣”地一声箭响雁落，那只大雁垂直地跌落在地上。雁群大惊，呱呱叫着仓惶飞逃而去。

召忽大声喝彩：“夷吾兄，真神箭也！”

公子纠丢了面子，气恼地从管仲手中夺过大弓，咔嚓一声折断，扔在地上。

召忽十分生气：“公子，你这是干什么？本事不行就老老实实地学嘛！”

公子纠：“我不学射箭了！”

召忽气得胡子直抖，指着公子纠大喝道：“先君委托我和夷吾兄作你师傅，你怎敢如此无礼！”

管仲看了公子纠一眼，突然放声大笑，笑得召忽和公子纠不知所措。

管仲拍拍公子纠的肩膀：“公子，你想改弦易张，好！你早

就该有此志向。”转而对召忽道：“老弟，挽弓射雁，这是武夫们干的事。公子乃天下栋梁，该登临君位，一统天下，挥斥八方。这次公子折弓，是天意所为。”

公子纠不解地看着管仲：“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

管仲庄重地说：“公子，昨晚为臣占了一卦，齐国有变，齐襄公多行不义必自毙，气数已尽。公子排行老二，理所当然地继位齐侯。管钟和召忽，要托公子的洪福，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

公子纠将信将疑：“但愿这一天早早来到。”

正说着，侍从飞马赶到，滚鞍下马：“禀公子，齐国宾须无大夫自临淄来，说有要事急于求见。”

公子纠看看管仲，困惑地：“宾须无？”

管仲对公子纠作了一揖：“恭贺公子！”

公子纠莫名其妙，看看召忽，召忽也大惑不解。

管仲笑道：“我断定，宾须无大夫此行曲阜，定是请公子回临淄继承君位。”

公子纠仍然将信将疑：“真有此事？”

管仲一脚踢飞地上的残弓：“改弦易张，此乃天意，还等什么，快回去见宾须无！”

公子纠、管仲和召忽刚走进院子，只见宾须无从堂屋门迎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公子纠面前：“臣宾须无叩见公子！”

公子纠忙俯身拉起他来：“免礼，平身。”

“谢公子。”宾须无站起来。

公子纠迫不及待地问道：“宾须无，你来曲阜，可是请我重返临淄？”

宾须无不惊奇地看着公子纠，点点头：“正是。”

“那，是不是要我回去当国君？”

“我主果然英明。”宾须无佩服得五体投地。

管仲笑道：“公子，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堂上说吧。”

众人鱼贯进到堂上，席地而坐。

管仲问道：“宾须无，是高、国二位上卿派你来的？”

宾须无：“高、国上卿及众大夫，一致拥戴。”

公子纠：“有没有反对的？”

宾须无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帛，呈到公子纠面前：“臣与雍廩、东郭牙等大夫歃血为盟，忠心耿耿。”

公子纠展开红帛书，念道：“汤汤天籁，泱泱厚土，庚年孟夏，吉日良辰。臣东郭牙、宾须无、雍廩歃血立盟：公子无知弑君篡位，天理难容，死有余辜。我等大齐忠贤臣子，沿遵古训，大宗维翰，宗子维城，立誓拥戴公子纠为大齐国君。非纠不君，非纠不臣，如有背叛，神明殛之！”

管仲点点头，拊掌道：“歃血盟书，写得好，太好了！”

读者诸君，你道这歃血为盟是什么仪式？这是古代国君与国君之间、国君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共同做一件重大事情时，要举行的一种仪式。过程是：先在地上挖一洞穴，称之为坎，以牛、羊、马、鸡、狗等为牺牲之物，杀于洞穴内，割下牺牲物的右耳放在盘子里，取其血盛在敦这种容器中。然后宣读盟约，立盟人依次饮血，也有的含血，或以指蘸血，涂于口旁。然后将盟约正本放在洞穴内的牺牲物上埋掉，副本则与盟者各藏一份。

管仲是何等样人，他知道这歃血盟书的份量。不过，有一点他总放心不下：“宾须无大夫，公子小白还在莒国？”

“在莒国。”

“可有重返临淄的消息？”

“没有听说过。”

公子纠颇不耐烦地说：“公子小白与我何干？君位承继，长幼有序。我登君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师傅过虑了。”

管仲点点头，又问：“宾须无大夫，你还有什么事？”

宾须无道：“禀公子，雍廩大夫要臣向公子请罪。公子无知弑君，是他设计杀了无知……”

“哈哈哈哈，”公子纠大笑后道：“无知弑君篡位，罪该万死。雍廩大夫替天行道，何罪之有！我还要给诛杀公子无知的功臣加官晋爵呢。”

管仲对公子纠道：“这几年，天下大乱，风云变幻，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襄公不知爱民，荒淫暴虐，致使朝纲混乱，天怒人怨。公子无知出于个人野心，弑君篡位，天理不容。公子此次返临淄继承君位，一定要上遵天意，下顺民心……”

“好了好了，这些话我都听腻了！你看咱啥时动身回临淄？”

管仲稍加思索，说：“夜长梦多，事不宜迟，立即启程，返回临淄！”

召忽在管仲耳旁小声道：“夷吾果然料事如神，佩服，佩服！”

2. 国高不谋而合

话分两头。齐襄公被无知杀死，无知篡位不足一个月，又被雍廩等人杀死。齐国上下一片大乱。国不可一日无君。谁来继承君位呢？按祖宗规矩，应该是由公子纠接君位。可是公子纠乃平庸之辈，继位不会比他长兄齐襄公好多少。这件事使齐国的两位

上卿高傒和国子费了心思。这高、国二氏是周天子封到齐国的监国大臣，其地位与齐侯平起平坐，德高望重，国人无不敬仰。

国子叹了一口气：“公子纠不学无术，东郭牙、宾须无与他素有旧交。雍廩杀了公子无知，也恐新君论罪。所以，他们拚命拥戴公子纠，名遵古法，实图私谋。如果公子纠即位，太公所创的大齐祖业，恐怕要毁于一旦！”

“国上卿之言正合我意，你看公子小白怎么样？他虽比公子纠年轻，但聪颖过人，知书达礼，不是糊涂之辈。”高傒看着国子，试探着说。

国子又叹了一口气：“这事我也想过，公子小白确比公子纠好得多。可这长幼有序，你我奈何？”

高傒语气颇坚定地：“若拥戴平庸之辈，岂不更是辱没列祖列宗？祖宗之本，应当唯贤良是举。”

国子点点头：“这话也有道理。国难当头，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宗法啦！咱就拥戴公子小白！”

高傒听了，十分激动，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帛书，递给国子：“上卿大义为齐，可敬可佩。我已给公子小白写好帛书一封，请过目。”

国子匆匆看了一遍：“好！马上派快马火速赶奔营国，请小白速回临淄即位！”

3. 小白踌躇满志

夜已深了。外面山风阵阵，吹得树叶刷刷作响。灯下，公子小白在反复看着高傒、国子送来的急信。他的师傅鲍叔牙正在火

上烤着龟板。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他那庄严肃穆的脸膛。

突然，龟板发出“啪啪”的炸裂声。

鲍叔牙合掌闭眼，口中念道：“苍天在上，苍天保佑。”他从火上取下龟板，置于一个玉盘中，然后高擎过头，向东西南北天地六方礼拜。礼拜完毕，他仔细端详着龟裂的纹路。突然，他放声大笑起来：“公子大喜！”

小白急忙过来，俯身看着龟板。

“公子你看，龟板呈吉泰之纹。现在时辰是子未丑初，阴阳交替。阴纹为五，阳纹为九，九五相交，飞龙在天。哈哈，齐国新君，非公子莫属！”

公子小白却激动不起来，心事重重。

“昨夜高、国二位上卿派人送信，用心良苦，就是要公子回国即位。”鲍叔牙激动不已。

小白又把帛函读了一遍：“师傅，二位上卿信上没有说让我回去继位呀！”

鲍叔牙接过信：“公子你好糊涂。”他念道：“今日群臣朝议公子纠为新君，即派宾须无大夫去鲁国迎接，五、六日可回临淄。国不可一日无君，齐国积重难返，亟待一位贤明新君……”

“既然群臣朝议定我兄长公子纠为新君，又为什么通报与我，是何用意？”小白大惑不解。

“上卿之言，意在字里行间，你看‘齐国亟待一位贤明新君’。公子的贤明在齐国众所周知，公子纠乃平庸之辈，谁不知道？这贤明二字，分明指你。”

小白点点头。

鲍叔牙继续道：“你看，信上说，公子纠五、六天才能回到

临淄。可上卿又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子纠从曲阜回临淄得五、六天，可公子你从莒国回去只需三天。很明显二位上卿之意，是让公子赶在公子纠之前回临淄即位。”

小白面有难色，犹豫不决：“长幼有序，我怕……”

鲍叔牙指着龟板：“龟纹乃天相之现，九五相交，卦辞主刚毅果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小白还是下不了决心。

鲍叔牙大声说：“公子聪明过人，怎么这么糊涂？兄弟有伯仲叔季之分，好比时间有子丑寅卯之别，只是一种分别的标志而已，与君位有什么关系？昔日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君位承继，众望所归，不在长幼之间，而是看是不是贤明。”

小白有所悟地点头：“师傅所言，也有道理。”

鲍叔牙指着龟板说：“天人合一，机不可失。公子顺应齐国人心所向而动，又有高、国二位上卿的辅助，必然得国”。

小白何时不想当国君！他们两掌用力一击：“好，就照师傅所言。何时动身？”

“事不宜迟，我已向莒国借得战车百乘，明日戌时，便是吉日良辰。”

“师傅，我们会成功吗？”

鲍叔牙信心百倍地说：“这些年齐国逐年衰败，民不聊生，被各诸侯国歧视，周天子也看不起咱，就是因为没有一位贤明的国君。你那位长兄齐襄公，一年到头穷兵黩武，不管百姓死活，整日价醉生梦死，不理朝政。更可恶的是连自己的亲妹文姜也要糟塌，简直禽兽不如！举国上下，人心思治，公子又有高、国二位上卿的扶助，一定会成功！”

小白踌躇满志地说：“如果苍天保佑我小白登临君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用治国贤才，委以重任，齐心协力，振兴大齐，让周天子对齐国刮目相看，让各诸侯国臣服！”

4. 鲁庄公的如意算盘

齐国发生内乱的消息传到鲁国，可把鲁庄公高兴坏了。他恨透了齐襄公。他与齐襄公有杀父之仇，辱母之恨。他的父亲鲁桓公是奉周天子之命给齐襄公议定婚事，母亲是齐襄公胞妹，也一同回齐省亲。不料齐襄公竟借此机会与其胞妹乱伦，干了那伤天害理的事情。鲁桓公闻知此事，大发雷霆。齐襄公竟然又借在牛山送别饯行之机，派公子彭生将鲁桓公在车上杀死。庄公继位后，就想兴师讨伐齐国，无奈齐强鲁弱，只好忍下这口恶气。现在，齐襄公被公子无知杀了，公子无知又被雍廩等大臣杀了，齐国大乱。这真是天赐良机。公子纠也知其兄作恶多端，害怕祸及自身，才到鲁来避难的。齐襄公一死，自然请回公子纠继任。他好借这个机会，向齐国讨回公道。主意一定，他立即召集群臣到正殿议事。

庄公看看分列两班的文武大臣，说道：“齐襄公多行不义，自取灭亡。齐国群臣朝议，拥戴公子纠回国继任新君。寡人决定明天亲自护送公子纠回齐国。”

大臣施伯出班奏道：“臣以为，现在齐国鲁国势均力敌，齐强则鲁弱，齐弱则鲁强。齐国内乱，对我大有好处。依臣之见，可再让它乱一阵子，然后送公子纠回国即位。”

大司马曹沫也出班奏道：“臣以为施大夫言之成理。此事不

宜操之过急。齐国无君，朝纲必定混乱；朝纲一乱，国力必定削弱。反正公子纠在鲁国，只要他跑不了，咱就掌握了主动权……”

庄公不悦，摆摆手道：“齐鲁两国世有姻缘，公子纠乃寡人二舅，不可胡来。公子纠在鲁国避难已有时日，寡人亲自护送他回齐继位，他能忘记寡人的恩德吗？寡人主意已定，明天亲率三百乘战车，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将军，护送公子纠回临淄！”

第二天一早，护送公子纠的鲁军开动了。车辚辚，马嘒嘒，尘土遮天蔽日。

第一辆战车上，插一面镶有“曹”字的战旗，白色，绣熊虎图案。车右边设有鼓和铜锣，大将曹沫顶盔披甲，威风凛凛。

第二辆车上，高扬“鲁”字大旗，浅红色，绣蛟龙图案。车右边竖一高杆，设有战鼓和战金（铜锣）。鲁庄公与公子纠并排坐在车上。身后是管仲和召忽。

后面紧跟着梁子、秦子的战车……

公子纠春风得意，面带喜色。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今天。他心里算计着，从曲阜到临淄，要五天路程，第六天他就率群臣礼拜宗庙，然后登临君位。

鲁桓公看看公子纠，打开了自己的小算盘：“公子这次回临淄即位新君，可别忘了今日寡人之劳呀！”

公子纠一听，连忙笑脸相迎道：“当然，当然，鲁侯恩德，定当重报。”

“怎么个报法，寡人想听明白。”鲁桓公单刀直入地说：“公子割五座城池给鲁国，不为过吧！”

公子纠一听，心中十分不快。割五座城池，那等于割掉齐国的四分之一。割一座还差不多，这鲁侯未免太贪心了吧……

鲁庄公见公子纠不说话，便道：“公子尚未即位，就这么不痛快，那——”说着他举起木槌在铜锣上敲了一下。

前面战车上的曹沫一听，急忙举起木槌在大铜锣上敲了三下。锣声一响，鲁军三百乘战车，立即停了下来。

公子纠大惊：“鲁侯，这是干什么？”

鲁庄公冷笑道：“准备回去！”

公子纠着急地：“不，鲁侯，不要这样！”

庄公把手一伸：“五座城池，公子给不给？”

管仲对鲁侯这种乘人之危谋取私利的行为十分反感，可小不忍则乱大谋，先让公子纠继位再说，便笑着说：“鲁侯，现在公子纠的君位未定，他怎敢随便答应？何况公子小白也在觊觎君位，一旦小白先入临淄篡了君位，那么一切都成了泡影。如果公子纠当上国君，敢不报答鲁侯？再说，你们又是亲戚关系。”

“这还差不多。管大夫，你是公子纠的师傅，说话可要算数，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着，举起木槌，在鼓上敲了一下。

曹沫一听，急忙擂起战鼓，军队又向前进。

召忽不满地瞪了鲁庄公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军兵前进了一天，安营扎寨。管仲对庄公道：“管仲有事想麻烦鲁侯。”

庄公看了管仲一眼：“什么事？”

管仲道：“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公子小白回临淄。他在莒国，离临淄只有两三天路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请鲁侯借我三十乘战车，我为前锋，先进临淄做些准备。如果路上遇到小

白，就把他堵截回去。”

庄公笑道：“管大夫过虑了。大宗维翰，宗子维城，这是祖宗遗训。公子纠年长，由他继任国君名正言顺，寡人料小白就是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篡位。”

公子纠道：“师傅所言也有道理。鲁侯，就答应了吧”

管仲又道：“天网恢恢，尚有所漏。如果真有纰漏，公子纠继位不成，鲁侯岂不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鲁庄公点点头：“好吧，寡人答应，给你三十乘战车。”

5. 管仲暗放冷箭

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带着从莒国借来的一百辆战车，风驰电掣般直奔临淄。

小白身穿缟服，坐在第一辆战车上。车上竖一高杆，杆上系一面黑幡。

鲍叔牙以他娴熟的驾车技艺，一手握缰，一手执鞭，鞭子甩出了花儿。

小白啧啧赞道：“师傅的驾车技术，天下无双。”

鲍叔牙笑道：“雕虫小技，公子过奖了。”

前面来到白水。

“师傅，人马已经一天一夜没歇息了，是不是稍事休息一下？”公子小白拍拍鲍叔牙的肩头。

鲍叔牙敲了一下铜锣，吁了一声，战马停下，整个车队停了下来。

鲍叔牙大声道：“诸位将士，抓紧给马饮水，抓紧吃饭，马

不离辕，人不离车，到临淄还有半天路程，今晚咱们到临淄饱吃一顿。”

鲍叔牙跳下车去，用觥到白水河里舀来清水递给公子小白。

小白没有下车，接过觥来美美喝了一口：“啊，好甜啊，又喝到故乡水了。”

鲍叔牙解开饭袋，取出熟饭，同小白一起吃起来。

饭还没吃完，小白似乎有预感，站在车上向西望去，只见一股烟尘直奔过来，忙道：“师傅，你看！”

鲍叔牙一看，吃了一惊，连忙击鼓。

莒军立即登车，列成战阵，

管仲率领的鲁军，像一股旋风般扑了上来。

管仲既为自己的判断正确而得意，又为公子小白的篡位举动而恼怒。他一看莒军的阵势，就知道是鲍叔牙指挥的。相隔一箭之地，他将鲁军列成进攻队形。

“鲍叔兄！”管仲在战车上向鲍叔牙拱手致意。

鲍叔牙也在战车上拱手施礼：“夷吾贤弟！”

管仲：“一别就是好几年，我好想大哥。”

鲍叔牙：“贤弟一向可好？”

管仲试探着问道：“托大哥洪福。曲阜是块风水宝地，小弟服侍公子纠，今日总算有了个结果。我是送公子纠回临淄，不知鲍叔兄带着兵车，是到哪里去？”

鲍叔牙一听，便明白了管仲的意思，好家伙，管仲好快呀！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管仲只是探路的，便说：“天降不幸，齐国大难，二位国君接连被杀。公子小白是回临淄料理君上丧事的。”说着，指指车上挂着的黑幡和素衣缟服的公子小白。

管仲冷笑一声，好你个鲍叔牙，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还不清楚？便将了鲍叔牙一军：“我看公子小白，脸上洋溢着喜庆之色，哪象料理丧事！再说，料理丧事为啥兵车戎马相从？鲍叔兄一向为人忠厚，今日可是言不由衷了吧？”

鲍叔牙正色道：“夷吾贤弟，为兄要问你，你同公子纠回临淄干什么？”

管仲道：“实话告诉仁兄，齐国群臣朝议，高、国二位上卿定夺，派大夫宾须无到曲阜迎接，鲁侯亲自率战车三百乘相送公子纠回临淄，拜宗庙，登大殿，继位新君。先君的丧事自然由公子纠料理，不须公子小白操劳了。鲍叔兄可与公子小白再回莒国。否则，鲁侯的军队马上就到了，免得发生诸多不快！”

公子小白一听，心里打开了鼓。公子纠回临淄是堂而皇之，继位是天经地义，处理其兄丧事也是理所应当。他埋怨高傒和国子，两位是德高望重的监国上卿，为什么定了让公子纠继位，又送给我信。他扯扯鲍叔牙的后衣襟，小声道：“师傅，咱们……”

鲍叔牙一下打开小白拽他的手，泰然自若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公子小白是先君的同胞兄弟，连奔丧的权利也没有了吗？”

管仲冷笑一声，单刀直入：“公子小白阴谋我一眼就看穿了。他是想回临淄争夺君位，行不礼不义之举，天理难容！”

鲍叔牙也毫不隐瞒地说：“夷吾贤弟才高八斗，高瞻远瞩，深通治国谋略，对人对物看得入木三分，你难道就分不出黑白优劣、贤能昏庸？大齐江山，早已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如果贤弟又要给齐国送上一个平庸君主，岂不是雪上加霜？”

管仲听了，心中一动，鲍叔牙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公子纠不当国君，他的相国梦就要破灭，便道：“小弟身为公子纠师傅，这些年也尽了心，费了力，公子纠变化相当大，德才兼备，堪负国任。再说，这朝纲维常，长幼有序，公子纠登位，上通天理，下达民心，这个道理鲍叔兄应该明白！”

鲍叔牙仰天大笑：“夷吾弟此言，可真有点言不由衷了吧！公子纠乃平庸之辈，小肚鸡肠，夷吾弟用德才兼备四个字，岂不是欺世盗名、弥天大谎？夷吾弟，咱们要以齐国大业为重，你一向开明，还是你我携手共事公子小白，以成大业。”

管仲见鲍叔牙言辞坚定，便以情打动：“鲍叔兄，人臣各为其主。你我情同手足，管鲍之交，天下闻名。今日仁兄高抬贵手，再让管仲一步，与公子小白回莒国去，以后的事仁兄尽管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鲍叔牙似乎受了侮辱，厉声道：“夷吾弟说这话，让为兄看不起你！当日你我共同经商，一分红利，你得七成，我不以为你贪婪；你打过三次仗，却都败了，我不以为你不勇敢；你当过三次官，被赶走三次，我也不以为你平庸。可今天你的作法，为兄鄙视你私心太重。身为七尺男儿，不为齐国社稷着想。国难当头，为图私利，为争官位，甘心推一个平庸之辈为君。夷吾弟，你是打着仁义道德之名，行偏私利己之实！既然是各为其主，为兄决不让步！”

鲍叔牙一席话，说得管仲脸发烧，耳发热。他深知鲍叔牙的脾气，一旦定了的事，他死也不会回头。他看了公子小白一眼，忽然计上心来：如果除掉他，那公子纠的君位就再也无人争了。对，一不做，二不休！他左手悄悄从车上拿起硬弓，右手抽出一

支箭：“鲍叔兄，话说到这份儿上，咱们只好走着瞧了！不过你这一百乘战车，恐怕抵不过鲁侯三百乘战车。告辞了，鲍叔兄！”就在战车打回头的一刹那，管仲挽弓搭箭，“嗖”地一声，箭直飞小白心口。

“啊呀！”公子小白口吐鲜血，应声倒在车上。

鲍叔牙大惊失色。他知道管仲力大无比，箭法高强，有百步穿杨之功。他抱着公子小白：“公子，公子！”

管仲十分得意。他知道这一箭的份量，回头高声喊道：“鲍叔兄，小弟多有得罪了！”说着带三十乘战车，一阵风似地回去了。

鲍叔牙抱着小白哭喊：“公子，你醒醒，你醒醒呀！”

小白仍然昏迷不醒。他从眼缝中瞅着远去的管仲的军队。

鲍叔牙痛不欲生：“公子，你醒醒，我该死，我没保护好你……”

公子小白一下在车上站了起来，笑道：“师傅。”

鲍叔牙大喜：“公子，你伤得重吗？”

小白从身上拔下箭来。鲍叔牙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啊呀，真玄哪！那支箭正射在小白的衣带钩上。这衣带钩是用铜造的，正在心口处。那箭竟然把铜衣带钩射了个窝儿。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公子，你可真是大福大贵之人！”鲍叔牙一连向老天作了三个长揖。他指指小白嘴边的血渍，不解地问：“公子，这血……”

小白笑道：“师傅，你记得咱们同管仲一起打猎吗？那只狼让管仲的箭穿透后又钉死在树上。管仲的箭法高强，他如果发现没有射中我，决不肯罢休，还会再补一箭。我也是急中生智，咬

破了舌头。”

鲍叔牙大喜过望：“啊呀呀，好你个聪明过人的公子！连师傅都被你瞒过了。”

小白看着手中那支箭，箭羽上写着一个“管”字，他咬牙切齿地说：“管夷吾，我小白不报这一箭之仇，誓不为人！”

鲍叔牙擂动战鼓，大队人马直奔临淄而去。

6. 公子纠的三大喜事

管仲带着三十乘战车，到鲁庄公战车前。他跳上战车，面色洋溢着得意之情。

鲁庄公问道：“管太傅，可曾遇到公子小白？”

管仲道：“果不出管仲所料，公子小白从莒国借得战车百乘，正要赶赴临淄抢夺君位。”

公子纠大惊失色：“小白竟如此大胆！师傅，这可怎么办？”

管仲笑道：“公子不必惊慌，齐国新君非公子莫属！”

公子纠迫不及待地问：“小白呢，他到底怎么样了？”

管仲冷笑一声：“小白已成了我箭下之鬼！”

鲁庄公惊喜地看着管仲：“你真把小白射死了？”

管仲自负地拍拍身后的大弓：“我与小白相距不足三十步，这一箭保准射穿他的胸膛！”

公子纠似乎还不敢相信：“师傅，你敢保证是死了？”

管仲道：“我亲眼看见小白口吐鲜血，倒在车上。”

召忽道：“夷吾神箭，别说三十步，就是一百步，也保他必死无疑！”

“哈哈哈哈……”公子纠仰天大笑，他拍着管仲的肩道：“师傅，你立了一大功，我要重重地赏你！”

鲁庄公拿起木槌在铜锣上敲了一下，前车上的曹沫急忙鸣锣。鲁军停下。

“小白死了，公子纠的君位到手了，管仲立下奇功，这三件大喜之事应该好好庆贺一下。一连几日长途跋涉，全军都很劳苦，就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管仲阻止道：“现在庆祝，为时尚早。齐国无君，局面混乱，咱们还是快进临淄，免得再生枝节……”

“就这么定了！全军安营扎寨，喝他个一个醉方休！”鲁庄公打断了管仲的话。

7. 小白大难不死

公子小白与师傅鲍叔牙带领的莒军，赶到临淄城南门，已是半夜时分。只见门前亮着几支火把，人影闪动。

小白警觉地问鲍叔牙：“师傅，城门前的人是不是迎候公子纠的人马？”

鲍叔牙跳下战车：“公子且住，待我去看个究竟。”

鲍叔牙来到门前，看见高傒，国子二位上卿，纳首便拜：“鲍叔牙叩见二位上卿。”

高傒急忙扶起鲍叔牙，焦灼地问：“公子小白呢？”

鲍叔牙一指后边：“公子就在车上。”

国子：“走，快去迎接公子。”

小白下车，向国、高二位上卿施礼：“小白拜见高、国二位上卿。”

高傒扶起小白：“你可闻公子纠风声？”

鲍叔牙道：“公子纠正在路上。我等与管仲在白水之滨相遇。管仲偷着射了公子一箭，恰巧射中了公子的衣带铜钩，真是大难不死。”

高傒仔细地看公子小白：“没伤着吗？”

小白笑道：“连皮毛也未动着。”

国子惊叹：“此乃天助我也！事不宜迟，公子及早进城，明早拜过宗庙，登临君位。”

8. 为时尚早的庆功宴

再说公子纠这边。鲁庄公在行军大帐内设宴，闹得热火朝天。

庄公举起酒爵道：“到临淄还有不到两天的路程。现在后患已除，可以高枕无忧了！来，为公子即将继位，干！”

大将曹沫、副将秦子、梁子，同管仲，召忽等一齐举爵：“干！”

公子纠喜形于色，把爵高高举起道：“我有今日，多亏各位鼎力相助，等到即位后，一定请诸位在齐宫中大宴三天，我干此爵，以表谢意。”说罢，一饮而尽。大家也都喝干。

曹沫举爵道：“公子当上齐侯，首功应属管太傅，一箭定乾坤。来，为管太傅，干！”

庄公、公子纠等齐声道：“对，干！”

管仲颇为得意，一仰脖，干了。

庄公喊道：“乐舞伺候！”

乐师们立即忙碌起来，钟、磬、鼓、管齐鸣，舞女们鱼贯进帐，翩翩起舞……

9. 齐桓公登位

第二天一早，公子小白在高傒、国子带领下，先去宗庙礼拜。

宗庙内，正中是齐先祖太公望姜尚的塑像，两边依次是历代诸君的牌位。

高傒、国子与公子小白在姜太公像前叩首。

高傒叩了一个头道：“太公在上，高傒与国子世受周天子之恩，乃周室忠臣，不敢有二。今天，为了维护太公祖业，为周室平安，也为了大齐子民，特违家法，私立公子小白即位齐国新君。拳拳之心，敬祈体恤！”

国子也叩头道：“国、高二氏，乃周天子封于齐国的监国大臣，我等不忍心齐国大权落入平庸之辈手中，故选贤任能，目的在于振兴大齐，开创太公祖业。违背宗法，拥戴小白继位，实是迫不得已，敬请太公体谅！”

公子小白一连叩了三个响头，道：“太公在上，高、国二位上卿扶小白继位，是为齐国的振兴，是为继承太公创下的祖业。小白一定不辜负二位上卿的良苦用心，一定维护周室，发奋治国，使齐国强盛，百姓安居乐业。”

祭祀完毕，他们来到齐宫正殿，举行登基仪式。尽管高傒、国子做了大量工作，大夫隰朋四处奔走，可来参加登基大典的大臣仅仅过半。来的大臣们各有各的想法，一个个缄口不言。因此，大殿里气氛比较清冷。

这种情形，早已在高傒、国子的意料之中。这是非常时期办的一件非常之事，如不马上搞登基仪式，再过两天公子纠就要回来，还有那三百乘战车的鲁军，那可就大麻烦了。要是以往，这新君登基大典还不得热闹十天八日。现在，只能一切从简。

大臣们左右两班。左首是上卿高傒，右首是上卿国子，隰朋为司仪。

隰朋高喊道：“鼓乐齐鸣——”

乐师们打鼓、击磬、吹萧、弹琴，奏起齐国的雄壮的音乐。仪式在乐声中进行。

隰朋：“请新君登基即位！”

小白身着侯服，登台，坐到御案之前。

鲍叔牙立在一旁。

隰朋：“众大夫拜见新君！”

高傒、国子领众大臣一齐叩首：“拜见君上！”

小白：“众卿平身。”

此时此刻的小白，心潮澎湃，深情地看着站在班首的高傒、国子二位上卿。他深知，没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扶持，就没有他的今天。二位上卿忧国忧民，这些日子已累得眼窝深陷，脸色发青。他站起身，道：“赐高上卿，国上卿坐。”

高傒、国子同声道：“谢君上。”分别坐在御座左右两侧。

小白看看分列两班的文武大臣，这些面孔大都熟悉。他们一个个两眼瞅着脚尖，神态木然，他感到了肩头的压力。他现在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一是鲁侯那三百乘战车，公子纠决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借鲁军挑起一场战争；二是如何安抚这班朝廷大臣，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他们的拥护。

在这班大臣中，关键人物有这么几个：隰朋、王子成父、东郭牙、雍廩、宾须无、宁越，他们都是台柱子人物。东郭牙、宾须无、雍廩今天没来，看来，成见很深。隰朋、王子成父不成问题，他们感情很好，会衷心拥戴，宁越是老臣了，态度不卑不亢。昨天晚上，他与师傅鲍叔牙半宿没合眼，商量了两条：一是做好东郭牙的工作，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出山；二是准备与鲁军打仗。这两着都是险棋。

“各位大夫，寡人承蒙高、国二位上卿和大家的拥戴，今日继承君位，由衷地谢谢诸位。咱们齐国这些年，内乱不止，国力大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大齐的君臣，应当很好地反省，从中汲取教训。我们一定要使齐国强盛起来，让诸侯各国刮目相看。齐国的强盛依靠谁？就靠诸位！希望各位大夫各司其职，寡人要单个召见每位大夫，听取意见，你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众大夫齐声道：“谨遵君命。”

“王子成父将军，你马上去告知鲁侯，齐国已立新君，请他回鲁国去。如果他们敢侵犯齐国，那我们大齐也不是好欺负的！”

“是！”王子成父得令。

小白看看国、高二卿：“二位上卿，还有什么事要奏？”

国、高起身施礼：“谨遵君命。”转身对众大夫厉声道：“国难当头，大家要齐心协力，不遵君命者，格杀勿论！”

众大夫看看威严的国、高二卿，不寒而栗。

小白看看鲍叔牙。

鲍叔牙喊道：“退朝！”

一代英明君主齐桓公的登基仪式就如此简单地完成了。

10. 鲁庄公下了战书

乾时。下午。

鲁国大军行到乾时。

鲁庄公问公子纠：“公子，前面是什么地方？”

公子纠看看管仲，管仲道：“回禀鲁侯，前面是乾时。”

庄公好奇地：“好怪的名字。为什么叫乾时？”

管仲解释到：“这条河叫时水。半年有水半年干涸，所以叫乾时。”

庄公对公子纠笑道：“公子，明天你就是齐侯了，你可千万别学你那混帐哥哥齐襄公，言而无信，恩将仇报呀！”

公子纠忿懑不语。一路上，他听够了鲁庄公的絮叨。他两眼直直地看着东北方，恨不得一步冲进临淄。

正这时，探子飞马来报：“禀主公，大事不好！公子小白已登基作了齐国国君。”

庄公大惊：“什么？你再说一遍？”

探子：“公子小白，今日登基，作了齐国国君。”

公子纠对探子吼道：“你一定是弄错了！”

庄公吼道：“再探！”

探子飞马而去。

庄公诧异地看着管仲：“管太傅，你看这事可能吗？”

公子纠朝管仲大声道：“你不是说小白被你射死了吗？”

管仲大惑不解，自言自语：“不可能呀，不可能呀……”

远处，旷野尽头，一队车马跃出地平线，向鲁军疾驰而来。

“齐”字大旗在战车上迎风飘扬。来到鲁军阵前停下，列成一字长蛇阵。王子成父站在车上，拱手向鲁庄公施礼：“齐国将军王子成父拜见鲁侯。”

鲁庄公看看一侧的公子纠，公子纠神情惶悚。

鲁庄公神情傲慢地：“齐将前来何事？”

王子成父郑重地说：“末将受我齐国君上之命特来禀报：齐公子小白已拜过宗庙，今天上午登基即位新君，特请公子纠再回鲁国，请鲁侯军队撤离齐国土地。”

管仲目不转睛，死死盯着王子成父的脸，他似乎要在这张脸上发现什么破绽似的。

公子纠向管仲咆哮起来：“管夷吾，你说小白已成你箭下之鬼，居心何在？”说着，抽出长剑，要杀管仲。

召忽忙拦阻道：“公子息怒。此事必定有诈！”

王子成父凛然道：“齐国国君有命，请鲁侯退兵！”

鲁庄公吼道：“日月昭昭，小白敢行不义于光天化日之下，篡权夺位，寡人决不答应！”

公子纠挥舞长剑向王子成父喊道：“小白凭什么即位？我和他不共戴天！”

鲁庄公怒发冲冠：“小白篡位，又敢口出狂言！回去告诉贼子小白，寡人今日驻扎乾时，与小白兵车相见！”说着挥剑砍去车上一柄旗旌。

王子成父拱手：“末将告辞鲁侯，后会有期。”说完，掉转车头驶去。

管仲望着远去的齐军，对着苍茫的天空长叹：“阴差阳错！天意呀，天意呀！”

公子纠变得象只瘟鸡，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听见管仲这句话，一下子又蹦了起来：“天意？天意该是我当国君！如果我当上国君，先治你个欺君之罪！”

鲁庄公火冒三丈，对曹沫吼道：“兵驻乾时，与小白决战。寡人要让天下人知道篡位贼子的下场！”

曹沫道：“主公，临淄近在咫尺，指日可破，为何要在乾时驻扎？”

庄公自负地说：“连日奔波，大军疲惫不堪。乾时水丰草茂，是屯兵之良地。寡人在此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稳操胜券！”

管仲犹豫了一会，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长叹一声。

庄公冷笑道：“管太傅眼下只会叹气了！”

管仲硬硬头皮，说：“管仲罪当不赦，可有一语不吐不快。现在，小白虽然篡位，但国内并不安定，众大臣也并不拥戴，东郭牙、雍廩、宾须无等大臣曾歃血为盟，一致拥戴公子纠为君。如果鲁侯以神速兵临临淄城下，城中肯定有变，里应外合，稳操胜券。可如果不迅速攻城，而在乾时驻扎，就会给小白以喘息之机。等他理顺了人心，调动齐国千乘兵车来战，恐怕对鲁侯大大不利。”

鲁庄公鄙视地看了管仲一眼，道：“哼，若依照管太傅之言，小白已死于白水之滨，哪里来的兵车战事？”

一席话说得管仲满面羞惭。他既尴尬，又焦灼，真地只能长吁短叹了。

11. 齐桓公大义赦东郭

其实，鲁庄公如果真听从管仲的计策，那齐国新君究竟鹿死谁手，就成了一半对一半。这个局势，对于公子小白，简直如履薄冰。王子成父来禀报，说鲁侯下了战书，要与齐军在乾时决战，就着着实实吃了一惊。齐国虽是千乘大国，可能不能服他调遣？即使听从调遣，到了战场能不能卖命打仗？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怎么办？还得听听大家的意见。

小白紧急将文武大臣们召集到大殿，说道：“寡人新立，国事未举，鲁军便来侵犯，简直欺人太甚！请大家来商量一下，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怎么个打法？各位爱卿请发表高见。”

鲍叔牙慷慨激昂，出班奏道：“鲁侯以兵车进犯我齐国境地，此乃不仁不义之举。常言道，水来土屯，兵来将挡，主公可举正义之师，予以反击。臣愿率兵马与鲁侯决一死战！”

大臣隰朋也同仇敌忾，出班奏道：“大齐乃泱泱大国，兵车千乘，精锐逾万，何惧鲁侯兵车三百！今鲁侯进犯，国难当头，臣愿血洒沙场，驱逐鲁寇！”

王子成父跪地请命：“请主公下令，臣王子成父愿为先驱冲锋陷阵，万死不辞！”

齐桓公小白激动地霍然站起来，上前扶起王子成父：“将军之风，小白敬佩。”然后看着高傒，征询他的意见：“此事高上卿以为如何？”

高傒说道：“鲁侯兴不义之师，进犯我大齐，应当予以狠狠还击！只是，老臣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桓公道：“高上卿尽管直言。”

高傒道：“如今国难当头，理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如若不然，纵使齐国拥有千乘兵车，可如果军不齐心，也会溃不成军。”

这句话正中齐桓公心曲：“上卿之意是……”

高傒说：“恕老夫直言。主公新立，朝中大臣人心不齐，东郭牙、雍廩等大人不拜主公，不理朝政。大家都知道，东郭牙大夫文武全才，带兵有方，打过几十次大仗，是有名的常胜将军；还有雍廩大夫，此人刚直不阿，义无反顾。他们出于对宗法旧制的维护，才做出错事。此情老夫以为可以谅解。应当千方百计把这些人用起来，才好与鲁军打仗。”

鲍叔牙也道：“臣以为，高上卿之话乃金玉良言。东郭大夫南征北战，功绩卓著。大敌当前，主公要捐弃前嫌，启用名将，才能上下齐心击败鲁军。”

齐桓公思索了一会儿，毅然站起来道：“上卿、太傅忧国为民，小白怎能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而置国难于不顾？”

高傒一听大喜，深深地向桓公鞠了一躬：“主公如此恢宏大度，请受老夫一拜！”

齐桓公忙扶高傒平身：“上卿之礼，小白岂敢受纳，寡人这就去东郭大夫家。”

见此情景，群臣们活跃起来，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定睛看着桓公，仿佛要好好认识认识这位新君。

散朝后，齐桓公、高傒、鲍叔牙轻车简从，来到东郭牙家。只见大门紧闭，一个人影也没有。

鲍叔牙举手擂门，高呼：“东郭大夫，主公驾到，为何不开

门迎接？”

门内不见动静。细心的鲍叔牙听见门内有沉重的喘息声。他向桓公施了个眼色，朝门内努努嘴，示意桓公：东郭牙就在门里。然后又使劲擂门，把门拍得山响：“东郭大夫！东郭大夫！”

确实，东郭牙就在门里。自从桓公登位，他就没出这大门一步，他认为继君位的应是公子纠，长幼有序。他这个人就这么个脾气，一旦认了死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因此，他既不去朝见新君，更不理朝政。再说，他已与雍廪、宾须无互相歃血为盟，非公子纠不君，非公子纠不臣。他向来说到做到，这几天呆在家里，心里也不是个味儿，憋闷得难受。听说鲁军要与齐国打仗，扶公子纠即位，他又高兴又耽心。高兴的是一旦鲁军得胜，那公子小白就会完蛋，公子纠就是新的齐侯，这正合自己心愿。可耽心的是这场战争，他知道这场战争会给灾难深重的齐国带来什么后果，而且他只要一出面，就是里通外国，肯定会遭千古骂名。一连几天，他彻夜难眠，象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焦虑，烦恼，简直度日如年。他觉得他已无路可走，生命似乎已到了尽头。他决定全家自杀，杀身成仁，以报效朝廷和公子纠。他万万没想到，齐桓公能登他的门。他在门内朝鲍叔牙吼道：“东郭牙绝不在篡位之徒面前称臣！”

鲍叔牙耐心地劝道：“东郭大夫，主公与高上卿都来看你，你把他们拒之门外，可是失礼呀！”

门内东郭牙喊道：“东郭牙不与篡位之徒谋面！”

高傒走上前来：“东郭大夫，你能不能听老夫讲几句？”

“高上卿一向德高望重，可这次不怎么样，我不听！”门内传出粗鲁的回答。

高傒气愤地：“东郭牙，我问你，你也是个老臣了，这个家门口哪位主公来过了？主公亲自到你门上，你如此蛮横，太不守君臣之分了！”

东郭牙吼道：“他不是我的主公！我不见他！”

齐桓公心平气和地说：“东郭大夫，我是小白。今日我不与你讲君臣之分，也不说你我恩怨，我听说东郭大夫铮铮铁骨，侠胆忠肠，乃英雄豪杰，小白才特意前来拜访。你如果是真豪杰，就不应拒人于千里之外，是大丈夫，更不会以门户做屏障。有话尽管说，可这隔着门算什么，你能把门打开吗？”

东郭牙听了齐桓公这番话，心里打开了鼓。是啊，自己是条汉子，怕什么！何况自己已选择了死，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桓公见东郭牙不说话，又语重心长地说：“小白知道东郭大夫乃齐国贤良。大夫忠心耿耿，昼思夜想都是为了齐国的社稷江山。齐国连年内乱，象一个久病之人，已经经不起多少风浪了。对此，匹夫尚且痛心，何况东郭大夫？大夫今日拒小白于门外，还不是为了齐国能有一位贤明君主，以振兴大齐，根除内乱。大夫为此痛心疾首，小白怎不理解？今天，小白亲眼见到大夫耿直豪爽之气，更加坚信大夫乃齐国栋梁，不为风吹草动，敢于坚持己见，是真大夫，小白十分敬佩。其实，东郭大夫所思所想与小白并无两样。小白虽然不才，但怀有一腔雄心壮志。齐国振兴，小白肩负重担。今日小白前来，是告知大夫，现在齐国国难当头，鲁国三百乘兵车侵犯齐国，生灵面临涂炭，江山面临践踏，百姓面临杀戮，大夫可以置小白于九霄云外，可怎么能置社稷危亡于不闻不问？如果东郭大夫大开门户，与小白商讨退兵之策，小白怎敢计较前嫌，而丧失良将？可如今东郭大夫门户紧锁，置国家

安危于不顾，又怎能让小白心中佩服？重个人恩怨，轻社稷存亡，定会让匹夫耻笑；而以齐国的前途为赌注去迎合个人好恶，定会留下千秋骂名。东郭大夫，国事紧急，不能在此久留，小白先行告退，望东郭大夫三思而行。”

高傒听了桓公这番话，热血沸腾，见东郭牙还不开门，高声道：“老夫枉活半世，瞎了眼，如今才知道东郭牙乃利己小人！”

鲍叔牙也道：“黑白不辨，良莠不分，东郭牙算哪路英雄！东郭牙，我鲍叔牙永不见你！”

鲍叔牙话音刚落，大门突然“咣啷”一声开了。东郭牙扑通一声，跪在桓公面前：“主公恕罪，臣罪该万死！”

桓公急忙扶起东郭牙：“寡人知道东郭大夫会开门的。要不这样，就不是东郭牙了！”

这时，王子成父飞骑赶来：“主公，三军已在校场聚齐，单等主公号令。”

桓公对东郭牙道：“东郭大夫，寡人要带兵与鲁侯决战，你多保重，只要寡人死不了，打完仗后，寡人再来看你。”说着，登上车走了。

东郭牙泪流满面。他活了四十多年，在齐国做官也二十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样不计个人恩怨，和气可亲的国君，桓公是踏他这道门槛的第一位国君。他捶胸顿足：自己瞎了眼，这么好的国君自己看不清。不用说别的，单凭刚才那几句混帐话，就犯下了欺君之罪，根据国法，当满门抄斩，还要灭九族，可桓公却大义规劝，看不出半点怨恨，这样开明大度的国君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主公，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该死啊！”他流着泪，到屋

内取出长剑。

东郭夫人和四个孩子一见，一齐跪在他面前。

“夫君，你先杀了俺们母子，咱死也要死在一块儿！”东郭夫人泪汪汪地看着东郭牙。

突然，东郭牙闪过一个念头，说道：“夫人，现在鲁军来侵犯，我是齐国大臣，要到战场去杀敌，我要是战场上死了，比自杀好得多；要是死不了，等我回来再说。”

东郭夫人高兴地说：“好，就依夫君。”

东郭牙把剑挂到腰上，又取过一支长矛，抬腿就走。

“夫君，这甲冑头盔还没穿戴呢。”

“不要了，反正是死，穿那些玩艺儿干啥！”说完，一阵风跑出去。

东郭牙一口气跑进校场，只见场上旌旗如林，兵车如云。齐桓公站在点将台上，高傒、鲍叔牙一左一右。

东郭牙急忙到兵士行列中。

齐桓公在点将台上居高临下，东郭牙一进校场，他就看见了，与高傒、鲍叔牙交换了个眼色。高傒、鲍叔牙都面带喜色，他们也看到了东郭牙。

齐桓公朗声道：“寡人新立，得臣民拥戴，不胜感激。如今，鲁军压境，侵我乾时之地，逼我临淄，寡人愿与众将士共勉：洒一腔热血，保我大齐江山秋毫无损！”

群情激昂，“打败鲁军，保卫大齐！”

齐桓公开始发布命令：“寡人与太傅鲍叔牙亲率中军，命雍廩、竖貂为正副先锋将军。”

竖貂出列，大声道：“末将遵命！”

雍廩一惊，他回头与身后的东郭牙交换了一个眼色，那眼色的意思是：咦，怎么还有我的份儿？然后出列：“末将遵命！”

齐桓公：“寡人命王子成父为右军统帅，宁越为副帅。”

王子成父、宁越出列：“遵命！”

齐桓公：“寡人命东郭牙为左军统帅，仲孙湫为副帅。”

东郭牙一怔。他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桓公见东郭牙未出列，重复道：“寡人命东郭牙为左军统帅，仲孙湫为副帅。”

东郭牙如梦初醒，忙从兵士行列中大步来到台前，扑通一声跪倒台下：“末将不敢受主公如此重任！”

齐桓公下台，扶起东郭牙，脱下自己的盔甲，送给东郭牙：“怎么，咱齐军左军统帅连盔甲都不带，快去穿戴起来。”

东郭牙接过盔甲，泪如雨下，他复又跪下，“主公，罪臣有辱圣躬，罪该万死！”说着，他从怀中抽出那块黄色的歃血盟书，双手呈给桓公：“臣有眼无珠，不辨贤明圣主，立下昏庸盟书，请主公治臣欺君之罪！”

雍廩等人见此，大惊失色。

校场上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到桓公手上那块歃血盟书上。

齐桓公手里拿着歃血盟书，这上面记录着所有参与歃血人员的签名。关于东郭牙、雍廩等十五人歃血定盟之事，他早已听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拥戴公子纠反对他的小集团。对这样一个小集团，桓公心里充满着仇恨，他只知道东郭牙和雍廩，其他十三人还不清楚。现在这十五人名单就在他手上，而且是他们自己蘸血签名，真可谓铁证如山。他真想看一看，可他也很清楚这个时

候看一眼的后果。他克制住想看的欲望，缓缓地登上点将台，眼睛向台下看去。

高傒、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一齐投过来信任的目光，那目光告诉他，他是不会看的。

桓公高喊：“拿火把来！”

侍从跑步把火把递了上来。

齐桓公将盟书放到火中，黄帛盟书立刻化为灰烬。

东郭牙又跑到台下扑通一声跪下，无比感激地说：“感谢主公不杀之恩！”

雍廪也掏出黄帛盟书举到头顶，扑通跪下：“主公如此开明，臣雍廪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接着，台下扑通扑通跪下了一片，每人手上都举着黄帛盟书，桓公看了一眼，正好十五个。他高声道：“东郭爱卿，你把这些盟书都烧了！”

东郭牙噙着泪，把盟书收起来，投进了火中……

齐桓公心平气和地说：“众将请起，寡人不才，尚知不计个人恩怨。如今兵临城下，望众将士与寡人同赴国难，奋勇杀敌，打败鲁军！”

众人喊声如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2. 乾时大战

第二天早上，鲁庄公还未用完早膳，探子来报，说齐军杀过来了。他不禁吃了一惊：昨夜才在乾时安营，今早上齐军便来到。他急忙命曹沫准备迎敌，亲自登上瞭望台观望敌阵。

这时，齐军先锋雍廪已将队伍列成方阵。当时的军队，无论攻城、野战，还是行军、追击，甚至强渡江河，都要保持一定的队形。

曹沫见齐军不足百乘，冷冷一笑：“齐号称千乘大国，今迎我大军者，却不足百乘，可见小白难收众望。”他又仔细一看齐军的方阵，不禁放声大笑。为什么呢？齐军虽已列好阵，但队形不整齐，军队骚扰浮动，军旗不定，而且士兵们大声喧哗。

雍廪指挥军卒列好队后，便下令一齐叫骂。骂了一会，只听见鲁军营内一阵战鼓响起，紧接着营门大开，一队弓箭手从营中冲出，分列营门左右，压住阵脚。曹沫一马当先，率本部兵马冲了出来，在营前列队。鲁庄公也在梁子、秦子的簇拥下从营内来到阵前，军营门前顿时旗幡招展，杀气腾腾。

雍廪在车上一抱拳：“鲁侯，齐鲁同为武王所封，何故无理兴师？”鲁庄公见是雍廪来战，气得七窍生烟：“雍廪，无义小人，你首谋遣人求鲁送公子纠。今又改立，辅篡位逆贼小白，如此多变，信义安在？”他越骂越生气，拉弓在手，欲向雍廪放箭。

雍廪故做惭愧状，低下头，下令退兵。齐军慌忙向后退去，忙而不乱。

曹沫见此情景，忙下令列雁行阵，追击齐兵。

雍廪见鲁军迅速追上来，心想：“曹沫生性暴躁鲁莽，得激起他的性子来。”便传令齐军转身迎敌，以方阵队列迎鲁军而上。

鲁军正在穷追齐军，见齐军突然转身迎战，想收车也来不及了，一下子就碰在一起。齐军戈刺、箭射，鲁军死伤累累。曹沫气得嗷嗷直叫，正欲与雍廪决一死战，那知雍廪并不恋战，见好就收，以双车编组之队回撤了。

曹沫气得两眼发黑，驱使鲁军继续追赶齐军。这时的鲁军已不成队列，象一窝蜂似地在齐军后面死死地追赶。

鲁庄公见此状，生怕曹沫中了埋伏，便率梁子、秦子所部跟在后面，准备接应。

追了好一会，曹沫才想其中是不是有诈，忙下令停止追击。

雍廪见鲁军停下来，便传令齐军也停下来，迅速变换队形。齐军虽是在撤退，却仍是以双车编组，队形不乱，所以变换队形也快。就在鲁军还未整好队形之时，便摆成了“鱼丽之阵。”把战车摆在前面，步卒分散配置在战车左右和后面，使战车和步卒相掩护，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

雍廪趁鲁军尚未列好阵，便驱车向鲁军杀来。鲁军纷纷中箭，更加混乱了，曹沫虽挥戈杀了两名乱窜的军卒，却仍不能镇住乱兵。转眼间，齐军已扑到近前，锐不可挡。鲁军一个个哭爹叫娘，叫苦连天。

见此情景，曹沫象疯了似地，怪叫着孤车冲阵。雍廪驱车迎敌，二将便大战在一起。已经溃逃的鲁军见曹沫孤车冲阵，便又重新围了上来，想对齐军进行包围。雍廪不敢恋战，鸣锣收兵，率齐军迅速脱离战场，往回逃去。曹沫象头被激怒的雄师，怪叫着追了上来。鲁军又象一窝蜂似地跟在后面。你再看这时的鲁军，别说是队列，已是到了步兵找不到从属的战车，战车没有步兵掩护的地步了。一万多人的大军象没头的苍蝇似地一个劲儿往前赶。后面的放箭，不仅射不着齐军，却常常射中自己人，弄得军卒们也搞不清齐军到底在哪里，只是胡乱放箭，叫喊着随人流向前奔赶。就这样又追出老远，前面的齐军突然停了下来，迅速转身列队迎敌。曹沫正想赶过去决一死战，就在这时，“咚咚

咚”雷鸣般地战鼓四方响起。

“杀呀——杀呀！”

鲍叔牙率早已埋伏在这儿的齐中军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一面面齐国的大旗迎风飘扬，齐军呐喊着，排山倒海般地向乱成一团的鲁军冲杀而来。鲁军被这突然杀出的强敌吓呆了，没等明白过来，齐军已扑到近前。一时间，鲁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到这时，曹沫才如梦初醒，忙组织队伍突围。军卒们却早已是各自逃命了。曹沫挥舞长戈左冲右突，被雍廩一箭射在左肩上，大叫一声，带箭急逃。鲍叔牙赶来，一戈将他的头盔打了下来，唬得他连眼都不敢眨了。正拼命厮杀，雍廩过来又是一箭。曹沫身负两箭，仍奋力拼搏，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落荒而逃。

剩下的鲁军死的死，伤的伤，有几个还能动的，见大将军已孤车败逃，也只得放下武器，跪地求饶。

鲍叔牙一挥令旗，率中军向前杀去。

再说鲁庄公慢慢地跟在曹沫后面，见齐军伏军杀出，困住曹沫，便命梁子、秦子速去迎敌。鲁军敲起战鼓，军卒齐声呐喊，秦子、梁子各率本部兵马向齐军重围冲去。就在这时，只听左右杀声迭起，宁越自左率伏军杀出，仲孙湫自右率伏军杀出。

原来，根据东郭牙的计谋，雍廩、宁越、仲孙湫各带本部兵马离开中军，前去讨敌。半路上宁越、仲孙湫便埋伏下来，由雍廩前去诱敌。他们知道鲁庄公决不会轻易上当，必率军在后接应，以防齐军埋伏，才来了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曹沫追雍廩时他们并没有出来。等谁呢？等的就是后面的接应部队。他们见梁子、秦子已发起冲锋，便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杀了出来。

刚刚开始冲锋的鲁军，见齐军象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直攻

左、右两翼，顿时乱了阵脚。

鲁庄公大惊失色。梁子只得调转车头，迎宁越而上。秦子见事不妙，护着鲁庄公欲退守大营，仲孙湫已率本部兵马插到鲁军之后，截断了他们的退路。齐、鲁两国军队混战在一起。

这时，鲍叔牙打垮曹沫后，率中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过来。鲁军寡不敌众，死战不得脱身。

鲁庄公见此情景，心里直发冷。他知道必败无疑，便长啸一声，驱车向前，如同困兽一般。秦子冲出重围，赶到他近前喊道：“主公事急矣，速随臣冲出重围！”鲁庄公挥戈砍伤一齐军卒：“寡人定与将士共生死！”

鲍叔牙在混战中看见了鲁庄公车上的黄旗，高喊：“抓住鲁侯者，赏万户之城！”齐军喊着：“活捉鲁侯！”奔着黄旗蜂涌而来，四面围杀而上。鲁侯侍兵拚死抵抗。秦子左冲右突，奋力拚杀，仍不能冲出重围。他上前扯下鲁庄公车上的黄旗，硬把鲁庄公拉到自己的战车上。鲁庄公也不答话，仍挥戈奋力杀敌。秦子哀告道：“主公，速更衣！今败局已定，主公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啊！”鲁庄公这才醒悟，忙将君服脱下来，扔在地上。齐军围杀而来，鲁国侍兵大都战死，剩下几个在苦苦维持。梁子见事情紧急，拚死杀入重围，用长矛挑起黄旗，摇旗呐喊，向另一方向冲出。齐军求功心切，都调头向梁子围去。秦子趁此机会，杀散拦截的齐军卒，冲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保鲁庄公落荒而逃。

乾时战场上，齐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追杀鲁溃兵。宁越率众将假冒鲁庄公的梁子将军团团围住。梁子防人认出，用一块布蒙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好一位将军！只见他遍体是伤，血染征衣，仍奋力拚杀，勇不可挡。无奈寡不敌众，终于被打下车

来，几个军卒上前将他捆了起来。齐军欢声雷动。“鲁侯抓到了，姬同抓到了！”

梁子放声大笑：“汝辈休想，我主公早已走远矣。”

齐桓公一直随军观战，当他见鲁军死的死，降的降，已经停止抵抗时，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遂命收兵。

宁越来到齐桓公面前跪倒在地：“主公，鲁将梁子假冒鲁侯，未将上当，使鲁侯脱身，望主公降罪。”齐桓公忙上前将他扶起来：“将军奋勇杀敌，当受重赏，鲁侯脱逃，非汝之过。”梁子昂首而立，全无惧色。齐桓公赞叹道：“智勇双全，真乃忠良将也！”宁越问：“主公，何以处之？”齐桓公正犹豫，鲍叔牙便说：“留其何用，斩了算了！”齐桓公没加阻拦，于心不忍地说：“以大将之礼厚葬之。”

齐军取得乾时大捷后，并不追赶鲁军，便班师还朝了。

再说公子纠得知前营战事，便派管仲带人接应，半路上碰见了落荒而来的鲁庄公、秦子与曹沫。回营后不敢停留，当即起营拔寨，星夜回逃，一路上急急赶路，如惊弓之鸟。幸好后无追兵，还算顺利。鲁国边境终于遥遥在望了，大家才算松了口气。

管仲一直感到不对劲，便对曹沫道：“后无追兵，恐凶多吉少，将军还需多加留神。”管仲话音未落，就听杀声四起。

众人都惊呆了。

左边，王子成父率军杀出。

右边，东郭牙率军杀出。

齐军万箭齐发，鲁军纷纷中箭，还没明白过什么事来，已死伤大半了。曹沫高喊一声：“主公速去，吾死于此！”挺戈迎东郭牙而上。秦子也挺戈迎王子成父而上。四位将军厮杀在一起。管

仲见势不妙，忙带着十几辆还能跑的战车顺大路向前冲，连随卒也顾不上了。

齐军冲上大路，向战车扑来。在战车上的鲁军放箭，一批齐军中箭。齐军亦放箭，鲁军后面几辆车上的甲士中箭翻于车下。剩下的七八十辆战车狂奔而去。

秦子带着乾时之战留下的伤，拚死抵抗着王子成父。那王子成父乃一代名将，武艺高强，不几招便一戈刺中秦子的小腹，秦子惨叫一声，死于车下。

曹沫正被东郭牙逼得喘不过气来，听秦子惨叫，一分神，便被东郭牙一戈刺中左肩，差点没把他刺下车来。曹沫大叫一声，驾战车夺路而逃。东郭牙紧追不舍。管仲急中生智，令鲁战车依次变换队形，将车上的辎重沿路丢弃，以阻挡齐之追兵，这才使鲁庄公等人逃出齐境。

东郭牙深感小白之恩，求功心切，便越境追赶鲁庄公，一直追到鲁国的汶阳城，又追上了鲁军。他们紧随断后的鲁军闯过吊桥，杀进城门。齐军锐不可挡，鲁军只得放弃汶阳城，从南门向曲阜逃去。

东郭牙见追不上鲁庄公，便占据了汶阳城。

齐国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乾时大战，终于以鲁军大败和丢失北部边防重镇汶阳城而告终。

第二章 大难临头

1. 桓公亲自树起了耻辱柱

乾时之战，打出了齐军军威，鼓舞了士气，更鼓舞了民气，为齐桓公稳定军心民心，巩固君位奠定了基础。凯旋后的第二天，齐桓公大宴群臣，论功行赏。

桓公高举酒爵，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朗声道：“乾时之战，打得鲁军落花流水，全靠各位将军出生入死，将士们血洒疆场，寡人敬他们水酒一爵，以祭英雄在天之灵！”说罢，将酒爵高擎过头，然后把酒洒于地上。

众臣仿效，洒酒于地上。

桓公又举起爵来：“水酒一爵，寡人与众将军同庆，名为凯旋酒！”一饮而尽。

“谢主公！”众臣一饮而尽。

桓公又道：“此次乾时大捷，大破鲁军，攻克汶阳，国人大快，寡人高兴。只是，寡人尚有一耻未雪。”

竖貂道：“主公战绩辉煌，何耻之有？”

齐桓公：“寡人自莒国赶回临淄，在白水之滨，寡人与管仲有一箭之仇。寡人曾发誓言，不报这一箭之仇，誓不为人！”

竖貂道：“待臣把管仲擒来，万箭射死，以解主公心头之恨！”

桓公点点头，道：“若无天地之恩，寡人定无今日与众大夫

相聚。寡人之耻辱，乃国家之耻辱。寡人要在午门之外，竖一高柱，一是永志耻辱，二是寡人要亲自射死管仲于此柱上，以祭天地。”

竖貂忙附合道：“对，就叫雪耻柱！”

宁越道：“依臣看，荣者自荣，辱者自辱，此柱应名荣辱柱。”

桓公击掌道：“宁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寡人要在午门之外，立下一根万众瞩目的荣辱柱！”说着，举起酒爵：“为早日杀管仲雪耻，干！”

众臣举爵：“干！”

只有鲍叔牙未举爵，他皱了皱眉头，仿佛有什么心事。

第二天，齐宫午门外，矗立起一根醒目的沉重的荣辱柱。桓公亲自铲土埋柱，鲍叔牙、隰朋、宁越、竖貂等大臣们一起铲土埋柱。埋好夯实，桓公从侍手中拿过那支“管”箭，道：“管仲，这支箭，寡人时刻放在身边。此柱立于天地之间，上可昭于天日，下可慰于黄泉，报仇雪耻，不是寡人欲图私谋，而是为天地铲除邪恶！”

竖貂道：“主公，管仲是条祸国之根，不杀管仲，主公无宁日，臣等无宁日，齐国无宁日！”

鲍叔牙道：“主公，齐国的心腹首患应当是公子纠，不除掉公子纠，才真是齐国无宁日呢。”

桓公点头：“太傅有何高见？”

鲍叔牙道：“臣有一计，乾时之战，鲁侯已吓破了胆。如今东郭牙率齐军已攻占汶阳，若大军向前推进，直逼曲阜，公子纠的死期就会来到。”

“太傅的意思是让鲁侯动手除掉公子纠？”

“对，这样，对主公的威望也不会损伤。不过，主公既然在天地之间树起了荣辱柱，管仲就一定要活着回来。”

“对，寡人一定要管仲活着回来。寡人要用他的这支箭，把他钉死在荣辱柱上。”

竖貂大声道：“主公，臣愿去鲁国，活捉管仲！”

鲍叔牙忙道：“主公，臣以为派宁越大夫最为妥当。”

桓公稍加思索道：“寡人命宁越、竖貂二位大夫同去鲁国。”

宁越、竖貂同声道：“谨遵君命！”

2. 管仲的琴弦断了

鲁军从乾时溃败，回到曲阜，元气大伤。而受伤害最沉重的，莫过于公子纠了。他一连几天菜饭不进，只顾长吁短叹。

管仲情绪低沉，他似乎感到生命已到了尽头。他后悔当初办事不该太绝，射小白那一箭，确实出于私心。他清楚地知道，小白确实比公子纠贤明，杀小白是为了确保公子纠的君位，为了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可谁能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当初，他看到齐襄公昏淫无道，政令无常，恶贯满盈，耽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是他提出了出国避难的主意。他与鲍叔牙商定，不管是公子纠还是小白谁继位国君，他们二人都将尽力辅佐，以振兴齐国。他与公子纠来到鲁国，鲍叔牙与公子小白去了莒国。转眼七个年头，齐襄公被公子无知勾结大将连称、管至父杀死，公子无知又被雍廪等人杀死，公子纠继位已成为定局，他的相国之职已是唾手可得。可谁料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他知道射小白这一箭将会是什么后果。他万念俱灰，只好认命了。天意难违！他不

止一次地诘问上苍：天啊，你既让管仲来到这人世间，为何又不容我！一天到晚，他把胸中的愤懑、不平、悔恨、绝望都发泄到古琴上，弹呀，弹呀，从太阳出山弹到月亮升天。

公子纠心境更糟，眼看到手的君位让小白夺了去，他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剥了小白的皮，剝了小白的心。听到管仲弹琴，他烦躁地狂吼：“别弹了，别弹了！烦死了！烦死了！！”

召忽看看神情恍惚的管仲，再看看颓丧憔悴的公子纠，心痛如绞。他打起精神双手捧着一铜盘饭，劝道：“公子，胜败乃兵家常事。小白大逆不道，决没有好下场。公子你保重身体要紧，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咱再想办法把君位从小白手里夺回来。”

公子纠挥手将饭盘打翻在地，指点着管仲和召忽大骂：“你们两个酒囊饭袋！一个口出狂言，一个唯唯诺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召忽惭愧负疚地道：“臣有罪，臣无能，愧对先君嘱托。”

管仲不理，仍在弹琴。

公子纠指着管仲骂道：“好你个管夷吾！光会吹大话，什么百步穿杨，全是骗人的！如果你不是我师傅，早就成了我剑下之鬼！”

管仲叹了一口气：“天意如此，天意如此！”

公子纠咆哮道：“天意？天意应该是我当国君！”

召忽小心说道：“公子息怒，过些日子，咱们再请鲁侯出兵，把君位从小白手里夺回来。”

公子纠吼道：“乾时一战，鲁军几乎全军覆没，鲁侯还能再出兵助我？”

召忽无可奈何地说：“东郭牙、雍廩也是小人。明明他们杀

了公子无知，派人来接公子回去即位，却又反过来帮助小白。咳，真是人心叵测呀！”

公子纠捶胸顿足：“你们不是我师傅吗？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管仲疯狂地弹琴，突然，“嘣”地一声，琴弦断了。

管仲一惊，看看断了的琴弦，怅然叹道：“苦求不如逢时，逢时不如听命，听命不如天意呀……”

3. 借刀杀人

鲁侯自乾时之战后，整日魂不守舍。要不是梁子将军以命相救，他早已在异乡为鬼了。他耳旁时常响起齐军那震天动地的喊杀之声，晚上老做恶梦，每次都吓出一身冷汗。一连十几天不上朝了。今天要不是听说齐国大军长驱直入已逼近曲阜，他还不登大殿。他精神恍惚地坐在御案前，举目望去，两班侧立的群臣，一个个蔫头蔫脑，活象霜打的茄子。

大臣施伯出班，双手呈上一件帛函：“主公，齐使宁越，带来齐侯帛书一封。”

庄公知道决无好事，低声道：“念吧。”

施伯展开帛函念道：“齐侯小白拜殿下：古之有训，家无二主，国无二君。寡人已奉宗庙，登君位。公子纠欲行争夺，天地不容。寡人以兄弟之亲，不忍加戮，请代为处死。管仲、召忽，乃寡人之仇敌，寡人将亲手杀之……”

庄公为难地：“这个——”

大将曹沫大声道：“杀公子纠就是灭我鲁国志气，长小白威

风，乾时之仇未报，齐军又占我汶阳。咱们要再杀了公子纠，可真是一败涂地了！”

施伯是鲁国的智谋奇才，他摇摇头道：“将军难道不知齐军已兵临城下！乾时之战，我方惨败，小白能在两天内收服人心，证明他绝非平庸之辈，公子纠远不可比。齐侯之位对公子纠来说，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了。”

曹沫痛苦地说：“堂堂鲁国，不能弃公子纠而不顾，更不能让小白借主公之手，杀公子纠。臣愿一死，再与齐军决一死战！”

施伯冷笑道：“曹司马心情可以理解，可如今齐国五百乘战车摆在城下，咱们已无力招架，主公，切不可为一个公子纠，毁了鲁国千秋功业。”

曹沫无可奈何地“嗨”了一声，抱头哭出声来。

庄公犹豫不定地看看群臣，大家都低垂着头，一声不吭。

施伯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请主公决断！”

鲁庄公考虑再三，最后长叹一声，道：“寡人无能，为了鲁国社稷和百姓不受兵马之祸，只好听任齐侯小白摆布了。公子纠如果有在天之灵，定会原谅寡人的。天地良心可鉴，是齐侯阴险毒辣，不是寡人罪过！”

施伯又进言道：“主公，臣以为管仲不可留。此人乃经国旷世之才，虽射杀小白不成，属千虑一失。管仲与鲍叔牙相交甚笃，人称‘管鲍之交’，齐国无人不晓。这鲍叔牙是小白的师傅，这次小白篡位成功，有鲍叔牙一半的功劳。如果管仲回到齐国，鲍叔牙一定会舍弃性命保荐管仲。从乾时之战来看，这小白也非等闲之辈，如果他万一听了鲍叔牙的话，重用管仲，对鲁国就大大不利了。依臣之见，此人无论如何不能活着回齐国去。”

庄公扬一扬齐桓公的信：“可是，齐侯信上明明白白写着，要亲手杀管仲，报那一箭之仇。不依他行吗？”

施伯走上前，附在庄公耳边，小声道：“臣有一计只须如此如此……”

庄公边听边点头：“好，施大夫，寡人就命你全权处置。”

4. 鸩死公子纠

第二天一早，施伯带着十名武士，同宁越、竖貂一起来到公子纠的住处。

施伯对宁越、竖貂道：“请二位使者在外稍候。”

宁越忙道：“施大夫，我们主公再三叮咛，一定要活擒管仲。”

施伯一拍宁越的肩：“宁越大夫，请放心，我们决不杀管仲就是了。”说完一招手，带领武士闯进门去。

公子纠刚刚吃过早饭，一看施伯带着披甲操戈的武士闯进来，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召忽忙站到公子纠前面。

施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公子一向可好哇！”说着，把鸩酒放在案几上。

召忽道：“施伯大夫，你要干什么？”

施伯看看公子纠，再看看盘腿大坐在一旁的管仲，冷笑一声：“奉鲁侯之命，赐公子美酒一爵！”

公子纠看看鸩酒，大哭道：“鲁侯贼子，为什么害我？”

召忽厉声道：“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乾时一战，不过暂时失利，以后肯定会东山再起。小白篡位，必不会长久。齐国的君位非公子纠莫属，鲁侯怎么能做这不仁不义之举？”

管仲坐在席上，一动不动，平静安然，他似乎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

公子纠哭喊道：“你们滚出去！我不死，我不死啊！”

施伯指指鸩酒道：“此乃高阳美酒，临淄特产，是齐侯小白的心意，公子不可不受。”

公子纠歇斯底里地：“我不喝！我不喝！”继而对召忽、管仲道：“二位师傅，快来救我！”

施伯道：“公子，不要吵吵嚷嚷了。我们君上对公子如何，你们都清楚。你们在鲁国避难这些年，君上一直视你们为座上宾。现在齐侯五百辆兵车占领了我鲁国的汶阳之地，又大兵压境，派宁越、竖貂送信来，如果不杀死你们就要把鲁国夷为平地。你们兄弟之间手足相残，不能连累我们鲁国，我们为了公子，损失已经惨重的了。”

公子纠哭着求施伯道：“施大夫，我要见鲁侯。”

施伯不耐烦地指指案上的鸩酒：“在下是奉主公之命而来。公子，话已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也该体谅一下我们主公的处境，我们不能因为你一条命而毁了鲁国的大业啊。”

公子纠突然双腿一并，“扑通”一声跪在施伯面前：“施大夫，求求你不要杀我，给我一条生路，以后我当了国君，与你平分齐国天下，以报你再生之德。”

施伯不屑地看着公子纠，又扫一眼召忽和管仲，弦外有音地说道：“以前我听说齐国的君臣骁勇善战，性格刚烈，视死如归，今日才知那全是骗人的谎言！臣不象臣，君不象君，一个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如果我们主公到了公子纠这步田地，我鲁国大臣必定以死报君。”

召忽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施伯的这些话，象一把钢刀在剜他的心。他从地上一把拖起公子纠，吼道：“公子，大丈夫在世，活着英雄，死了好汉，别那么卑躬屈节！为子死孝，为臣死忠，臣就是到阴曹地府，也永远陪伴着你！”说完，一头撞在木柱上，脑浆迸裂而死。

面对这一切，管仲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心里很明白。他识破了施伯的意图。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他那神态，就是屁股底下的席失了火，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会眨眨眼的。

公子纠看着召忽鲜血淋漓的尸体，吓得呆若木鸡。

施伯看着管仲，叹道：“壮哉，召忽！伟哉，召忽！忠臣不事二主，召忽真乃忠臣也！公子有这样的忠臣作师傅，实在难得！”

管仲神情木然，丝毫未有所动。

施伯见管仲无动于衷，心下暗暗称奇，看来用激将法对付管仲，不会有效果了。他从案几上取下鸩酒，走到公子纠面前：“公子，时候不早了，请吧！”

公子纠发狂地喊道：“我不喝！我不死！”

施伯回头大声道：“来人，服侍公子饮酒！”

两名武士上来，将公子纠按住。一名武士从身后踩着公子纠的头发，扬起头来，施伯将酒灌进公子纠口中。

这鸩酒是鸩鸟羽毛泡制而成的。鸩鸟是一种剧毒鸟，紫黑色，红嘴黑眼，专门吃毒蛇，它在哪棵树上筑巢，树下方圆数十步，草木不生。人吃了它的肉，立即就死。公子纠刚被灌了一口，就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了几下，七窍出血死去。

施伯走到管仲面前，道：“管太傅，你与召忽共事公子纠。召

忽是条好汉，忠心耿耿，不事二主，必将永垂青史，千古留名。现在，公子纠已去，召忽也已殉主，不知管太傅作何打算？”

管仲眼皮也没抬，平静地说：“施大夫，生杀大权就在你手里，我在这引颈就戮呢！”

施伯道：“齐侯要你活着回临淄。他在午门外埋下了一根荣辱之柱，要用你射他的那支箭亲自把你钉死在荣辱柱上。照我看，回去也是个死，在这里也是个死，与其回去受尽耻辱再死，不如象召忽殉主一死了之……”

施伯这几句话，使管仲摸到了底。他知道鲍叔牙会千方百计救他，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他抱定主意，争取时间，活着回临淄。

他信得过鲍叔牙，只要活着，鲍叔牙才有救他的用武之地。实在不行，就是死了也对得起鲍叔牙的一片真情。他看了施伯一眼，平静地说：“死生由命，顺乎天道。我管仲不怕死，就是死，也要风风光光。”

施伯无可奈何地挥挥手：“把管仲打入死囚槛车！”

施伯将宁越、竖貂唤进屋内，将两个血淋淋的黑包交给宁越：“这是公子纠与召忽的首级。召忽以头撞柱自杀殉主，不愧丈夫气节。”他又指指槛车，“管仲已囚进槛车，活着交给了你们，如果再有不测，与我鲁国毫无干系了。回去禀告齐侯，我们主公已遵照齐侯的旨意办了，他要守信用，尽快退兵。”

宁越看看槛车内的管仲，对施伯道：“请转告鲁侯，我们主公一向最讲信义，我等一到临淄立即退兵。”

送走施伯，宁越回到槛车旁边，说：“管太傅自重。”

管仲点点头：“谢谢宁大夫。不过鲁国不会让我活着回去的！”

“那怎么办？”宁越急忙问道。

“马上启程，赶回临淄，或许还有一点希望，否则，今夜我就会在劫难逃。”

管仲在齐国还是颇有名声的，要不，齐僖公也不会把辅佐公子纠的重任交给他。这次宁越到鲁国来，鲍叔牙对他特别作过交待，一定要活着的管仲，如有不测，唯他是问。他也知道管仲与鲍叔牙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而且，鲍叔牙在齐桓公登临君位上立了大功，下一步这相国之位非他莫属。他心里有数，不管怎么说，齐桓公和鲍太傅都要活管仲回去。因此，保证管仲的安全是他的责任。而他的责任心是有名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是他的风格。他对管仲虽然了解不深，但管仲对事情的决断能力他是佩服的。他决定采纳管仲的意见，立即起程，也不讲究礼数了，来个不辞而别。

副使竖貂不同意：“天这么热，明天一早走也不迟嘛。”

宁越剑眉一竖：“此行我是正使，我说了算，马上启程！”

竖貂尽管不快，可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违抗，他毕竟是副使，再说，宁越是三朝老臣，他也得罪不起：“好好，咱们马上启程，不过，得向鲁侯打个招呼，否则咱们失礼呀！”

宁越一挥手：“罢了，失礼的责任由我承担，马上启程！”

宁越心想，都说管仲料事如神，这次他要亲自体验一回。他安排两名副将在宾馆等候，用以验证管仲的判断是否正确。

5. 黄鹄之歌

尽管是晚秋了，可骄阳似火，热浪炙得人脸生疼。路旁树上

的知了，放开喉咙拼命地聒噪，吵得人心烦。

管仲坐在死囚槛车内，大汗淋漓。槛车由四名兵士推着，他们的辛苦更不言而喻。

管仲口干舌燥，向兵士道：“老弟，能不能给我口水喝。”

那位兵士禀报竖貂：“大人，死囚要水喝。”

竖貂从战车上跳下来，走到槛车旁。

管仲道：“竖貂将军，我口渴得厉害！”

竖貂冷笑一声：“嗨嗨，快死的人了，毛病不少！这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到哪里给你弄水喝！”

“没有水，给我点酒喝也好。”

“你还想喝酒？”竖貂拍拍拴在腰上的羊皮酒囊：“酒有的是，可就不给你喝！”说着，他摘下羊皮袋，将酒哗哗倒在地上。

管仲舔舔干裂的嘴唇：“落井下石，不得好报。”

竖貂大怒：“好你个死囚，还敢骂我？老子教训教训你！”说着，从兵士手中夺过一支戈，向管仲头上打来。

管仲头被打破，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也不擦，只是望着槛车外苍茫的天空。

宁越跑上来，夺过竖貂手中的戈，扔在地上。

竖貂不平地：“反正是个死囚，给他点颜色看看！”

宁越小心翼翼地把管仲脸上的血揩净，掏出刀伤药给管仲敷上，又从内衣撕一块布，为管仲包扎伤口。然后解下酒袋：“管太傅，请喝吧。”

竖貂气得直翻白眼：“宁越大夫，你何必这样伺候一个死囚！”

“竖貂将军，你别忘了，主公要我们带活的管仲回去！”

竖貂又对管仲吼道：“你活不了几天了！白水之滨你射我们主公一箭，主公还给你留着呢！主公要用这支箭射穿你的咽喉！”

管仲大口地喝着酒，似乎没听见。

宁越对推槛车的兵士道：“管太傅是主公点名活擒的犯人，谁要再敢动他一指头，先斩后奏！”

众兵士：“是！”

竖貂不服气地白了宁越一眼。

两匹快马追了上来，到宁越车前，滚鞍下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禀报宁越大夫，果然不出大人所料，鲁国的刺客……”

宁越一惊：“快说！”

“我俩遵照大夫的指令，在宾馆守候，到了半夜时分，忽听外面有动静，只见二名刺客身着黑衣，手持利剑，从墙上跳下来，扑向那辆空了的槛车，对着车里边的草人就刺，一连刺了七、八剑，其中一个说：‘不好，上当了！赶快禀报施大人！’如果管太傅在车里，早就被戳成肉酱了。”说着，把大拇指高高竖起来：“宁越大夫真是神明之人！”

宁越佩服地看了管仲一眼，心想：你们夸错了人了，真正神明的是管仲。他大声喊道：“将士们，加把劲，无论如何，天黑之前要离开鲁地。”

竖貂打了个哈欠：“大家跑了一天一夜了，腿都直了，就让他们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何必那么着急！”

宁越抽出宝剑，厉声吼道：“事情紧急，刻不容缓！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汶阳，如有怠慢者，斩！”

兵士们无可奈何，不情愿地推动槛车，一步一挪，慢慢腾腾地前进。

宁越跳下战车，与兵士一起推动槛车前进，可他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槛车还是慢腾腾地。也难怪兵士不卖力，他们实在是太疲劳了，一天一夜，马不停蹄，真走不动了。

最心焦的是管仲，他料定施伯决不肯善罢甘休，肯定要派兵追杀他。他灵机一动，突然，手拍槛车杆唱起歌来：

“黄鹄黄鹄，綢其羽翼，缚其长足，不飞不鸣笼中伏；

“苍天有眼，大地有义，快回家，妻儿泪眼等待你。”

这是一首齐风，乐曲兵士们都熟悉，他们随着管仲的歌声，一边唱，一边走，步伐明显加快了。

宁越佩服地点点头，把长剑插回鞘内。

6. 追杀管仲

果然不出管仲所料，施伯见激将不成，刺杀又不见效，宁越不辞而别，就知大事不好，点起五十辆战车，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他知道管仲的厉害，如果活着回到临淄，齐桓公真要重用他，那就是为虎添翼，鲁国想翻身就难了。一路上，他高擎宝剑，拼命地催促：“快！再快一点！”追呀追呀，前面尘土飞扬，是齐国的兵车，他大喊一声：“快快，追上去，杀管仲者得黄金千两！”

兵士们一听，拼命挥动马鞭，战车似一股旋风般追了上来。

管仲更加有力地大声唱歌，手用力拍着车杆，拍出血来，鲜血把车杆都染红了。

宁越看见后面的追兵，对管仲更加五体投地地佩服，他抽出宝剑，吼道：“将士们，快，快！前面就是汶阳了，到了汶阳就是咱们的天下，将士们，加油啊！”

终于，齐军越过了“汶阳”界碑，大将王子成父朝宁越拱手致意：“宁越大夫，辛苦了！我在此恭候多时了！”

宁越把剑向后一指：“王子将军，快，挡住鲁国追兵！”

“放心吧，宁越大夫！”说着，将一百乘战车一字儿排开，护住槛车，等着鲁军的到来。

推管仲槛车的兵士们再也坚持不住，一个个栽到地上，呼呼喘着粗气。

管仲轻舒一口气，放心地闭上双眼。

施伯率军追了上来，王子成父在战车上施礼：“施大夫，别来无恙呀！”

施伯气喘吁吁，看着面前铁桶般的齐国战车，自知不是对手，无可奈何地还礼：“王子将军可好？”

王子成父冷笑道：“施大夫如此模样，定有十万火急的公务吧？”

施伯语塞：“‘啊，这个——没有……’”他灵机一动，从怀中取出一信：“宁越大夫不辞而别，主公让我给宁越大夫送主公帛书一封，转交齐侯。”

王子成父笑道：“有劳施大夫，请把信交给本帅，由本帅转君上吧。”

施伯悻悻然，懊丧地看着齐军里边的管仲槛车。

第三章 叔牙荐相

1. 阶下之囚

囚护管仲的槛车驶进临淄城门。从城门开始，两队执戈的兵士列队城内大路两旁，兵士身后老百姓万头攒动。人们象观赏稀有动物一样，看着槛车内的管仲。

管仲的心在流血。多么熟悉的城门，多么熟悉的街道，他之所以从颖上老家跟鲍叔牙到这里来，是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谁料到会这样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紧闭双目坐在车里，心里说道：鲍叔贤兄，我管仲这次是死是活，全依仗你了。

路旁的一个青年高声道：“快来看管仲，还闭着眼呢。你别说，死到临头还面不改色，这家伙是条不怕死的硬汉子！”

一位白须老者道：“过去管太傅是何等威风凛凛，谁知落到今日这个下场，咳，可惜呀，空有文武全才！”

青年道：“他真的能百步穿杨？”

老者：“那还用说，我亲眼见过呢。”

青年笑道：“那，他射国君那一箭，怎么偏偏射在那衣带铜钩上？”

老者摇摇头：“国君是真龙天子，干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射这一箭……”

青年又道：“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殉主了，他还有脸活着，一

定是个无耻之徒!”

从这老小的对话，管仲感到事态的严重。街头百姓对此事都这么清楚，看来凶多吉少。鲍叔兄，你能挽回这狂澜吗？

槛车行至午门荣辱柱前，围观的人更多，真是人山人海。

“槛车停下！”竖貂高声喊道。

竖貂脸上掠过得意的笑容，对槛车内的管仲大声道：“管夷吾，你看看，这就是君上亲手埋下的荣辱柱，君上要亲自一箭把你射死在这根柱上！”

管仲睁开眼，盯着荣辱柱，眼里闪过绝望的光。完了，看来小白是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了。埋下这根荣辱柱，是他胜利的标志，也是公子纠失败的象征，而他，就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鲍叔兄，纵你有回天之力，恐怕也难挽回了。他长叹一声，继而把心一横，死就死吧，我管仲就是死也得死出个样子来！”

管仲被关进了死牢。夜幕降临了，死牢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管仲也累了，躺在草上，可怎么也睡不着，肚内一天汤饭未进，咕咕噜噜直响。正这时，忽然传来了脚步声，接着过来一支松明火把，两名狱卒来到牢门前把口打开，放上一张案几，又把酒菜置于几上，还拿来一张琴放在几旁，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做。

“是谁如此大胆，敢在死牢中为死囚大摆酒宴！”竖貂大步流星闯进牢来，看到琴，喝道：“怎么还有琴！说，是谁叫你们干的？”

狱卒甲道：“回禀将军，是鲍太傅令我等送来的。”

竖貂冷笑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啊，原来是鲍太傅，我说谁敢这么放肆，违犯禁规呢！”他转身走出牢门，回头道：“你们

一定要严加看守，万一有什么闪失，主公报不了那一箭之仇，我先砍下你们的脑袋来！”

竖貂走了。狱卒们也出去了。牢门锁上了。

管仲回转身来，看一眼酒菜，再看看那张琴，百感交集。鲍叔大哥，我好想你！他一手轻轻抚摸着琴，一手斟上酒，一口喝了一爵，又抓起盘中的肉，大吃大嚼起来。刚才还是一桌子酒菜，顷刻间全装进他肚里去了。他打了几个饱嗝，躺在草上。这一夜，他眼皮一合没合，他与鲍叔牙那些往事，一幕幕地闪在眼前。

2. 管鲍之交

管仲本是吴楚相交的颍上（今安徽省北部）人，颍上在淮河北岸，颍河下游，是个鱼米之乡。他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听母亲说，父亲曾在楚国做官，战死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还有个哥哥，病死了。有个叔叔叫管至父，在齐国为官，他听说这位叔父官位不低，都称他将军，可管仲从来没见过叔父接济过他们母子。管仲自幼天资聪慧无比，遇事好动脑筋，总要刨根问底。当地那些名人贤士，管仲都愿意接近，特别是对那些诸侯国之间发生的大事，象周幽王为讨好褒姒居然烽火戏诸侯啦，周平王东迁洛邑啦，卫国的上卿石蜡大义灭亲杀子啦……他都愿意听，而且都记得住，还加以评判。对郑庄公掘地见母一事，他的看法与世人之见大相径庭。郑庄公名寤生，是其母在睡梦中生下，母亲对他不大喜欢，宠爱他的弟弟段，千方百计要让段代替庄公。庄公设计，逼段兵败自刎，发下誓言，与其母“不及黄泉，勿相见也！”后又后悔，才有了掘地见母的故事。有一天管仲对母亲讲

述这段故事，母亲问他：“如果你是郑庄公，该如何处理？”管仲说：“郑庄公很聪明，他弟弟段要推翻他，抢他的君位，他设计逼段自杀，这样做很对，比他亲自杀段效果要好得多，可对他母亲的做法就不妥当。他母亲是不对，不该因为她的喜恶，干预社稷大事，可母亲就是母亲，郑庄公当上了国君也还是他母亲的儿子。因此，他立下黄泉才见面的誓言就不对了，做得太绝情了。好在他能知错，但改正错误又羞羞答答的，端着个国君的架子放不下。要是我，知道自己说错了，马上改过来就是了。”

母亲又惊又喜，笑道：“夷吾儿，看来你以后会有出息。”

为生活所迫，管仲想学做买卖。他四处打听，做什么买卖能挣钱。他发现贩盐最挣钱，从齐国拉回盐来卖有大利可赚。可他没有本钱，只好把母亲编的草帽拿到市上去卖。虽然草帽编得十分精美，但他要价太高，他觉得要价低了就对不起母亲。整整一天，一顶也没卖出去，他又饿又困，便倚在墙上睡着了。

“小兄弟，小兄弟。”

管仲睁开眼，忙问：“买草帽吗？”那人点点头。

管仲仔细一看，只见那人相貌堂堂，绸衣绸裤，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人。那人仔细地看草帽，说：“这些草帽我全要了。”

管仲十分感激。这人也不讨价还价，真够大方气派的，便回道：“您是哪里人？”

“齐国。”

怪不得，都说齐国人富有，还真不假。齐国的姜太公是他最佩服的一个人，他垂钓渭水的故事没有人不知道，他辅佐周武王灭商更是功盖天下，他被周天子封到齐地，本来是穷乡僻壤，可他修明政治，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简化礼仪，沟通商工之业，

发展鱼盐生产，使齐成了大国。

“您是做丝绸买卖的吧？”管仲问了一句。

那人一惊，仔细地端详了管仲一阵，笑道：“小兄弟好眼力，凭你这句话，我请您喝酒。”

管仲乐了，他正饿得难受哩。二人走进一家酒馆，要了六个菜，两觥酒。那人端起觥，说道：“今天认识你这位小老弟很高兴。我叫鲍叔牙。齐国人，确实是贩卖丝绸的。”

管仲喝了一大口酒，又吃了一口肉说：“我叫管夷吾，当地人，今日能遇见鲍叔兄，三生有幸，相见恨晚。”

鲍叔牙一听，又一惊，别看他小小年纪，言谈举止不同凡响：“夷吾弟，今年多大了？”

“十七，前天刚过的生日。”

“那，你可就是名符其实的小老弟了，我比你年长三岁。”

二人酒过三巡，话也越谈越投机。

“夷吾弟，你说说，今年什么买卖好做？”

“贩盐。你们齐国不是产盐吗？你贩卖丝绸不合算，投一得不了二，因为这里也产丝绸，只是没有你们齐国的好，可是能穿丝绸的人是少数，有钱的人才买得起。可盐就不同了，不论是谁，一天离了盐也不行，你可以投一得三，或者更高。”

鲍叔牙大惊，对这位刚认识的管仲刮目相看了。当他了解了管仲的身世后，极为同情。这顿饭他们一直吃到店主人关门才散。鲍叔牙又把管仲请到旅馆住下，听管仲纵谈天下大事，更令他佩服。他们整整谈了一个通宵。

“夷吾弟，如果你愿意，咱们合伙做买卖吧。”

管仲一拍即合，他正愁没有钱呢，忙应道：“承蒙鲍叔兄看

得起我，小弟定效犬马之劳。”

第二天，鲍叔牙买上酒菜，与管仲同乘一车，到了管仲家拜见管母。

管母一见鲍叔牙，心里乐开了花，直夸管仲结识了个好朋友，并且亲自焚香，提议让他们结拜兄弟。

管仲、鲍叔牙大喜过望，当即向管母叩头，然后兄弟交换生辰八字对拜。

管母置酒菜为管鲍二人庆贺，她对鲍叔牙说：“今天是为娘最高兴的一天，夷吾有了你这个好兄长，今后定会有出息，望你对他多加教诲和关照。”

鲍叔牙忙起身道：“母亲这话令儿不敢当，我与夷吾既然已是兄弟，情同手足。夷吾弟虽然年少，可是经纶满腹，日后必成大器。”

管仲向母亲道：“鲍叔兄要我和他一起做买卖，到齐国路途遥远，一别就是半年，母亲身体不好，儿放心不下。”

管母连连摆手道：“夷吾儿，你也该去外面闯闯了，娘的病不打紧，你尽管放心就是了，有你大哥照看你，娘就是死了也闭上眼了。”

在家住了一天，管仲和鲍叔牙就动身了。到了齐国头了两车盐，就往回返。鲍叔牙劝管仲去看看叔父管至父，可管仲说什么也不干。这一来一往五个多月，路上还不时遇到麻烦，幸亏管仲武艺高强，鲍叔牙力大无比，还算平安顺利，盐一到吴地，立即出手，得了三倍的大利，二人大喜。

管仲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么多钱，他首先想到了母亲，这些年她吃大苦遭大罪了，一定要好生孝敬孝敬她老人家，便说：

“大哥，咱老娘有病，这次分红我得要大头，好回去好生孝敬娘亲。我要七，你要三，行不行？”

话一出口，管仲又点后悔：“世上哪有这么合伙做买卖的，本钱全是人家鲍叔牙出，挣了钱应该他得大头。不料鲍叔牙不但不怪他，反而夸他：“夷吾弟，难得你一片孝心。这次买卖要不全听了你的话，我继续搞丝绸，恐怕连这些也挣不上。你七我三。”鲍叔牙宽容地笑道，把钱给了管仲。

这回轮到管仲吃惊了。半年的接触，他庆幸自己找了个好兄长，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鲍叔牙性情宽厚，先人后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学识渊博，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可他没想到在金钱面前，鲍叔牙如此慷慨大方，对他的作用给予这么高的评价，他拿钱的手颤抖了。他想说一千句感谢的话，可一句也说不出，只是哽咽地叫了一声：“鲍叔大哥……”

3. 鲍叔牙用心良苦

鲍叔牙这些日子老了不少，面容憔悴，头上添了不少白发，他为营救管仲费尽了心神。自从在白水之滨管仲射公子小白那一箭后，鲍叔牙曾对管仲的看法动摇过，认为他心太黑，手太辣，私心太重，可仔细想来，也情有可原。人臣各为其主，他是想早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愿才如此不择手段。如果是他鲍叔牙见到公子纠，恐怕也不会客气，公子纠不就死在他和桓公手里吗？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历来是残酷的。桓公继位后，对他倍加重用，看来这和国之位已是稳操胜券，这个位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呀！可鲍叔牙很有自知之明，如果管仲能辅佐齐桓公，齐国肯定

会很快强盛起来。对于管仲的治国韬略，他是坚信不移的。可桓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一箭是要他的命啊，他不能善罢甘休也是常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以大义说服桓公，放弃杀管仲的念头，先保住管仲的性命，为此，他亲笔起草给鲁侯的信，又派大臣宁越为正使。现在这一步，目的实现了，管仲活着回来了。下一步，就是要千方百计做桓公的工作，使他放弃个人恩怨，以社稷为重。他还是有信心的。一是他给桓公当老师多年，苦难与共，而且在争夺君位的斗争中他出了大力，这步棋又是一步凶险之棋，弄不好要抄斩满门的。桓公是何等样人，精明得很，他对鲍叔牙言听计从。二是从桓公大义赦东郭牙一事，使他更增添了信心。东郭牙虽然没射桓公一箭，可那歃血盟书是犯欺君之罪，定个满门抄斩罪是不过分的。从这里，鲍叔牙认定桓公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国君，他没有看错人。他曾经暗示过桓公，说现在十分紧缺治国贤才，桓公也正为此事着急。桓公提了一圈候选人，都不理想。鲍叔牙考虑到这个弯不能转得太急，也就没明白提出管仲的名字来。现在管仲回来了，事情已到了危急关头，时间太紧迫了。要保住管仲，必须万无一失，就要争取时间。忽然，他计上心头，急忙进后宫去见桓公。

桓公见是鲍叔牙，连忙起身：“太傅，急匆匆前来，是有什么急事吗？”

“记得在莒国的时候，主公曾对臣说过，主公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启用治国人才，臣想听听主公的打算。”鲍叔牙投石问路，先探虚实。

桓公明白了，鲍叔牙是不是嫌他没有拜他为相，便笑笑道：“师傅不必着急，这相国之位非师傅莫属，寡人永远不会忘记师

傅的恩德。待寡人杀了管仲，就选个吉日良辰，正式拜相。”说着，他从案几上拿起管仲射他的那支箭，脸上涌起仇恨的表情。

鲍叔牙一听，心想马上提这事，恐怕不会有好效果，忙道：“主公刚刚即位，国事未张，人心未定，不宜匆匆就开杀戒。治国安排，应先行吉道，以求有个良好开端，预兆吉祥。”

桓公把箭往案上一拍：“寡人一日不除管仲，就难以咽下这口恶气！”

鲍叔牙规劝道：“主公刚刚登位，办的头三件事非常重要，须三思而行，切不可意气用事。主公不计前嫌，重用东郭牙，才夺得了乾时大捷，齐国臣民对此有口皆碑。这件事办得漂亮，正是主公高明过人之处。”他见桓公情绪稍稍平静，又道：“天行有常，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今主公顺利登位，乾时大败鲁军，此乃天之吉相，主公可顺从天之吉相，行喜庆之事。”

桓公高兴地说：“师傅言之有理，你看先办哪件喜庆事呢？”

“蔡姬不是过几天就要进宫吗？这可是件大吉之事，臣听说蔡姬不仅有闭月羞花之貌，而且贤淑雅静，知书达礼，主公新添这么一位夫人，可喜可贺。”

桓公顿时眉飞色舞起来，笑道：“蔡侯愿把他妹妹许配寡人，听说是位绝代佳人，那就先娶蔡姬。”

鲍叔牙对齐桓公太了解了，他有三个爱好，第一就是好色，一天离开女人也受不了；第二是爱打猎；第三是爱美食。他要利用桓公迎娶蔡姬争取时间，寻找机会做桓公的工作，以开脱管仲。

“臣派竖貂去蔡国迎娶蔡姬，已有十多天，估计再过一个月就能回来。从今天起，得赶紧准备。”

桓公大喜，说道：“鲍太傅，你真是寡人的好师傅，后宫那些佳丽，大都是人老珠黄。这些日子奏疏太多，百废待举，寡人忙得不可开交，这迎娶蔡姬之事由太傅全权办吧。”

4. 狱中深情

囚在死牢中的管仲简直度日如年。既然没有了生的希望，那就不如快死。特别是回到临淄已经半个月了，鲍叔牙还没来看他，估计事情很棘手，如果顺利，这位鲍叔兄不会不告知他的。也可能因事太忙，齐国是大国，国务繁忙，一定忙得他焦头烂额。他了解鲍叔牙，他不是相才，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憎太强烈，对他喜欢的人怎么都行，割下脑袋给你也毫不含糊，可使他厌恶的人就怎么也不行了，而且十分固执。一个国家，需要一大批文臣武将，一个人一个脾气，不可能都那么顺你的意。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作为一国之相，就要善于利用人才的积极方面，让其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而把其消极方面控制住，不让他滋生蔓延。有了这个基础，内政也罢，外交也罢，才能忙而不乱，治而有序。鲍叔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事必躬亲，这对一个干副手的人来说是优点，而作为正手来说，就是缺点了。你一个人才能再高，可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呢！他把齐国的大臣们逐一排了排队，怎么也排不出一个合适的相国来。他替鲍叔牙着急，为齐国焦虑。如果桓公能拜他为相，那这一盘棋全活了。他的雄才大略如能发挥，不出几年，齐国就会翻天覆地。可等待他的，却是死亡。他暗暗咒骂自己：管仲啊，管仲，你不过是个死囚，想这些干什六，人要一死，万事皆空，齐

国强盛也罢，衰弱也罢，与你有何干系！他平静下来。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能与鲍叔牙见上一面，叙叙友情。他太感激鲍叔牙了，这二十年来，是鲍叔牙把他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齐国的大夫。他们到中原各国经商，使管仲大开眼界，学识大有长进，各国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感到站得高了，看得远了。他综合了各国的治理方法，有什么长处需要学习，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成熟了。他急于大显身手，他要用他的智慧改变齐国的面貌。他看齐襄公荒淫无道，知道他在位不会长久，就把希望寄托在公子纠身上。他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便与公子纠到鲁国避难。他憋足了劲，耐心地等待着。果不出他所料，齐襄公被大将连称和管至父杀了。连称、管至父扶持公子无知登位。不到一个月，公子无知又被雍廩等一班大臣杀了，连称、管至父也一起被杀。宾须无来鲁国请公子纠回国即位，管仲大喜过望，认为他的愿望就要实现，谁想会有今天。他长叹一声，道：“天啊，你既不让管仲有所建树，何必让他到人间来！”

不想这些了，越想越烦恼。他坐到琴旁，弹起《高山流水》，渴望见鲍叔牙一面。

鲍叔牙走进监牢，听见了琴声。这琴声他也熟悉了。管仲和他在一起，几乎每天都要弹这支曲子，这故事讲的是伯牙弹琴遇到知音钟子期的故事。伯牙音乐天赋很高，可惜没有知音。这一天，他又弹《高山流水》，当他弹到前半部分“志在登高山”时，忽听有人击掌喝彩道：“太美了！巍巍峨峨，如登泰山”。当他弹到下半部分“志在流水”时，那人又击掌喝彩道：“太妙了！滔滔洋洋，似江河行地。”这人就是钟子期，二人结为知音好友。鲍叔牙知道，管仲弹这支曲子是在想念他。他来到死牢门口，见管

仲头发紊乱，面容枯黄憔悴，鼻子一酸，潸然泪下：“夷吾贤弟！”

管仲猛地停下来。不用看，是鲍叔牙来了。他真想扑上去抱住鲍叔牙，说“鲍叔大哥，我好想你”，可他却没有动。他强忍住激动的泪水，他在鲍叔牙眼里一直是条硬汉，他在死前，决不改变在鲍叔牙心中的形象。

鲍叔牙一看管仲连看他都不看，心想，也许他还在恨自己，便坐在他身旁，替他扰扰乱蓬蓬的头发，说：“夷吾弟，你还恨我吗？”

管仲的泪水一下子涌到眼眶，他极力克制住自己。

鲍叔牙又说：“夷吾弟，你我兄弟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在一起也二十个年头了，我最了解你。你文武全才，经纶满腹，百步穿杨，有宏图大志，今日沦为阶下之囚，我心里也很难过，你可以抱怨公子小白，也可以不原谅我。白水之滨，你我兄弟相遇，各为其主，互不相让。今天在这死囚牢房，你我兄弟再度相见，这都是天意所为，命中注定。”

管仲长叹一声。

“夷吾弟，我比你年长，在你我之间，凡事我让你三分，可在白水之滨，我没有向你让步。我谴责你，骂你，分寸不让，为什么？这个道理你现在该清楚了，我是为齐国社稷着想。这些年，齐国够乱的了，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够苦的了！再不选个开明国君，齐国就要完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哪个贤明？你心里也很清楚。我不是说公子纠就多么坏，可他是个平庸之才，难以负起治理齐国的重任。”

管仲摆摆手道：“如今我已是死到临头，还说这些干什么？”

鲍叔牙抚摸着管仲的肩，坚定地说：“不，我要说。白水之

滨我指责你自私，是为齐国社稷着想，如今，这个问题同样摆在我面前，夷吾弟学识渊博，精通古今，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如果我鲍叔牙不能救下贤弟，就愧为你的兄长，也愧对齐国社稷，是最大的自私！”

管仲听到这里，忙握住鲍叔牙的手道：“鲍叔兄，别这么说，你是我最好的兄长，谁也不能说你自私。我的死是我自己造成的，与鲍叔兄没有关系，要怪，只能怪老天，是天意要断了咱兄弟间的情份。”

鲍叔牙深情地说：“公子小白初登君位，齐国需要治国贤才，我所以派宁越大夫去鲁国接你，派王子成父兵车保护你，都是为了让你平安回到齐国。这一步实现了，下一步就是豁出我的性命也要救下你。”

管仲十分激动，哽咽道：“事已至此，单凭你鲍叔兄怎么救得了我！刀把子攥在小白手里，你纵有回天之力，恐怕也难。”

鲍叔牙坚定地说：“请贤弟相信我，我鲍叔牙所以辅佐小白，不会辅佐他不识大局，不顾国家，昏庸无知！”

“可小白已立下荣辱之柱，发誓复仇，恐怕挽不回来了。”

“可你不也是射了小白一箭，小白却没死吗？”

管仲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他猛地抱住鲍叔牙，泪流满面：“鲍叔兄，管仲不想苟且偷生，只是觉得，这样死去，一切付诸东流水，管仲死不瞑目，遗恨千年。”

鲍叔牙也哭了：“夷吾弟一腔鸿鹄之志，为兄怎能不知？齐国要振兴，不能没有贤弟呀！”

管仲伏在鲍叔牙肩上呜咽道：“鲍叔兄，真对不起，我总在拖累你。鲍叔兄，生死在天，富贵由命，小弟劝你别去冒风险，

担是非。管仲但求早死，只望阴阳两界，鲍叔兄还记得有我这个弟弟。”

鲍叔牙替管仲擦掉泪花：“贤弟为什么说这种话！为兄不但要救你，还要让你当齐国的国相！”

管仲苦笑道：“大齐国相，那只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梦罢了。”

鲍叔牙道：“贤弟要多保重，切勿心灰意冷，你我兄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你要牢牢记住为兄这句话，一定要沉住气。我已安排主公迎娶蔡姬，这样，两个月内不会有事。我相信，小白是位明白之人，一定会改变主意的。”

管仲似乎在茫茫黑暗中见到了一点星光，有了一丝希望。

5. 蔡姬进宫

齐宫后宫到处都挂满了红灯笼，上千支大蜡烛火焰熊熊，如日似昼，桓公寝殿内更是披红挂绿，宫灯高悬，一片喜庆气氛。

蔡姬头蒙红绸，端坐于案几一侧，不时悄悄掀开蒙头红看看外面的世界。来到齐国这一天的印象颇佳，感谢兄长蔡侯把她嫁到东方齐国来。二十多天的旅途，她一点都不觉得累，一路上听竖貂将军介绍她的夫君——国君小白的事情。她如饥似渴地听着，想象她心目中的夫君形象。一到临淄，那坚固高耸的城墙，庄严壮观的城门，那一面面迎风招展的“齐”字大幡，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得城来，那宽敞的大街，繁华的路面，令她目不暇接。她真想把车帘掀开，尽情看个够。进得宫来，她就不敢看了，那雄壮的音乐声，人们的欢呼声，她听来那么悦耳、亲切，唯一感到异样的是结婚礼仪太简单。要在蔡国，礼仪完全按

照周礼办，最少也得折腾三天。临来之前，她兄长蔡侯嘱咐她，齐国是姜太公开创的，姜太公到齐后，因其俗，简其礼，礼仪与蔡国不同。她想，反正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入乡随俗。她现在急于想见到她的丈夫，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她知道是丈夫来了，心里顿时象揣了只小兔般跳起来。她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脚步声越来越近，啊，进门了，来到她身旁了，只要丈夫把蒙头红一揭，她们就面对面了。

齐桓公兴冲冲大步流星走进寝殿，来到蔡姬面前，伸手要揭那蒙头红，可手又在半空中停下了。他听竖貂说蔡姬如何如何美丽，蔡姬是南方女子，在水乡长大，皮肤如何洁白如玉，身段如何窈窕，使他一晚上都没睡好。今天如愿以偿，美人儿就在面前，而且马上就要上床了。她才十八岁，又知书达理，不可太莽撞。他轻轻地捏起红绸一角，慢慢地掀开，一看蔡姬，禁不住叫了一声。蔡姬坐在那里简直如一朵绽开的鲜花，一支出水的芙蓉！只见她：乌云叠鬓，杏脸桃腮，眉淡淡似春山，凤眼汪汪似两潭秋水，樱桃朱唇，娇身柳腰，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国色天香，宛若仙子。齐桓公简直看呆了。

蔡姬定睛看那桓公，脸上掠过幸福欣慰的笑容。哥哥没有欺骗她，竖貂也没骗她。这桓公确实长得一表人才，身高八尺，肩宽背阔，浓眉似剑，凤眼斜吊，鼻梁隆突，鼻头似悬胆，真堂堂正正大丈夫。她满心欢喜，看了桓公一眼，向桓公施礼道：“贱妾愿君上万福！”

只这一句话，便让桓公听得耳热眼跳，浑身舒服，她舌尖上吐出的是美孜孜一团和气；只这一眼，便使桓公魂散九霄，骨软筋酥，她眼角送出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他再也按捺不住，一把

将蔡姬搂在怀里，道：“人人都夸妲己、褒姒美，可在寡人看来，夫人胜过妲己，赛过褒姒！”

蔡姬在桓公怀里娇声道：“啊哟君上，你别糟塌贱妾了，怎么竟拿那些祸国女人和贱妾比呢！”

桓公一听更为高兴，这蔡姬不仅美貌，而且才识不凡，更爱得不行，便动手为她脱衣。

蔡姬轻轻将桓公的手推开，笑道：“看把主公急的，贱妾与主公还没共牢合卺呢。”

桓公笑道：“一见夫人如此美貌，寡人竟忘记合卺之礼了。”

蔡姬娇柔地说：“贱妾听母亲说，不吃共牢，不喝合卺酒，就难与主公白头偕老。”

桓公笑着把蔡姬拉到席上坐下。那里早已摆好了“牢”和“卺”。共牢和合卺是古代婚俗，“牢”，就是牲畜，鸡、猪、羊皆可，一般指猪。“牢”分“大牢”、“小牢”，“大牢”供参加婚礼的人们吃，“小牢”（乳猪、羊羔或鸡、鸭等）供新婚夫妇吃。“卺”就是一种小葫芦，把小葫芦劈开，就成两只小瓢，新婚夫妇吃过小牢后，必须用小瓢盛酒漱口。

桓公与蔡姬吃过“小牢”，两人各用一只手按着葫芦一半，将其分开，然后一人一只，盛上酒漱过口，蔡姬拿起脸巾，替桓公擦脸，桓公趁势把她抱起来，急不可耐地来到睡塌前，双双脱去衣服，进入那高唐之乡，行那云雨之事。

第二天一早，蔡姬醒来，似乎听见有人弹琴，仔细一听，是弹的《高山流水》，旋律高亢、激越，便对桓公说：“君上，这么早就有人弹琴，这人弹得真好！”

桓公淡淡一笑：“夫人，这弹琴之人是一名死囚。”

蔡姬一惊：“怎么会是死囚？”

桓公道：“这人名叫管仲，为了使公子纠登位，在白水之滨，射寡人一箭，若不是射在铜衣带钩上，哪有今日你我的缘份？”

蔡姬道：“欺君之罪，罪不可赦，死有余辜！”

桓公亲了蔡姬一下：“夫人此言，正合寡人之意。”

蔡姬道：“不过，贱妾听此琴声，觉得这管仲不是平庸之辈。”

桓公笑道：“夫人好听力，这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百步穿杨之功。要不是他射寡人一箭，寡人倒想重用他，可惜……夫人，咱们不说这些事，寡人准备了一件礼物送你。”说着，拿起一条金光灿灿的龙凤腰带。

蔡姬一看，高兴得眉飞色舞：“啊，太美了，太华贵了！主公是龙，贱妾是凤，龙飞凤舞，天长地久！”说着，她拿起剪刀，从头上剪下一缕青丝，用红绸包好，双手送给桓公：“贱妾无什么贵重礼品赠主公，送上一缕青发以表贱妾终生相随。”

桓公接过绸包，笑道：“夫人这件礼物，千金难买，寡人将时刻置于怀中。”复又将蔡姬搂进怀里……

6. 鲍叔牙冒死荐管仲

鲍叔牙知道，新婚后的齐桓公情绪很好，正是进谏的好时刻。这天他吃过早饭，就进殿求见。桓公给了他特权，不管什么时间，随时都可进殿面君。

“参见主公！”鲍叔牙施礼。

齐桓公看着鲍叔牙的脸色，问道：“太傅脸色如此憔悴，可是身上染上了病恙？”

鲍叔牙点点头，笑道：“臣心有大病了，夜里睡不着，饭也吃不下。”

齐桓公一惊：“赶快请御医为太傅诊病。”

鲍叔牙连连摇首道：“臣这病，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法治。”

齐桓公道：“看来太傅是有心病，是不是说给寡人听听？”

鲍叔牙真诚地说：“主公，齐国连年战乱，各国诸侯看不起咱，北面山戎人还不时骚扰，国力空虚，民不聊生，主公接过来的是一个破烂摊子，百业待兴，百废待举。臣忧心忡忡，急得夜里睡不着，就是耽心主公身边没有得力助手。主公尽管英明，可没有人辅佐，难免势单力薄呀！”

桓公一听，正说到他心里去，便道：“寡人有太傅辅佐，定能振兴齐国。”

鲍叔牙摇摇头道：“主公如果只想平平稳稳做国君，无声无息坐享君位，那么，臣虽然愚钝，也聊可充数。若是主公有远大志向，想富国强兵，称霸中原，成为一代名君，那臣就不能胜任了。”

桓公听得投机，道：“太傅有何见教？”

鲍叔牙道：“主公臂膀，必是相国。这个位子太重要了，相国人选须内安百姓，外抚四夷，勋加于周王室，泽布于诸侯，只有这样，齐国才能坚如磐石，国君威加四海，功垂金石，名扬千秋。”

“太傅此言，正合寡人之意，太傅可有人选？”齐桓公见鲍叔牙谈话不同以往，好象成竹在胸，忙问道。

鲍叔牙道：“这相国人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桓公急切地问：“谁？他是谁？”

鲍叔牙铿锵有力地说：“管仲！”

大殿顿时安静下来。两人相视片刻，似乎在窥探什么秘密。突然，桓公爆发出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太傅，你是与寡人开玩笑吧？”

鲍叔牙庄重地说：“臣辗转反侧，思虑再三，确实是肺腑之言！”

桓公脸色严肃起来：“那，寡人要问太傅，白水之滨那一箭之仇还报不报？太傅可是因与管仲有兄弟之交，而把寡人置于脑后？太傅，在这件事上，可不能以恻隐之心代替了理智呀！”

鲍叔牙道：“臣对君上忠心耿耿，耳不失聪，目不失明。臣以为主公应以大局为重，以齐国社稷为重。主公要因时、因地、因人而看待管仲。人臣各为其主，管仲射主公一箭，正象臣向主公献计，借鲁侯之刀除掉公子纠一样，同样是赤胆忠心，这一点主公应该明白。”

“可管仲想把寡人置于死地！”

“可臣已经把公子纠置于死地了！”

“寡人还活着，这仇就要报。”

“正因为主公健在，并且登上君位，所以管仲就更应该赦免。以前管仲忠于公子纠，以后会同样忠于主公，他会为主公射得天下，会使主公称霸诸侯！”

桓公冷笑道：“寡人主意已定。在所有大臣中，师傅是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能的人，寡人要拜师傅为相国，寡人相信，师傅能帮寡人得天下，也一定能助寡人治理天下。”

“主公，臣与管仲相比，可就差得远了，有天壤之别。”

桓公不解地看着鲍叔牙：他今日怎么了？已明明白白告诉他

要拜他为相了，怎么还这么固执。

“臣以为，管仲是天下奇才，臣不如管仲有五个方面。这一，治理齐国，需高瞻远瞩，须要大气魄，大胆量，臣不如管仲；这二，制定政策，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而且很快使百姓从政策中得到实惠，臣不如管仲；这三，治理国家，要按君上的意见，上下协调一致，又不失原则，臣不如管仲；这四，军令严明，治军有方，迅速把军队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臣不如管仲；这五，当今周天子势力日衰，各国诸侯各有打算，制定外交政策，收服各路诸侯，臣不如管仲。臣不及管仲者还有许多，如果这样的奇才臣不向主公荐举，小者是臣嫉贤妒能，大者则是臣不忠不义，是欺君之罪。”

桓公越听心里越烦，拂袖而起：“太傅，不要再说了，道理再多，也抵不过这一支箭！寡人就不相信，没有管仲，寡人就不能振兴大齐，称霸中原！”说罢，回后殿去了。

鲍叔牙轻叹一声，他知道，说一次是不会有效果的。不过，序幕一旦拉开，就得抓紧了，否则，夜长梦多。

7. 灾难的种子

辞别鲍叔牙回到后殿，桓公心里乱得很。他仔细地回想着鲍叔牙的话，看来鲍叔牙是下定决心救管仲。他知道师傅的脾气，一旦认准了一个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如果杀了管仲，鲍叔牙再发生意外，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但管仲不杀，心里又转不过这个弯儿来。他在殿堂上来回踱着，分析着利害得失。他想出去打猎，以便从烦恼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一早，竖貂得令，立刻安排好车马，簇拥着桓公，出城往南而去。

这时正是打猎的好时机。庄稼都收完了，广阔的田野一望无边。桓公坐在车上，总提不起情绪来，鲍叔牙的话老在耳边响。他曾想到，因为赦免东郭牙等人，他得到了上至高傒、国子下到平民百姓的赞誉，威信大增。如果再赦免管仲，那效果比赦免东郭牙会更强烈。他也知道管仲的本事在鲍叔牙之上，可这一箭之仇……何况他已在午门立下荣辱柱，齐国无人不晓。如果不杀管仲，会不会有人说他胆小，说他无信用……

正在这时，竖貂喊道：“主公，快，一只狼！”

桓公定睛望去，只见东西南三面尘土飞扬，竖貂高举令旗指挥，把狼围堵到桓公车前来。

桓公弯弓搭箭，“嗖”一箭射去，正中狼腰，狼带箭向前逃去，桓公驱车追赶。

狼正逃窜，见前面一个猎人，只听那猎人一声虎叫，狼吓得掉过头来。齐桓公赶到，一箭射中狼脖子，狼倒下了。

齐桓公欲下车，那猎人忙上前拦住道：“主公不可大意，狼还活着。”说着，补射一箭，正中其咽喉，狼死去。

桓公惊奇地看着猎人：“请问壮士从哪里来？”

猎人翻身叩头就拜：“卫国猎人开方，叩见君上。”

桓公一听，觉得事出有因：“卫国猎人，到齐国来有什么事？”

开方看一眼竖貂：“听说齐国出了一代贤君，小人特来投靠。”

竖貂奉承道：“主公刚刚即位，便名扬四海，传遍中原。”

桓公见开方豹头环眼，虎背熊腰，有些喜欢，他最好打猎，

有了这个人一定会玩得更痛快，就道：“开方，你千里迢迢投靠寡人，必有所求吧？”

开方道：“鸟择珍木而栖，民择贤君而存。今日开方得遇明主，任凭主公安排。”

竖貂道：“主公，此人打猎很有一套，又对主公如此崇敬，依臣看就收下他吧。”

桓公点点头：“好，寡人收下你，专门陪寡人打猎。”

竖貂忙道：“还不快谢主公！”

开方叩头道：“多谢主公，小民定效犬马之劳。”

桓公不明白，此事竖貂与开方谋划已久。收下这个开方，可就给齐国种下一颗灾难的种子。

8. “忠臣之言，不可不听”

打猎归来回到宫中，桓公仍然不能从烦恼中脱离出来，鲍叔牙又来奏过一次，使他心更乱了。这天他正在批阅奏章，宁越进殿说有急事求见。这宁越在僖分时就是朝中重臣了，任大司农，襄公时仍留任此职，可以称为三朝老臣了，为人忠心耿耿，办事十分认真，在大臣中颇有威信。

宁越进殿，叩首参拜：“臣宁越叩见君上。”

桓公道：“平身。爱卿有什么急事告诉寡人？”

宁越道：“鲁侯又派使臣来，要求退回汶阳之地。”

桓公怒道：“岂有此理，汶阳之地已属齐国！”

宁越道：“君上英明。汶阳之地土肥水丰是块宝地，决不能再还给鲁国！臣马上回去答复鲁使。”说罢转身欲退。

“且慢！宁爱卿，寡人有一事问你，爱卿前去鲁国押解管仲，发现管仲与鲁侯有勾结阴谋吗？”桓公唤住宁越问道。

宁越道：“恰恰相反。如若主公杀了管仲，臣敢说，鲁侯和施伯一班大臣保准庆贺。”

桓公不解地问：“爱卿此话是什么意思？”

宁越道：“臣奉主公之命去取管仲，鲁侯执意不肯让管仲活着回来。施伯诡计多端，先是用激将法想让管仲象召忽那样自杀，此计没成；晚上又派二名刺客暗杀，要不是臣早有防备，就是十个管仲也杀光了；暗杀又不成，施伯亲自带兵来追杀，要不是王子成父将军接应，管仲早已命丧黄泉了。”

桓公点点头，又问：“鲁侯对管仲怎么这么大的仇恨？”

宁越道：“鲁侯与管仲无仇无恨，鲁侯是怕管仲。他知道管仲是天下奇才，如果活着回到齐国，主公若加以重用，那对鲁国就十分不利。鲁侯用意十分恶毒，管仲他不能用，也决不让齐国用。”

齐桓公若有所思，挥挥手，宁越退出殿去。

回到寝宫，桓公闷闷不乐，只是一爵一爵地喝酒。

蔡姬在一旁殷勤伺候：“主公，不要再喝了。喝多要伤身体的，有什么事惹得主公如此心烦？”

桓公长叹一声：“唉！寡人与管仲有一箭之仇，可能太傅不但阻止我报仇雪恨，还要举荐他当相国。宁越、隰朋等大夫虽没直说，寡人也看出他们的心思……”

蔡姬莞尔一笑，问道：“鲍太傅这人对主公怎么样？”

桓公道：“没有鲍太傅，寡人哪有今天。”

蔡姬又问：“那，宁越和隰朋大夫怎么样？”

桓公答道：“都是朝廷栋梁，对寡人忠心不二。”

蔡姬道：“主公，有句话贱妾不知该说不该说。”

桓公抚摸着蔡姬的秀发：“夫人，有话尽管说。”

蔡姬：“对管仲这个人，贱妾不敢妄加评论，可鲍太傅、宁越、隰朋等大夫是主公忠臣，那忠臣之言，不可不信。”

桓公点头，沉思起来。是啊，他们这些人的话再不听，听谁的呢？为什么他们明知管仲与我有一箭之仇，也都知道我埋下荣辱柱要报仇雪耻，为什么还要救管仲呢？是他们不对还是我有错？

“主公，贱妾为主公歌舞解闷好吗？”蔡姬很善解人意。

桓公道：“正合寡人之意。”

蔡姬请乐师奏乐。乐声中蔡姬翩翩起舞，舞姿婀娜，眼波流转，令桓公看得出了神，仍掉酒爵，拍着几案为蔡姬助兴。

侍者进殿道：“回禀君上，鲍太傅有急事求见。”

桓公十分扫兴，不耐烦地看了侍者一眼。

蔡姬做个手势，令乐师退下，她和颜悦色地说：“主公，国事为重。贱妾可以随时为主公歌舞，只要主公高兴。”说完退下。

鲍叔牙火辣辣急步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桓公面前：“臣鲍叔牙叩见君上。”

桓公一怔，忙扶他起来：“寡人说过师傅要见寡人，不须行如此大礼。太傅晚上进宫，是有急事吗？”

“十万火急！”

桓公一听急了，什么事使鲍叔牙如此着急？“太傅快讲。”

鲍叔牙平静了一下情绪道：“今年秋粮遭灾歉收，饥民到处都是，逃离齐国已近千人，弄不好政局不稳。山戎又来骚扰，抢

我财物，掳走妇女，这些事搞得臣焦头烂额。臣求主公赶快赦免管仲，让他帮臣一把，以挽回这个局面。”

桓公愤然道：“难道没有管仲，齐国就没法维持了？”

鲍叔牙下了最后通牒：“主公，臣为赦免管仲一事话已说完了，容臣再说一句，主公要杀管仲，就先杀鲍叔牙吧！”

桓公吃惊地问：“太傅何出此言？”

鲍叔牙愤然道：“眼看天下奇才被杀，治国贤才不得重用，是臣无能，臣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主公若非要杀管仲，臣定要同管仲一起去死。没有管仲就没有齐国的霸业，无霸业还要我鲍叔牙何用！老臣无礼了，告辞！”说罢，拂袖而去。

桓公愕然地看着鲍叔牙的背影，陷入了沉思。这些天来，他先后征求了监国上卿高傒和国子的意见，他们虽然口上说“此事由主公定夺，”可却反复夸赞桓公大义免东郭牙的事。桓公心里很明白，他们不同意杀管仲。他又征求了隰朋、王子成父等人的意见，他们虽不明确表态，但倾向性也很清楚。同意杀管仲的只有竖貂，看来这事的处理要慎之又慎。可他也很难，他已发了誓言，而且在午门外亲手埋下了荣辱柱，齐国没有人不知道。一旦改变，会不会失去人心？他权衡再三，绞尽脑汁，在寻求一条既不杀管仲，又能使自己体面下台的办法。一连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9. 生死场上的较量

“主公要杀管仲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午门外荣辱柱周围人山人海。

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兵士站成两排，把荣辱柱包围起来。

五花大绑的管仲被结结实实捆在荣辱柱上，他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等待着这一天。他知道，鲍叔牙已尽了力。他也知道，挽回他的生命比登天还难。既然是死，得死出个样子来，让齐国所有的人知道，管仲是条不怕死的硬汉。

齐桓公在文臣武将的簇拥下来到管仲面前。他看看周围黑压压的人群，又扫视了群臣一眼，高傒、国子二位上卿没来，怎么没见鲍太傅？他到哪里去了？

“咣——”锣声响了，行刑的时刻到了。

齐桓公手持长弓，拿着管仲射他的那支箭，走到离管仲三十步处站定。

“管夷吾，在白水之滨，你射寡人一箭，今天，寡人要用这支箭射穿你的咽喉！”

“哈哈哈哈哈……”管仲突然狂笑起来，他双目圆睁，把头一昂，向桓公吼道：“好你个篡位之徒！管仲瞧不起你的箭法，来吧！”

桓公怒道：“寡人要让你的臭名和你的耻辱永远站在这里，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管仲大声道：“管仲直直立立站在这里，你射吧，你要多准备几支箭才行。你等着吧，你哥哥诸儿和公子无知就是你的下场！”

齐桓公把箭搭在弦上，拉满硬弓，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忽听场外传来一声嘶哑的叫喊：“主公箭下留人！”

话音刚落，只见鲍叔牙分开人群，踉踉跄跄冲到桓公面前，扑通跪倒：“主公，老臣叩求！”

齐桓公冷冷地道：“太傅，何事相求？”

鲍叔牙又叩一头：“求主公箭下留人！”

齐桓公冷笑一声：“太傅让开！今日寡人要了决白水之滨的箭仇，剪除管仲逆贼，决无悔意！”

鲍叔牙跪在地上，恳求道：“主公，臣所言不是为管仲，而是为大齐呀！臣教主公射箭，是想射得天下，而不是射杀贤能之才。如果主公手中之箭离弦而发，那大齐称霸之事将化为泡影，主公，你会后悔的！”

齐桓公心里很激动，鲍叔牙真是位为国为民忠于自己的好老师啊。可他仍然冰冷着面孔，说道：“太傅让开！”

鲍叔牙声泪俱下，苍凉悲怆地喊道：“主公，你不能这样做啊！”

管仲朝鲍叔牙吼道：“鲍叔兄，站起来！如此昏君，求他何用！”

桓公示意竖貂。竖貂与几名武士将鲍叔牙拉开。

鲍叔牙奋力挣脱兵士的拖拽，嘶哑着嗓子高喊：“主公，我鲍叔牙不要你的官爵，也不要你的赏赐。你杀了管仲，只求你再补一箭，把我也杀死！把我也杀死吧！”

管仲热泪滂沱，哽咽着说：“鲍叔兄，站起来！不要再求这昏君了！”

在竖貂的授意下，四兵士强行拖起鲍叔牙。鲍叔牙抢天呼地：“苍天哪，你要让齐国苦到哪年哪月！你要让大齐一败涂地呀！苍天哪！”桓公松下弓弦，朝拖拽鲍叔牙的兵士厉声喝道：“住手！”

兵士赶紧松开鲍叔牙。

桓公朝兵士吼道：“敢如此对待太傅，放肆！退下！”

兵士退下。竖貂大惑不解地看着桓公，他不明白桓公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桓公俯身对鲍叔牙道：“太傅请起。”

鲍叔牙道：“臣愿跪死在主公箭下。”

桓公道：“寡人怎敢如此对待太傅！”

鲍叔牙道：“主公敢一箭射穿齐国的命脉，区区我一个鲍叔牙，有什么可惜！管仲，这是齐国的栋梁之才，为主公射得天下的射手！你怎能毁了这栋梁之才，杀了这射手？栋梁不在，射手不在，齐国安在？霸业何在？”

管仲对鲍叔牙喊道：“鲍叔兄，别求他了，管仲与其苟且活着，与桀纣为伍，不如昂首而死，去追随尧舜魂魄！”

桓公忿然道：“住口！寡人继任新君，乃天意所为。鲁侯的三百乘兵车被我大败乾时，你管仲智勇双全也沦为阶下之囚，箭下之鬼，这都是天意！天意还要让寡人振兴齐国，驰骋天下！”

管仲仰天大笑道：“亏你还说出振兴齐国，驰骋天下！一个陶醉于蝇头小利、鼠目寸光之徒，哪懂得什么叫振兴？一个容不下一箭之仇的小肚鸡肠，还谈什么驰骋天下？”

齐桓公冷笑道：“好，管仲，你不是有经天纬地之才吗？寡人倒要听听，你如何振兴大齐，如何驰骋天下？”

“可惜，我没有这份雅兴。你知道不知道齐国百姓嗷嗷待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连饭都吃不上。这个你尚然不知晓，我怎么和你谈齐国的山，齐国的海？振兴齐国，并不是凭借你的暴戾和残忍；驰骋天下，更不是仰仗你手中的长弓！粮食不会因为你的贪婪就从地里冒出来，兵车不会因为你的私欲就无往不胜。你这

强弓只能射穿我的咽喉，别的，你什么也做不来，什么也办不到！”

站在一侧的竖貂手指管仲，破口大骂：“好你个死囚，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贬损君上，罪上加罪，死有余辜！”他转而向桓公道：“主公仁慈，不忍杀戮，让为臣代劳，臣一箭定射穿管仲咽喉！”

桓公摆手制止了竖貂，道：“管仲，你听着，寡人手中的箭自有寡人引发。只是，寡人要让你看清楚，寡人的箭不仅能射穿你的咽喉，也能射得齐国的山和海，射得天下的山和海！”

桓公说完，拉满长弓。

鲍叔牙跪地大呼：“主公，不能，不能呀！”

宁越、东郭牙一并跪倒。

宁越道：“求主公开恩，老臣耳闻管仲为天下奇才，今日亲眼目睹其大丈夫气概。望主公捐弃前嫌，从长计议。”

东郭牙也道：“主公因乾时之战，赦免臣等平庸之辈之罪；今日为了齐国的社稷，还望主公开怀大度，再赦管仲。”

隰朋、雍廪、宾须无等众大臣也一齐跪倒在地：“求主公开恩！”

围观的众百姓亲身经历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同时被管仲、鲍叔牙以及众大臣所感染，也呼啦一下跪到地上，一齐恳求：“求主公开恩赦免管仲。”

拉满全弓的桓公看看跪倒的一片群臣和众百姓，心里掠过自负与得意。他屏住气，眯起眼，向管仲瞄准。

视死如归的管仲被鲍叔牙、众大臣及百姓们的真诚情感所打动，一滴咸涩的苦泪从眼角缓缓滴落下来。他朝桓公狠狠瞪了

一眼，无知昏庸的小白，这个场面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改变主意，可他却仍然不放下那张大弓。他闭上眼，等待着死亡的最后时刻。

齐桓公的右手一松，箭离弦了，只听嗖地一声，不偏不斜，箭擦着管仲的头发，钉在荣辱柱上。

管仲安然无恙。

鲍叔牙一连给桓公叩了三个响头，额上碰出血来，激动地喊道：“感谢主公，感谢贤明的主公啊！”

众人也一齐大拜：“谢主公！”

桓公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收起弓箭，对管仲道：“管仲，寡人这一箭没射中，是天意！寡人说话算数，要报一箭之仇，既然一箭未中，就是天意要留你。寡人不是夏桀，更不是商纣，寡人是齐国光明磊落的国君！白水之滨的一箭之仇，今日了却。松绑！”说完，扔掉大弓，转身离去。他为自己导演的这出戏剧并为在戏中的上乘表演而得意。

第四章 金台拜相

1. 管仲掂出了齐桓公的份量

管仲通过在荣辱柱前与齐桓公的较量，掂出了桓公的份量，此人非同凡响。他想了整整一夜，才理透了桓公的思路，他十分佩服桓公的足智多谋，既赦免他不死，又风风光光下台，得到天下民心。回想起白水之滨桓公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装死的情节，更令他五体投地，不愧是一代英明国君！能辅佐这样的人治理天下，就是累死也心甘。

鲍叔牙为管仲摆酒祝贺。

“贤弟，你大难不死，纯属天意。我知道主公的箭法，别说三十步，就是五十步，也保准射穿你的咽喉。可苍天有眼，就是没射中，真是天意呀！来来，咱兄弟喝上一爵。”

管仲端起酒爵，看着鲍叔牙直笑：好个宽厚的鲍叔兄啊，你太信实了，枉为小白的老师，大不了解他了。我射他一箭，他装死蒙骗了你？这次又蒙骗了你。管仲一口喝下去，道：“还不是鲍叔兄的真情感动了天地，是大哥救了小弟。”

“别那么说，主公是开明大度之人，有你辅佐，必成大器。这一点我不会看错。”鲍叔牙笑着，又喝一爵。

管仲点头：“这一点，大哥比我看得准。小白比公子纠确实高明，有天壤之别。大哥在白水之滨骂我自私，今天我接受了，

确实我有私心，一心想当相国，就不分良莠了。”

“哈哈……”鲍叔牙笑声朗朗：“现在也不晚嘛，你就等着当相国吧。”

管仲苦笑道：“能不死就够万幸了，我一定帮着大哥，把齐国整治好。”

鲍叔牙正色道：“我最了解主公，他一定会拜你为相的，我给你当个助手就行了。”

“你们兄弟好热闹哇，也不招呼咱一声。”隰朋来了。

管仲忙端起一爵酒，呈给隰朋：“感谢隰朋大夫的救命之恩！”

“哪里哪里！要谢应先谢鲍太傅，你们管鲍之交，今天才算真领教了，好，为管兄获主公赦免，我喝这一爵！”说完，一饮而尽。

鲍叔牙又斟上一爵，递给隰朋：“隰大夫为救夷吾贤弟，确实立下了大功，我敬你一爵！”

隰朋连连摆手道：“要谢你去谢高上卿、国上卿，还有宁越、东郭牙、雍廩、王子成父等大夫。”他对管仲道：“夷吾兄，大家都憋足了劲，想把齐国振兴起来，你可千万别辜负了主公、鲍太傅和我们大家的心意啊！”

管仲拱手施礼道：“为振兴齐国，管仲将万死不辞！”

鲍叔牙又斟满酒：“来，为了大齐振兴，咱们干这一爵！”

三人同干。

隰朋忙道：“别光喝酒，误了大事。主公派我来请夷吾兄进殿面君呢！”

鲍叔牙高兴得直拍手：“主公这么快就要见夷吾，真是个好

明的英主啊！”

2. 管仲的治国之道

管仲随隰朋到开宫后殿，桓公正在批阅奏折。隰朋、管仲叩头：“叩见君主。”

桓公看看管仲，道：“坐吧。”

管仲道：“臣蒙主公不杀之恩，已是万幸，不敢坐。”

桓公让隰朋退下，对管仲说：“寡人有事要请教于你，坐吧。”

管仲再次叩头：“谢君上赐坐。”坐在桓公对面。

“你是颖上人吗？”

“稟君上，臣是颖上人。”

“吴楚之地，多出贤才。你是怎么到齐国来的？”

“稟君上，臣与鲍叔牙一起作买卖，来到齐国。”

桓公点点头：“鲍叔牙在寡人面前多次说过你满腹经纶，是个人才。寡人赦你不死，是为了大齐，这个，你明白吗？”

“臣明白，为了大齐，为了君上，虽肝脑涂地，臣万死不辞！”

“那好。你来齐国多少年了？”

“八年了。”

“那齐国的情况，寡人就不必多说了。咱们齐国是千乘之国，先父僖公时代，威镇诸侯，号称小霸。可襄公继位后，政令无常，朝纲混乱，国力不振，百姓遭殃。寡人继位，人心未定，国势不张，寡人想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可百废待举，你看该从哪里下手才好呢？”

管仲侃侃而谈：“君上，臣以为，朝廷似船，百姓似水，水

能载舟，也能覆舟。主公欲修理国政，必须拿出爱民的措施，民安国才能安，民富国才能富。”

桓公点头，又问：“这爱民需要哪些具体措施？”

“首先要安民。百姓分四种人：士、农、工、商。把这四种人分别集中居住，各守其业，子从父业，百姓就安定了。这样业业相连，家家相连，百姓之间的关系就亲密了。还要赦免罪犯，轻刑罚，少收税，鼓励繁殖人口，让百姓尽快富足起来，同时要对百姓进行教育，使其懂得礼义廉耻，民风就正了。”

桓公非常同意管仲的意见，认为很有道理，又问道：“齐国的军事力量非常虚弱，如何迅速强大起来？特别是武器严重不足，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管仲答道：“武器问题不难解决。朝廷可以制定以兵器赎罪的办法。犯重罪的人用一套犀甲和一支戟赎罪，犯轻罪的人用一只盾牌和一支戟赎罪。犯小罪的人用铁赎罪，一般民事纠纷，令其交纳箭作为诉讼费。质量好的铁用来铸造剑戟，质量差一点的铸成农具。”他见桓公听得入迷，微微一笑，道：“当然，光兵械充足还不行，还得有强大的财力。臣以为，齐国丰富的铁矿可以冶铁，海水可以煮晒成盐，这两项就可以通利天下。以此为基础，与各国作买卖，互通有无，天下客商一定会云集临淄。为安定客商，可以建妓女院，容纳五、六百名妓女，使各国商人到临淄如同回到家里。那么，各地的货物就会源源不断集中到临淄市场，君上只要安排好税官收税就行了。这笔钱收入相当可观，解决军费绰绰有余。”

桓公禁不住击掌称妙，又问道：“兵械、财源解决了，可兵士不足怎么办呢？”

管仲胸有成竹地说：“军队力量强不强，关键是要看有没有战斗力。君上要解决兵源，可以把行政管理与军队管理结合起来。是否把齐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工商之乡解决财源，士农之乡解决兵源。每五户为一轨，设轨长一人；十轨为一里，设里司一人；四里为一连，设连长一人；十连为一乡，设乡良人一人。每户出一个兵士，一轨就是五个，轨长率领；一里就是五十名兵士，由里司率领；二百人为一连，由连长率领；二千人为一乡，可称作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个乡成为一个军，每军一万名兵士，十五个乡就可以出三万兵士，编成三个军。主公统帅中军，高、国二位上卿各统帅一个军。农闲时练武、打猎。这样，一轨的五个兵士，大都有血缘关系，祭祀时一个祖宗，生老病死互相关照，居则同乐，死则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有这样一支三万人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主公可以横行于天下。”

桓公笑了，他感到耳目一新，这些办法既具体又实际：“寡人有这样一支军队，就可以征服天下各国诸侯了。”

管仲摇摇头，说：“不行，现在周王朝虽然衰弱，可总还是大家公认的天子。主公一定要打着尊周的旗号，与各国诸侯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心悦诚服，主公的盟主地位才能确立。”

桓公沉思了一会儿，似乎没有完全理解管仲的话。管仲忙道：“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凡齐国所占邻国的土地，要全部退还；齐国要多帮助邻国解决困难，不要接受他们的谢礼，四邻国家对大齐就一定会亲近起来。主公可以派出八十名人员，多带钱财礼物，到各国去活动，了解情况，对有困难的国家予以扶持，对朝纲混乱，弑君篡位之徒从严惩处。

这样做几件事，主公的威望就会建立起来，天下诸侯，就会听从主公的调遣了。这样，主公的霸主地位就不可动摇了。”

鸡叫了。

桓公与管仲这次谈话整整谈了一夜，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深感受益非浅。桓公望着管仲那双睿智的眼睛，心里暗暗称奇：怪不得鲍太傅舍命保他呢，看来名不虚传。这么一想，对鲍叔牙的忠君为国的情操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管仲见桓公凝神看他，心中充满了喜悦，通过这次深谈，他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桓公。只要桓公肯重用他，他一定会竭尽全力，使齐国振兴。

桓公道：“管爱卿，你的话使寡人增长了见识。希望你能为振兴大齐发挥你的智慧和才能，寡人决定任命你为大夫，咱们朝廷上见。”

管仲起身叩头：“谢君上。”

3. 桓公决意伐鲁

几天后，管仲以大夫的身份入朝议事。文武大臣分立两班，管仲列于班尾。

桓公踌躇满志，侃侃而谈：“二百多年前，周天子封先祖太公望于齐，派召康公传周天子命令：‘五侯九伯由齐国负责征伐，以辅佐周室。东面至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凡有不尊周天子者，伐勿赦。’”说到这里，桓公兴奋地站了起来：“寡人新立，须让天下诸侯知道寡人的威武之风，让四方君主知我大齐兵车之勇，天下之大，谁是霸主？寡人！”桓公稍稍停顿，

目光扫视群臣道：“齐鲁毗邻，本应和睦相处，可鲁侯老想挑起事端，到处传播谣言，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为使天下诸侯正视寡人，寡人决计讨伐鲁国，让鲁国威风扫地，让天下刮目相看大齐。众爱卿有何高见？”

王子成父出班奏道：“鲁国乃大齐手下败将，进攻鲁国，定能稳操胜券。”

桓公朝王子成父颌首微笑。

竖貂急于讨得桓公欢心，忙出班奏道：“主公英明，气魄盖世，中原霸主，非主公莫属，兴师伐鲁，臣愿当先锋！”

桓公满意地向竖貂点头。

雍廪出班奏道：“主公威武圣明，威加诸侯，势在必行，臣愿率五百乘兵车，踏平曲阜！”

桓公拍案叫好，他看看鲍叔牙，问道：“鲍太傅意下如何？”

鲍叔牙心里并不同意桓公的这个决定，桓公继位还不足半年，国内的许多大事还未理顺，就大动干戈，有点操之过急。可他也知道桓公的脾气，他定了的事别人不好不赞成。再说，这鲁国也确实可恶，对齐桓公极尽毁谤、攻击之能事，给他点颜色看看也未尝不可，便出班奏道：“主公要称霸中原，就要提高威望。大齐千乘兵车踏平曲阜，定会马到成功。”

桓公一拍御案：“好！众志成城，无坚不摧，伐鲁之事就……”

“主公，微臣管仲，有言忠告，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管仲打断齐桓公的话，出班奏道。

众大臣一惊，目光一齐射向管仲。

桓公见是管仲，便道：“寡人正要听听管大夫对伐鲁的意

见。”

管仲道：“臣以为主公新立，国力不张，攘外必先安内，攻伐之事不宜操之过急。”

鲍叔牙不安地看着管仲，心里说：“管老弟，你怎么不看火候？你现在还不能顶撞桓公，你就不想想你的下一步吗？再说，一个小小的鲁国，肯定能打赢的，你这么忤逆主公，主公能重用你吗？”他不禁为管仲捏了把汗。

桓公不悦地说：“寡人之意在鸿鹄之高，不在举手投足之间。齐国内政，寡人自有主张。可威加诸侯，叱咤风云，当是寡人首要之举，当务之急。”

“主公雄才大略，臣十分敬佩，可威加诸侯并不能光靠武力，治理内政更不是举手投足可以办得到的。如果国内还不安定，就先对外作战，恐怕对齐国、对君上都会不利。”管仲执拗地说。

桓公不耐烦地挥挥手，道：“寡人主意已定，现在需要的是鼓舞士气，寡人不愿听涣散军心的话。”

管仲诚恳地说：“臣蒙主公不杀之恩，斗胆直言。讨伐鲁国的理由不足，师出无名，举此不义之师，定会凶多吉少。即使赢得暂时的胜利，那也必然在诸侯之间留下骂名。过大于功，失大于得，望主公三思。”

齐桓公陡地脸色一变，拍案而起，怒视管仲道：“管仲，如果你身为齐国大夫，在战事面前理当勇挑重担，身先士卒。可你竟敢长他人威风，灭我志气，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管仲叹道：“主公，这一仗不能打，不能打呀！”

齐桓公斩钉截铁地说：“寡人主意已定，决不食言！”

鲍叔牙着急地直向管仲施眼色，管仲视而不见。他再看看桓

公，只见桓公脸色铁青，生怕再生变故，说出对管仲不利的话来，忙上前奏道：“主公，为振大齐雄风，臣愿率三军伐鲁！”

桓公大喜道：“好！鲍太傅为三军大帅，寡人御驾亲征，不踏平曲阜，誓不还师！”

管仲看看桓公，又瞪了鲍叔牙一眼，长叹一声，施礼道：“主公，管仲本是一介草民，无颜参政，先行告辞了！”说罢，毅然退朝而去。

桓公以不齿的目光看了管仲的背影一眼，朗声道：“马上准备五百乘战车，择吉日出兵伐鲁！”

4. 曹刿闯殿自荐

齐国要来进犯的消息，如一声惊雷，震动了鲁国朝野。鲁庄公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忙召集满朝文武商量对策。

“齐侯率五百乘战车，已开进了我汶阳之地。形势危急，诸位受卿有何退兵之策？”

大夫们面面相觑，因为他们都知道，齐强鲁弱，这一仗不用打胜败已见分晓，连骁勇善战的大司马曹沫也感到走投无路。

庄公见大臣们都不说话，急了，殷切的目光看着曹沫：“曹司马，你有何意见？”

曹沫叹道：“齐强鲁弱，乾时一战，我军元气尚未恢复，如果再打仗，恐怕……”

曹沫下面的话没说出来，其实不说庄公和大臣们也都明白。庄公长叹一声，又把眼光投向足智多谋的施伯。“施大夫，有何高见？”

施伯奏道：“臣以为，齐侯这次进犯，是杀鸡给猴看。齐侯野心勃勃，不是善辈，要是我们迎战，获胜几乎不可能！要是求和，一是鲁国威风扫地，二是齐侯沟壑难填……”

庄公焦虑地说：“战不行，和也不行，到底该如何是好？”

群臣一个个低着头，象霜打的茄子瘟病的鸡。

正这时，忽听大殿外传来鼓声，庄公向殿门外看去，只见殿前侍卫进来叩头禀报：“启禀主公，殿外有一山民野夫闯殿自荐。说什么大敌当前，他有击退齐军的计策。”

鲁庄公一愣。众大臣你看我，我看你，不置可否。

鲁庄公心想：满朝文武都没有办法，一个山民野夫能有什么高招儿。可他既敢闯殿，说不定有点主意，听听也好。“宣他进殿。”

侍卫犹豫地说：“主公，此人衣衫褴褛。不懂礼仪……”

庄公瞪了侍卫一眼：“寡人说宣他进殿！”

侍卫答应一声，急忙退出殿去。

一会儿，衣衫褴褛的闯殿者大步流星走进大殿，朝庄公拱手施礼：“山民野夫曹刖见君上。”

站在班首的曹沫见曹刖站着行礼，怒冲冲喝斥道：“如此无礼！拜见君上，为什么不跪拜？”

曹刖看了曹沫一眼，道：“草民长年住在大山里，从未登过大雅之堂，见人从未下过跪。”

曹沫气愤地上前抓住曹刖，就要往殿外拖。

庄公挥手制止曹沫，对曹刖道：“你敢闯殿自荐，欲向寡人献策，是不是为了打退齐国进犯之事？”

曹刖淡然一笑，道：“按理说，这种国家大事，本是吃肉的

人的事，与我草民有什么关系？只是今天到曲阜来，听街上的百姓议论纷纷，说齐军来犯，君上和众大夫让齐军吓破了胆，商量不出个办法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身为鲁国人，想见见君上，进上三言两语，便击鼓闯进殿来了。”

曹沫手指曹刖厉声说道：“好个大胆的刁民，敢说君上和众大夫被齐军吓破了胆，这是犯欺君之罪。”

庄公示意曹沫住口。他仔细地看曹刖，只见他两道浓浓的扫帚眉，一双豹子眼，直鼻阔嘴，尽管衣衫破旧，可那双豹子眼熠熠生辉，似乎藏着无限的智慧。个头虽不如曹沫高大，可全身透出一派威武之气，便欠了欠身道：“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曹刖道：“草民斗胆直言，君上不要惧怕齐国，应该马上抖擞精神，与齐军决战。齐国举不义之师，无端侵犯鲁国，名不正言不顺，一定要失败；而我鲁国是正义之师，是保家卫国，兵将定会个个骁勇，人人当先，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庄公听了，耳目一新，问道：“敌众我寡，如何取胜？”

曹刖道：“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将不在勇而在于智，我们要以智取胜，以巧取胜，乾时之战，败在不智不巧。”

庄公倾身问道：“何为智，何为巧？”

曹刖答道：“战场之事，变化多端。要随机应变，投机取巧，这就要看指挥官的本事了。”

庄公一听，身子凉了半截，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你说，谁能担此重任，打败齐军？”

曹刖淡然一笑道：“曹司马为鲁国大将，战功显赫，可是乾时一仗，打得一败涂地。如果让他挂帅，与齐军对垒，恐怕不是急躁冒进，就是畏缩犹豫，此次交战，不可重用。”

曹沫一听，怒不可遏，刚要发作，可一看庄公，又抑制住了。

庄公问道：“曹司马尚不能胜任，谁又能负此重任？”

曹刿把胸脯一挺，头一昂：“草民曹刿，愿意挂帅，如果君上信得着曹刿，我敢立军令状，不打败齐军，就砍脑袋！”

曹沫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再也忍不住吼道：“山民野夫，口出狂言，带兵打仗，岂可儿戏！”

鲁庄公抬手制止曹沫，道：“曹刿之言，甚合寡人之意。寡人要与曹刿到校场演兵，如果你能担此重任，寡人就拜你当三军主帅！”

曹刿扑哧跪倒在地，叩头道：“谢君上知遇之恩。”

5. 管仲心灰意冷

齐军一出动，管仲就病了，全身发热，头疼的厉害。他躺在病榻上，长吁短叹，菜饭无味。他恨齐桓公太刚愎自用，听不进忠言。这一仗他断定齐军输定了，而且可能败得很惨。桓公刚刚继位不到半年，这千疮百孔的局面还没有个头绪，就急于打仗，充分暴露了他好大喜功的弱点。胜败固然是兵家常事，可对国力虚弱的齐国来说，已经经不起这样的失败了。他恨朝廷的那些文臣武将，一个个头脑简单，只顾着看桓公的脸色行事，不顾大局，不管齐国的利益和百姓死活，连这么明明白白的利害关系都辨不清，连鲍叔牙也随着乱起哄。他相信鲍叔牙对这场战争是有看法的，可他为什么不直谏呢？这不符合鲍叔牙的性格啊！看来，他是轻敌了，认为鲁国不堪一击，可这不是在齐国的乾时，是去侵犯别人呀！他感到可悲，生不逢时，缺少知音。他与齐桓公的那

夜长谈看来是白谈了，实践证明，桓公根本不听他的，根本就不尊重他。他对桓公燃起的信任之火熄灭了，他的相国梦再一次破灭了。他只觉得天昏地暗，自己象一个孤独的流浪儿，四处游荡。

家人端上饭来：“老爷，吃点吧，饭又凉了。”

管仲吃力地坐起来，咳嗽一阵，问道：“今天几日？”

“十三。”

管仲掐指一算，长叹一声，“唉，齐军恐怕已到长勺。长勺啊长勺，齐军要败在长勺了！”

他把饭推在一边，到案前坐下，取过笔墨。他觉得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他的治国策略写下来送给鲍叔牙。因为鲍叔牙的相国地位看来不可动摇了。他要把他的智慧倾注在笔端，落到竹简上，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鲍叔牙。他已拟好了提纲，从“牧民、形势、权修、立政”到“法法、兵法”，到“霸形、霸言”，他要把他的这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写下来。他有一个心愿，鲍叔牙如果按照他的思想治理齐国，不出二、三十年，齐国定会成为五霸之首，真要有这一天，他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心安的。

管仲写呀，写呀，白天写，晚上写，饭也顾不上吃，觉也不想睡，他又一次感觉到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不赶快写下来似乎就来不及了。案头上的竹简眼看着增多增高，而管仲却越来越消瘦，越来越憔悴……

6. 长勺之战

齐军长驱直入，军旗猎猎，战马呼啸，战车隆隆，遮天蔽日，逼近鲁国国都曲阜北面的长勺之地。

齐桓公志在必得，一路上谈笑风生：“寡人一即位，就与鲁国开战于乾时，当时能不能打赢，寡人心中无数，可今日不同了。”他指着前后左右整齐的齐军战车：“大齐的战车，无敌于天下，寡人踏平曲阜，是给天下诸侯做个样儿看看，要让他们一个个俯首向大齐称臣！”

竖貂忙迎合道：“大齐有君上这样英武的国君，又有这样无坚不摧的军队，就是周天子也要致敬君上！”

“放肆！寡人是周天子的卿臣，哪有以上敬下的道理！”齐桓公喝住竖貂。话虽这么说，可竖貂这句话他听了顺耳入心。

这时一个探子飞马来到鲍叔牙车前，禀报：“回大帅，鲁军已在前面五里处摆好了阵势，鲁军主帅是一个山野村夫，名叫曹刿，十天前登殿自荐，鲁侯封为三军大帅。”

“哈哈……”桓公一听，开怀大笑：“鲁国真没有人了！一个山野村夫懂得什么军事！”

王子成父听了感到莫名其妙：“鲁侯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

“什么把戏？我看鲁侯是吓破胆了！”竖貂笑道。

鲍叔牙琢磨了一阵，对王子成父道：“王子将军，整好战斗队形，保持车距，前进！”

“早！”王子成父驾车到前面去了。

对这次出征，鲍叔牙是有看法的。管仲说的不错，征伐鲁国，师出无名，纯属侵犯。他知道管仲非反对不可，耽心桓公因此对管仲有成见，那他的计划——让桓公拜管仲为相国，时间就要延长甚至破产。他主持朝政这几个月，尽管忠心耿耿，忙得昏天黑地，可仍然没理出个头绪。他虽然几乎每天都要向管仲请教，可老感到自己做的与管仲说的不一样。他本想不等管仲说话，就把

这事定下来，因为这是桓公继位以来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不好直接反对。再说，鲁侯太不象话，到处传播桓公杀兄篡位的言论，这口气别说桓公，就连他也咽不下去。何况鲁军经过乾时大战，元气尚未恢复，这一仗定会稳操胜券，因此他才表示赞成。谁想管仲还是出来说话了，而且与桓公搞得很僵，急得鲍叔牙腋下直出汗。对面前这场战争他看得很淡，相信会速战速决，可打完了仗回去怎么办？一路上他思想老开小差。

看见鲁军了，战车一字儿摆开，呈守势。

王子成父指挥齐军将战车摆成进攻队形。

桓公与鲍叔牙驱车来到阵前，只见“鲁”字大旗下，鲁庄公与曹刿同乘一辆战车。

桓公问鲍叔牙：“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鲍叔牙答道：“长勺。”

桓公又问：“此处离曲阜还有多远？”

鲍叔牙答道：“不到一百里。”

桓公不可一世地说道：“明天，寡人要在曲阜鲁宫中进早膳！”

鲍叔牙擂响了战鼓。

“杀——”齐军吼叫着，潮水般向鲁军扑过去。

7. 曹刿的战术

鲁庄公看着威严整齐的齐军，心中颇有几分胆怯，他知道自己恐怕不是齐军敌手，可既然打也是输，不打也是输，不如硬着头皮打，即使输了也比不打光彩。他对曹刿也一点不摸底。那天

曹刿闯殿自荐，讲的那一番话，他听了很佩服曹刿的勇气和胆略，又到校场演练了一下，不料曹刿指挥得井井有条，他大喜过望，天不灭鲁！他这才下了决心，拜曹刿为三军大帅。现在马上就要同齐军作战了，心中又有点儿紧张，见齐军冲杀过来，忙举起鼓槌，要击鼓迎敌。

曹刿忙制止道：“且慢，主公，齐军锐气正盛，不可迎敌。”他大吼道：“三军将士，各自严守阵地，不准随意呼叫，不准擅自出战！何时出击，以鼓为令，违令者，斩！”

齐军战车攻进鲁军弓箭有效射程内。

曹刿把令旗向齐军一指，吼道：“放箭！”

一时，箭如飞蝗，齐军前进受阻，停下来。

王子成父率军冲击鲁军战阵，可鲁军只是坚守，并不出战。

王子成父用剑指着“鲁”字大旗下的鲁庄公大声道：“鲁侯，别象只乌龟，缩头缩脑，来呀，出阵来厮杀呀！”

鲁庄公一听，急忙坐下。

王子成父哈哈大笑，又指着右边“曹”字大旗下的曹沫：“曹大将军，你怎么也象只狗熊一样，不声不响了。来呀，我和你大战三百回合，敢吗！败军之将，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曹沫气得吹胡子瞪眼，他看看庄公战车上的曹刿，曹刿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只好把拳头攥得格巴格巴响。

王子成父见鲁军不应战，骂阵也不管用，只好掉转车头，撤回本阵。他来到鲍叔牙车前道：“这算打的什么鸟仗，不管怎样叫骂，他就是不出阵。鲁军阵地象只铁桶，怎么也冲不进去。”

鲍叔牙笑道：“鲁侯在乾时吓破了胆，只要冲开了阵脚，他就会全军崩溃！”说罢，又一次擂起战鼓。

刚撤回来的齐军兵士气还没喘匀，听到鼓声，重新抖擞精神，掉转车头，向鲁军冲杀过去。不过，喊杀声已不象第一次那样有力了，步伐也不那么整齐。

鲁军依然一动不动，只是放箭，并不出战，首尾相顾，车车相连，使齐军近前不得。

王子成父、竖貂等骂阵，想让鲁军出阵接战，可你骂得再难听，鲁军就是不动。王子成父指挥齐军冲了两次，都没冲开，只好又退回来。

将士们经过两次冲锋，可累惨了。一个个把长矛插进地里，手拄着矛杆，头枕在手臂上呼呼喘粗气，有的疲惫不堪地倚靠在战车上，摘下头盔扇风乘凉，解开犀甲擦汗，战马也累得满身湿漉漉的。

王子成父对鲍叔牙道：“大帅，鲁军这次作战与以往不同，战阵布得十分严密，军队井然有序，要小心才是。”

鲍叔牙点点头，手搭凉棚对着鲁军看了一阵，说道：“奇怪，说鲁军胆怯吧，可将士们的神气不象。”

桓公笑道：“有什么奇怪的，鲁军不敢接战，是吓破了胆，只要再发起攻击，他们定会弃甲丢车大败而逃。擂鼓进攻，先冲破敌阵者，重重有赏！”

鲍叔牙擂响了第三通战鼓。

齐军兵士们懒懒散散地冲向鲁军，喊杀声明显低落下来，步伐也乱了，松松垮垮来到鲁军阵前，见鲁军仍无迎战的迹象，一个个泄了气，掉转车头就往回退。

8. 一鼓作气，击溃齐军

曹刿立于车上，突然高举鼓槌，狠命击鼓，顿时，鲁军中战鼓齐鸣，惊天动地，杀声突起，鲁军兵士如下山猛虎般地向齐军冲杀过来。

齐军没有准备，顿时乱作一团，后军冲倒前军，前军堵住后队，被鲁军一阵大砍大杀，人仰马翻，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尽管鲍叔牙拼命嘶喊，可兵败如山倒，只好保着桓公，败退而去。

鲁军一口气追杀了十几里。鲁庄公大喜过望，要继续追杀。曹刿却敲了锣，鲁军停住了追击的脚步。

鲁庄公急得直喊：“追呀，快追呀！”

曹刿不急不躁，下了战车，仔细看了看齐军兵车留下的印迹，然后上车，手搭凉棚，对着溃逃的齐军观察一会儿，这才下令：“追击！”

鲁军兵士呐喊着冲向溃不成形的齐军。

看着此时的情景，鲁庄公兴奋极了。他问曹刿：“曹大将军，齐军两次进攻，你都不让出击，第三次你才下令出战，这里边有什么道理呀？”

曹刿道：“打仗主要是靠士气。击鼓是为了鼓舞士气。齐军一通鼓响时，士气正旺；第二次就衰弱许多；到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松松垮垮了，趁此时机，我们一鼓作气，士气高昂，当然就能打胜。”

鲁庄公又问：“那刚才为什么不马上追击呢？”

曹刿一笑道：“与大国交战，要冷静而慎重。齐军败退，得

先观察一下车辙印迹和旗帜，来判断齐军后面有没有伏兵。我刚才看到齐军的车辙散乱，旗帜也歪歪倒倒，确无埋伏，这才下命令追击。”

庄公称赞道：“曹将军是真正的军事家！”

9. 泪洒城门

齐军战败的消息传进临淄。齐国民众冒着小雨扶老携幼站在城门口，翘首以待亲人归来。从早一直等到傍晚，情景悲凉、肃穆、沉闷。

管仲神情倦怠，形容憔悴，披一件蓑衣，站在人群背后。

远方出现了齐军的大队人马，各种残破的军幡、旗帜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丢盔卸甲的军队走进城门，一辆辆载满将士尸体的兵车进入城门。顿时，人们抢天呼地，呼唤着阵亡将士的名字，那哭声撕人心肺，父哭子，妻喊夫，子唤父，那副景象，太惨了！

管仲回过身去，雨水和着泪水在脸上流淌。他为齐桓公不听他的劝告而气愤，为这些死难的将士而悲哀，他们死于一场无意义的战争，魂灵在九泉之下也难安宁。他为死者的家人感到痛心，几千人的生命呀！他再也不能忍受这凄惨的场面，一个人悄悄回到家中，他知道，鲍叔牙一定会来找他的。

果然不出管仲所料，鲍叔牙到临淄连自己家也没回，就直奔管仲家来。

管仲躺在榻上，从脚步声就知道是鲍叔牙来了，他翻过身去装睡，故意不理鲍叔牙。

鲍叔牙见管仲睡着，轻轻叹了口气，蹑手蹑脚到案前，见案上堆积着如山的简策，顺便拿起来看：“牧民”，刚刚看了一行，便被吸引住了，忍不住往下看去。

管仲微睁双目，看一眼鲍叔牙，故意咳嗽一声。

鲍叔牙急忙放下简策，来到榻前：“夷吾弟，我回来了。”

管仲仍然脸朝墙壁：“死了多少人？”

鲍叔牙低下头：“三千。”

管仲忽一声从榻上坐起来，喊道：“天哪，三千，三千人啊！”

鲍叔牙痛苦地：“我大错了，夷吾弟，你骂我吧，打我吧，我是齐国的罪人。”说着哽咽起来。

管仲递给鲍叔牙一块擦脸布：“主公还好？”

“长勺一败，再也没说一句话。”

管仲忍不住泪下：“我为什么就没保住这三千人的生命……”

“不，都怨我，我为什么不能阻止主公，我也不愿打这场战争，我也不情愿啊。夷吾弟，我这个人私心太重了！”说着哭泣起来。

管仲思索了一会儿，对鲍叔牙道：“鲍叔兄，事情已经这样了，光难过也没什么用，你要振作起精神来，特别要让主公振作起来。兵败不可怕，精神垮了麻烦就大了。从头来吧。”

10. 桓公反省

桓公回到寝殿，一头扎到榻上，双眼直瞪着殿顶，神情痴呆。他头脑里似一团乱麻，本来必胜无疑的一场战争怎么变得一败涂

地？是指挥不得力？是将士们不奋勇？还是决策有错误？他对鲁庄公有了新的了解，他竟敢临阵启用一名山村野夫为三军大帅。那曹刿端的非同凡响，三百乘兵车如同他掌中之物，布阵有方，调度有序，真有大将风范。反省来，反省去，他感到自己这次太轻敌了，骄兵必败呀！

内侍来报：“回禀君上，隰朋大夫求见。”

桓公烦恼地一挥手，内侍返身出去。

蔡姬端一陶罐参汤，小心翼翼地坐到桓公身旁，慢慢地将他扶起来：“主公，喝点参汤补补身子吧。”

桓公一挥手，无意将罐打翻，洒了蔡姬一身，罐子碎了。蔡姬一声不响，毫无怨言，回内室更换衣服去了，侍女急忙将破罐碎片打扫出去。

蔡姬换上新衣，更加光艳夺目，她双手捧一陶罐，笑容可掬来到桓公面前：“主公，喝一点吧，保重身体要紧。”

桓公看着蔡姬，接过陶罐，长叹一声：“唉！三千将士战死，二百乘兵车损毁。寡人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怎么向大齐国民交待啊！”

蔡姬妩媚地一笑，道：“战场千变万化，胜败兵家常事，主公何必那么烦恼？妾以为，打了败仗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找出失败的因果。”

听了蔡姬的话，桓公微微一惊。这句话颇具见地，便问道：“夫人，你说这次长勺之战寡人为何吃了败仗？”

蔡姬莞尔一笑：“贱妾哪里说得清楚，不过随便说说罢了。可象进攻鲁国这样的大事，起初，朝中大臣就没有人想到这种后果？”

桓公想了想：“只有一人反对出兵，他叫管仲。”

蔡姬问道：“是不是那位射主公一箭又被主公赦免的人？”

桓公点头称是。

蔡姬看着桓公，说：“贱妾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桓公道：“夫人有话请讲。”

蔡姬道：“主公决定的事情，朝臣赞同的有三种情况，有人是真心赞同，有人是阿谀奉承，有人是虽然不赞同，但怕君上不悦而违心赞同。反对的人有两种情况，有人是别有用心，出于某种需要而反对，有人是敢直言面君，提出不同意见。”

桓公惊喜地看着蔡姬。

蔡姬认真地说：“前三种人要警惕第二种人，不管错对，一味阿谀奉承，讨主公欢心，这样的人一百个有一百个是私心太重。后两种人对第一种要清君侧，发现一个清除一个。而对第二种人，就是敢于直言面君的人要特别保护，如果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加以重用。”

桓公将蔡姬拦在怀里，笑道：“夫人金玉良言，使寡人茅塞顿开。”

内侍进来：“禀君上，鲍太傅求见。”

桓公精神一振：“请鲍太傅到勤政殿。”

鲍叔牙一见桓公，大惊道：“主公，几天不见，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

桓公苦笑，示意鲍叔牙坐下。

鲍叔牙道：“主公，为臣无能，不能为主公分忧。这次长勺兵败，完全是臣指挥不力所致。”

桓公以手制止鲍叔牙道：“寡人这几日闭门思过，乾时之战，

鲁军一败涂地；长勺之战，咱们兵车比上次还多，怎么反被鲁军打败了？”

鲍叔牙：“臣有罪……”

桓公摇摇头：“太傅何必如此包揽责任？此次战败，错在寡人，只是想听听鲍太傅的意见，寡人错在哪里？”

鲍叔牙道：“齐国鲁国势均力敌，兵力不相上下。乾时之战，鲁国犯我，齐国兵士奋起自卫，所以能打败敌人。此次举兵，正好与乾时之战掉了个个儿，所以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桓公点头表示赞同，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是啊，师出无名，不义之师，焉能不败！好，太傅，你往下说。”

鲍叔牙从怀中取出竹简，念道：“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桓公一听，起身前来，从鲍叔牙手中拿过竹简看起来，边看边说：“太傅高明，太傅高明！”

鲍叔牙笑道：“主公仔细看看，那不是臣的手迹。”

桓公仔细辨认了一下：“唔，是谁写的？”

鲍叔牙道：“是管夷吾写的，这些日子，他抱病写下了许多简策，对齐国的内政、外交、用兵、安民以及霸政、霸术，都有极高明的见解。”

桓公内疚地说：“又是管仲。寡人就是没听他的规劝，才吃了长勺大亏。”

鲍叔牙一听大喜，忙说：“臣再三考虑，这次长勺之战是天意，上苍让君上认识一位贤臣，没有高山，不显平地。长勺之战，满朝文武只有管仲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他敢于在主公面前讲出

来，这才是忠臣气节！天赐主公这么一个机缘，重用管仲，满朝文武都会心悦诚服！”

桓公点点头。

鲍叔牙激动得热泪盈眶：“好英明的主公，臣等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齐国有希望了！主公，千兵易得，一将难求。鲁侯用了一个曹刿，就打赢了长勺之战，主公若重用管仲，就会打赢天下。”

桓公起身，问道：“管夷吾现在在哪里？”

鲍叔牙道：“他去凭吊长勺战死的将士去了。”

桓公道：“啊呀太傅，你不说寡人都忘了，走，咱们一起去祭奠死难的亡灵。”

11. 墓地请罪

墓地，一座又一座数也数不清的新坟。一片白色的灵幡插在坟头，在风中飘摇，忽啦忽啦直响。

管仲伫立在坟墓丛中，环视那一片似在哭泣、似在诉说的白色招魂幡，心潮起伏，热血沸腾。风一阵阵吹来，吹乱他的头发。他与鲍叔牙约定，这是他给桓公的最后一次机会，桓公如果觉悟，就到坟地来见面，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他将弃政从商，回老家去。

齐桓公、鲍叔牙、隰朋、东郭牙等一行数人来到墓地。他们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经过一座又一座坟墓，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管仲身后。

鲍叔牙道：“夷吾弟，主公看你来了。”

管仲没有回头。

鲍叔牙急了，忙拽了一下管仲的衣服：“主公看你来了。”

齐桓公诚恳地：“管大夫，寡人向你认错来了。”

管仲冷笑一声，看着坟墓没有作声。

齐桓公忙道：“不，是请罪。三千名将士的血肉之躯才把寡人从梦中唤醒。是寡人不听你的劝告，才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

管仲回过身来，看着齐桓公，神情十分激动。

桓公热泪盈眶：“管大夫，寡人看了你的简策，读了你的文章，长勺惨败和将士的鲜血擦亮了寡人的眼睛，寡人今天才认识到，你是齐国的栋梁。寡人今日前来，是要你当咱齐国的支柱，当这三千英灵的招魂人！”

管仲两行泪挂到脸颊上。他扑通一声跪倒，喊一声：“主公！”

12. 桓公发出惊人之语

第二天，齐桓公身着黑衣，带领文武百官，到宗庙祭奠。

宗庙内，正中是齐先祖太公姜尚的塑像。两边依次是历代国君的牌位。林立的牌位前，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白绸，上面写着“祭长勺三千英魂”的字样。

庙内气氛异常肃穆。乐工们头缠白色哀带，奏着悲哀的乐曲。

在院内更是一片凄凉景象。密密麻麻的百姓披麻戴孝，立在院中，表情木然。

桓公一进院门，百姓们一齐放声痛哭起来。桓公揩了一下眼

角的泪水，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地走进庙堂。

鲍叔牙、管仲、宁越、隰明、竖貂等跟在桓公身后，走进庙去。

桓公与众大夫先在太公塑像前三叩头。

院内众百姓也一起三叩头。

桓公在牌位前焚烧灵幡，用酒祭奠，然后再跪下磕了一个头。随从大夫也一齐磕头。

桓公眼里噙着泪，看着牌位，悲痛地说：“死难的将士们，这次长勺之败，寡人饮恨终生。请你们在天之灵，宽恕寡人。寡人一定记住这血的教训，今生今世，永志不忘。”

院内的百姓一听，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

桓公从庙内出来，向百姓们深深作了个揖道：“父老们，今日在列祖列宗面前，寡人请罪，三千死难将士的血不会白流。寡人发誓，一定替死难将士报仇！”

百姓们齐声呼喊：“向鲁侯讨还血债！打败鲁国，杀死鲁侯！”

桓公今天安排的祭祖，事前谁也不知道。他要制造这么一个气氛，宣布一个重大决定，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决定。他看了管仲一眼，朗声道：“父老们，齐国要兴盛，要富强，要让天下人敬服大齐，要让各国诸侯对齐国刮目相看。为此，寡人向大家推荐一位大齐栋梁之才，管仲！”

众大夫和百姓们的目光一齐射向管仲。

管仲一惊，想不到桓公会借这个机会宣布他的决定，不禁暗暗佩服桓公的聪明，也了解了桓公的胆略和魄力。在祖宗面前，在众大夫面前，在百姓面前这么一宣布，等于木板上钉钉。他刚想说上几句，可桓公又说道：“以前，寡人图私利，要报一箭之

仇，差点儿把他置于死地，今天三千将士的英魂呼唤寡人，要把他推向拜相金台！”

鲍叔牙大喜，忙大声道：“主公如此大度，如此慧眼，齐国哪能不兴盛，哪能不富强！”说着，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桓公面前，众大夫和百姓也一齐跪倒。

管仲向桓公叩完头，站起来又向百姓深施一礼，感慨万千地说：“大齐有一代贤君，有同心同德的父老乡亲，有三千将士的英魂在天保佑，我管仲甘愿鞠躬尽瘁，为大齐振兴效犬马之劳！”

众人一齐欢呼。

竖貂神情木然，他眼珠子不停地转动着，心中暗暗叫苦。想不到会有这么个结局，他要赶紧想办法应付这个对他极为不利的局面。他兀自想着，突然发现人们都走了，大院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忙急步走出门去。

13. 高山流水

自从桓公宣布了要拜管仲为相国的消息，管仲可就忙开了。他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可想和干终究还有一段距离。齐国这么大，从哪里开始治理？饭得一口口吃，应当先吃哪一口？路要一步步走，可这第一步该落到哪里？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该如何烧起来？朝廷大夫上百人，哪些可作为左膀右臂？……他在谋划，他在推敲。一连三天三夜，他家门没出，终于拿出了一套初步的方案。他只觉得头昏脑胀，便坐到琴案前，弹起了他最喜爱的《高山流水》。

鲍叔牙和隰朋进来，二人蹑手蹑脚来到管仲身后，静静谛听

管仲的琴声。

管仲全然不知，沉浸在优雅流畅的旋律之中，一曲终了，他喜上眉梢，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鲍叔牙在管仲肩上拍了一下，笑道：“夷吾贤弟，今日琴声如此优雅合谐，再不是在死牢之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哀伤之音了。”

管仲一愣，慌忙站起来，请鲍、隰坐下道：“哟，管仲正在琴声中体味鲍叔兄的长者之风，没想到鲍叔兄和隰大夫飘然而至，这可真是心有灵犀呀！”

鲍叔牙道：“今日公务在身，并不是寻老弟琴声而来，贤弟，拜相金台已经筑好，请你同主公选定拜相吉日良辰。”

管仲笑道：“这可是隰大夫的事情，良辰吉日，礼节仪仗，得由隰大夫与主公定，各司其职嘛！哈哈……”

隰朋笑道：“还有一件事。当初主公曾立下荣辱之柱，如今拜相在即，这荣辱之柱该烟飞灰灭了，是不是拆除？特来向相国禀告。”

管仲摇摇头道：“其实，人这一生，命如琴弦，昨日在死牢奏人生如梦，今日为相弹高山流水，从阶下囚到拜相台，荣辱柱是一个见证，让它立在那儿，我管仲会把前前后后的事一块记着，一刻也不敢忘。”

隰朋为难地看看鲍叔牙：“这——”

管仲笑道：“这，可得我说了算，一国之相嘛，在其位，谋其政，哈哈……”

14. 三沐三薰

自从宣布管仲为相国，齐桓公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心里仿佛有了依靠似的。管仲所言所行，是最理想的相国人选，他的那些简策写得太精辟了，把这些付诸实施，用不了几年，齐国就会大变模样。每想到管仲，他就想到鲍叔牙。他为有这么一位老师感到自豪，他那忠君爱国之心可昭日月，他一心为公，不计私利的高风亮节与江山共存，如果没有鲍叔牙，他是决不会得到管仲的。他要把这次拜相仪式搞得既隆重，又热烈。他命鲍叔牙亲自督造拜相台，与隰朋亲自商定了拜相的吉日良辰，再有三天就到了，他宣布，这三天不上朝，不出门，不接见任何人，在寝宫用香料薰身。

两名侍女把香料涂在桓公身上，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他见那侍女长得眉清目秀，娇嫩得如芙蓉出水，又动了心，一把抓住她的臂腕，就要行那云雨之事。

侍女挣脱开桓公的手，笑道：“主公，在薰身呢。”

侍女一句话提醒了桓公，他说过拜相一定要心诚，于是顺水推舟道：“寡人是闻闻你手中的香料，好香啊！”说罢，微闭双目，态度虔诚，任凭侍女在身上涂抹香料。

内侍来报：“回禀君上，竖貂将军说有要事求见主公。”

桓公眼皮未抬，说：“寡人正三沐三薰，欲行拜相之礼。拜相之前，谁也不见！”

15. 金台拜相

拜相的时刻到了。

桓公带领满朝文武以及装饰一新的仪仗队来到管仲门前，大门关闭着。

隰朋是拜相司仪，高声喊道：“放炮开门！”

三声炮响，大门洞开。

鲍叔牙引道，桓公随后，来到正堂。

隰朋喊道：“相国叩见君上。”

管仲衣着朝服，从后面急步来到桓公面前跪下：“臣管仲叩见主公。”

桓公扶起管仲：“爱卿平身。”

隰朋喊道：“国君亲请相国登辇！”

管仲叩首：“谢主公。”继而起身道：“主公，臣有一事相求。”

桓公：“相国请讲。”

“臣一贫如洗。俗话说，贫不能使富，相国之职，恐难负重任。”

鲍叔牙一怔，忙扯管仲后衣角，管仲不理。

桓公笑了：“寡人赐相国大齐一年市租，使相国成为齐国首富。”

管仲复又叩了一个头：“谢主公。”然后同桓公分左右并行到大门口，门外已停着一辆辇车。

桓公欠身打躬：“相国登辇。”

鲍叔牙和隰朋一左一右扶管仲登上辇车，然后请桓公亲手

扶着辇尾，推着辇车前进一步。

隰朋一招手，鼓乐齐鸣……

桓公、管仲一行来到拜相台前。这拜相台高九尺，共有三层。第一层台中站着二十五人，各穿黄衣，手持黄旗；东边立二十五人，各穿青衣，手持青旗；西边立二十五人，各穿白衣，手持白旗；南边立二十五人，各穿红衣，手持红旗；北边立二十五人，各穿皂衣，手持皂旗。

第二层上站着一圈武士，身穿红衣，每人手持红旗。第三层上站立着三十六员武将，各执剑、戟、戈、抓、锤等兵器。台两边的仪仗队，雁翅排列。台子四周，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鲍叔牙到桓公舆前：“请主公出舆。”

桓公从车上下来。

鲍叔牙引导桓公来到辇前：“主公请相国下辇。”

桓公欠身道：“相国请下辇。”

管仲急忙下辇，在鲍叔牙引导下来到台边。

隰朋喊道：“请相国面南背北。”

管仲面南背北，肃然而立，听隰朋读赞礼祝文：“维大齐桓公二年，孟春丁卯，上朔丙子，齐桓公小白遣上大夫隰朋敢昭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神曰：为大齐民富国强，称霸中原，谨择今日，特拜管仲为相国。伏惟尚飨！”

隰朋读罢祝文，鲍叔牙引导管仲上了第二层台，然后道：“请相国面东背西而立。”

管仲依言而立。鲍叔牙读祝文：“维大齐桓公二年，孟春丁卯，上朔丙子，齐桓公小白遣上大夫鲍叔牙敢昭告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以及历代圣帝明王之神，为大齐民富国强，称霸中原，

今特拜管仲为相国。伏惟尚飨！”

鲍叔牙读罢祝文，上卿高傒引导管仲登上第三层台：“请相国面北背南，拜受龙章凤篆。”

管仲朝北面跪下，双手高举，从高傒手中接过桓公亲笔写的八个大字：“民富国强，称霸中原。”

高傒开读祝文道：“维大齐桓公二年，孟春丁卯，上朔丙子，齐侯小白敢昭告昊天上帝、后土神祇，小白意使大齐民富国强，称霸中原，特拜管仲为相国，以助小白。伏惟尚飨！”

高傒读罢祝文，传令：“取相国印、剑！”二侍从双手捧剑、印上台，管仲接过来，高捧过顶。

鲍叔牙在台下喊道：“请主公拜相！”桓公在台下朝台上的管仲大拜三拜。管仲令侍从：“请国君登台。”

桓公登上台来，面南端坐，开口道：“爱卿今为相国，肩负着治国安邦、强国富民之重任。但愿大齐早日富强。”

管仲跪拜，道：“臣既受君命，定尽心戮力，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以报主公知遇之恩。”

拜相金台下，民众在富有节奏的鼓乐通鸣中，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民俗舞蹈，齐国民众以富有独特地方魅力和文化魅力的舞蹈形式，欢庆齐国相国的新诞生，欢庆齐国百废待兴的大业有了一个崭新的良好的起点。这欢乐的气氛，仿佛在愈合历史的创伤，迎接美好的未来。

16. 理顺朝纲

当天晚上，桓公在他的寝宫设宴与管仲在一起饮酒交谈。齐

桓公兴冲冲地举起酒爵：“挟周天子以令诸侯，好！相国此议，让寡人顿开茅塞，来，咱们同干一爵高阳美酒。”二人举爵，一饮而尽。

远处传来鸡叫。

桓公吩咐蔡姬：“天快亮了，夫人安歇去吧！”

蔡姬关切地说：“主公与相国谈了一整夜，也早歇息才是。”说着，退入内室。

管仲道：“臣闻泰山之高，不是一块石头垒成；大海之阔，不是一条江河汇成。主公欲成大志，必须重用五个人。”

桓公身子向前一凑：“哪几位？”

管仲道：“精通礼仪，善于外交，能言善辨不失国体，臣不及隰朋，请立大行之官。”

桓公点头同意。

管仲又说：“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按时收种，地肥粮丰，臣不如宁越，请立大司田。”

桓公点头道：“寡人早有此意。”

管仲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勇有谋，大将风度，臣不如王子成父，请立为大司马。”

桓公合掌道：“正合寡人之意。”

管仲道：“审案断案，明察秋毫，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

桓公点头表示赞同。

管仲道：“对主公忠心耿耿，敢向主公提逆耳之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

桓公连连表示赞同：“此五者，均德才兼备，有口皆碑，正

合寡人之意。”两人又痛饮一爵。

管仲拱手问道：“鲍叔牙乃主公太傅，管仲兄长，天下无人不晓鲍叔牙与主公恩缘，也无人不识管鲍之交，鲍叔兄之位，主公有何考虑？”

齐桓公道：“寡人将终生尊鲍叔牙为太傅。如今，你为相国，寡人拜鲍叔牙为亚相，有管鲍共同辅佐寡人，何愁霸业不成？”

管仲笑了：“论仁和宽厚，管仲不及鲍叔十之一二，亚相对鲍叔牙焉能匹配？只是，鲍叔之志在于高远，不在官位。”

桓公问道：“鲍太傅有何想法？”

管仲道：“鲍叔一生，哪有半分私念？齐宫内外，都该记住鲍叔才是，他是功臣，是楷模，是齐国之兄长呀！”

桓公直起身子，叹道：“管鲍之交，寡人今日再次领略了。”外面鸡鸣二遍了。内侍进来换蜡烛。

管仲起身道：“鸡叫两遍，主公，保重身体，臣请告退。”

桓公连连摆手，示意管仲坐下道：“寡人还有一事想问爱卿。”他似乎难于启口，想了想，又笑了，嘴动了动没说出口。

管仲连忙拱手道：“主公，但说无妨。”

桓公探身问道：“寡人好打猎，不知是否妨碍霸业？”

管仲微笑道：“主公爱打猎，既可习武，又可强身。于霸业何妨？”

桓公眼睛一亮，略略轻松，又问：“寡人好美色，有害霸业吗？”

管仲又笑道：“亦无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主公要注意身体。”

桓公似乎松了口气，有些得意地直起身子。问道：“那，何

事有害霸业？”

管仲正色道：“主公，不识贤能之人，有害霸业；认识贤能之人而不用，有害霸业；对贤能之人用而不重用，不能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对建立霸业有害；对贤能之人重用而不信任，爱听小人摇唇鼓舌，拨弄是非，有害霸业。”

桓公问：“如果寡人完全按相国之言去做，霸业可成吗？”

管仲自信地点点头：“中原霸主地位非主公莫属！”

第二天桓公上朝。文武大臣肃立两侧，管仲位于班首，整个大殿的气氛庄重而肃穆。

桓公稳步来到御案前，巡视了一遍群臣，这才开口道：“寡人新立，意在理顺朝纲，重振我大齐雄风。寡人深思熟虑，特颁任命之旨。”

大殿内鸦雀无声，只有桓公的声音洪亮而高亢：“任命上大夫隰朋为大行之官！”

隰朋出班，跪拜：“谢主公圣恩。”

桓公道：“平身。”然后继续宣布：“任命上大夫宁越为大司马！”

宁越出班，跪谢道：“老臣谢主公圣恩。”

桓公道：“平身。”宁越归班。

竖貂越听越急，两眼直直地盯着桓公的嘴，不安地等待着。“任命上大夫王子成父为大司马！”

王子成父出班跪谢，回班。

桓公宣布：“寡人任命，大夫宾须无为大司马！”

宾须无惊了一下，急忙出班，跪拜道：“谢主公圣恩！”

桓公继续宣布：“寡人任命大夫东郭牙为大谏之官！”

东郭牙愣住了，出班跪倒，激动得热泪顺脸颊滚滚而下：“微臣东郭牙曾对主公多有冒犯，主公却捐弃前嫌，委臣如此重任，主公知遇之恩，东郭牙三生难报！”

桓公抬手笑道：“爱卿平身。”

东郭牙再拜：“谢主公圣恩。”起身退下。

桓公把目光转向鲍叔牙：“寡人任命太傅鲍叔牙为齐国亚相。国内一应事体，太傅有权处置，望众臣归顺，协力振兴大齐！”

众臣跪倒在地，齐声道：“拜见亚相！”

鲍叔牙拱手致谢：“齐国有一代贤君，开明相国，还有德才兼备的诸位大臣，定能振兴齐国，称霸中原。鲍叔牙在此恭贺主公，拜托诸位同心同德。”说着，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众大臣无不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亚相鲍叔牙。

第二部

治国称霸

第一章 “相地衰征” 与 “官山海”

1. 管仲的改革方略

管仲拜相之后，与齐桓公谈了整整一夜，亮出了他的改革方案，桓公大喜，下决心要把管仲的改革方案推开。对管仲从仇恨到任而不用，从任而不用到金台拜相，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业绩。他对管仲言听计从，决心要称雄中原。管仲向桓公提出，为了保证推行改革，五年内不对外发动战争，他一口答应；荣辱柱学尧舜，改为诽谤之木，在上面发布政策命令，他也完全同意。有桓公的支持，有鲍叔牙和五杰的协助，管仲的改革得以全面而系统地迅速推开。

首先，管仲推行内政改革，目标是富国强兵。对旧法，根据齐国的情况，将其合理部分“择其善者”行于今世，对那些不适合现实情况的，坚决废除。他借助先王成法的名义，减少旧贵族的反对而造成的阻力，在旧有的口号下，注入新的内容，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振兴实业，对贫困无财产的国人慈育救助，敬重百姓、贵族，很快实现了国内安定，秩序晏然。他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就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证。他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高悬于荣辱柱上，依法行政，以法度作为衡量善恶是非标准，以赏罚作奖善惩恶的尺

度。其次，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进行改革，重新划分建立了行政区划。“叁其国而五其鄙”，把国都分为六个乡，工、商各三乡，不服兵役；士乡分十五个，由桓公、高傒、国子各管五乡。国都内的行政区划是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分别由轨长、里司、连长、乡良人（或乡大夫）管理。全国的行政区划是，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朝廷立五大夫，各管一属。这样从上到下，建立起统一的官僚机构，以统治全国，各级官吏保治一方。官吏采用选举制度，凡是人才，由乡长和属大夫向上推荐，朝廷重臣进行考评，桓公亲自策问，称为“三选”。地方官吏如果埋没压制人才，治以“蔽贤”、“蔽明”罪。行政区划及官僚机构建成后，管仲又推出“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按照人口的地域和职业结构，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居其职所，让讲学道艺的士清净舒适，使工匠在官府做工，使商人在市场经销，使农民安心种地。”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各安其业，世任其事，社会秩序自然就安定了。

同时，管仲大胆把军政改革与行政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借内政而寄军令”，借建立行政机构之机，富兵于民，把全国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纳入军事编制，建立军政合一的体制。新设的轨、里、连、乡的行政编制，又是军事编制。一轨五家，出五名兵士；一里五十家，出五十名兵士；一连二百家，出二百名兵士；一乡二千户，出二千名兵士，分别由轨长、里司、连长、乡良人领导。五乡一万户，出一万名兵士，为一军。全国士乡共十五个，就是三万户，出三万名兵士，组成三个军，三军分别由桓公、国子、

高傒统率。这样，一套完整的军事机构建立起来了。管仲认为，有这样一支三万人的常备军，可以横行各诸侯国，无敌于天下。为解决军备供应，管仲又把“宽刑赎罪”的政策布告在荣辱柱上，不但解决了军备来源，而且扩大了国家财政来源，也缓和了国内矛盾，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内政改革和军政改革基本完成后，管仲立即着手进行经济改革。他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整顿赋税，发展工商业，通过利民富民求得利国富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主要措施是以“相地衰征”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以“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增加国家财源，以边关开放加强商业流通。

管仲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其政策就是“相地衰征”。“相地”，是观测评估土地，以区分土地的肥瘠好坏；“衰征”是依土地等级征收赋税。

管仲充分利用齐国负山带海的自然环境和重商传统，采取了维持工商传统与保证官营经济主导地位基础上的局部改革，着重加强对流通领域实行控制，首创盐铁专卖，提出“官山海”大计。“官山海”就是“民办官营”，即由民间生产，由官府统购统销。为了保证流通，他大胆制定边关开放政策，号召各国商人到临淄来作买卖。

这些政策一项接一项地在荣辱柱上与齐国百姓见面了。管仲信心十足。这些改革措施如果得以实现，那齐国的强盛，桓公的霸主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了。他决心在五年内把这些改革一项项地基本落到实处。当然，改革之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而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

2. 一丘之貉

竖貂这一年以来总感到不顺。不知为什么，似乎冥冥之中总有人给他下绊子。对齐桓公，他一下就看准了，从桓公即位他就是坚决支持的。乾时大战，他充当先锋，也是立下战功的，长勺之战虽说败了，可他竖貂也是尽了力的。可到升官的时候总没有他的份儿。特别是对桓公封的“五杰”不服。他分析来分析去，得出结论是：管仲是他的克星。这一切都是因为得罪了管仲所致。是他到鲁国去把管仲押解回来还在路上打了管仲；也是他坚决主张杀管仲，看来管仲对他是恨之入骨了。王子成父，和他年岁相仿，原先一直是平起平坐，可一下子成了大司马，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在汶阳之田他接应救过管仲；宁越也是，一下子成了大司农。他总觉得大司农应该他。他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烦恼，更令他恼火的是朝廷中那班大夫，一见解管仲成了相国，都象是黄米粘糕似地贴上了。他们都知道竖貂和管仲有过节，都对他远而敬之。他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了。幸亏还有个开方，他对开方虽说还不十分了解，但知道此人来头不善。要不，凭着堂堂卫国的公子不当，干嘛跑到齐国来伺候人？他在家，不是摔盆子就是砸碗，搞得老婆孩子战战兢兢。他一天到晚，抱着个酒觥喝酒。

这天傍晚，开方来了。拉着他到酒馆喝酒。

竖貂抬头一看，只见门头上高挑的酒幌子上写着“易牙酒馆”字样。走进酒馆，感觉不错，尽管铺面不大，可到处整齐干净。

店主易牙一见开方，忙笑道：“啊呀，开方大哥，多日不见了。”

开方指着竖貂道：“这是大名鼎鼎的竖貂将军。”

易牙忙点头作揖道：“久闻竖貂将军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得见，幸甚幸甚！”

开方指指易牙，向竖貂道：“他名叫易牙，是我的结义兄弟，做得一手好菜，今天请将军来品尝品尝。”转身对易牙道：“我与竖貂将军有话说，在前堂不便，在后面安排吧。”

易牙忙道：“后边地方虽小，可清静雅致，竖貂将军，请吧。”

开方与竖貂到后面坐定。易牙变戏法儿似的，眨眼功夫便摆上了六个菜。竖貂逐个品尝，连声道好：“果然不错，色香味俱佳，想不到这不起眼的小店里还有如此烹调高手。”

开方与竖貂大觥喝酒，一连三觥，竖貂的话就多起来，心里的不平事也就往外淌开了。他把桌子一拍，喊道：“不公平，不公平！王子成父，凭什么当大司马？东郭牙，凭什么当大谏之官！我竖貂将军在哪里？”

开方同情地说：“我也觉得不公平，论将军的功劳，应该弄个大司马。”

竖貂又喝一大觥酒，站起来骂道：“该死的管仲，这箭下之鬼，都是他作祟，我与他共戴天！”

开方把竖貂按坐在席上：“竖貂将军，光发火有什么用？骂娘也无济于事，这事得从长计议，来日方长嘛！”

竖貂看着开方：“从长计议，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开方冷笑道：“别看现在管仲大权在手，可太阳不能老在正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

竖貂忙道：“你别卖关子，快说！”

开方道：“齐国姓姜不姓管，齐国是主公的齐国，咱们只要紧紧贴住主公，你准没亏吃！”

竖貂点头，但他不解开方之意。

开方道：“主公有三个嗜好，一爱女色，二爱打猎，三爱美食。咱们就在这三条上打主意。”

“对对对！管仲昨日是阶下囚，今天是座上宾，说不定明天还是阶下囚。可主公是一国之主，你这主意高！”

“我想了一下，主公对美色劲头最大，他恨不得把各国美女都弄进后宫，这个美差，由你来干。你不断到各国搜寻美女充实后宫，一定要当上后宫总管，这后宫总管别看官不高，可权力很大。”

竖貂的眼放光了，他一口喝了一觥酒，把嘴一抹，“对对对，我就当后宫总管！”

“主公打猎的事，就由我来干。我保证把主公侍候得舒舒服服。”

“好！你打猎是把好手，准能干好。”

“至于主公的美食嘛……”开方看了看端着菜过来的易牙，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非易牙莫属。”

竖貂高兴地一拍案子，把酒觥、菜盘子都蹦起老高：“好，这事咱仁包了。”

开方又强调道：“这可是秘而又秘的大事，除了咱三个人知道，谁也不能说，连老婆孩子也不能露。要是让管仲知道了，可就麻烦了。这事关系咱们三人的命运。因此，我提议咱们结拜为兄弟，歃血为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竖貂将军意下如何？”

“好！咱们马上结拜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团结一心，共同对付管仲！”竖貂象在黑暗里发现了光明，高兴得手舞足蹈。

易牙提来一只鸡，摆上三只碗，碗里斟满酒，把鸡血滴进酒里，开方按照年龄把三人名字写在黄绢上，三人举行了隆重的结拜订盟仪式。

3. 艳 遇

管仲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进展比较顺利。内政改革和军政改革由管仲和鲍叔牙亲自抓，不到一年时间便告完成。然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特别是农业改革，“相地衰征”的政策在贯彻过程中阻力很大。他让大司农宁越汇报情况，宁越摆出了一大堆难题，确定土地好坏标准难定啦，等级不好定啦，山如何征税，水如何征税啦，等等。管仲便决定亲自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

烈日炎炎似火烧，树上的知了拚命聒噪，管仲带着几名随从，出城门往西而行，来到原野上，见到几位老农在树下乘凉，便也凑过去。有一位老农认识管仲，连忙叩头：“相国老爷！”他对其他人喊：“这是管相国，管老爷，快叩头呀！”

管仲拉起老人道：“免了吧，老人家，今天我管仲是来听你们教诲的。”

几位老农见管仲笑容满面很随便，也就打消了拘谨，和管仲攀谈起来。

管仲问道：“老人家，相地衰征文告你们见到了没有？”

老农道：“知道，这可是大好事呀，俺庄户人家都赞成。可

俺是干着急，这地怎老分不下来？”

管仲指指远处一片郁郁葱葱的谷子，问道：“为什么那边庄稼长得那么好，而这边不行呢？”

老农道：“人家地好呀！地下六尺就是水，旱涝都不怕，可俺这地是涝洼地，地下一尺就见水，当然和人家没法比了。”

管仲又问：“那是谁家的地？”

老农道：“伯大老爷的，前几天伯大老爷打这路过，说相地衰征不搞了，俺心里还纳闷呢？”

管仲思索了一会儿，问道：“这伯大老爷是什么人？”

老农道：“嗨，人家后台硬着呢，宁大司农是他的亲戚。”

管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老人家，请你对大伙儿说，这相地衰征是主公定的大计，任何人都不能反对。你看这样划分土地行不？旱地六尺见水的，征税十分之一，地势越高，税越少，至四十尺见水的旱地，税减一半。涝洼地五尺见水征税十分之一，地势越洼税越少，一尺见水的地和水泽一样，一亩折合五分交税怎么样？”

老农们齐声道：“相国这法子好啊，这才公平呢？”

管仲又道：“山林泉泽不能产粮食，可能生产树木，可捕捞鱼虾，根据情况，从百亩折合一亩好地到五亩折合一亩好地交税，你们觉得怎么样？”

老农高兴地说：“好哇，如果真能这样，俺们可就有盼头了，干活可就有劲头了！”

告别了老农，管仲又到西边山上转了转，察看了山林情况，然后顺着乌河考察。边走边看边问边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烈日酷暑，汗水淋漓，衣服都湿透了。

正走着，迎面遇见几名甲士押着五花大绑的一队奴隶走过来。

管仲对甲士道：“停下！”

甲士认识管仲，忙跪下叩头：“相国老爷，有何吩咐？”

管仲指指犯人问道：“你带他们到哪儿去？”

甲士答道：“回相爷，这几名犯人都是逃亡的奴隶，提回去处死。”

管仲一惊：“处死？”

甲士道：“我家老爷有令，凡逃亡奴隶一律处死。”

犯人中有一个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扑通一声跪在管仲面前：“相国老爷，请你救救我们吧！”

其余犯人也一齐跪倒在地上叩头：“相爷，救救我们吧！”

管仲问那络腮胡子：“你们为什么逃亡？”

“相爷，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呀！俺们都是打铁的，辛辛苦苦打了一年铁，连糠菜都填不包肚子，饿死也是死，逃亡也是死。”络腮胡子说。

管仲知道，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主可以随便处死他们，这未免太残酷了！铁匠是很宝贵的，这样杀死太可惜了。便对甲士道：“回去禀报你家老爷，这几名奴隶本相留下了，请你家老爷后天到相府去取赎金。给他们松了绑！”

甲士不敢怠慢，将犯人一一松绑。

众犯人一齐跪下，谢相国不杀之恩。

管仲问络腮胡子：“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忙道：“草民钟离伯，世代打铁为业。相爷恩德，永世不忘！”

管仲道：“现在齐国要振兴工商业，大量需要铁匠。”对随从道：“记下他们的名字，三天后到相府报到，安排你们到作坊继续打铁。”

打发走了铁匠后，管仲觉得又饿又渴，见河边不远处有个酒馆，就同随从一块进去，随便要了几个菜，每人一觥酒，吃了起来。酒足饭饱，管仲想洗个澡，便顺着小河往上走去。

小河碧水涟漪清澈见底，杨柳夹岸，浓荫茂密，好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地方！管仲顿觉爽快，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忽然前面河面上飘来一阵柔婉缠绵的歌声，其声温润如玉，美妙无比。管仲屏住呼吸细听，顿觉心旷神怡，想不到在这荒山野水之处，居然有如此奇妙动人的歌声。他寻声往前走去，被一簇密密的垂柳枝挡住了去路。他分开柳条，偷眼望去。

只见河水中一位少女正在洗澡，赤裸着身子边拨弄着水边唱歌，怡然自得。一会儿，又浮水游泳，泳姿优美，宛如一条美人鱼。雪白的肌肤，苗条而匀称的身段，如花似月的容貌，把个管仲看得心动神摇，一股欲火象一团火样在身上烧了起来。

去年，管仲夫人去世，给他留下一个儿子管年，父子相依为命，一直没遇到一个使他动心的女人。今天，在这优美的地方，见到这天仙般的女子，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拥抱她……可他抑制住自己的欲望，暗骂自己没出息，堂堂一个相国，怎么能做那见不得人的勾当，硬硬地把满腔欲火强压下去了。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又把面前的柳条拨拉开。

河中的少女听见了动静，发现了管仲，急忙将身子藏进水里，怒道：“你个堂堂的男子汉，怎能偷看人家洗澡？”

管仲分开柳条走出来，笑道：“你好大胆，在这光天化日之

下洗澡，却要指责别人偷看，岂有此理！”

少女道：“你快走开，我要穿衣服。”

管仲退回几步，转过身去：“你穿吧，我闭上眼睛不看就是了。”

少女蹑手蹑脚走上岸来，匆匆穿好衣服，顺手理理云鬓，走到管仲身边：“喂，你从哪里来的？”

管仲看着刚刚出浴的少女，体态婀娜，娇美若仙，眼都有点发直。

少女被管仲看得害羞，但她很落落大方，并不惊慌：“哎，我问你哩，你从哪里来？来干什么？”

别看管仲经纶满腹，有经天纬地之才，可在这少女面前，突然局促不安起来。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见过的女子不知有多少，可他从未象见到面前这少女一样动心，他打心里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的姑娘。

“我从临淄来，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婧，哎，你从临淄来，可见过那个叫管仲的相国？”

管仲一听乐了，笑道：“怎么，您想见见这位相国吗？”

姑娘认真地说：“听我娘说，管相国是位很了不起的人，他曾射过君上一箭，君上非但没杀他，还拜他为相。这人可有本事啦，我娘说，齐国强盛就靠相国了。以后会有好日子过。”

“噢，你这姑娘知道的事还真不少，你家在哪里，我能见见你母亲吗？”姑娘一席话，引起了管仲极大的兴趣。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见我娘？”姑娘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问。

“我就是你要见的那个相国管仲呀！”

“什么？你就是管相国，我不信，我不信。”姑娘惊奇地看着管仲。

“哈哈，那你说我是谁呀？”管仲被姑娘天真无邪的样子逗乐了。

正在这时，管仲的两名随从满头大汗地跑来：“啊呀，相国老爷，您在这儿，叫俺们好找呢！”

管仲指着姑娘，笑道：“你们来得正好，这位姑娘不相信我就是相国，正审我哩！”

随从喝斥姑娘：“你好大胆，敢审相国老爷。”

姑娘死死盯着管仲的脸，一朵红云飞上桃腮：“管相爷，民女不认识您，您可别怪我呀！您不是要见我娘吗？走，我这就带您去。”

管仲跟着姑娘穿过一丛密林来到一幢草房前，里间屋传出咔哒咔哒的织机声。

管仲走进屋，来到织机旁。

“娘，你看谁来了，是管相国管老爷！”姑娘惊喜地喊道。

姑娘的母亲吃了一惊，定睛盯着管仲，突然翻身叩头道：“相国老爷，大驾光临，民妇不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她拉了女儿一把：“婧儿，你不是老想见相国老爷吗？还不快给老爷叩头！”

管仲一惊，想不到这夫人言辞如此得体，便道：“夫人免礼，我乃不速之客，请不要怪罪。”他走到织机前，一看，眼光突然亮了起来。

“夫人，你织的是不是静花绫？”

“相爷真是好眼力，这是我家祖传下来的。”

“啊呀，夫人，你让我找得好苦呀，我派人到处寻访静花绫的织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管仲高兴地又接着问：“夫人，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丈夫在长勺战死了，就我母女俩相依为命，我想把这静花绫传给女儿，可她光想读书，不好好学。”靖母哀叹地说。

管仲对靖说道：“这静花绫可是齐国的国宝啊，你怎么不好好学呢？”

靖母嗔怒地说：“这孩子，都快二十岁的姑娘了，怎么也不肯找婆家。”

靖撒娇地说：“我要和娘在一起，伺候娘一辈子！”

管仲笑道：“好一个孝顺女儿。”又对靖母说：“你们母女同我一起回相府好吗？”

靖母一惊，不解地看着管仲。

靖的脸腾一下子红了，她小声地对母亲说：“刚才我在河里洗澡，被相爷看见了，我这身子就是相爷的了。”

靖母看看管仲：“相爷，这是真的？”

管仲连连摇手：“夫人不要误会，我是要向君上保荐，让夫人做掌管纺织的百工。”

“谢谢相爷！”

管仲见靖母又要叩头，忙拉住她：“夫人不必多礼，你可要把静花绫传下去，为大齐造福啊！”

靖定定地看着管仲，鼓了鼓勇气说：“相爷如不嫌弃我丑陋，我愿意伺候相爷！”

靖母渴求的目光看着管仲：“相爷是我母女的救命恩人，就让小女侍候老爷吧！”

管仲一听，心里乐开了花：“管仲尚无妻室，如夫人同意，请受管仲一拜，待选定吉日良辰，明媒正娶。”说完，向靖母深深作揖。

靖母乐得合不拢嘴：“好好好！我女儿有福，我们母女都有福，只要相爷不嫌弃，我女儿就交给你了，一切按相爷的意思办！”

4. “官山海”大计

管仲就任相国不久，就为齐桓公除掉了一块心病。自他即位以来，齐国就大旱，南部的大片山田颗粒无收，平原地带的收成也减了七、八成。老百姓逃离齐国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齐国上下，人心惶惶。桓公交给管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解决粮食问题，度过这难关。管仲提出了向大海要粮食的主张，当上相国的第七天，亲自组织上千名农夫，到海边煮盐，又组织上千辆马车，把盐运到中原各国。于是，各国的粮食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齐国。这一招儿太灵了，百姓尝到了甜头，于是迅速形成了一支煮盐大军。之后，管仲又把铁匠组织起来，把好铁用来制造矛、戈、戟、剑等，装备军队。质量差的铁制成各种工具，运到各国，也赚回了大批粮食和钱财。管仲还把纺织丝绸管起来。荣辱柱上，一个接一个的法令颁布出来，仅几个月的功夫，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便解决了，逃亡的人也回到了家园。这一切，桓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管仲更加笃信不疑。对管仲制定的各项改革方案，桓公耳朵里一天到晚满满的，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特别是宁越，已对他说过好几次了。对相地

衰征，宁越有看法，说管仲违背了古法，破坏了周王室的规定；对煮盐换粮，他说这是不务正业；对派客商到各国作买卖，他说这样做会危害齐国的安全，等等等等。这老头儿是个死犟牛脾气，一旦认了死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是三朝老臣，又是当朝的大司农，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他就和桓公吵，桓公总是劝他，多看看事实，少发点牢骚，要支持相国的改革。今天，他用了整整一天，仔仔细细地看过了管仲的“官山海”方案，深深地被管仲那严密的论证，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大胆求新的思想所折服，禁不住以手击案，连声叫好。

蔡姬被桓公的情绪感染，笑道：“君上如此高兴，一定又是管相国有了好的治国方略？”

“来来来，夫人你听，”桓公大声念道：“盐是人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臣算了一笔帐，以五口之家，一对夫妇三个孩子计算，月食盐 15.66 齐升，合 5.81 市斤，全年食盐 69.72 市斤。把全国人按人口分男女老幼等级，采取按户授盐的供给办法，在盐价上加税，每升加价两钱，一釜得钱两百，一钟得钱两千，千钟得钱二百万。万乘之国人口千万，每日货千钟，得钱二百万，每月可得六千万。而征人头税，可征的成年男子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每人月征三十钱，全国每月可征人头税 30 万。实行盐专卖，不征老人孩子的人头税，已可得相当于两个万乘之国人头税征收总数的六千万。这样做，表面上不曾征税，就不会激化矛盾，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铁也同盐一样，让开矿者将铁原料按重量交给官府三成作为实物税，铁的制成品由官府统购统销，计其利润，官民三七分成，这三成作为专卖税。铁器销售也同盐一样，附加一定的税额打入销售价格，如把每根针加价一

钱，一把剪刀加价六钱，一把铁锤加价十钱等等，所有务农做工的人，只要使用铁器，就要向国家纳税。……”

蔡姬击掌欢呼道：“啊呀，这办法太高明了，比交纳强制税强多了，虽没有课税之名，但每个人都不能摆脱纳税，而且情愿。太好了！”

桓公得意地看着蔡姬，笑道：“管相国高明，夫人聪明。你这一语道破了官山海的天机，哈哈……”

蔡姬道：“听说管相国出巡，带回一个姑娘来。”

桓公笑道：“不是带回来，是名媒正娶，那姑娘叫婧。相国不单娶了一个姑娘，还把他丈母娘一起带了回来，这妇女可不简单，祖传织静花綾，寡人已封她‘百工’之职，让她来管纺织丝绸。”

蔡姬乐了：“管相国也该娶个夫人了。这婧姑娘可真福气，长得一定十分漂亮。”

桓公戏谑地答道：“相国夫人娇嫩得一掐就出水。不过漂亮吗，比夫人还差得远呢，哈哈……”

蔡姬妩媚地一笑道：“承蒙君上夸奖，不过，君上已经看了整整半天了，到了用晚膳的时候了。”

桓公仔细地放下奏折，一拍肚子道：“要不是夫人提醒，寡人还真忘了这回事儿了呢，好，吃饭去。”

晚饭已在桌上摆好，蔡姬捧起牺尊，为桓公斟酒。桓公端起酒爵，一饮而尽，拿起筷子夹起菜就往口里送，吃了一口，他“嗯”了一声，再吃一口，连声道：“好，好，这道菜怎么这么鲜美，来，夫人尝尝。”

蔡姬品尝一口，赞道：“味道果然鲜美。请主公尽情享用。”

又为桓公斟酒布菜。

桓公举爵一饮而尽，问身旁侍女：“这菜是何人所做？”

侍女回道：“启禀君上，这道菜乃是竖貂大夫敬献的。”

桓公高兴地说：“竖貂大夫在哪里？传他进来。”

侍女走出殿外，喊道：“君上有旨，宣竖貂大夫进见。”

竖貂进门，跪拜道：“微臣竖貂拜见君上。”

桓公道：“平身。此菜是何人烹制？”

竖貂一听，正中下怀，忙道：“回禀君上，做菜之人名叫易牙，知五味，善烹调，世代祖传，手艺精湛，举世无双。”

桓公问：“这个易牙在哪儿，寡人要见他。”

竖貂答道：“易牙献佳肴还未出宫，臣去把他领来拜见君上。”说完转身大步流星地出门，一会儿便领着易牙走进殿门。

易牙双膝跪倒，叩头道：“草民易牙叩见君上。”

桓公看看易牙，只见他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平民打扮，两只小眼睛闪着亮光，透出精明干练。问道：“易牙，这道菜是你做的吗？”

“是，草民所做，不知合不合君上口味？”

“唔，不错，味道十分鲜美。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平身回话。”

易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回君上，这道菜叫溜蟹乌鳢。是用淄河的甲鱼、乌河的鳢鱼清炖而成。”

桓公点点头道：“易牙，你还有什么拿手好菜？”

易牙数来宝似地答道：“清炖牛筋啧啧香，要配吴国风味酸辣汤，红烧鲤鱼味鲜美，叉烧羊肉拌甜浆，清蒸鸡，黄焖鸭，煮天鹅，不要忘记加酸浆，红烧溜蟹鲜美甲天下，乌河鳢鱼汤祖传有秘方……”

桓公一听大喜，挥手止住易牙道：“好，寡人封你为下大夫，掌管宫中膳食。”

易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谢君上。”

5. 盐场风波

烈日当空。

大路上，一辆运货马篷车飞快地行驶着。

驭手扬鞭策马，不时把鞭子甩得劈啪直响，技巧娴熟。侍卫坐在车右，神志威猛。

车篷内坐着管仲。他身着麻布长衫，商人打扮。婧女扮男装，扮作侍仆坐在管仲身旁，手执团扇，不断为管仲打扇。

婧问道：“相爷，咱们真要去大海？”

管仲看着爱妻，笑道：“去大海就是去大海，咱们到渠展盐场去，那里的盐堆积如山，是大齐的主要盐场。”

“鲍大哥在渠展吗？”婧关切地问。

“唔”，管仲应了一声，眼睛移向车外。鲍叔牙到盐场视察已经半个月多了，音讯全无，他心中怎不牵挂。这一段时间，在盐场的专卖有点失控，财政收入明显减少。据了解是盐民逃亡，导致减产。盐民为何逃亡？这个谜，一直未得到满意的答复。本来管仲就想到盐场去看看，可鲍叔牙说他燕尔新婚，朝廷的事又忙得分不开身，由他去盐场了解情况，管仲答应了。不知为什么，鲍叔牙一走，管仲心里老是不安，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从第十天上就盼着鲍叔牙回来，可至今杳无音讯。他沉不住气了，征得桓公同意，便带上贴身护卫，匆匆上路了。

婧见管仲有心事，也不敢冒然打断他的思路，她定定地看着管仲，一声不吭。同管仲结婚这两个月来，她感到自己太幸运了。管仲是她心目中的偶像。尽管比自己年纪大近一倍，可他相貌堂堂，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特别是他那无穷的智慧，使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暗下决心，要做一个合格的相国夫人，要配得上他。她拼命读管仲写的简策，不懂就问，见识大有长进。她从小就喜欢读书，天下大事知道得不少，现在更发愤了。她与管仲的结合，更使她相信夫妻的缘份。按说她十六岁就该嫁人，可她发誓，找不到意中人，就一辈子不嫁。那天也怪，她在河中洗澡，一见管仲就觉得他不平常。又因为管仲看见她的胴体，她就非嫁他不可。本来她想当个小妾也心甘情愿，谁想竟明媒正娶，当了相国夫人。母亲也一下子当上了“百工”。结婚那天，好不热闹，满朝文武百官没有不来贺喜的，连国君也来了。婧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心里装了个蜜罐子，脸象绽开的一朵春桃花。等闹洞房的人走了，管仲与她在花烛前共吃烤小羊时，她只顾笑迷迷地看着丈夫，只吃了一小口，用盥漱过口后，与丈夫上床。那一刻她太幸福了。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丈夫很体贴她，一点也不粗暴，使她感受到了做一个女人的最大快乐。

“夫人在想什么？”管仲见婧眼看窗外，想得出神，问道。

婧笑道：“相爷，你猜？”

管仲看着她那如桃似月的脸，微笑着说：“夫人一定是想咱们的洞房之夜。”

“啊呀，相爷，莫非你的眼能看穿我的心？”婧惊喜地说。

“要是连夫人的心思都看不透，怎么看透千万百姓的心，又怎能管好这么大一个国家？”管仲颇为自负地说。

婧依偎到管仲怀里，撒娇地把耳朵俯在管仲的胸上，“妾也能猜到相爷在想什么。”

管仲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噢，那你说说看？”

婧把头抬起来，说：“大齐有渔盐之利，本应财源茂盛，国库充足。可最近渔盐之利甚少，究竟是何缘故，相爷要查个水落石出。对吗？”

管仲忍不住笑了，轻轻拍了一下婧的头：“好个聪明的夫人，你也快能当相国了。”

婧调皮地说：“贱妾能服侍相爷就是万幸了，妾要跟随相爷一辈子，虽不同生，但求同死。”

管仲刚要说什么，只见前面一辆豪华马车横冲直撞而来。

侍卫怒声道：“嘿，你不要命了！”

豪华马车上的驭手转回头来，与侍卫怒目对视。

侍卫拔出短剑要下车，被管仲制止：“别理他，赶路要紧。”

侍卫收剑进鞘，马车继续前进。

天已傍晚。管仲的马车驶进一家驿店院内。侍卫跳下来，站在车厢一侧。婧跳下车，转身接扶管仲下车。

店伙计走上前来：“客人要住店？”

侍卫道：“店家，可有上房？”

店伙计看看管仲，道：“上房已客满。”

管仲看着婧道：“既然没有上房，要两间客房也行。”

此时一位商人打扮的人站在客房门口，仔细端详着管仲。

婧跑过去，喊道：“舅舅，你也在这里？”

舅舅惊讶地：“咦，你怎么来了？”他朝管仲看了一眼，小声道：“婧儿，那位可是……”

“那是我家主人齐仁。”婧说罢，又附到舅舅耳边说：“相爷微服巡盐，不许说他的身份。”又跑到管仲身边说：“老爷，那是我舅舅。”

管仲走上来拱手施礼道：“幸会，幸会！”

舅舅一见管仲，喊一声：“恩人！”就要跪拜，管仲急忙拉住：“咱们到屋里说话。”

走进客房，舅舅对婧道：“婧儿，相爷是我再生父母，来，咱们向相爷叩头！”

婧拉住舅舅，看着管仲笑道：“舅舅，你不知道，相爷今天也得喊你舅舅了！”

舅舅大惊，看看管仲，再看看婧。

婧撒娇地说：“舅舅，你到哪儿去了？我娘到处找不着你。孩儿的终身大事，你也不到场祝贺祝贺。”

舅舅把脑门一拍，乐得咧开大口直笑：“嘿嘿，这是缘份，嘿嘿，这是天意……”

管仲笑问：“舅父大人可是干贩盐生意的？”

舅舅答道：“正是，自从相爷救命之后，小人就做起了贩盐生意，到楚国才回来。”

婧忍不住笑道：“什么大人小人的，你是我舅舅呀！”

管仲又问道：“贩盐利润如何？”

舅舅道：“贩盐本来获利甚丰。可现时不行了，利大头被盐霸夺去，商人深受其害。”他叹了口气，继续道：“以前贩盐，直接从盐民手里收购就行了。朝廷的官海大计颁布以后，就只能从官盐场批盐，可把商人害苦了。”

管仲忙问道：“商人直接从官盐场买，免得一户户收购，不

是更方便吗？”

“方便是方便，可盐场净捣鬼，在秤上作手脚。大秤收，小秤出，低价收，高价卖。钱全让他们夺去了。”舅舅诉苦道。

管仲点点头：“唔，原来如此！”

这时，院内传来恶声恶气的喊声：“店家，住店的有不三不四的人吗？”

店伙计的声音：“没有，都是来贩盐的。”

“不行，我得亲自查查！”随着声音，“咣”地一声门被推开，对管仲等人吼道：“你们都是贩盐的吗？”

管仲没理睬他。

舅舅答道：“是贩盐的。”

恶汉道：“这里的规矩你们要知道，只许到易老爷的盐场去装运，不准到处乱跑，如有违反，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又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要是不熟，可以找我，有你们的好处。”说罢，大摇大摆而去。

舅舅气愤地说：“这班狗东西，如狼似虎，专门搜刮商人，好多商人都不敢到齐国来作买卖了。”

管仲点点头，沉思起来。

6. 十万火急

管仲一行，来到海边。

婧是第一次见大海，只见无边无际，蔚蓝一片，海天一色，点点渔帆与群群海鸥共舞，层层波浪，似千军万马奔腾。海边金黄色的沙滩，象一匹巨大的黄绸。婧坐在沙滩上，尽情地呼吸那

清新，带有咸味的海风，心旷神怡。

海边上，搭起一片片用荆条编成的篱笆院落，盐民就住在里边。

管仲走进一家院落，只见院子里一溜放着十几个大瓦盆，盆里都盛满了盐水。他走近一看，水面大都结痂沉盐了，旁边有七、八篮子盐土，两把小竹扫帚，还散乱地放着些草席、瓦罐、盆、勺等淋卤用具。简易的土房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和一个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正在喝酒。菜肴是煮得透红的大虾和大蟹子，他们见管仲进来，忙站起身来，惊奇的目光集中到管仲身上。

那个络腮胡子问道：“先生可是来买盐的？”

管仲点点头：“正是。”

五十多岁的人忙道：“先生买盐可到盐场去。”

管仲坐在席上，拿起一只大螃蟹吃起来，边吃边说：“好鲜啊！”

两位盐民也在席上坐下。

管仲问道：“你们煮盐的买卖好吗？”

络腮胡子大声道：“好个屁！俺一包盐足足二百斤，可到盐场那里一过秤，只有一百二十斤。他秤上有鬼！”

老者忙道：“小声点，当心惹祸！”

络腮胡子吼道：“反正这碗饭吃不下去了，怕他个屁！”

管仲道：“盐霸这么坑害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上官府告他？”

老者压低声音：“听说，这盐场的易盐司在朝廷里有人，你上哪里告？”顿了顿，小声劝道：“这易盐司可厉害着呢，前些日子刘老汉把盐偷偷地卖给一位姓马的盐商，经果姓马的盐商被扔进海里喂了鱼，刘老汉也被打成重伤，至今还躺着呢！客官，你

少管闲事。十天前来个客官，也到处问这问那的，不知怎么得罪了易盐司，他把主仆二人抓起来了。”

管仲一惊，忙问道：“那客官什么长相？”

老者道：“看上去比你年长，个头比你矮，他说他是盐商，可俺看不大象，说话挺有学问的。”

管仲神经顿时紧张起来，难道是鲍叔牙？这些盐霸如此穷凶极恶，如果鲍叔牙落到他们手里，可别有什么危险。

正这时，那个昨晚查店的恶奴一步闯了进来，指着管仲喊道：“老子昨晚就看你不地道。不让你们乱跑，你偏要乱跑。走，跟我走一趟！”

管仲走出窝棚，对待卫使了个眼色，对恶奴问道：“去哪儿？”

恶奴吼道：“去见易老爷！”

管仲不屑一顾地看了恶奴一眼：“哪个易老爷？”

恶奴上前一把抓住管仲：“你不认识易老爷？叫你认识认识，前几天有两个人也说不认识易老爷，已经抓起来了，走，乖乖跟我走！”

侍卫纵身挥拳，将恶奴打翻在地，把他双手反剪，用力一按，那恶奴疼得直叫娘。

管仲问道：“前几天你们抓的那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快说！”

恶奴道：“听说叫鲍叔牙，可不是我抓的。”

管仲大惊，忙又问道：“现在何处？”

恶奴答道：“关在易老爷的黑牢里。”

管仲叫侍卫将恶奴绑起来，交给窝棚里的长者：“老人家，我是相国管仲，请你们把这个坏蛋看好，千万别让他跑了！”

二人一听是相国，连忙叩头：“小民有眼不识泰山，相爷恕罪！”

管仲把二人扶起来，说：“应该谢谢你们。”

络腮胡子激动地说：“相爷来了，俺盐民就有盼头了，相爷，一定得狠狠治治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坏种。相爷放心，俺一定把这个坏蛋看好！”

管仲对侍卫甲道：“立即持相府令牌，调一乡之兵，战车三十乘，火速到驿店见我！”

侍卫甲：“是！”飞奔而去。

婧兴冲冲从海边跑过来，手里拿两只大海螺，一看这个场面，连忙把海螺扔掉。

管仲对婧道：“赶快上车！”

7. 鲍叔牙遇难

鲍叔牙确实被盐霸易容关进了死牢。

易容是什么人？他是易牙的弟弟。这个人自幼就是个地痞，不干正事。易牙进宫后，千方百计安排他到盐场来当了盐司。这海边盐场虽然偏僻、荒凉，可山高皇帝远，在这里他就是太上皇，而且这个盐司肥得很，可以大把大把地捞钱。他打着官府的旗号，把秤改造成鬼秤，盘剥盐民和盐商。还弄了十个美女供他玩乐，整日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谁要是触犯了他，轻者打个半死，重者扔进大海。十天前，恶奴报告说鲍叔牙在盐民中间活动，他不大相信，鲍叔牙乃堂堂亚相，跑到海边来干什么？便派人把鲍叔牙主仆二人抓了来。一问，果然是鲍叔牙，他便慌了手脚，

放了不行，鲍叔牙可不是等闲之辈，是桓公的师傅，又是管仲的至友，他到盐场来了解了那么多情况，放了他自己决不会有好果子吃，轻者丢了乌纱帽，弄不好连命也保不住。他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鲍叔牙，反正他是微服私访，把他扔进大海喂鱼，把所有的知情人统统干掉，神不知鬼不觉。可他又怕万一走漏了风声，那后果就大了，有可能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为此，他派了他的叔伯兄弟易全火速到临淄请示易牙。易全走了以后，他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坐也不安，卧也不宁，酒也不香，饭也不甜，眼巴巴盼望着易全赶快回来。就这样一直眼巴巴等了七、八天，易全终于回来了，他把易全拉进密室。

“大哥怎么说，你快说！”易容迫不及待地问。

“大哥让我告诉二哥，鲍叔牙是自己不小心掉到海里淹死的，手脚一定要做得干净，不能留任何把柄。”易全说完端起酒爵，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又说：“大哥说，鲍叔牙是管仲的臂膀，专门和大哥作对，机不可失，要快下手！”

易容脸上露出杀机，将案一拍：“好，今晚就下手，你把鲍叔牙带到这里来。”

一会儿，易全把鲍叔牙和侍从带进来。鲍叔牙身着盐商服，反绑双手，来到密室中，大义凛然。

易容奸笑道：“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是真鲍叔牙，还是假的？”

鲍叔牙冷笑一声，鄙夷地说：“凭你还不配问我！”

侍从高声道：“鲍亚相是君上的师傅，管相国的兄长，你敢动亚相一根汗毛，叫你满门灭绝。”

易容冷笑一声问侍从：“你说他是鲍叔牙，那我问你，鲍叔

牙乃朝廷重臣，来这里干什么？”

侍从道：“鲍亚相是奉君上和管相国之命，下来体察民情。”

易容转身对鲍叔牙道：“他说的可是真的？”

鲍叔牙怒目而视，昂首不语。

易容凶相毕露地说：“看来还是假的，好啦，让他们二位到大海里去体察体察鱼情吧！”他对易全说：“你亲自去办！”又附在易全耳边嘀咕了几句。

易全与二名恶奴把鲍叔牙和侍卫装进麻袋。

鲍叔牙仰天长叹：“可怜我鲍叔牙叱咤风云半生，今天不明不白地死在小人手里。易容小子，主公和管相国决不会饶恕你们的！”

易容笑道：“哈哈，你到底承认了不是！鲍叔牙，你放着高官不当，跑到海边乱窜，失足掉进海里淹死，跟我易容可没有什么相干！”

8. “天不灭管鲍之交”

管仲焦急地站在驿站门口。

一队战车和三百名士兵疾驰到店门前，第一辆战车上跳下一名戎装大夫，跑到管仲面前，双手施礼道：“北属大夫田烈参见相国！”

管仲命令道：“本相命你立即攻取易容住宅，不准放走一人，抵抗者就地诛杀，易容一定要活捉！”

田大夫：“遵命！”他跳上战车，大吼一声：“跟我来！”

管仲亲自带着十乘战车，急驰至易容住室后边的山崖上。山

崖有二十余丈高，山崖下边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管仲带人赶到山崖上，只见两名恶奴正从车上抬下两只麻袋。

鲍叔牙的侍从在麻袋里高喊：“无法无天的贼徒，胆敢害鲍亚相！管相国，你在哪里？”

易全恶狠狠地一挥手：“把他们扔下去！”

两名恶奴抬起装鲍叔牙的麻袋，来到崖边，刚要往下扔，只听“嘣”的一声响，一名恶奴应声倒下。另一名恶奴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一支利箭飞来，正中恶奴的后心窝。

易全大惊，回头一看，只见管仲正弯弓向他瞄准，忙跪地求饶：“好汉饶命！”

侍卫上前将易全捆起来。

管仲忙把麻袋解开，为鲍叔牙松绑：“鲍叔兄，你受苦了！”

鲍叔牙见是管仲，猛地抱住他，热泪奔流：“夷吾弟，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管仲擦一把泪道：“天不灭管鲍之交！”

9. 严惩盐霸

管仲之所以料事如神，是因为他亲自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发出调查命令后，便驾车在海边侦察了一番，特别对易容的住地四周看了个仔细。根据那位老者提供的情况，他断定易容住宅后边到山崖是一片树林，没有人烟，崖下水深浪急，是个害人的理想场所。鲍叔牙被抓还是十天前，这么大的事儿易容不可能不向易牙报告，从海边到临淄，往返最快也需要八到九天的时间，他到

海边巡查，虽然是微服暗访，也难免走漏风声，万一易容察觉，提前下手……想到这里，他顿时紧张起来。他估计易容如果杀鲍叔牙，只能是秘密进行。因此，他派北属大夫带兵攻易容住所，活抓易容，他亲自带人来到这悬崖上来。情况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

北属大夫将易容及一班恶奴全部活捉前来向管仲交差。管仲和鲍叔牙商量，决定在盐场召开一个宣判大会，揭露盐霸的不法行径以稳定盐民情绪，保护盐商利益，使盐业政策深入人心，来促使煮盐事业的发展。

一场奇特的审判大会在盐场开场了。

管仲、鲍叔牙端坐在案前，神情自若，稳如泰山。

周围是数千名盐民和盐商。

鲍叔牙站起来，厉声道：“将罪犯拉出来！”

两名军士抬着一杆大秤走进会场，把秤放在秤架上。

人们惊奇地看着管仲和鲍叔牙，二位相爷莫非要审秤？

鲍叔牙指着秤，厉声道：“罪秤！你罪恶深重，你为非作歹，敲骨吸髓，你喝干了盐民的汗，吸尽了盐民的血！有多少盐民兄弟被你害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你知罪吗？”

人们愤恨地看着这杆大秤。

鲍叔牙：“盐民兄弟们，你们最辛苦！修盐池、引海水、晒盐、煮盐，一双赤脚整天泡在盐水里，每一粒盐都是你们的汗水，可你们却饥无食，寒无衣，为什么？”

盐民甲：“都叫黑心的盐霸霸占去了！”

鲍叔牙：“盐民兄弟们，你们知道盐霸是怎样坑害你们的吗？”

众人疑惑地看看鲍叔牙，又看看管仲。

鲍叔牙：“现在，我给大家解开这个谜。来人！”

二名军士抬进一包盐，挂到秤架上。

鲍叔牙走到秤前：“这是二百斤盐。”他把秤杆往下一压，挂上秤砣：“你们来看，这是多少？”

盐民甲跑到秤前，仔细看秤星，惊呼道：“啊，才一百二十斤！”

盐民们抽了一口冷气。一老汉道：“我说怪呢，在家里称好了的盐，一到盐霸的秤上就少了一半。”

鲍叔牙把秤杆往上一抬，将秤砣压在二百五十斤秤星处：“你们再来看，这二百斤盐现在变成了多少？”

婧的舅舅跑上去一看，惊叫道：“二百五十斤！这一包盐就坑俺五十斤，怪不得俺一年到头贩盐挣不着钱呢！”

人们恨得咬牙切齿，怒吼道：“砸了它！”

鲍叔牙怒喝一声：“将这罪秤剖心破腹示众！”

两名军士抬起秤，狠命朝石头上摔去。“咔嚓”一声，秤杆断了，流出了水银。秤杆里边是空心的，中间有一道长槽，近秤尾处还挖着一个鸡蛋大的坑。

人们骚动起来。老者向管仲、鲍叔牙跪下道：“相爷神明，为俺盐民作主！”

众人也一齐跪下，喊道：“谢相爷！”

管仲忙起身将老汉扶起，大声道：“大家请起！”

众人起身。

管仲道：“盐民兄弟们，国君关心咱们盐民，特派我和鲍太傅前来察看。”

众人：“谢君上！”

管仲：“现在，盐霸除了，他们的阴谋揭穿了。为了防止出现新盐霸，我们要加强渔盐管理，保证公平交易。今后，你们再发现有人捣鬼，要及时报官，一定严办，决不轻饶！”

众人：“君上英明！相爷英明！”

管仲又对众盐商道：“盐商兄弟们，你们为大齐的渔盐生产出了大力，奔波流通，我代君上感谢你们。大齐的渔盐，要通过你们，卖到中原各国，你们辛苦了！”

众商人：“大齐有明君贤相，我们放心了！”

10. 易牙烹子

易牙从齐王宫回到家里，一头扎到睡榻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叹起气来。

五岁的儿子易虎跑到榻前，抱着易牙的手：“爹爹，吃饭啦！”

易牙烦躁地一挥手，把儿子推了个仰巴叉：“去去去！”

易虎委屈地从地上爬起来，泪眼汪汪，可怜兮兮地看着爹爹。

易虎娘走上前来，伸手摸摸易牙的前额，轻声细气地问：“怎么啦？他爹，身子不舒坦？”

易牙长叹一声。

易虎娘又关切地问道：“是朝廷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

易牙吼道：“少在我身边穷嘟噜，一边子去！”

易虎娘低眉顺眼，陪着笑脸又道：“不管咋着，得先吃饭呀！”

“吃饭？赶明日咱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

易牙朝妻子吼道。

易牙确实遇上了大麻烦，是他的弟弟易容给他惹的乱子。本来，易容在海边当盐霸，横行霸道，大秤进小秤出，鱼肉盐民，不断有人告他的状，可有易牙在齐桓公身旁，小小不然的也就算了。易牙的烹调技术在齐国那是没说的，桓公又特别爱美食，把易牙当做掌上明珠。别看是个厨子，可朝廷上那些大夫们，见了易牙都刮目相看。那易容自以为靠山硬，越来越肆无忌惮。易牙本来想除掉鲍叔牙，砍去管仲的左膀右臂，为他往上爬搬掉绊脚石。可谁料到易容办事这么不利索，管仲不但救了鲍叔牙，而且识破了易容往秤杆里灌水银的把戏，当场劈了秤，把易容一伙捉了起来，被宾须无定了死罪，已关进了死牢。管仲向桓公报告了此事，桓公大发雷霆。易容死定了，好在他一人做事一人当，死活不连累哥哥。可管仲着实可恶，非要追究易容的后台，向桓公提议，非将易牙逐出宫廷不可。这管仲，权力大得很，桓公也无可奈何。今天晚饭时，桓公派人告诉易牙从明日起再不准入宫。易牙苦苦哀求，最后，桓公答应他明天再做最后一天饭，后天一定离宫。

对易牙来说，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别看他是个厨子，可心野得很，他做梦也想取代管仲当相国。他不止一次地和竖貂、开方计议，三十年后与管仲见高低。管仲再能，也有老的时候，太阳不能老晌午。不料，这一下子砸了锅。只有明天一天了，还有可能挽回吗？怎样才能使桓公收回成命呢？他知道，桓公也不是等闲之辈，况且这齐国姓姜不姓管，只要桓公决心留下他，管仲也无可奈何。他也明白，桓公之所以宠爱他，就是看中他的一手高级烹调技术。所以，要想让桓公改变主意，只有在饭菜上做文章

了。

易牙翻来复去地思索着，不觉已是半夜时分了。他走到院子里，来回踱着走。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明天这顿饭做什么花儿呢？说实在的，他浑身的解数都已用尽，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鲜招数了。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竖貂的话：“易牙老弟，明天这顿饭可是生死攸关呀！这顿饭要让君上一品尝，就能看出你的忠心，回心转意才行。”是呀，什么饭菜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鸡叫头遍了。

易牙急得团团乱转。尽管夜风很凉，可他还是急了一身汗。忽然，他想起前些日子与桓公一起外出打猎，那天，桓公射中了一头黄羊，易牙把黄羊烤得外酥里嫩，桓公吃得很香，笑着对他说：“爱卿，你手艺果然不凡，看来，这人间美味除了人肉寡人没尝过，什么都吃遍了吧！”想到这里，易牙眼睛一亮。人肉！对，人肉是可以吃的。可这人肉，到哪里去取呢？

易牙府内侍女仆从一大群，是杀男的好，还是女的好？他又一想，如果随便杀一个人做成人肉羹献给桓公，桓公能不能看出他的忠心？他摇摇头。要是把自己的亲人杀了，那桓公肯定会受感动。亲人只有老婆和儿子易虎，这两个谁轻谁重呢？老婆杀了还可以再娶一个，儿子可就不一定再能生出来。儿子比老婆重，易牙抽出短剑，决定杀老婆。他转念又一想，既然儿子比老婆重，那么是杀老婆还是杀儿子更能表现他对君王的忠心呢？当然是杀儿子。

鸡叫二遍了。

易牙把牙一咬，下了决心。他走进儿子的住室，只见残烛将尽，烛花一跳一跳的。儿子睡得正香呢。他似乎在做美梦，红红

的脸蛋上洋溢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易牙看着儿子，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易虎聪明过人，胸有大志，是他的心肝宝贝，他怎么忍心杀自己的儿子？

可如果不杀，明天就得滚蛋。他的相国梦，他的荣华富贵，就化为烟云。这些，比儿子更重要。他心里骂自己，易牙呀易牙，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婆婆妈妈的儿女情长？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再说，可以多娶几个老婆，多生几个儿子嘛！于是，他举起了短剑……

易虎在睡梦中突然咯咯地笑出声来：“爹爹，我长大了当相国！”易牙的剑又无力地垂了下来。是啊，野兽尚有舐犊之情，难道我易牙还不如一只野兽？万一杀了儿子，桓公仍不买我的帐，我不是遗恨终生吗？而且定会落个千秋骂名。

鸡叫三遍了。

易牙终于下了决心。他的前途就在此一举。不如野兽也罢，千秋骂名也罢，他豁出去了！他左手用衣服捂住易虎的嘴，右手举起短剑，一闭眼，将剑刺进儿子的胸膛……

易牙看看睡榻上的血，再看看手中带血的剑，只觉得眼前金花乱舞，天旋地转，“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

第二天中午，易牙将一陶罐人肉羹双手呈在桓公面前。

桓公尝了一口，称赞道：“好香好鲜的肉汤啊！”一连又喝了几口，道：“爱卿，你这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寡人从未尝过？”

易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扑通跪在桓公面前：“君上……”

桓公一惊，看了竖貂一眼。

竖貂忙道：“君上，易牙为了让君上尝遍人间百味，将他的

儿子杀了，做成童子羹敬献君上。君上，易牙的一片忠心，苍天可鉴呀！”

桓公大吃一惊，问易牙：“这可是真的？”

易牙点头：“为了君上，易牙剖腹剜心也心甘情愿！”

桓公大为感动，走上前扶起易牙：“爱卿对寡人如此忠心，实在难得，实在难得呀！”

竖貂叹了口气，说：“君上，可惜易牙明天就要……”

易牙复又跪在桓公面前：“君上，让小人留下吧？只要能伺候君上，怎么处罚小人都行。”

桓公道：“好吧，爱卿，寡人答应你，留下吧。寡人不能没有你啊！”

竖貂：“那相国那里……”

桓公笑道：“寡人主意已定。这点面子，相国会给的。”

竖貂忙向易牙道：“还不快向君上谢恩！”

易牙又一连叩了三个头。

第二章 霸业之始

1. 北杏会盟

公元前六八一年，宋国内乱，大将南宫长万杀死了宋闵公，另立公子游为国君。公子游是闵公的叔伯兄弟，宋人不服，又杀了公子游，立闵公的亲弟弟公子御说为国君。公子御说继位，但地位很不牢固，一直没有得到诸侯的承认。此时周庄王驾崩，周釐王登位。管仲审时度势，向齐桓公建议道：“当今诸侯，各自逞英雄，不知尊奉周王。周室虽然衰微，总是天下之共主，诸侯不朝，不向周天子进贡，这种秩序混乱局面应该肃整。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宋国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虽然死了，但宋君的地位还很不牢固，有可能还要出乱子。君上可派遣隰朋到周朝去，一是祝贺周朝新王登位，二是请周天子下旨，以齐为主，大会诸侯，将宋桓公君位安定，以此作为称霸的契机。这次大会诸侯之后，主公就树起了威信，然后奉天子之命以令诸侯，对内尊重周王室，对外扶持中原各国中衰弱的国家，抑制强暴的国家，讨伐昏淫无道的诸侯，带头抵制外敌对中原各国的入侵，使海内诸侯，都知道齐国坚持正义，大公无私。这个形象一旦确立，各国诸侯必然都来依靠大齐。这样，不需动用兵车，主公的霸主地位就可以成功。”

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立即派隰朋出使洛阳去朝贺周釐

王。果然不出管仲所料，周釐王见齐桓公如此尊重周王室，十分高兴，立即下旨，由齐侯出面大会诸侯，安定宋君。

隰朋回到齐国向桓公汇报，桓公大喜，立即与管仲商量。

桓公问管仲道：“相国，这次北杏之会，需要带多少兵车？”

管仲摇头道：“君上奉周天子之命，与各国诸侯相会，带兵车无用，这次大会是衣裳之会。”

桓公想了想，点头同意：“相国之言有理。依相国之见，何时盟会为好？”

管仲答道：“现在是正月初三，可以定在三月初一，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足够了。”

于是齐桓公立即以周天子的名义发出布告，通知宋、鲁、陈、蔡、卫、郑、曹、邾各国，三月初一在北杏盟会。

管仲安排王子成父率军士在北杏筑三丈高坛，分为三层，坛上左边悬编钟，右边摆上乐鼓，中间摆上周天子虚位。旁边设一反坫（放置东西的土台），摆上玉、帛、酒具等。在高台旁边，盖起高大敞亮的馆舍，以备各国诸侯下榻之用。

二月二十六日，宋桓公御说带一百乘兵车第一个到达北杏。齐桓公与管仲把他安排到馆舍住下。

宋桓公道：“齐侯遵周天子之命召集诸侯集会，帮寡人安定君位，寡人感激不尽。”

桓公笑道：“要感激就感激周天子吧，咱们都是周天子的臣国。”

宋桓公想起到北杏没见到齐国兵车，不禁问道：“齐侯没带兵车吗？”

桓公笑道：“咱们是兄弟相会，带兵车何用，北杏之会是衣

裳之会。”

宋桓公听后，连忙下令手下将兵车退到二十里之外。

刚安置好宋桓公，陈宣公杵臼，邾子克，蔡哀侯献舞也带兵车来到北杏，见到会坛如此壮观、排场，馆舍那么宽敞舒适，特别是没见齐国一辆兵车，都十分感动，也学宋桓公样子，将各自的兵车退回二十里驻扎。

四国到达后，其余各国没有音讯，齐桓公又等了三天，眼看会期已到，有些不耐烦了，对管仲道：“诸侯不齐，是不是更改会期？”

管仲不同意，说：“俗语道，三人为众，现在是五国聚会，完全可以按时举行。如果改变会期，是大齐无信用，言而不信，是称霸的大忌。凡是不按期来会的都是不遵王命的，而君上这是第一次会合诸侯，决不能不守信用。”

桓公点头称是：“好吧。”

三月一日上午，风和日丽。

五国诸侯，会集于坛下。相见礼毕，齐桓公首先说道：“诸公，这些年周王室衰弱，天下混乱。寡人奉周天子之命，会群公以匡周室，今日之事，应当首先推举一人为主，然后才可以实施周天子的旨意。大家商量商量，谁最合适？”

陈、邾、蔡三位国君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宋桓公御说独自沉吟不语。

按照当时的惯例，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尊卑有序。宋是公国，齐是侯国，为主当推宋国。可宋公新立，还要依靠齐桓公帮助安定君位，当然只能推选齐桓公了。

管仲为了使推举齐桓公得以顺利实现，这两天与陈宣公做

了大量工作。陈宣公也很想与齐国搞好关系，便带头发言道：“齐侯是代周天子召集大家聚会，只有齐侯为主才能实施周天子的旨意，谁也不能代替。寡人的意见，应当推举齐侯为盟会之主。”

蔡哀侯也想依靠齐国抑制楚国。楚国老找蔡国的麻烦，不时挑起事端，而蔡实力不及楚。这次来北杏会盟的目的就是要与齐国搞好关系，一听陈宣公发言，忙应声附合道：“陈侯之言有理，这盟会之主非齐侯不堪此任。”

邾是子国，爵位最低，也想讨好齐国，又见齐桓公不带兵车，以诚待人，于是也说道：“寡人同意蔡侯、陈侯的意见，推举齐侯为盟主。”

齐桓公面带喜色，他看看管仲，管仲面色平静，稳重如山，忙抑制住自己的形色，对宋桓公道：“宋公之意如何？”

宋桓公御说很难表态。按爵位他是老大，这盟主应当是他，可他也有自知之明，国内政局混乱，弄不好他这国君都可能当不成，他还要依靠齐桓公助一臂之力。而且，齐桓公是奉周天子之命行事，也只好勉强同意：“既然陈侯、蔡侯、邾子都同意齐侯为盟主，寡人也没什么意见。”

齐桓公向大家深施一礼，道：“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如此信赖寡人，寡人从命。好，大家请登坛定盟。”

齐桓公带头，宋桓公次之，第三是陈宣公，第四是蔡哀侯，第五是邾子，鱼贯登上坛顶，两边钟鼓齐鸣，奏起雄壮、优美的齐乐。

音乐声中，五国君先在周天子位前行面君大礼，然后互相交拜，共叙兄弟友情。

隰朋双手捧着约简，在天子位前跪读道：“周釐王元年三月一日，齐小白、宋御说、陈杵臼、蔡献舞、邾克，以天子命，会于北杏，共同议定，扶助王室，抵御外侮，平定内乱，济弱扶倾。有违反盟约者，列国共伐之！”

齐桓公向天子位拱手道：“唯约是从！”

陈宣公、蔡哀侯、邾子各向周天子位拱手施礼道：“唯约是从！”

宋桓公仅向周天子位施礼，没有说话。

管仲看在眼里，向各位诸侯施礼道：“鲁、卫、郑、曹，敢违王命，不来赴会，不可不讨伐，以正王命。”

桓公也道：“四公，敝国兵车不足，愿四公同心协力，予以讨伐。”

陈宣公、蔡哀侯、邾子同声道：“愿听齐侯调遣。”

宋桓公眼望别处，没有作声。

会盟结束，宋桓公回到馆舍，心中闷闷不乐，长吁短叹。

相国戴叔皮已知会盟之事，心中愤愤不平。你齐桓公算老几，竟然在宋桓公面前称大。他认为这是对宋桓公的污辱，也是对宋国的污辱，见宋桓公一个人生闷气。便关切地问：“主公，有什么心事吗？”

宋桓公长叹一声道：“齐侯妄自尊大，打着周天子旗号，越位主盟，置寡人于何地？”

戴叔皮气愤地说：“齐侯太不自量力，全然不顾尊卑位序，这次会盟理所当然地是该由主公主盟。”

宋桓公心烦地说：“齐侯不但主盟，而且号令各国，欲调遣各国兵车，讨伐不参加会盟的诸侯。陈侯、蔡侯、邾子都看齐侯

的眼色行事，寡人也无可奈何。”

戴叔皮冷笑一声，道：“这次北杏会盟，应该有九国参加，可只到了五国，可见齐侯威望不高。”

宋桓公道：“寡人看齐侯，志不在小，摆出一副霸主姿态，此人不可小看。”

戴叔皮道：“主公英明。现在齐侯还没成气候。他是想借各国诸侯的力量达到他称霸的目的，如果他真能统帅五国之兵，征服了鲁国和郑国，那他就真成了霸主了，齐侯称霸，对宋国不是好事。依臣之见，与会四国，唯宋为大，宋国不听齐侯招呼，陈、蔡、邾三国也不会死心塌地跟随齐侯。这样，北杏会盟就告失败。”

宋桓公点头赞成：“是啊，寡人到北杏来，是为了得到周天子的肯定，以巩固地位，现在目的已达到了。”

戴叔皮忙道：“对，主公的目的已达到，就没有必要再在此地停留。”

宋桓公想了想，忽地从席上站起来：“对，寡人堂堂公国，为何要受制于齐侯！传寡人令，今晚立即启程返回。”

戴叔皮忙附会道：“主公果然英明，给齐侯来个下马威！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臣以为五更启程为好，那时刻，神不知，鬼不觉。”

宋桓公表示赞同：“好，爱卿快去安排，做好准备，五更启程！”

第二天一早，齐桓公发现宋桓公不辞而别，十分恼火。这无疑是给他身上泼了一盆脏水，立即要下令，让大司马王子成父和大将军公孙湫赶回临淄调兵把宋桓公追回来，却被管仲阻止。管

仲不慌不忙地道：“主公，宋背盟逃归，罪当该伐，但他可以不信，咱们不能不义。主公是替周天子召集诸侯，宋公的逃归背盟是背叛了周天子。因此，可向周天子汇报，由周天子下令讨伐，这样，师出有名。不过，眼前还有比伐宋更急切的事等待主公去办。”

齐桓公看了管仲一眼，问道：“还有什么事比伐宋更急？”

管仲道：“宋尽管背盟，他总还是到北杏来了。可鲁国连会盟都不参加，鲁侯无视主公事小，无视周天子罪莫大焉，应当先伐鲁国，不制服鲁国，怎么能制服宋国。再说，鲁国离齐国最近，讨伐最便当。”

齐桓公一听讨伐鲁国，顿时一股无名火袭上心头，长勺兵败的耻辱他时时刻刻铭记心中。他立即同意管仲的建议：“相国之言甚合寡人之意，那就同陈、蔡、邾三国一起，伐鲁！”

管仲又道：“伐鲁先伐遂国，这遂国国小力弱，是鲁国的附庸，大军一到，倾刻即可攻下，不费吹灰之力。遂国一破，鲁国必定害怕，因为他心虚。主公派一名特使到鲁国，责备鲁侯不来北杏会盟。主公再派人送信给鲁侯之母文姜夫人，文姜夫人是主公的姐姐，肯定不愿齐鲁大动干戈。鲁侯内迫母命，外怵兵威，必将求盟。如果鲁侯主动要求加盟，主公应当欢迎，鲁国可不战而盟。平鲁之后，再同周天子派来的军队一同伐宋，那一定是势如破竹。”

齐桓公笑道：“相国计谋，果然高人一筹，就按相国说的办！”

齐桓公亲自率领齐、陈、蔡、邾四路大军，进攻遂国，那遂国是弹丸之地，哪里经得住如此大军压境，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灭遂之后，大军向鲁进发。

2. 鲁庄公慌了手脚

消息传进鲁宫，鲁庄公果然慌了。一个齐国就很难招架得住，再加上陈、蔡、邾三国大军，如何抵敌？连忙召集群臣计议。

公子庆父挺身而出道：“齐侯既然不汲取长勺兵败的教训，又敢侵犯鲁国，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臣愿带兵击退齐军！”

施伯忙出班奏道：“不可，不可！兵戎相见，决非上策！”

鲁庄公看了这位智囊一眼，问道：“施爱卿有何高见？”

施伯道：“臣以前曾说过，管仲是天下奇才，齐国在他治理下日渐强盛，已不是过去的齐国了。管仲精通治兵之道，现在的齐军也不是以前的齐军了。再加上陈、蔡、邾三国军队，不可与他硬碰硬，这是其一。其二，北杏之会，齐侯以周天子名义召集，鲁国未去出席，是违背了周天子的命令，鲁国不占理。现在，齐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来讨伐，师出有名，不可抗拒。”

庄公急得直搓手：“那，寡人要如何办才好？”

施伯道：“齐鲁两国虽然一向不和，但还是有和睦的基础的。眼下，臣以为主公可主动向齐侯请和加盟，齐军一定会不战而退的。”

庄公听了，一时拿不定主意，忙向长勺之战令齐军丧胆的曹刿问道：“曹大夫有何高见？”

曹刿道：“施大夫之言，与臣所想完全一致，这一仗不能打，应当求和加盟。”

正这时，殿卫官通报：“回禀君上，齐侯派人送信来了。”

鲁庄公忙取过信，展开看起来，只见信上写道：“寡人与君

并事周室，情同兄弟，而且齐鲁世有婚姻之好。北杏之会，乃周天子之命，君不与会，不知是何原因？周天子令寡人兴师问罪，君如有话说，可修书遣来使带回。”

庄公掩信沉思，又想起昨晚母亲把他召去，对他说的话，“齐鲁世为甥舅关系，怎么老那么不和睦？要和好为上，不要动干戈。”想到这里，鲁庄公下了决心，对施伯道：“施爱卿，马上修书一封，回复齐侯，就说寡人因身体有病，未能赴北杏之会。齐侯以不遵王命兴师讨伐，寡人知罪。然而兵临城下，签订盟约，寡人不能接受，如果退兵至柯地，寡人立即携带玉帛前来请罪加盟。”

施伯道：“臣遵旨。”

大司马曹沫出班奏道：“君上如与齐在柯地会盟，臣愿随主公前往！”

鲁庄公犹豫不决地说道：“乾时之战，卿是齐国手下败将，再随寡人前去，恐怕齐人会笑话的。”

曹沫奋然道：“知耻然后勇。臣愿往！”

庄公点头道：“好，曹司马壮志可嘉，寡人带你前往。”

3. 曹沫手剑劫齐侯

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尊周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尝到了甜头。北杏之会虽然效果不十分理想，却也出了一次风头，尝到了当盟主的滋味儿。继而统率四国之兵，灭遂国、伐鲁国，所向披靡，心想事成。他对管仲的信任程度进一步加强，管仲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人才，几年时间齐国就从混乱走向稳定，国库充盈，军

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他真正体会到管仲的治国思想，要先得民，必先富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对外，则高举周天子的旗号，亲近稳定的国家，依靠稳定、有实力的国家，离间内部涣散的国家，灭亡昏暗动乱的国家。这次四国联军讨伐鲁国，他感到理直气壮。果然不出管仲所料，鲁国派人请求加盟，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立即下令退兵到柯地。为了显示实力和威风，他决定把与鲁国的这次柯地之盟搞得隆重热烈。

鲁庄公带着曹沫等一行人马，按期到达柯地请罪加盟。

一到齐国，鲁庄公便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沿途所见所闻，使他处处感觉到齐国的繁荣昌盛。那一片片青翠欲滴的农田，那一群群面带喜色、辛勤劳动的百姓，不由他不叹服管仲的治国本领。几年时间，齐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后悔当初没采纳施伯的意见，千方百计把管仲留在鲁国，如果鲁国也有管仲这么一位相国就好了。一到柯地，更令他吃惊，只见馆舍全是新建造的；服侍人员一个个彬彬有礼；军士们在街上行走，一律排队前进，步伐齐整；市场上货物充盈，人群中不少鲁国人，一看就能分得出来。齐国人衣冠齐整，落落大方，处处表现出富足的派头；鲁国人一个个衣着不整，面含饥色。这一夜鲁庄公想了很多，大半宿没睡好觉。

第二天，齐桓公派大司行隰朋来请鲁庄公到盟坛会盟，庄公急忙登车，曹沫率领兵车，来到盟坛。只见坛下，一队队英武的军兵按东西南北四方各自分列，手举青红黑白四种旗帜，由将官统领，整齐威武。盟坛高七层，每层都有将士执着黄旗把守，坛上树起大黄旗一面，绣着“方伯”两个大字，大旗旁摆放着一面

大鼓，大司马王子成父立在鼓侧。坛中央摆设香案，案上摆放着朱盘玉盂，盛着歃盟用的器皿。两边设两处反坫（土台），一坫上放金尊，一坫上放玉斚。坛两边树着两根石柱，拴着黑牛、白马，是歃盟用的牺牲。

鲁庄公一到坛下，东郭牙迎了上来，说道：“主公有令，只许一君一臣登坛，余人留在坛下。”

鲁庄公看看曹沫，曹沫面无惧色。他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内穿铠甲，怀揣短剑，身佩长剑，如果齐桓公居心不良，他就拚命。曹沫大声问东郭牙：“齐侯也是一君一臣吗？”

东郭牙笑道：“只有主公与相国，还有服侍会盟的大司行隰朋大夫。”

曹沫对鲁庄公道：“主公勿忧，请登坛！”

东郭牙指指曹沫手中的长剑道：“今日两君会盟，相互赞礼，怎么带凶器？请曹司马把剑留下。”

曹沫圆睁双目，两眦尽裂，大吼一声：“我是主公护卫，护卫哪有不带剑之理！”他推开东郭牙，扯着庄公，历阶而上。

来到坛上，齐桓公深施一礼道：“鲁侯，一路辛苦。”

鲁庄公急忙还礼道：“寡人因身患小恙，未能出席北杏之会，有辱王命，寡人知罪。齐侯如此大度，寡人甚感惭愧！”

桓公笑道：“身体有病不能赴会，寡人怎能怪罪？鲁侯今日来柯地会盟，也不晚呀！”

管仲任会盟司仪，高声道：“会盟仪式开始！”

王子成父击鼓“咚咚咚咚……”

三通鼓罢，管仲喊道：“请齐、鲁二君拈香行礼。”

桓公与庄公行至香案前，拈香三炷，对天一拜，又相互一拜，

然后将香插入香炉。

管仲喊道：“礼成！请二位国君歃血。”

隰朋将玉盂盛着牛、马鲜血，登上坛来，跪在二君面前，双手捧着玉盂，高陈过头。

桓公对庄公笑道：“齐鲁今结两国之好，寡人愿与鲁侯歃血为盟。”

庄公忙道：“得齐侯垂顾，寡人之幸，鲁国之幸！”

桓公与庄公同时伸出右手食指，去玉盂中沾血。

这时，曹沫突然将身一纵，跳到桓公面前，左手扯住桓公衣袖，右手紧握短剑，怒目瞪着桓公。

桓公将右手往回一缩，那曹沫力大无穷，哪能抽得回来，面呈惊愕之色。

管仲纵身横在桓公身前，以自己的身体护住桓公，厉声喝道：“曹沫将军，意欲何为？”

曹沫大声道：“齐国恃强凌弱，我曹沫要为鲁国讨还公道！”

坛上坛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齐国将士们戈矛齐举，目视坛顶，准备厮杀。

随同鲁庄公而来的鲁国官兵纷纷拔剑出鞘，被齐国军士团团围住。

管仲问道：“曹沫将军所指何事？”

曹沫道：“乾时之战时，齐夺我鲁国汶阳之田，至今不退。今天若答应归还，才能与齐侯歃血为盟！”

鲁庄公紧张得心几乎不跳了。这个曹沫，事前也不打个招呼，突然发难，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坛上坛下都是齐兵，连个躲藏地方都没有，这不是置我于死地吗？他恨恨地看了曹沫一眼。

桓公见管仲挺身保护他，心里稍稍踏实了些。管仲力气不小于曹沫，坛上还有王子成父和隰朋。

管仲回头对桓公说：“君上，臣以为应当把汶阳之田归还鲁国。”

桓公一惊，不解地看着管仲。汶阳之地，那是一大片肥沃的好地呀，好不容易夺到手，怎么能轻而易举地退给鲁国呢？可他看看管仲那坚定的目光，只好点点头说：“好吧，寡人答应。”

曹沫大声道：“国君口里无戏言。”说完松开桓公，退后一步，从隰朋手中一把夺过玉盂，道：“曹沫不才，愿为隰朋大夫代劳，侍候两位国君歃血！”说完，咕咚一声跪到地上，双手将玉盂高陈过头。

齐桓公看了管仲一眼。

管仲点头示意，喊道：“请两位国君歃血——”

齐桓公与鲁庄公各自伸出食指，沾取鲜血，涂于口角旁。

管仲道：“歃血毕，请盟誓——”

隰朋展开盟书，念道：“齐鲁修好，共扶王室。违约背盟，苍天不祐。”

齐桓公与鲁庄公齐声道：“齐鲁修好，共扶王室。违约背盟，苍天不祐。”

管仲道：“盟成——”

曹沫起身，将玉盂还给隰朋。

坛下，齐国卫士收回指向鲁国将士的戈矛，鲁国将士也还剑于鞘，气氛顿时和解下来。

曹沫对齐桓公说：“二君已盟。管仲身为相国，掌管齐国政事，臣愿与管仲歃血定盟。”

桓公道：“寡人言而有信，决不反悔，勿须再盟。”

庄公说：“齐侯金口玉言，曹司马就不要再盟了。”

曹沫高声道：“是，谨遵君命！”

桓公对庄公道：“盟约已成，请鲁侯到馆舍歇息。”

桓公携庄公之手，共同下坛。

桓公回到馆舍，心中不快，被曹沫拉扯的手臂，还隐隐作痛。

蔡姬已摆好了酒宴，她已知道了曹沫持剑劫盟之事，见桓公满脸不高兴，忙端起金爵，笑脸相迎：“君上受惊了，喝这爵酒压压惊。”

桓公接过金爵，看着蔡姬道：“夫人已知道了？”

蔡姬道：“妾已听说，曹沫劫盟，管相国以身护君。君上平安归来，妾不胜欣喜。”

桓公喝了这酒，长叹一声。

蔡姬问道：“君上还有什么不快之事？”

桓公道：“曹沫太狂，竟敢持剑劫盟，管相国太软，竟答应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

蔡姬道：“管相国从权达变，处事得体。退还汶阳之田，自有他的道理，君上又何须不快？”

桓公道：“退还汶阳之田事小，只是在大庭广众中，光天化日之下，被逼退田，寡人颜面上太难堪了。也难怪王子成父、竖貂等人愤愤不平。”

蔡姬耽心地问道：“君上后悔吗？”

桓公又叹一口气：“唉！王子成父和竖貂将军要把鲁侯和曹沫捉起来，从严惩戒。”

“啊！那样做岂不是陷君上于不义吗？这可使不得呀！”蔡姬

着急了。

桓公看着蔡姬，道：“咦？夫人与相国的话如出一辙。”

蔡姬忙问道：“相国如何说的？”

桓公道：“相国说，欲成霸业，必先取信于天下。若言而无信，令出不行，则信义难收，诸侯难服，霸业难成。归还汶阳之田，对齐国无伤，可对于诸侯各国，却树立起了齐国的威望。今日之退，乃为了明日之进。”

蔡姬道：“相国言之有理。为人君者，失信于民尚且不可，何况失信于天下诸侯呢！君上，言必信，行必果，相国之谋，利民利国，功在霸业。君上不要再后悔烦恼了。来，贱妾陪君上喝酒。”

4.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石激起千层浪。

齐鲁柯地会盟之事，引发起齐国朝野议论纷纷，有的赞同退还汶阳之田，有的反时。赞同者有赞同的根据，反对者有反对的理由。齐桓公为此事搅得心烦意乱，在寝宫独处了三天。这一来，更是火上浇油，反对派借此大肆聒噪，闹得不亦乐乎。管仲简直成了齐国的千古罪人。齐桓公也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再不出来说话，恐怕管仲很难行政。第四天早上，他决定上朝。

众臣聚集在齐宫大殿内，彼此交头接耳，嘁嘁喳喳，人们在议论齐桓公的登朝的同时，也在谈论着那个晦气的柯地之盟话题。

东郭牙问身边的宾须无：“主公连日不朝，可是身体有恙？”

宾须无摇摇头：“不像，自柯地归来，主公就深居简出，依

我看，主公是惊魂不定，心绪不佳。”

东郭牙痛惜地叹了口气：“是呵，汶阳之田，是主公命微臣亲率三百兵车长驱直入，尔后又命微臣戍守此地一年有余，如今拱手相让，别说主公，就连我也觉得心有戚戚，寝食不宁。”

宾须无说：“人们七嘴八古都问我，管相国与鲁侯可有私谋？你说，这等危言耸听，我怎敢有个决断？”

竖貂见东郭牙、宾须无交谈甚密，就从一侧走过来，阴声怪气地说：“怎么样，二位大夫？对相国的大度之风可算领教了吧？人都说，咱齐国的相国是借了曹沫的剑，了却一笔债务。相当初，这汶阳之田可是在乾时之战得的，而乾时之战管相国还是鲁国的座上宾呢！”

东郭牙和宾须无看看竖貂，再互相对视一下，赶紧分开视线，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竖貂不禁一阵尴尬。

正此时，宁越迈着苍老的步子登上大殿。竖貂见状，赶紧迎上去，巴结地说：“大司农一向可好？”

宁越凛然地，口中吐出一个字：“好！”

竖貂弦外有音地说：“大司农虽然一直居守临淄，定也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柯地会盟的事该了如指掌吧？”

宁越不屑理睬竖貂，只是鼻孔里哼了一声。

竖貂更凑前一步：“所以，我要告诉你老，不是我竖貂执意要抵毁管相国，是他要一步步葬送掉齐国，拿着齐国土地白白地送人……”

宁越忿然扭转身，背向竖貂，拂袖而去。

竖貂还不甘心，正要再挑话题，管仲走进大殿，脸色冷峻，步子沉重。众大臣的交头接耳声也霎时安静下来。

管仲站定，面向群臣。管仲视线所到之处，群臣都不由地低垂眼睑，不敢与管仲对视，只有隰朋的眼睛内闪动着同情、忧郁的光芒。两人眼神交汇，心照不宣地微微颌首。

突然，大殿响起内侍的声音：“主公上朝！”

喊声未落，群臣赶紧分立两侧，文武列班。神情凝重的齐桓公款款登至大殿御案前。

群臣一起跪倒：“参见主公。”

齐桓公道：“平身。”

“谢主公。”群臣立起身来，站好位置，只听齐桓公开口道：“寡人连日劳累，未能登朝，不知众爱卿有何稟报？”

众臣你看我，我看你，都是欲言又止。宁越一步跨出，道：“启禀主公，老臣连日狐疑满腹，愁云激荡，今日可否在主公面前一吐为快？”

齐桓公叹口气：“说罢。”

宁越道：“老臣身为大司农，本应只管五谷桑麻，不涉邦交。近日忽闻柯地之事，市井小民尚且私语，身为朝廷重臣，焉能不闻不问？臣问主公有三：曹沫持剑劫持主公，此乃空前之耻，理应千刀万剐，为何优柔退让，而不反戈相击？此其一；汶阳之田已归我版图，沃野平畴，乃将士热血换就，又为何拱手相让？此其二；管仲身为齐国之相，理应上护主公，下保国土，但却一让再让，一退再退，可是身在临淄，心在曲阜？不知居心何在！老臣斗胆，望主公明鉴。”说完后，宁越看一眼齐桓公，再看一眼管仲，拂然退回。

齐桓公沉吟不语，只是看一眼一侧的管仲。管仲镇静若定，毫无动静。

隰朋出列奏道：“臣隰朋认为，柯地之事，已成盟约，此次立盟功大于过，得大于失。”

宁越插上一句：“隰大夫所讲功大于过，可否让老夫明白明白？”

隰朋道：“凡事不可急功近利，亦不可一步求成。曹沫虽有非礼之举，齐国也曾举不义之师。齐鲁两国，本是毗邻，如此你仇我怨，他打我还，必定纠缠是非，终起祸端。一旦战火蔓延，无论临淄还是曲阜，都将永无宁日。君上退还汶阳之田，乃高风亮节，此举一可使主公化险为夷，二可使齐鲁和平相处，三可使诸侯各国领略齐国大国之风。臣以为，主公之举，在于得天下，失汶阳方寸之地，换天下之辽阔，乃高瞻远瞩之为，岂有诽谤诋毁之理？”

宁越冷冷地说道：“隰朋大夫所言，老臣实在费解，小小汶阳尚且难以保全，又何谈天下之大？如此拱手相让，岂不把齐国瓜分殆尽，最终连你我之辈也无立足之地。”

隰朋争辩道：“得天下之大，不在于得失一城一地，而在于威望。正如勇士之猛，不在于高大，而在于威武。”

宁越亦反唇相讥道：“如此畏缩胆怯，威武之风何在？”

隰朋道：“臣所言威武不在于纠纠之气，而在于泱泱之风。何况相国舍身保护主公，面对利剑，凛然不惧，其威武之气，又岂是他人可比？”

宁越冷笑道：“岂有此理！”

齐桓公越听心里越乱，“啪！”一掌拍在案几上，他俩都一齐住了口。齐桓公站了起来，说道：“此事寡人已决定了，不要再说长道短了！退朝！”一甩袖子，转身而去。

众臣面面相觑，也悄声离去。宁越看看管仲，再看看隰朋，哼了一声忿然而去。竖貂将此情此状俱看在眼里，趁机走到宁越身边，竖起拇指，奉承道：“宁越大夫刚正不阿，有胆有识，令人佩服，佩服！”

宁越斜眼看看竖貂，未加理睬，径直向前走去。竖貂回过头来，冲隰朋狡黠地一笑。

大殿内只留下孤独的管仲。他站立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刚才他一句话也没说，是想听听朝中大臣们对他到底是怎么个看法。现在清楚了。他感到委屈，感到不平，感到气愤。特别是宁越那激烈的言辞，深重地伤害了他。对退还汶阳之田一事，他已做好了人们七嘴八舌的思想准备。但他万万没想到会说他吃里扒外，身在临淄，心在曲阜，好象他成了鲁国的内奸似的。自当相国以来，为了齐国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别说退汶阳之田是对的，即便是错的，也不应该得到如此的诽谤。他感谢隰朋仗义直言，看来，隰朋是理解他的。可惜鲍叔牙不在，如果鲍叔兄在，可能会减轻他的压力。最让他寒心的是桓公，本来，他企盼桓公能说句公道话，谁料想桓公竟然表了那么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看来，这场风波还要继续下去。

管仲走出宫门，只见荣辱柱前围着一大批人，正在高声议论。管仲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站定，他想听听。

士人甲说：“这次柯地之盟，听说国君差点吃了大亏。”

士人乙说：“咱们国君还能吃亏？”

士人甲说：“坛上都是咱们的人，鲁国只有两个人。咱们国君刚要歃血，那鲁国曹大夫突然拔出剑来，一下子指向咱们国君的胸膛。”

士人乙急忙追问：“那还了得！后来呢？”

士人甲道：“管相国见事情不好，一个箭步跳过去，用身子挡住国君。”

士人丙插了一句：“咱们的人怎么不带剑呢？”

士人甲道：“听说是双方说好了，都不带剑。”

士人丙气愤地道：“管相国不让咱们的人带剑，却让鲁国人带着剑！”

士人甲不解地问：“你怎么能这么讲呢？”

士人乙说：“怎么这么讲？他不是跟公子纠在鲁国呆了好几年么！”

士人丙摇摇头，伤心地道：“汶阳那地方我去过，水美土肥，还给鲁国，太可惜，太可惜啊！”

士人乙道：“不只是可惜。让人拿剑逼着答应下来，真太丢人”士人丙道：“丢人的不是国君，是相国。是他丢了齐国的脸。”

士人甲问：“怎么会是管相国丢了齐国的脸？”

士人乙道：“会盟之后，竖貂大夫他们都主张把曹沫那厮捉来，好好教训一番。可管相国坚决不肯，非要退田不可……”

管仲听不下去了，忧心忡忡地离开。人心不一，众口烁金。看来，只有让时间来说话，让事实来证明了。

第三章 大见成效

1. 竖貂的伎俩

易牙杀了自己的儿子做童子羹孝敬齐桓公，齐桓公很动感情，在管仲面前再三夸奖易牙的忠心。管仲也明白桓公的心思，只提了一个条件，就是决不许易牙参与朝政，也不再坚持把他逐出宫去。易牙的御厨地位总算保住了。他恨透了管仲。柯地会盟之后，他到处散布管仲的坏话，恨不得管仲立即下台。特别是他堂弟易容还关在死牢里，过些日子要斩首。他还存有救易容的念头。与竖貂、开方多次密谋商量，他俩也没有办法，一个劲地骂管仲。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终于商量出一个办法：向管仲实施美人计。

为了进一步取悦桓公，开方想把他的两位堂妹长卫姬、少卫姬送给桓公。竖貂向桓公一禀报，桓公大喜，还着实夸奖了竖貂和开方一顿。竖貂和开方立即出发到了卫国。长卫姬父母一听说要把女儿嫁给齐桓公，立即表示同意，当下接受了开方和竖貂送来的聘礼。事情顺利得简直出乎竖貂、开方的意料。长卫姬、少卫姬听说要嫁齐桓公，也很高兴。竖貂和开方在卫国住不到半个月，两位美人儿就坐上了去齐国的马车。开方还特意从他家的侍女中选了一个漂亮的侍女，一起带回齐国。

齐桓公一听说卫国二姬已到临淄，急不可待地传唤竖貂和

开方进宫。

竖貂和开方进内殿拜见桓公，道：“臣竖貂开方叩见君上。托君上洪福，臣等此行不辱使命，迎娶卫国二姬到来，现在外听宣。”

桓公高兴地说：“快，宣她们进来。”

长卫姬和少卫姬进殿，拜见桓公：“拜见君上。”

桓公连忙上前，一手拉起一个：“免礼，平身。”他仔细地看面前这两位美人儿，只见姐妹二人，肌如瑞雪，脸赛朝霞，粉面桃腮，娇媚动人，姿质艳丽，国色天香。不同的是，姐姐长卫姬文静深沉，妹妹少卫姬天真烂漫。把个桓公弄得魂游荡漾三千里，魄绕山河十万重，恨不得把姐妹二人一口吞下肚去，欲火象熊熊的烈焰一下涌遍全身。要不是竖貂和开方在场，他会立即把这姐妹二人抱到榻上。他拚命抑制住欲望，对开方道：“爱卿如此忠于寡人，寡人定当重赏。”

开方忙道：“只要君上满意，臣等不虚此行，这就是君上对臣的最高奖赏。”

桓公满面笑容，对侍女道：“将二姬带去拜见夫人。”

两位侍女带路，二卫姬相随出殿。

竖貂欲跟着进后宫，刚迈动脚步，桓公含笑道：“竖貂爱卿，你与开方爱卿辛苦了，回家歇息去吧。”

竖貂止步，看着桓公。

桓公对侍卫吩咐道：“取白璧十双，黄金百斤，赏赐二位爱卿。”

竖貂和开方谢道：“谢主公。”

二卫姬随侍女来到蔡姬寝殿。只见蔡姬在案几旁正读简策。

她音韵清朗地读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宫女上前禀报：“夫人，主公新选的美人长卫姬、少卫姬拜见。”

蔡姬一惊，抬头问道：“什么？”

宫女答道：“长卫姬、少卫姬拜见夫人。”

长卫姬和少卫姬盈盈而入，跪倒在蔡姬面前：“拜见夫人。”

蔡姬站起来，伸手搀扶起来道：“二位妹妹，请起。”

长、少卫姬站起来。三人互相注视着。只见长卫姬眼中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而少卫姬脱口惊叹道：“夫人真美呀！”长卫姬一听，回眸瞪了少卫姬一眼，少卫姬赶紧敛口退后半步。

蔡姬见她二人如此，笑了笑，说道：“两位妹妹请坐。”

长卫姬道：“谢夫人。”

蔡姬道：“君上委托我掌管后宫。两位妹妹入宫，备位如夫人。”

长卫姬低眉顺目，应道：“谢夫人。”

少卫姬真挚地说：“贱妾年幼不懂规矩，今后请夫人多加教诲。”

蔡姬微笑道：“妹妹不必客气。君上乃是有大抱负、大作为的明君，日夜勤劳，励精图治，欲克成齐国霸业。两位妹妹要善事君上，行于正道，切忌侈靡淫戏，荒废国事。两位妹妹自幼生长卫国宫廷，家教有方，不必多说。否则，后宫自有法度，决不宽贷。”

长卫姬忙道：“多谢夫人教诲。”

少卫姬见蔡姬说话和颜悦色，心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问

道：“夫人，后宫之中，也可以弹琴鼓瑟、歌舞娱乐吗？”

蔡姬笑道：“只要不误国事，自然是允许的。想来妹妹一定精于丝竹，技艺不凡了？”

少卫姬羞涩地一笑，又转而问道：“姐姐读的什么书呀？”

蔡姬看了案上的简策一眼，答道：“是管相国新著的《治国》篇。”

少卫姬好奇地问：“管相国非常了不起，是吗？”

蔡姬道：“管相国雄才大略，学识渊博，多谋善断，真是盖世奇才。君上欲成霸业，全靠管相国出谋划策。”

长卫姬从堂兄开方嘴里，对蔡姬已有了几分了解。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以前她总以为天下美女都不如她，今日一见蔡姬，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心中油然而生妒意。她也知道，蔡姬进宫已三年有余，可至今没有生过孩子。她想，只要我为君上生个儿子，这正位夫人就是我的。她打定主意，听开方堂兄的话，多亲近君上，争取早日生个儿子。

少卫姬比她姐姐小两岁，今年才十六岁，她对蔡姬很有好感。蔡姬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性情温和，不端夫人架子，还懂得那么多大道理，她自愧弗如。她进宫时心里怕得要命，怕桓公，怕夫人。临来时，母亲悄悄告诉她如何侍候丈夫，男女如何云雨，她一听更感到害怕。今日一见桓公，心里便很高兴，虽然年龄大了些，可是相貌堂堂，一派大国君主的气度，能嫁这样一位丈夫，也不枉活一世。后来又见到夫人蔡姬，感到十分亲切。她感到满心喜欢。

侍女进来，向蔡姬深施一礼道：“夫人，君上传旨，二位如夫人今晚临幸。”

蔡姬虽然开明大度，也感到一股醋味直冲咽喉。她吩咐道：“二位妹妹大喜了，君上今晚就要临幸你们。”

长卫姬喜不自胜，她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说：“谢谢夫人。”

2. “美人留下，计带回去”

管仲今晚心情特别激动。隰朋得到可靠情报：卫国、曹国、纪国、莒国因为齐桓公在柯地会盟上不仅不怪罪鲁侯和曹沫，反而同意归还汶阳之地，十分钦敬，都要派使者到临淄来，与齐国订盟，尊桓公为盟主。这可帮了管仲的大忙，只要此举成功，那些谰言谤语不攻自破。更令管仲兴奋的是事实证明他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作为一名政治家，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这是最大的喜悦和幸福。四国与齐国定盟，无疑奠定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管仲的改革大计，内外政策也必然会大大减少阻力。相地衰征、官山海大计虽然已通告全国，可阻力很大，特别是朝廷中，以宁越为首的老臣、阳奉阴违，虽然已初步见到成效，可很不理想，他决心把这两大改革全面推开。他翻开简策，对相地衰征、官山海大计又认真地研究起来。

侍仆进门来，轻声道：“相爷，竖貂大夫求见。”

管仲一怔，慢慢抬起头：“竖貂？他来何事？”把手一挥：“不见！”

侍仆答应一声“是”转身向外走去。

管仲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他连忙叫住侍仆，道：“请他进来吧。”

侍仆答应一声，出去了。不一会，竖貂出现在门口，深施一

礼，口中关切地说：“天这么晚了，相国还在为国事操劳？”

管仲冷淡地问：“竖貂大夫夜晚来见，是君上有急事吗？”

竖貂道：“不是。”

管仲又问：“那么，竖貂大夫是有事找我吗？”

竖貂献媚地道：“相国为了大齐鞠躬尽瘁，大齐有今日之强盛，都是相国的功劳。”

管仲皱了皱眉，说道：“竖貂大夫此言差矣，我管仲乃一国之相，不过辅佐君上而已。”

竖貂忙道：“对，对，大齐有如此明君贤相，实在难得。”

管仲冷笑一声：“竖貂大夫今晚就为说这几句话而来吗？”

竖貂环顾左右无人，小声道：“在下到卫国为君上迎娶长、少卫姬，也给相国选了一位，真是倾国倾城，国色天香啊！”

管仲一愣：“有这等事？怎不带进来？”

竖貂陪着笑脸说：“相国稍待，立刻就来。”起身出门。

管仲也站起来，注视着书房门口。不久，竖貂带着卫女沿门外甬道走过来。卫女一出现在门口，管仲的眼睛就盯住了：真是貌若天仙，美妙无双啊！只见那卫女盈盈下拜，口中道：“小女子叩见相爷。”

管仲连声夸赞道：“好，好，请起。”

竖貂凑到管仲跟前，笑嘻嘻地问：“相国，还满意不？”

管仲笑了笑，说道：“那就谢谢竖貂大夫，人我收下。”

竖貂紧跟着小声问道：“相国，易容是易牙的兄弟，念在易牙侍奉君上有功，是否可以从宽发落？”

管仲明白了，原来如此！他不由笑了：“好说，好说，看在竖貂大夫面上，处决易容时，赏他个全尸就是了。”继而对内室

喊道：“夫人。”

婧从内室盈盈而出：“相爷有什么吩咐？”

管仲指着卫女道：“承蒙竖貂大夫美意，给我送来了位美人，以作为从宽发落易容的条件。我已答应处决易容时赏他个全尸。你将卫女带进去问一问，她若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留下就派人送她回家。”

婧微笑着答应道：“是。”引着卫女进入内室。

管仲对竖貂道：“竖貂大夫，还有何事？”

竖貂脸色十分难看，勉强从牙缝里挤出句话：“谢相国的关照，告辞！”

管仲毫不客气地一伸手：“不送。”

竖貂转身出门，恨得咬牙切齿。

婧从内室里走出来，笑着说：“妾问过了，卫女愿意侍候相爷。”

管仲笑着问道：“那夫人呢？意下如何？”

婧娇嗔地说：“只要相爷高兴。不过，妾以为竖貂此举，恐怕是美人之计吧。”

管仲听了，大笑起来：“哈哈哈哈……”

婧不解地望着管仲。

管仲得意地说道：“美人之计算得了什么？美人，咱留下；计，让竖貂带回去！”

3. 四国请盟

隰朋的情报是准确的。没过几天，卫国、曹国、莒国、纪国

的使者带着四国国君的书信，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临淄。隰朋高兴得眉飞色舞，急忙进宫向桓公禀报。

齐桓公正在批阅简牍。

隰朋进殿，行过大礼，道：“启稟君上，卫、曹、纪、莒四国使者各受其国君之命前来请北杏不会盟之罪，并请求与齐国订盟。”

齐桓公一听，出乎意料之外，不胜惊喜，急忙立起身来问道：“果真如此？”

隰朋答道：“四国使者正在馆驿待命。”

齐桓公乐得合不拢嘴，吩咐道：“传旨，寡人要亲自会见四国使者！”

侍者应声出殿传旨。

桓公一脸喜色，问隰朋道：“爱卿，四国使者为何不谋而合，前来订盟？”

隰朋道：“臣听使者们说，君上柯地之举，震惊了各国诸侯，对君上口服心服，有口皆碑，盛赞君上言行一致，有泱泱大国之风，故愿服从君上调遣，前来订盟。”

桓公一怔，想了想，面有愧色，说：“这两个月寡人反复想过，相国所作所为是对的。相国顶着流言蜚语，还孜孜不倦为国操劳。寡人一时没想通，未能为相国排忧解难，寡人有愧于相国呀！”

隰朋也很动情地说：“相国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臣等望尘莫及。”

桓公自语道：“是啊，相国之谋，百无一失。”

侍卫进殿禀报：“启稟君上，四国使者到。”

桓公振奋精神，道：“有请四国使者。”

四国使者进殿，跪拜施礼：

“卫国使者拜见盟主。”

“曹国使者拜见盟主。”

“纪国使者拜见盟主。”

“莒国使者拜见盟主。”

齐桓公脸上绽放出多日以来最舒心的微笑。盟主，这是两个多么光辉的字，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称谓呀！

4. 拜管仲为“仲父”

与四国订盟之后，齐桓公三日没有上朝。他在反省，为什么他会对管仲产生误解，以致使管仲受了那么多委屈。管仲自当相国以来，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推行改革大计。几年时间，齐国从一片混乱迅速大治，国库大大充盈了，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内政理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已见成效。农业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过去那种“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的严重凋敝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管仲的“本末并重”，即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商业的官山海大计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渔盐、冶铁、纺织也发展很快，各国客商云集临淄，大大加强了齐国的财力，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为什么竟为柯地之盟时曹沫的无礼、被迫退还鲁国汶阳之地而对管仲产生了成见呢？成见的产生并不单是心疼那块地，主要的是觉得自己丢了面子。现在回想起来，他真后悔，不要说管仲退地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使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就动摇了对管仲的信任。幸亏管

仲心胸开阔，如果他撂了挑子，那后果，不堪设想！四国来使请求加盟，一下子使他成了真正的中原霸主，这与一块小小的汶阳之田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他下定决心，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对管仲的信赖。官山海大计，相地衰征大计，边关开放大计等等管仲的一系列改革大计还没有彻底完成，他要竭尽全力把改革推向前进。透过柯地会盟及其带来的效果，桓公真正认识到了管仲推行霸业的本质。这么一回想，反省，桓公感到心里亮堂了，浑身轻松了。他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关系到齐国命运的决定。

第二天早朝，文武群臣涌进大殿列班，管仲立于班首。

齐桓公在两名侍卫簇拥下，走进大殿。

群臣跪倒，齐声喊道：“叩见主公。”

桓公一挥手道：“平身。”

桓公的目光，将群臣扫了一遍，最后落于管仲身上。他消瘦多了，精神憔悴多了，但那双目光还是那么神采奕奕。一股内疚的情感涌上心头：相国，委屈你了，寡人真对不起你呀！他平定了一下情绪，朗声说道：“柯地之盟，退还汶阳之田，相国力排众议，使大齐昭大信于天下。如今从盟者日益增多，大齐霸业初成。相国献计，以王道而霸天下，这是齐国霸业的根本大计，齐国上下，要一体遵行。自今日起，寡人拜相国为仲父，凡有国家大事，全部听从仲父定夺。自今日起，齐国上下臣民，一律不准直呼仲父之名，如有言行诽谤，伤及仲父者，从严治罪，决不宽恕！”

听了桓公这番话，管仲心里象大海涌起了滔天波澜。他没想到桓公会给他这么高贵的地位，这么大的权力。前些日子他心里

的委屈、不平，顿时化作了云烟，多么英明的国君啊！他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喜悦的感情，泪水滚了下来，他急忙用袖子抹去，朝桓公跪倒，大声道：“谢主公。”

桓公忙道：“仲父请起。自今日起，仲父见了寡人，不许跪拜顿首。”

管仲起身，长作一揖道：“臣谢主公。”

隰朋出班，欣喜地朝管仲作了一揖，道：“拜见仲父！”

众臣也一齐向管仲施礼道：“拜仲父！”

管仲连忙还礼道：“不敢！不敢！”

桓公笑着对管仲道：“仲父，你的官山海大计算人已看过，今日向群臣讲一讲啊。”

管仲道：“所谓‘官山海’大计，就是由国君设官立府，将山之铜铁、海之渔盐，以及国君所用之金、玉、币、帛、皮革、珠宝等类，统一掌管，其利在国，其便在民。为此，拟设金府、玉府、帛府、内府、外府、盐府等，统称轻重九府，由相府代国君掌管。同时，要大开边关，广招天下客商，与诸侯国互通有无。主公如以为可，即请颁旨实行。”

桓公面向群臣问道：“适才仲父所奏设立轻重九府，官山海，开放边关，此乃国家大计，众位大夫意下如何？”

宁越出班奏道：“管相国，不，仲父所奏三条大计，老臣窃以为不可。”

管仲惊诧地看着宁越。

桓公看了宁越一眼，道：“大司农有话请讲。”

宁越道：“治国之道，以农为本。仲父置农本于不顾，却要直接掌管轻重九府，把工商财货作为第一要义，此乃舍本逐末

也。”

大臣们在交头接耳。

宁越侃侃而谈：“自周室定鼎以来，天子设轻重九府，近世已逐渐废置。齐国乃天子下属诸侯之国，竟然设立九府，此乃非份越轨、目无天子之举，相国精通史册，深明大义，竟然提出如此主张，老臣以为有失为臣之道。”

竖貂听了讨好地向宁越直点头，翘拇指。而隰朋、东郭牙等几位大臣微微摇头。

宁越越说越激动：“第三，开放边关，更不可施。边关一开，天下客商云集齐国，难免各国奸细混入，我齐国的一举一动，尽为诸侯所知，如何称霸天下！”

桓公目视管仲。管仲泰然自若，成竹在胸，道：“大司农之言差矣！本相国上任，首事农本，设士农之乡十五，已大见成效。仓廩较前充实，百姓家中有粮，有目共睹。下一步还要实行农田新政，这怎能是舍本！”

桓公不由地点了点头。

管仲继续说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于工商。百业兴则百姓富，百姓富则国力强，国力强则霸业成，这怎么是逐末！如今朝廷要费用，百官要俸禄，与诸侯亲善要财帛。工商不兴，钱从哪里来？！诚然，轻重九府是周天子所设，但天子设轻重九府，不在于礼仪，而在于利国利民。如今王室衰微，诸侯离心，一匡天下之责，落到我大齐肩上，设轻重九府乃齐国霸业所需，怎能说成是越规非份之举！”

桓公频频点头，管仲受到了肯定，语调更加铿锵激昂：“商人可通天下之利，既能贩走我齐国的盐、铁，也可运来我大齐所

需的财货。富国利民，莫过于商。纵然混入几个奸细，又奈我何？况且，他国的人尚可在齐国为官，来齐国经商，又有何不可！”

众大夫都不由看了开方一眼。隰朋出班奏道：“臣以为仲父之言有功于国，有利于民，应该实行。”

王子成父也出班道：“水至清则无鱼，即使混进个把奸细，奈何我大齐十万雄兵！仲父所奏乃振兴齐国大计，君上应恩准，立即施行！”

宁越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他怒视了隰朋、王子成父一眼，掉过身来，蹒跚跚跚地，竟然不辞而去。

管仲看看宁越渐渐远去的背景，又回头看着齐桓公。

桓公一击案几，奋然而起：“寡人同意仲父所献官山海之计，开设轻重九府，掌管盐、铁、金、玉、珠宝、货币，由仲父代寡人掌管。边关立即开放！毋庸再议，退朝！”

5. 宁越怒斥竖貂

宁越回到家中，心绪烦乱。他没有想到桓公会把管仲抬到如此高的地位。看来，桓公是效法西周文王封姜尚为“太公望”的故事。对于管仲，他认为是个有本事的人，是桓公的好助手。这几年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齐国的地位在各诸侯国中越来越突出，齐桓公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可是，对管仲提出的以“相地衰征”为中心的农业改革他不赞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管仲要破这个规矩，他看出了管仲的野心，是打着尊周天子的旗号，实际上要取代周天子。作为分管农业的三朝老臣，他决不能对此

听之任之。可他不想直接与管仲、齐桓公对抗，便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对管仲提出的“官山海”之计，他更不赞成，认为管仲尽在出风头。现在，官山海具体方案出来了，如果朝议通过，他再反对也没有用了。

如此舍本取末，齐国的前途十分危险，国将不国。他再也忍不住了，在朝堂上放了一炮。本来他以为大部分大臣会支持他的观点，可竟然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他倒上酒，闷闷地喝起来。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宁越仍旧手端酒爵，长吁短叹。

侍仆进来，点上蜡烛道：“老爷，竖貂将军来了。”

宁越眼睛一亮，以为桓公态度转变了，忙道：“快快有请。”

一见竖貂进来，坐下，宁越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是不是君上召见？”

竖貂摇摇头，诡秘地一笑道：“好久没与大司农聊聊了，今晚特来拜望。”边说边从怀里掏出白璧一双，放在案几上。

宁越不解地问道：“竖貂将军，这是何意？”

竖貂道：“大司农乃我大齐栋梁之臣，从僖公到襄公，已是三朝元老。在下十分敬重大司农，区区一双玉璧，不成敬意，聊表寸心而已。”

宁越摇摇手：“竖貂将军请收回玉璧，无功不受禄呀。”

竖貂陪着笑脸道：“大司农对齐国，功盖过天，妇孺皆知。眼下齐国有难，君上被管仲迷惑，乱政当道，大齐的前途，全靠大司农了。”

宁越警惕地看着竖貂。

竖貂继续说：“当年，周武王死后，由年仅十三岁的周成王即位，管叔、蔡叔造反，要是没有周公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杀了管叔，周王天下必将毁于一旦。现时的齐国，与当年周成王即位时，何其相似！”

宁越明白了竖貂的来意。他知道竖貂与管仲一直不和，但他对竖貂一直看法不好，认为这是一个小人。竖貂见宁越听得认真，便更直接了当地说开了：“管仲本应死在荣辱柱上，可君上被鲍叔牙蒙蔽，不但没有杀他，反让他当了相国。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目中对上无视列祖列宗之法规，对下无视群臣的意见，连你这样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也不放在眼里。一意孤行，什么相地衰征，什么设轻重九府，什么关山海，又什么边关开放，长此以往，大齐国将不国啊。”

宁越冷笑着问道：“竖貂将军的意思是……”

竖貂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咱们联手来，把管仲从君上身边赶走，我们愿意团结在大司农周围……”

宁越感到头上给扣了屎盆子一般，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啪”地一声拍案而起，厉声质问：“你们是谁？易牙吗？开方吗？一群蝇营狗苟的小人！我正告你们，宁越是堂堂正正的汉子，决不与小人为伍！”

竖貂心里一惊，两眼迷惑地盯着宁越，似乎不认识他似的。

宁越越说越激愤：“管仲是好汉，是硬汉，有胆有识，他的政策是错了，我坚决反对，只要他翻然醒悟，仍不失为一国之相。竖貂将军，我劝你少打相国的主意，别拿鸡蛋去碰石头！”

竖貂站起来，不解地看着宁越。

宁越气得手直哆嗦，一指门外，吼道：“竖貂将军，请吧！”

竖貂哼了一声，朝门外走去。

宁越抓起案上的玉璧扔出门去。

室内，空空荡荡，风吹残烛。宁越越想越气，他似乎受了奇耻大辱，一脚将蜡烛踢翻。

室内一片漆黑。

“哈哈……”黑暗中，突然爆发出宁越发狂的凄惨的笑声。

6. 智服鲁国

昨天夜里，管仲睡了一个好觉。早晨起来，他走出门去，只见一轮红日从东边喷薄而出。天是那样蓝，空气是那样清爽。

婧在院子里踢毽子。几名侍女陪踢。

婧身轻如燕，技巧娴熟。正踢、反踢、跳起来踢……彩色的毽子时而飞上空中，飘飘荡荡；时而落在她脚面上，稳稳当当。

侍女们手拿毽子看婧踢，彼此交头接耳赞美婧的美姿，眼中流露出羡慕之情。

管仲被婧优美的姿态吸引，驻足而立，饶有兴趣地观赏。

婧看见了管仲，将毽子踢向一名侍女，来到管仲面前，笑靥如花：“相爷起来了。”

管仲笑道：“踢得好，再来。”

婧摇头道：“不踢了，妾累了，请相爷用早饭。”

管仲开玩笑：“夫人踢得真好看，妙极了！”

婧娇美地一笑。

二人走进室内。

管仲指指案上摆着一扎扎的简册、帛书道：“这些书，夫人读了多少了？”

婧笑道：“没读多少，真难读，累得头都疼了。”

管仲认真地说道：“要耐着性子，多读一些。”

婧娇媚地一笑：“要不就配不上相爷了，是么？”

管仲微笑着，深情款款地望着婧。

侍女在一边笑了，道：“夫人读书可用功了，又是背又是唱。”

管仲问：“夫人喜欢读哪些书？”

婧想了想道：“妾最喜欢史官们采集的那些诗，又好懂，又好记。相爷写的书，妾看不大懂。”

管仲笑一笑，说道：“慢慢就懂了。那都是安邦治国之策，要多读些。”

管仲情绪高昂，看着婧那信服的表情，心里觉得十分高兴。他忽然想起侍女曾说过夫人的诗唱得真美，于是兴致勃勃地说：“夫人，唱一首诗歌听听，我来弹琴。”走到琴架前，扭头看着婧：“唱哪一首？”

婧娇声道：“妾最喜欢《静女》。”

管仲问：“是不是《邶风·静女》？”

婧点点头。管仲弹起琴，琴声悠然。婧伴着旋律起舞，唱道：

“文静的少女多么美丽，
她等候我在僻静的城隅。
藏啊，躲啊找不见，
我挠头徘徊真焦急。

文静的少女啊多情又动人，
她送我一支红笛。

红笛闪闪发光呀，
叫人爱呀叫人喜。
她从野外采来一束鲜花，
真是漂亮得出奇。
并非鲜花有多美丽，
只因为它是美人的赠礼。”

管仲与婧一个弹琴，一个歌舞，配合默契。正玩得高兴，侍女进来，低声禀报：“相爷，隰朋大夫求见，在前堂等候。”

琴声戛然而止。管仲起身走出内室。

婧忽然想到：“啊呀，相爷还没吃饭呢！”刚要开口喊住管仲，看到那匆匆而去的背影，又咽了下去。

管仲与隰朋在上房席地而坐。隰朋笑道：“仲父，好消息！鲁侯又派人来借粮了。”

管仲也笑道：“鲁国老找咱们麻烦，这下老实了。”

隰朋佩服地说：“仲父神机妙算，那鲁侯哪是对手！”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自从柯地之盟后，鲁庄公安稳了一阵子。可齐鲁积怨太深，经常搞点磨擦，桓公就与管仲商讨对付鲁国的办法。管仲出了一个主意。鲁国百姓从来以织绌为业，绌是一种厚而滑的绸子。管仲让桓公带头穿绌做的衣服，令左右大臣也都要穿。齐国百姓也都纷纷效法。一时，绌服遍及齐国。管仲下令齐国百姓不准织绌。于是，绌的价格猛增。鲁国百姓一看织绌有利可图，都放弃农活织起绌来。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绌忙。

管仲又贴出告示：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绌，得三百斤

黄金；贩来一万匹，得三千斤黄金。

鲁侯高兴了，织绌发大财了。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政上单靠织绌就很充裕了，于是下令全国织绌。人人忙着织绌，田地荒芜了，鲁绌源源不断流进齐国。

转眼就是一年。管仲突然命令封闭关卡，不让鲁国的绌进齐国；同时又让桓公和大臣们改穿帛料衣服。于是，齐国上下帛料又大兴，无人再穿绌料衣服了。这一下，可苦了鲁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两季庄稼没有收成，鲁国的绌堆成了山，百姓们顿时陷入了饥饿之中，纷纷逃离鲁国，投奔齐国。鲁庄公发现中了管仲的计谋，急忙令百姓停止织绌，可是已经晚了。他只好到齐国购粮，但管仲把粮价一提再提，把个鲁庄公搞得焦头烂额，只好向齐国求救了，老老实实在地听从齐桓公调遣。

隰朋讲完之后，管仲眼里闪烁着狡黠的目光，哈哈大笑。

隰朋道：“还有一事，要向仲父禀报。大司农宁越下令封锁边关，不让各国商人入境。”

“什么？有这等事？”管仲惊异地问。

“商人们已提出抗议，说齐国不讲信用。”隰朋忧心忡忡地说。

管仲怒不可遏，又是这个宁越！他已成了改革的绊脚石，看来非搬掉不可了。

他立即草签了一道命令，交给隰朋道：“你马上赶赴关卡，向客商宣布：招天下客商，是国君制定颁发的国策，任何人无权变更。要向客商们赔礼道歉，同时向他们宣布：凡到齐国来的客商，一律实行优惠。凡单车经商者，客商食宿免费供给；两车者，加供马匹草料；三车以上者，还有美女伺候。”

隰朋一惊：“怎么，还有美女伺候？”

管仲笑道：“我已与君上商量好了，这次后宫清理出的五百名美女，不再分给大臣们了。建一座妓院，供客商们消遣。反正客商们有钱，整年长途跋涉，又不能带女眷，在临淄住不下。要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才能做大买卖。这件事君上已经同意。”

隰朋指着管仲笑道：“好你个仲父，真想到客商们的心里去了！我向客商们一宣布，准把他们乐死！”

管仲道：“乐死好哇！咱们要千方百计，把客商们腰里的钱留下，越多越好，还不快去！”

隰朋笑着一拱手：“得令！”

第四章 慧眼识英雄

1. 竖貂自宫

竖貂在宁越家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连骂了好几天“宁越老贼”，这老家伙真不知好歹。他知道宁越的后台是上卿国子，也明白只靠他和易牙、开方三人是形不成对管仲的威胁的。如果宁越肯挑头，那么上有国子，下有他们，就可以和管仲较量较量了。他身为中大夫，不好直接拉国子，宁越是最好的人选。原先他只知道宁越对管仲的相地衰征有看法，通过这次廷辩，他发现宁越对管仲的官山海也持反对意见，这相地衰征和官山海是管仲的两根支柱，宁越敢在朝廷上公开反对，说明他与管仲积怨已经很深了。因此，他才拿了玉璧去拜访宁越，不料被他侮辱了一顿，还把玉璧摔坏了。看来，只有靠自己了。他对桓公也很不满，这几年，他几乎跑遍了中原各国，四处搜寻美女，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六名了，可他的后宫总管职务却至今没有到手。他也曾直接对桓公提过，可桓公总是笑而不答。他又通过长卫姬做工作，长卫姬告诉他，桓公之所以不让他进后宫，因为后宫全是女眷，男人一律不准进后宫。如果要进后宫，那只有宫刑之人才行。这宫刑就是割掉生殖器，竖貂当然不干。现在看，实现自己的相国梦，必须当上后宫总管，要当后宫总管，只有阉割自己的生殖器了，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他下了决心。

这天晚上，竖貂约集易牙、开方密商此事。

竖貂说：“这些日子我想了许多，管仲的地位是不好动摇的。主公已拜他为仲父，谁再反对他就等于反对主公了。可太阳不能老在正午，我们比他年轻，要等待，要沉住气。易牙弟为此已赔上了一个儿子。开方弟的目的已基本上达到，就剩下我了。”

易牙不满地说：“主公也是，竖貂大哥对主公这么忠心耿耿，为搜寻美女跑断了腿，操碎了心，可连后宫总管也不给。”

开方道：“也难怪，后宫是主公享乐的地方，夫人、如夫人和侍妾、宫女都是些如花似玉的美人儿，能放心让一个男子汉进去吗！”

竖貂痛苦而坚定地说：“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了，就是自宫。”

开方大吃一惊，摇头反对：“不可，不可，这太残酷了。”

易牙想了想，说：“我很佩服大哥的丈夫气概，不过，这一来大哥可要绝后了。”

竖貂咬咬牙道：“我已有两个儿子了，不会绝后的。”

开方关切地说：“那，嫂夫人她……，愿意吗？”

竖貂苦笑道：“她怎么会愿意！顾不得她了，咱们要干大事，我豁出去了。”

开方道：“大哥，此事还得三思而行。”

竖貂一掌拍在案上道：“我决心定了！长卫姬也快生产了，我要进后宫。管仲死了以后，齐国的天下就是咱们的！易牙弟，这事就拜托你啦！”

易牙为难地说：“摘鸡阉狗我是干了不少。给人干，这活儿我可是头一遭。”

竖貂为他鼓劲道：“干吧，只要保住大哥这条命就行。”

第二天，竖貂和易牙选了宫中侧殿的一间密室。易牙很有经验，把这间密室堵得严严实实，不留一点空隙。然后火烤，水蒸了三天进行消毒。因为宫刑之后，创口极易感染，服刑者须在消毒的密室中静养一百天才行。易牙准备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用开水煮了三遍，竖貂用的被褥，衣服及一切用品都进行热水消毒。

竖貂要受宫刑了。他先脱了衣服，将全身洗干净，下身用温水洗了三遍，躺在榻上，将两腿搁在特别制作的木架上，用绳子拴牢，再用绳子把身子固定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竖貂都一动不能动了。

操刀的是易牙，开方在门口守卫。

易牙从锅中捞出匕首，看着竖貂：“大哥，你后悔吗？”

竖貂十分紧张，呼吸急促：“不后悔！三弟，动手吧！”

易牙看了看受刑部位，又道：“大哥，这一刀下去，你可就——”

竖貂不耐烦地吼道：“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就动手吧！”

易牙又道：“大哥，你可得咬紧牙关，要不要把嘴堵上？”

竖貂吼道：“不用，快下手吧！”

易牙把牙一咬，下刀了。顿时鲜血如注。

竖貂痛苦地大叫了一声，昏厥过去。等他醒过来，易牙已收拾完毕，捆住他的绳子也早解开了，只是下体疼痛难忍。

易牙端着一碗煎好的药凑上前来：“大哥，一切很顺利，你喝药吧？”

竖貂一仰脖将药灌下肚去，他抹抹嘴说：“三弟，你做得可真干净利落！”

易牙扶他躺下：“好好躺着，能睡就睡。你放心，一切有我和二哥照料。”

开方进来，笑道：“大哥，真好样儿的！”

竖貂苦笑道：“不这样怎么能当后宫总管！哎哟，我的娘哎！”

桓公听易牙说竖貂自宫，大为感动，急忙跟着易牙来到密室，要见竖貂。

把门的开方一见桓公，急忙跪倒在地：“臣开方拜见君上！”

桓公道：“爱卿平身，寡人要见竖貂爱卿。”

开方忙答道：“君上不能进室，需一百天之后才行。”

易牙喊道：“竖貂将军，君上来看望你了！”

竖貂在里屋喊道：“君上，臣不能给君上叩头，死罪死罪！”

桓公也大声说：“爱卿对寡人如此忠心耿耿，寡人十分感动。爱卿好好养伤，百日后你就是后宫总管！”

竖貂激动地大声道：“谢君上圣恩！”

易牙、开方一齐跪在地上：“我俩代竖貂将军向君上谢恩！”

2. 知音

公元前六八一年春天，齐桓公为谴责宋桓公违背北杏盟约，采纳管仲的计策，派隰朋讨得周天子之命，出兵讨伐宋国。周釐王派大夫单蔑，率一百乘战车与齐军一起讨伐。陈、曹二国也申请派军队配合齐国，愿为前锋。桓公便派管仲先率一军先行，会同陈、曹二国军队。他与隰朋、王子成父、东郭牙等统帅大军跟

进，约好在商丘集合。

战车隆隆，战马嘶嘶。整齐威武的齐国军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雄纠纠、气昂昂地开出临淄南门。

齐桓公好色，每次出行，都带着夫人侍女。这次管仲也把婧和一名侍女带上，夫妻同乘一车。她依靠在管仲怀中，娇滴滴地问道：“相爷，为何要讨伐宋国？”

管仲摸着婧的秀发，笑道：“夫人，你怎么又问，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婧撒娇地说：“相爷再说一遍不行吗？”

管仲道：“去年三月，君上奉周天子之命，在北杏与诸侯会盟，主要目的是巩固宋桓公的君位，可宋桓公御说竟敢不遵王命，私下背盟逃会，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还了得！”

婧又问道：“相爷，打仗很危险吗？”

管仲笑道：“打仗哪有不危险的，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可有些仗非打不可，要打就要打赢。”

婧笑着说：“看来这次伐宋，相爷定是稳操胜券了！”

管仲肯定地点点头：“那是当然，正义王师讨伐不讲信义之人，战必胜。”

婧突然用手捂住管仲的嘴，把头靠近车窗，掀开窗帘朝外望，管仲也随着向窗外看去。

只见狶山脚下，站着一个身穿粗布褐衣的男子，一只手拍着牛角在高声唱歌。

婧道：“相爷请听，这人唱的歌，不是平常的山歌俚曲，蛮有味道呢！”

管仲笑道：“面对青山，独自一人引吭高歌，倒是别有一番

情趣。”

婧侧耳仔细听了一会儿，说：“相爷，这唱歌的，象在说些什么给人听。”

管仲也似乎听出了什么，说道：“此人气质不凡，独具一格。可惜军务紧急，否则倒真该见他一见。”对驭手道：“停车！”

骏马收缰，车轮嘎然停止了转动。

管仲对待卫道：“去，给那牧牛之人送酒肉去，赏赐于他，快去快回！”

侍卫答应一声，跳下车，拿出一包肉，一小坛酒，向牧牛人走去。

车队缓缓继续前进。

一会儿功夫，侍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纵身跳上车，说道：“不识抬举的家伙！”

管仲问：“怎么个不识抬举法，说来听听。”

侍卫道：“我拿着酒肉赶到牧牛人跟前，对他说：‘放牛的，相爷赏你酒肉，快点接着。’可那人连理都不理，头也不回，话也不答，兀自唱他的古里古怪的歌儿。我生气地转到他面前，对他说：‘哎，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相爷赏赐你酒肉，给你！’他这才看了我一眼，接过酒罐，连声谢也不说，更恼人的是，他打开封盖，举起酒罐，把酒全洒在地上。我火了，喝斥他说：‘对相爷如此不恭不敬，你可知罪？’他朝我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嗨，真是个怪人！”

管仲越听越有兴趣，忙问：“他说的什么，你快说呀！”

侍卫想了想，说：“浩浩乎白水，浩浩乎白水哪！”

管仲一下怔住了：“浩浩乎白水……”他凝神沉思，自言自

语地重复：“浩浩乎白水……”

婧道：“相爷，你不记得这首古诗了？”

管仲惊疑地看了婧一眼，说：“怎么，夫人记得这句古诗？”

婧想了一想，说：“妾记得古有白水之诗：‘浩浩白水，倏倏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此人很有学问，是想当官。”

管仲一拍婧的肩膀道：“夫人记性真好，这首诗我忘得影也没了。对对，是白水之诗。看来，此人谢绝我的美酒，是想见我一面。”对侍卫道：“传我命令，人马就地休息。”

侍卫急忙鸣锣，军队立即停了下来。侍卫高声道：“相爷有令，就地休息。”

管仲对侍卫道：“你去将那牧牛人带来见我。”

侍卫飞也似地朝牧牛人跑去。

婧在车厢内取出琴，弹起《浩浩白水》，边弹边唱。

牧牛人来了，远远地就听见了婧的琴声和歌声，停步不前，凝神倾听。

管仲在车内道：“请牧牛人过来。”

侍卫回身道：“快，相爷请你到车前说话。”

宁戚没有动，大声问道：“车上坐的可是齐相管仲？”

侍卫一听火了，厉声道：“君上拜相爷为仲父，不准直呼姓名，此人大胆，待我去教训教训他！”

管仲连忙制止，跳下车来，答道：“在下正是管仲。”

宁戚道：“听许多人说管相国礼贤下士，有谦谦君子之风，如今居高临下，矜持踞傲，让人大失所望。”

管仲一惊，对牧牛人作了一揖，肃容说道：“管仲失礼，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宁戚还了一揖，答道：“卫国山野草民，贱名宁戚。”

管仲道：“管仲军务在身，千里出征，途经荒山脚下，忽闻先生对天长歌，特驻足兵马领教。”

宁戚道：“宁戚是长歌当哭，没敢想管相国能驻足停顿。既然相国诚意领教，宁戚也就一吐为快。”

管仲道：“先生请赐教。”

宁戚道：“宁戚乃在野之人，走了不少地方，闻听齐国声名日隆，威风赫赫。宁戚钦佩齐侯是位擎天立地的人，此乃天意所为，齐国称霸，一统天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相国乃天地造化之人，可惜独木难支，曲高和寡，难以左右逢源。”

这句话正中管仲的痛处，他感叹一声道：“先生所言甚是。可要寻求知音，谈何容易！”

宁戚道：“伊尹出身卑微，却辅佐商汤建立商朝；太公望出身贫寒，却辅佐周武王统一天下。山野之中，多有贤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宁戚唱浩浩白水，在于仿效自由自在的游鱼。如今，鱼置于地上，宁戚才长歌当哭。如若相国有滔滔之水，宁戚想游戏其中，上可佐相国纵横天地之间，下可为齐国播种五谷杂粮。故自荐于相国，如果相国峻笑，权当宁戚痴人说梦，就当作耳旁风好了。”

管仲细看宁戚，虽然身体清瘦单薄，但器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十分赏识，大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之意。

管仲对宁戚道：“先生所言，使管仲顿开茅塞。我看先生谈吐不凡，英华过人，当推荐于君上。”回头吩咐：“笔墨伺候！”

管仲倚车修书一封，亲手交给宁戚，道：“管仲军务繁忙，不能当面向君上荐举先生。再过两天君上亲率大军前来，必定路经

此地。请先生将此书信呈于君上，必获重用。”

宁戚将书信接过来，看也没看，藏进怀中，问道：“请问车上何人弹琴？”

侍卫道：“是相爷夫人。”

宁戚看了管仲一眼，道：“宁戚钦佩！”

管仲上车，对宁戚作了一揖，道：“再会！”

战车前进，渐行渐远，管仲三次回头向宁戚招手。

宁戚看着远去的马车，惊喜交加，热泪夺眶而出。

3. “君要择臣，臣也要择君”

宁戚与管仲的这次相见，是他精心安排的。他出身卑贱，家境贫寒。尽管如此，但他下决心要出人头地，干一番大事。他酷爱读书，同管仲一样，从小爱动脑筋。从十八岁开始，他便到处游历，一边给人家打工糊口，一边了解各诸侯国的情况，七、八年的时间，中原几十个诸侯国他转了个遍。他知道，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有位开明国君。他本想为卫国效力，可卫惠公是位平庸的国君，胸无大志，统治卫国三十多年，没有什么建树。卫懿公继位后更糟，这是位标准的花花公子，只知道吃喝玩乐。他打听到齐桓公是位明君，而且有管仲作相国，特别是从北杏之会到柯地之盟，他为齐桓公的开明大度所折服，对管仲大胆改革的胆略和气魄，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到齐国去助管仲一臂之力，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听说一位牛贩子要到齐国做买卖，便主动要求帮他干活，只要管饭，不要工钱。牛贩子一听十分高兴，他就这样来到了齐国临淄。不几天的功

夫，他就了解到齐国宫廷内部的许多情况，也打听到伐宋的消息，他便以牧牛为由，在这通往宋国的必经之路上等待管仲。

与管仲一见面，使他激动不已。管仲确实了不起，谈吐之间处处展露出他那经天纬地之才。他不想卑躬屈节地向管仲乞求，想出了用唱歌的办法，试试管仲有没有学识。他见战车上飘扬着一面写着“管”字的大旗，便高声唱了起来。他一边唱一边瞄着管仲的战车，他多么想管仲能停下车啊！管仲的车果然停下来，并派侍卫给他送来了酒肉。他十分激动，可他见不到管仲不行，就把酒洒在地上，又让侍卫把“浩浩白水”带给管仲，他料定管仲是会见他的，果然不出所料。他知道，凡是有远大抱负的人，有识之士，从来不拘小节，从来瞧不起那些屑琐卑微的小人。他故意将了管仲一军。管仲非但不生气，反而谦虚地向他请教，亲笔写荐书，真仁人君子也！

这两天，宁戚一步也不离开犭山。他不时掏出管仲的荐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位置。他知道管仲这份荐书的份量。齐桓公拜他为仲父，大小国事一律交他先处理，简直就是太公望与周武王一样。他高兴万分。他激动不已。他眼巴巴地瞅着通往临淄的大路，盼望着齐桓公的到来。这两天对宁戚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

来了！齐国威武的大军开过来了！只见旌旗招展，绣带飘摇，盾牌滚滚，戟矛如林，战车如云，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

宁戚见一面绣着“方伯”二字的大黄旗，断定那辆车上坐的就是齐桓公，便拍着牛角，放开喉咙，高声唱了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

南山石呀光灿灿，
有条鲤鱼长尺半。
生不逢尧与舜禅，
短褐单衣破又烂。
从早放牛直到晚，
长夜漫漫何时旦？

桓公坐在车里见路边有人唱歌，听着不大顺耳，便令侍卫把宁戚叫到车前。

桓公一看宁戚，身穿破烂衣服，赤着脚，不堪入目。不过此人眼里透出一股英气，便问道：“你是什么人？”

宁戚也不施礼，说道：“山村野人，名叫宁戚。”

桓公见宁戚不叩拜，全然不懂礼节，生气地说：“你一个放牛的，怎么敢唱歌讥讽时政？”

宁戚一听，心里佩服，这桓公果然英明，是听出道道来了，便笑笑说道：“我唱的是山歌，怎么讥讽时政？”

桓公有几分生气地说：“当今太平盛世，上面天子英明，下面百姓安居乐业。寡人身为盟主会合各路诸侯，命令没有不遵从的，战必胜，攻必克，尧舜盛世，也不过如此！你怎么说：‘生不逢尧与舜禅？’还说‘长夜漫漫何时旦’，难道这不是讥讽时政吗？”

隰朋、东郭牙、竖貂、开方等一齐下车，来到桓公车前。

宁戚冷笑道：“堂堂大国之君，目光何以如此短浅？小人虽山村野民，却也听说那尧舜盛世，百官廉正，诸侯宾服，天下安定，可说是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百姓乐业，国泰民康，不愧为

太平景象。可今天，王室衰微，纪纲不振，教化不行，风气败坏。君上虽想一统诸侯，但北杏之会宋桓公背盟而逃，柯地之盟又受鲁将曹沫劫持，中原各国兵戈不息，戎狄不断侵扰，中原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君上却说是‘太平盛世’‘尧日舜天’，岂不令有识之士齿冷？”

桓公越听越气，大军刚刚出城，便遇这么颗丧门星，十分恼火，厉声喝道：“大胆匹夫，竟敢出言不逊，拉下去斩了！”

两边武士一声喊，拥了上去，抓住宁戚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往路边推。

宁戚面不改色，仰天大笑，道：“好啊，昔日夏桀无道，杀了龙逢；殷纣无道，杀了比干；今天齐侯杀宁戚，可谓鼎足而三了。我可以同这龙逢比干两位贤人并列在一起，成为第三位贤人啦，哈哈，杀吧！”说着，头也不回，迈开大步往前就走。

隰朋来到桓公车前，小声说道：“君上，臣看此人威武不屈，浩然正气，并非寻常牧夫可比，一定是个有才能的人，虽直言得罪，应予以赦免。”

桓公听了宁戚的话，心中也震动了一下，此人不怕威逼，不惧刀斧，颇有刚直不阿之气。他暗暗称奇，听了隰朋的话，怒气也渐平了。

竖貂大声说：“牧牛之徒也敢辱骂国君，那还了得？非杀不可！”

蔡姬在车内对桓公说：“君上，妾看此人胸藏韬略，胆识过人，不能杀，可以为君上所用。”

桓公沉吟道：“此人太狂妄了！”

蔡姬道：“大贤不拘小节，大礼不辞小让，君上能赦免仲父

一箭之仇，难道不能赦免此人一言之罪吗？”

桓公笑着点点头，道：“好，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寡人就赦免他不敬之罪，松绑！”

武士们为宁戚解去绑绳。

桓公从车上下来，走到宁戚面前，重新打量了他一番，说道：“寡人跟你开个玩笑，不过是试试你的胆略罢了。很好，不愧为一名壮士。”

宁戚从怀中取出绢书，双手呈给桓公，道：“有仲父书信一封，请君上审阅。”

桓公一惊，忙接过绢书，展开读道：“臣奉命出师，行至狶山，遇卫人宁戚，此人不是一般的牧夫，而是当世有用之才，君上宜留以自辅，若弃之而被他国所用，则齐悔之莫及矣！”

读罢荐书，桓公笑道：“好，仲父慧眼识英才，所荐果然不错。”转向宁戚：“既然有仲父的荐书，你为何不先呈上来？”

宁戚道：“当今之世，群雄并起，列国纷争，不但君要择臣，臣也要择君。君上如果喜听谄媚之言，厌恶直言相谏，那草民宁愿死在刀斧之下，也不会将仲父的书信取出来的。”

桓公笑道：“这么说，你还是相信寡人了？”

宁戚诚恳地说：“君上能捐弃前仇，信用仲父；今日草民激怒于君上，君上又能宽大为怀，赦草民不敬之罪。不愧为一代明君！草民愿竭尽全力，为君上效犬马之劳！”

桓公大喜，道：“请与隰朋大夫同车，随寡人伐宋。”

4. 举火授爵

日落西山，晚霞满天。

齐军宿营了。一座座帐篷如雨后的蘑菇；一堆堆篝火，如繁星点点。

齐桓公兴致勃勃地走进帐篷，迫不及待地对侍女道：“快，快为寡人更衣。”

侍女为桓公除去戎装，换上君服。

桓公吩咐侍卫道：“去请隰朋大夫带宁戚前来见寡人，为宁戚准备一套大夫冠服。还有，请众大夫到寡人的大帐议事。”

侍卫应声而去。

竖貂、开方走进大帐。竖貂自宫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垂涎已久的后宫主管的位子，一天到晚，不离桓公左右，对桓公的一言一行，他都了如指掌。此时见桓公面呈喜色，便试探着问道：“君上更衣，可是为了封赏宁戚？”

桓公点头道：“寡人要拜宁戚为大夫！”

竖貂摇摇头道：“君上，一个山野牧夫，怎能一跃而为大夫？”

桓公认真地说：“大才不可小用，何况还有仲父的荐书。”

开方道：“君上，臣在卫国时，从来没听说过宁戚这个人，看来是无名之辈。此地离卫国不远，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如果确有才能，再封官也不迟。”

桓公坚定地说：“还打听什么？寡人亲自所见，又有仲父推荐，还会有错！再说，有雄才大略的人，一船不讲究生活小节，难免有些这样那样的毛病，如果访查出来，想用他还觉着不放

心，不用又未免可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寡人的主张。”

竖貂立即见风使舵，朝开方便了个眼色，奉承道：“君上如此胸怀大度，如此贤明，真是为臣们的福气。”

桓公看了竖貂一眼，微笑不语。

东郭牙、宾须无、王子成父等大臣们鱼贯进入桓公的大帐，只见大帐内灯火通明，如同白昼。

齐桓公朗声道：“众位大夫，今日行军路上，寡人遇到了卫国人宁戚。此人性情豪爽，胆魄过人，才识超群，仲父也修书举荐。寡人决定，拜宁戚为大夫。”

东郭牙道：“恭喜君上又添臂助！”

王子成父也道：“宁戚确实非同凡响，不奉应，不阿谀，是位刚直壮士，应当重用。”

隰朋进帐，向桓公施礼道：“君上，宁戚在帐外候宣。”

桓公大声道：“排班奏乐，宣宁戚进帐。”

隰朋、东郭牙等群臣立即分列两班。音乐顿起。

宁戚身穿短衣，脚蹬草鞋，走进大帐，叩见桓公。

桓公对宁戚作揖道：“宁戚，寡人拜你为齐国大夫，望你与众大夫同心协力，勤劳国事，辅助仲父，早成霸业。”

宁戚叩拜道：“谢君上知遇之恩！”

桓公道：“为宁戚大夫更衣！”

侍卫引宁戚出大帐，进侧帐，穿上大夫服，戴上大夫冠，蹬上大夫鞋。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这一打扮，宁戚简直判若两人了。他走进大帐，精神焕发，英气勃勃，光彩照人。

桓公大声道：“宁戚大夫，寡人今日举火授爵，望爱卿忠心不贰，效力大齐。”

宁戚跪拜：“臣万死不辞！”

5. 宁戚献计

齐桓公率领大军来到宋国的边界，管仲在路边迎候：“君上辛苦，臣管仲恭候已久。”

桓公道：“仲父劳苦。陈、曹两国军队到了吗？”

管仲道：“陈宣公、曹庄公都已率兵来到，周天子也派大将单子蔑率军来到。”

桓公高兴地说：“好，好！”

管仲道：“请君上先到大帐休息。”

桓公向站在身后的宁戚招呼道：“宁戚大夫，过来见过仲父。”

宁戚走上前来，对管仲深施一礼，道：“宁戚参见仲父。”

管仲还礼，笑吟吟地道：“主公善于用人，管仲甚感欣慰。望宁戚大夫大展雄才，为君上早建大功。”

宁戚真诚地说：“仲父教诲，宁戚永志不忘。”

桓公吩咐道：“仲父，请陈侯、曹侯、单子蔑将军到大帐商议军情。”

一会儿，陈宣公杵臼、曹庄公射姑、周天子使者单子蔑进帐，分宾主而坐。

两侧，管仲、隰朋等齐国官员分班列坐。

齐桓公道：“周天子派单子蔑为使者，令寡人与陈、曹二君率师伐宋。如何伐宋，我们要商议个万全之策。”

陈宣公道：“请盟主发令，杵臼唯命是从。”

管仲注目宁戚。

宁戚会意，道：“依臣之见，暂且不必进兵。仲父主张称霸不用兵车。此次奉天子之命伐宋，大兵压境之势已成，但以兵车取胜，不如以德取胜。”

竖貂冷冷地道：“如何以德取胜，倒要听听宁戚大夫高见。”

宁戚不理他，对齐桓公道：“宋国背盟而逃，我们奉天子之命来讨伐，是宋国理屈，我们理直。但宋是大国，若背城一战，难免杀伤太多。如能派一能言善辩之人，说服宋国前来请罪订盟，双方免动干戈，方是上策。”

齐桓公问陈、曹二君：“两位意下如何？”

陈、曹二君点头：“此计甚好。”

竖貂冷笑道：“计是好计，但谁能去说降宋国呢？”

开方：“宁戚大夫献上这样的好计，想必已经成竹在胸了。”

宁戚仍不理他们，对桓公说：“臣虽不才，愿前往宋国，凭口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宋公前来订盟。”

齐桓公：“好，寡人命宁戚大夫为使者，前往宋国。”

6. 唇剑舌锋

宋桓公御说听说齐桓公以周天子名义，会合陈、曹等国来讨伐，急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和，争得不亦乐乎。宋桓公也定不住调，心里火烧火燎。

相国戴叔皮走上殿来：“稟君上，齐国派使者前来。”

宋桓公忙问：“齐军现在何处？”

戴叔皮道：“现离城二十里。”

宋桓公不解地问：“大军不动，只派来使者，是何用意？”

戴叔皮道：“必是前来游说，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我堂堂宋国出城投降。”

宋桓公又问：“齐国使者是何人？”

戴叔皮冷笑道：“姓宁名戚。不过是个村野牧人，刚由管仲推荐当了大夫。”

宋桓公问：“寡人应如何对待他？”

戴叔皮道：“主公把他召来，故意冷落，看他如何动作。如若出言不当，臣这里举绅带为号，令兵士将他拿下。齐国劝降之计便破产了。”

宋桓公道：“好，依计而行，武士伺候。”

八名武士手持戈矛，跑上殿来，分列两旁。

殿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宋桓公在殿上端坐。戴叔皮立于桓公侧前方，喊道：“带齐国使者上殿！”

宁戚宽袍大带，昂然而入，对两侧执戈武士不屑一顾，旁若无人地走至殿堂门里，停步，对宋桓公长揖道：“齐国使者宁戚参见宋国国君。”

宋桓公端坐不动，面色僵冷。

戴叔皮嘴角挂着冷笑。

宁戚将手放下，仰面望着殿顶，突然大声说道：“危哉危哉，宋国大难临头啊！”

桓公脸现震惊之色。

戴叔皮嘴角的冷笑消失。

宋桓公道：“我堂堂宋国，兵精粮足；寡人居上公之位，在

各国诸侯之上。危险从何而来？”

宁戚平视宋桓公问道：“君上自以为比周公怎样？”

宋桓公道：“周公乃是圣人，寡人怎敢与周公相比？”

宁戚道：“周公正当周朝鼎盛时期，天下太平四海安定，尚且能够吐哺握发，接纳天下贤士。而君上你所处的境地，外有群雄并起，你争我斗，内部变乱叠起，两任国君被弑，人心惶惶，国无宁日。你即使效法周公，礼贤下士，犹恐天下有识之士不来为宋国效力。而你却妄自尊大，蔑视贤良，怠慢来客，纵然有治国之良策，爱君之忠言，君上能听得到吗？长此以往，宋国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宋桓公听此番言语后，脸色渐渐由震惊而变得严肃、虔诚，不知不觉，站起身来。

戴叔皮见势不妙，赶紧注目宋桓公，举起自己腰上的绅带。

宋桓公故作不见，对宁戚作揖道：“寡人即位以来，从未听过君子的教诲，刚才多有怠慢，失礼之处，望先生不要见怪。”

戴叔皮咳嗽连声，手中绅带频举。

宋桓公仍故作不见，却对武士挥手道：“退下！”

执戈武士退出。

戴叔皮无可奈何地放下绅带，尴尬地站在那里。

宋桓公诚恳地道：“先生大才，必有良谋，望先生赐教。”

宁戚面对宋桓公侃侃而谈：“如今王室衰微，天子失权，诸侯离心离德，君臣伦理颠倒，弑君篡位之事时有发生。我齐国国君不忍心看天下大乱，这才恭请王命，与各国诸侯会盟。北杏会盟确定了君上的宋国君主地位，但君上却弃会而逃，等于自己否定了那次会盟，也就否定了君上的国君之位。现在天子震怒，派

遣王室大臣与各国诸侯前来讨伐，可谓义正词严，师出有名，不用交兵，胜败之数已可判定。”

宋桓公诚惶诚恐，道：“先生所言极是。寡人一时失于计较，铸成大错，现在该如何是好？”

宁戚道：“依臣之见，不如备办进见之礼，与齐会盟。这样既不失对天子应有的礼节，又与盟主交好，不必兴师动众，宋国安如泰山，君上的国君地位也有了保障。”

宋桓公点头道：“先生此计甚好。不过，齐国大兵压境，胜券在握，能受寡人的礼物而与宋国修好吗？”

宁戚笑道：“君上大可不必顾虑。齐侯宽宏大量，不念旧隙。曹沫手剑劫齐侯，齐侯却赦他无罪，且归还沦阳之田。君上既然有诚意修好，齐侯怎会不答应？”

宋桓公又问道：“那么，应该带些什么礼物作进见之礼呢？”

宁戚道：“齐国旨在与邻国交好，并不贪图礼品，礼轻情重，贵在真诚。”

宋桓公脸上愁云飞散，高兴地说：“就按先生说的办，寡人立即派使者跟先生去向齐侯谢罪，请求再订盟约。”

7. 宋公请罪

宁戚去宋国说降宋桓公，齐桓公老不放心，一是他对宁戚的才能还不甚了解，二是怕宋桓公傲慢无礼，加害宁戚。他派出的探子不断来报，还没发现凶险的征兆。管仲却胸有成竹，他对宁戚深信不疑。

齐桓公不无耽心地问管仲：“仲父，宁戚此去能完成使命

吗？”管仲笑道：“君上放心，宁戚此行，定然不辱使命。”

齐桓公道：“宁戚如果完成使命归来，就立了一大功，寡人定然重加赏赐。”

管仲刚要说什么，侍卫来报：“回禀君上、仲父，宁戚大夫与宋国使者帐外候宣。”

齐桓公一怔，看看管仲，管仲急忙道：“快请宁戚大夫进帐！”

宁戚进帐，叩见桓公道：“臣宁戚叩见君上。”

桓公急忙让宁戚平身免礼，问道：“宋肯请罪加盟吗？”

宁戚把他说服宋桓公的经过说了一遍，齐桓公大喜过望，对宁戚道：“好，好！宁戚大夫可是立下了大功了！”他转而对管仲道：“仲父慧眼识英雄，慧眼识英雄啊！”

管仲笑道：“主公过奖，没有主公的英明决断，就没有宁戚大夫啊！”

宁戚也笑道：“主公、仲父，宋使还在帐外听宣呢！”

桓公忙道：“对对，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宋使进帐，叩见齐桓公，道：“蔽国君致意齐侯，修书一封，面呈齐侯。”

桓公接过国书，展开看道：“御说叩拜齐贤侯殿下：孤一时失计，北杏之会铸成大错，致使齐侯率王师、曹、陈之军兴师问罪，孤知罪，今派人献上白玉五十，黄金千镒，请予笑纳，御说请求重新合盟，听从齐侯调遣。”

齐桓公和颜悦色，对宋使说：“讨伐宋国是奉天子之命，寡人哪敢自主妄为！请你转告宋公，所献金玉，寡人转呈天子，并转达宋公加盟之意。一个月后，请宋公赴鄆（今山东鄆城北）会盟。”

一个月后，齐桓公与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诸中原强国会盟于鄆，齐桓公霸主地位已经形成。

第五章 中流砥柱

1. 投壶嬉戏

伐宋凯旋，齐桓公志得意满。特别是长卫姬又生了一个儿子，使他更眉飞色舞。迄今为止，在长卫姬之前，齐桓公先后已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名叫王姬，第二位名叫徐姬，皆因病早逝，第三位是蔡姬，三位夫人没有生过孩子。长卫姬生的儿子是齐桓公的第一个儿子。因此，他特别高兴。他与蔡姬一起去看过长卫姬和襁褓中的儿子，喜得要命，亲得要死。他对蔡姬道：“寡人伐宋不战而胜，如今又喜得儿子，此乃天地辅佐，万物庇佑。寡人当礼拜祭祀，以谢天地四方，列祖列宗。”

蔡姬也为长卫姬生子而高兴。笑着说道：“我大齐风调雨顺，声名日隆，君上霸业有成，如今再得贵子，香火旺盛，这是君上施仁政，行礼义的结果。”

长卫姬撑起虚弱的身子，一脸春风得意之情，她为自己感到骄傲，庆幸自己的梦想实现，谁能生出第一个儿子，将来谁就是国母。原来她一直耽心蔡姬会比自己早生儿子，现在不用耽心了。她娇滴滴地对桓公说：“君上别光高兴了，儿子还没有名字呢。”

桓公看看蔡姬，笑道：“夫人，给儿子起个名字如何？”

蔡姬忙道：“贱妾不敢。这孩子大福大贵，名字必须由君上

来取。”

桓公想了想，对蔡姬说：“寡人为儿子取名无亏，夫人以为如何？”

长卫姬忙附合道：“君上起名起得好，无亏好，这孩子就叫无亏。”

桓公问道：“夫人知道为什么叫无亏吗？”

“这……”长卫姬只知奉迎，却不明白桓公取这名字的意图。

桓公笑了笑，又问蔡姬：“夫人，你知道吗？”

蔡姬笑道：“看来君上是希望多子多福，一个嫌少，是吗？”

桓公笑了，指着蔡姬道：“好聪明的夫人。”

长卫姬不无尴尬地看了桓公一眼，又满怀嫉妒地飞了蔡姬一眼。

蔡姬关切地对长卫姬道：“妹妹产后虚弱，好好休息，将来再为主公多生儿子。”

桓公听蔡姬话里有话，便对长卫姬道：“夫人歇息吧。”便与蔡姬一起离开了长卫姬。

桓公与蔡姬来到后花园。后花园绿树成荫，怪石耸立，池中荷花绽开。桓公手搭蔡姬的肩，道：“寡人多少年来难得消闲，如今天下和顺，国事皆推予仲父，该好好逍遥自在一番。”他见蔡姬不语，似乎在想心事，笑着说：“夫人，也该为寡人生个儿子了。”

桓公这句话，正中蔡姬的心事。她不无伤心地说：“贱妾自跟随君上的第一天起，就有这个心愿，看来是贱妾无能。”说着，不禁落下泪来。

桓公忙掏出丝帕为蔡姬擦泪，道：“夫人别难过，今后多努

力吧，寡人一定多到夫人宫中。”

蔡姬破涕为笑，道：“御医给贱妾看过多次，贱妾身体无病，君上只要养精蓄锐，贱妾是能生孩子的。”

桓公大笑道：“好的，寡人现在便精壮气足，兴致极浓，是不是云雨一番？”

一名宫女匆匆走来，道：“禀主公，竖貂总管有急事求见。”

桓公一挥手道：“有事可奏与仲父。”

宫女又道：“竖貂总管说有要事，非要亲自启奏主公不可。”

桓公扫兴地说：“这个竖貂，又有什么花样？好吧，让他到勤政殿等候。”转身对蔡姬道：“今天晚上寡人一定与夫人同榻。”

蔡姬笑道：“有公事就忙去吧，贱妾随时等着君上光临。”

桓公来到勤政殿，竖貂忙叩见道：“拜见主公。”

桓公不悦地说：“寡人有言在先，凡事启奏仲父，何事要亲奏寡人？”

竖貂眨巴着眼睛谄笑道：“此事，微臣不便奏于仲父。”

桓公明白了七、八分，问：“何事？”

竖貂说：“主公连年来南征北战，难得逍遥自在，享受人间欢乐，为此，微臣特遍访各地，求得美女佳人数名，进献主公，以表微臣菲薄之意。”

桓公一听，脸上马上堆起了喜色，问：“噢？美人在哪儿？”

竖貂道：“就在花园中。”

桓公起身道：“走，到花园去！”

桓公与竖貂来到花园，只见六名盛装少女，一个个娇艳如花，心中十二分喜悦。

竖貂对少女们喊道：“快来拜见主公。”

少女们有的跪拜，有的屈膝行礼。有的站着不动，好奇地打量着桓公。

桓公看着一个个娇滴滴、羞答答的少女，笑道：“她们不懂礼节，免了吧。”

竖貂献媚地问：“主公满意吗？”

桓公逐个将少女看了一遍，笑道：“不错，寡人很满意。”

竖貂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主公喜欢，臣可以把天下美女都选进宫来。”

桓公笑道：“难得爱卿如此忠心，看来，这后宫总管寡人是选对了。”

竖貂道：“难得主公有此雅兴，让美女们陪主公玩投壶游戏，好吗？”

桓公道：“好，就玩投壶之戏。”

竖貂立即安排，让六名少女分成两队，坐好，他在桓公与六位美人的面前放着酒杯和三支柘矢，然后对美人们说：“今天，你们有幸，主公高兴，陪你们作投壶之戏，要好好地玩，让主公开心，投中者有赏。”

一美女问：“赏什么？”

竖貂看了看桓公道：“谁先投中，主公先召幸谁。”

齐桓公朝竖貂满意地微笑点头，心里话，这竖貂的确善解人意。

那美人一脸迷惑，问：“召幸是什么？”

竖貂探身对那位美人附耳低语，但声音却大得全体在场的人都能听到：“召幸，就是陪主公睡觉。”

那位美人儿顿时红云满面，飞了齐桓公一眼，害羞地双手捂着脸。

另一位美人儿问：“那要是投不中呢？”

竖貂笑道：“投不中主公也召幸，那要等到晚上。好啦，这游戏你们可能没玩过，我先投给你们看。”说着，抓起柘矢，离铜壶五步，将柘矢向铜壶投去，未中；又投，第二支投入壶口。

“我投壶的技艺不好，你等第一次投，可以近一点，离壶三步。”竖貂指着桓公右侧第一位美人儿道：“从你开始，来，你先投。”

那位美人羞答答地站起来，抓过柘矢，一连投了三次，一次未中。

第二位美人儿也是一支未中。

第三位美人儿第一支便投中了。美人们齐声娇呼：“啊呀，投中了！”

桓公对投中的美人儿招手道：“来，到寡人身边来。”

那位美人儿羞得低垂着头，缓步来到桓公身边，坐到席上。桓公将她揽进怀中，摸着她的手，看着又细又长的手指，说：“好灵巧的手。卿卿在家是做什么的？”

“织绢，绣花。”

桓公笑吟吟地道：“难怪你的手巧，一投便中，来，寡人赏你一杯。”端起酒爵，送到美人唇边。

美人儿摇头：“我，我不会喝酒。”

桓公呵呵大笑，一饮而尽，然后拥着那位美人儿，走进了旁边的召幸寝宫，先去快乐一番。

2. 深入田间

宁戚伐宋归来，一时名声大噪。齐国朝野盛传齐桓公的三大喜事：一是不战而胜宋国；二是喜得公子无亏；三是得了宁戚这样的贤才。管仲更是喜不自胜，亲自安排隰朋为宁戚营造府第。对这一切，宁戚心里很有数。他感谢管仲和桓公对他的器重和关心，他把这器重和关心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他要在齐国同管仲一道，干番大事业。为此，对桓公的重赏他婉言谢绝，对管仲为他建设的府第也婉言拒收。他很清楚，管仲为能重用他而用心良苦，不到半个月，竟摆了十次大宴，在宴会上大讲宁戚舌战宋公的业绩。他是要让人们了解宁戚，好为下一步重用铺垫好台阶。管仲虽然还没有封官许愿，可宁戚已经摸准了管仲的思路，是要他搞农业。宁越这位大司农处处抵制管仲的改革，拒不推行相地衰征大计。管仲早就想撤换他，可一时没有理想的人选。大司农这可是个官位相当高的职务，属上大夫，宁戚也很知道这职位的份量。他决定，先用一个月时间对齐国的农业情况进行考察。他把这想法向管仲一讲，立即得到了管仲的赞赏和支持，并给他相府金牌，全国通行无阻，并给他配上两辆新车，十名侍从。宁戚只选了两名侍从，不要车辆，步行勘察。

一个月的时间，宁戚带着两名侍从，不管晴天还是雨日，不论刮风还是下雨，齐国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山峦、沼泽、森林河流、湖泊、丘陵、平原……他走了个遍。每到一处，又是向老农请教，又是亲自勘测，白天跑了一天，晚上在灯下记录，简册写了一大堆，一个人背不动。

这天宁戚来到淄河下游考察。他伸手抓了一把沃土，嗅嗅，再看看田野上稀稀拉拉并不茂盛的庄稼，叹了一口气说：“多么肥沃的土地，庄稼长得这个样子，真令人心疼。”两名侍从跟随左右，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侍从甲道：“宁大夫，咱们是不是歇歇歇息，又渴又累，简直透不过气来啦！”

宁戚看看两名侍从，笑道：“辛苦你们了，好，到前边的那个坎上歇息。”

来到坎上，宁戚坐下来，摘下斗笠，扇着风，遥望着大片大片的庄稼。两个侍从也气喘吁吁坐下来，侍从甲赶紧把一个盛水的羊皮囊送上。宁戚接过，喝得痛快淋漓。喝完后他把羊皮囊递给侍从。

侍从甲接过羊皮囊，揩一把汗说：“宁大夫，大家都说，主尊仆贵，主人威风，奴才也跟着风光。谁知，你这位新大夫这些天席不暇暖，食不甘味，一天到头总忙着跑到这，跑到那，眼看齐国的山川平原都让你转遍了，我们这当奴才的都觉得吃不消。”

宁戚一笑：“噢？是觉得跟着我这大夫不够风光？”

侍从乙说：“宁大夫，现如今齐国上下都说主公有三喜：一喜是宋国不战而盟；二是喜得公子无亏；三喜是……”

宁戚看着侍从乙道：“那三喜是什么？”

侍从乙看着宁戚道：“这一喜是喜得宁戚大夫，朝中又添羽翼。按说，三喜之中，大夫占了两喜，主公和仲父都高看一眼，大夫可以高枕无忧，享受一下功名利禄？！”

宁戚听完，哈哈一笑。他用斗笠扇起清风说：“主公三喜，我却喜不起来。为臣的该为主公分忧，不是为主公分享。你们让我

高枕无忧？可我这心里忧心如焚，睁眼闭眼全是一个忧字！”

侍从乙很惊奇：“大夫忧从何来？”

宁戚放下斗笠，指指脚下大片大片的庄稼，道：“今年风调雨顺，本是丰收年景，可如今禾苗稀疏，长势衰微，还有许多土地，不稼不穡，任其荒芜。齐国平畴沃野，乃是丰粮之仓，眼前这番景象，能不令人心忧？”

侍从甲听宁戚说到这里，不以为然地说：“嗨，宁大夫是为粮食担忧呀？堂堂齐国，诸侯盟主，五谷一登场，各国送粮的车马络绎不绝呢。”

宁戚惊奇地看了侍从甲一眼。

侍从乙不以为然地说：“仲父提出官山海之策，以盐换钱，以钱买粮，有了钱还愁没有粮食？”

宁戚摇摇头说：“以盐换钱，以钱买粮，是仲父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盐生于北海，粮生于田野，两者有何牴牾？既无牴牾，为何又舍粮取盐，而不能两者兼得？”两名侍从听到这里，不由相互看了一眼。只听宁戚继续讲道：“假如有这么一天，诸侯各国盐满为患，不再换粮；或者天灾人祸，各国颗粒无收，咱齐国百姓该如何度日？吃饭糊口尚难解决，病体羸夫又谈何称霸天下？”

侍从被宁戚一番话说得支支吾吾。侍从甲嘟嘟囔囔地说：“可，这土地田野的事，该由大司农来……”

宁戚朗声大笑：“身为大夫，所忧乃天下之忧，哪能划出个泾渭分明的界限！也许我宁戚乃山野牧夫出身，与土地有缘，所以，总爱在田野里转转，总也闲不住！”说完，宁戚站起身来，戴上了斗笠。

侍从乙忙问：“大夫，咱还到哪儿去？”

宁戚回答：“日上中天，时间还早，咱们到东南方向看看！”

侍从甲咕哝着：“这东西南北可算是走个遍了。”

宁戚笑道：“怎么，因我是新任大夫，想不侍候了？”

侍从俩人忙陪笑道：“不敢，不敢。”

宁戚说着时，已起身走下了土坎，走上了庄稼地的田埂上。两名侍从紧跟其后。

3. 别开生面的比赛

管仲自从得了宁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与人交谈，三句话必离不开宁戚。他知道宋桓公的为人，傲慢无礼，却败在了宁戚三寸不烂之舌之下。如果没有大智大勇，没有雄辩奇才，是万万办不到的。他与宁戚作过三次深谈，从周天子说到诸侯，从诸侯说到列国，政治、军事、农业、商业、冶铁、煮盐……真可谓海阔天空。宁戚的谈吐使他佩服，简直和他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有许多方面，他自愧弗如。知音难求，他与宁戚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他恨不得立即就让宁戚接替宁越的大司农职务，可宁越乃三朝重臣，轻易动不得。再说，宁戚的名声还不高，恐众人不服。不过，他已下了决心，并且不止一次向桓公吹风。宁戚提出要亲自考察，又说到他心里了，这才是干大事业的人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宁戚回来了，他决定设家宴欢迎，请隰朋作陪客。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便抚琴弹起了“高山流水”。

婧坐在管仲身边，以手击案，和着节拍。

隰朋进门，笑道：“仲父，难得如此雅兴呀！志在高山，巍巍乎！志在流水，滔滔乎！”

管仲连忙起身，笑道：“知音来了。”

隰朋笑道：“不敢，我是熟门常客，真正的知音在后面呢！”

管仲道：“宁戚大夫外出勘察归来，我请他相府作客，以示慰问。”

隰朋笑道：“宁戚大夫好大面子，仲父请客，这可是难得呀，哈哈哈……”

管仲道：“宁戚非一般人可比，这一个月，他四处奔波，深入田间农舍，不辞劳苦，细心察看，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哎，他的府第盖好了吗？”

隰朋道：“遵照仲父的命令，早就盖好了，可宁戚大夫就是不去住。”

管仲道：“这个宁戚，确实不同凡响。”

侍仆进门道：“相爷，宁戚大夫来了。”

管仲、靖与隰朋迎至相府门外。

宁戚一见，急忙施礼道：“参见仲父、夫人、隰大司行！”

管仲忙道：“大夫何必多礼。”

宁戚道：“仲父邀请宁戚前来相府，这是宁戚的幸事，岂敢有劳仲父、夫人迎至门外？”

管仲道：“宁戚大夫外出勘察，十分辛劳，特备薄酒一爵，为大夫接风。大夫能到敝府，四壁生辉，管仲岂有不迎之理？”

靖看着他们彬彬有礼、相互谦让，便笑道：“宁大夫请进！”

宁戚忙道：“不敢，仲父请。”

管仲礼让道：“大夫今日乃是贵客，请！”

隰朋笑道：“看来今天虽是家宴，但礼仪不亚国宴，还是我这大司行来安排吧，宁大夫，请！”

宁戚向管仲打恭作揖道：“恭敬不如从命！”走进门去。

一进门，照壁迎面，色彩艳丽。宁戚看了一眼，然后步入厅房。厅房里豪华气派，左侧设有反坫，上面摆满了金玉之器，光彩照人。宁戚审视片刻，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管仲招呼宁戚、隰朋道：“二位请坐。”

宁戚与隰朋坐于案几前。宁戚微笑道：“早就听说相府有照壁反坫，这些都是帝王摆设之物，仲父敢为天下先，今日领教。”

管仲扬眉一笑说：“照壁、反坫，世人视为奢品，非君王莫能设，可管仲喜欢它们。对此，宁戚大夫有何感想？”

宁戚道：“宁戚以为，仲父喜爱，设照壁、反坫，不算奢侈，也无可非议，好比有人喜欢宝车华辇，也有人喜欢安步当车，只要能到达目的地，就可以投其所好，不必拘泥。”

管仲笑道：“看来，宁戚大夫是喜欢安步当车了？”

宁戚也笑道：“安步当车，不亦乐乎！”

侍人端酒、肴之类走进来，分别置于每个人的案几前。婧亲自为宁戚、隰朋、管仲斟酒。

管仲端起酒爵，说道：“狶山脚下，闻宁戚歌声，管仲心中即已引为知己。结果，主公举火授爵，宁戚成为我大齐大夫，千里有缘，三生有幸，管仲敬大夫一爵水酒！”

宁戚也端起酒爵，感激地说：“宁戚由一名贩牛之徒，一变而为齐国大夫，世人都说吉星高照，可宁戚知道，没有仲父哪有宁戚。水酒一爵，表示宁戚无限敬意。”

隰朋端起酒爵，笑吟吟地说：“宁大夫确实吉星高照，我隰

朋跟随仲父这多年，也未受到过如此礼遇。来，为实现仲父倡导的改革大计，干！”

三人边吃边喝边说，谈得十分投机。

宁戚说：“这一个月的勘察，收获颇丰。仲父的相地衰征之策，绝大数农人都齐声拥护，只要消除阻力，定能全面推行。”

管仲兴奋地说：“宁戚大夫此言极是。这些年，齐国百废待兴，可人才不足，心有余而力不足，捉襟见肘呀！”

隰朋弦外有音地说：“凡事总得有人去做，计策再好，没有得力的人去干，也会落空。仲父为国事忙得焦头烂额，操碎了心，有了宁戚大夫相助，是苍天有眼啊！”

宁戚道：“宁戚有一建议，不知仲父意下如何？”

管仲忙道：“宁大夫有话请讲，管仲洗耳恭听。”

宁戚说：“现在，齐国还是木犁人耕。咱们大齐冶铁业如此发达，为什么不以铁犁代替木犁，以牛耕代替人耕呢？”

管仲听了，认真地想了想，以手击案道：“好，好哇！用铁犁耕的地比木犁要深；用牛耕比人耕速度要快，好主意！好主意呀！宁大夫确实高人一着！”

宁戚又道：“宁戚已在铁匠作坊中订制了铁犁铧，从市场上买回了两头牛，可以进行耕地比赛，试试看。”

管仲马上明白了宁戚的意图，说：“宁大夫之意是通过比赛，让人们大开眼界，以便在齐国迅速推开？”

宁戚佩服管仲的精明，点头道：“正是。”

管仲开怀大笑，对隰朋道：“怎么样，大行官，从此，齐国要结束木犁人耕时代，进入铁犁牛耕，这可是利在国家，福在百姓的好事哪！宁大夫既然准备好了，事不宜迟，马上组织耕地比

赛!”说着站起身来。

靖笑道:“相爷,这酒——”

管仲道:“啊,这场宴会还没结束,等耕地比赛后继续喝!”

三天后,在临淄城西门外的田野上,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耕地比赛。听说是管仲主持比赛,齐国朝野皆动,围观的人成千上万,黑压压一片。

阵势已经摆好。

一方是木犁头,四位年轻力壮的农夫一人一根背绳,另一位农夫掌着犁舵。

一方是铁犁头,一位农夫把两头牛套在犁上。

管仲看看一切准备就序,下令“比赛开始!”随着一声锣响,四名农夫抖擞精神,拉起木犁前进;铁犁的一方,也抖动鞭子,赶牛前进。人们齐声呐喊助威。双方前进三十步,便拉开了距离;牛拉犁翻起的土地又深又快,赶牛的人轻松地吆喝着,悠然自得;可拉木犁的四位年轻农夫却已累得浑身大汗气喘吁吁,耕的地浅,速度也慢。

比赛地共一百步。人拉犁刚走了一半,牛拉犁已到了地头,往回返了。比赛结束,牛耕比人耕,速度快了一倍,深度也深了一倍。

农夫们欢呼雀跃。一位白胡子老农对管仲说:“仲父主意真高,今日叫俺开了眼界,回去俺就买牛,打铁犁头,这真是为俺百姓着想的好事,谢谢仲父啦!”

管仲指着宁戚道:“这主意是宁戚大夫出的,要谢得去谢宁戚大夫。”他对宁戚大声说:“宁戚大夫,快给大伙儿讲讲吧!”

宁戚清清嗓子,向众人大声说:“大家都看到了,刚才人拉

木犁翻耕土地大大落后于牛拉铁铧犁。咱们世代代种庄稼，总是凭一身筋骨，汗滴禾下土。如今，咱有了牛耕，有了铁铧犁头，筋骨可以轻松轻松啦，庄稼也会种得比过去好了。还有君上和仲父为大家定的相地衰征大计，大家的劲头鼓起来，明年一定会大丰收。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

“对！宁戚大夫主意太高了！”人们振臂响应，欢呼雀跃。

管仲沉浸在欢乐之中。这场比赛胜过一百个文告。从大家欢欣鼓舞的情绪中，他看到了齐国农业的希望。他决定回去就安排负责冶铁的百工，立即按宁戚的设计图大量制造铁铧犁头。正在这时，他看见宁越向他走了过来。

“仲父！这场闹剧征得主公同意了吗？”

管仲一听便来了气，他看着宁越，尽力抑制住自己，道：“勿须向主公禀报。”

宁越看了宁戚一眼，问道：“仲父，这就是宁戚吧？”

管仲道：“正是。这场比赛就是宁戚大夫提议的。”又对宁戚道：“宁戚大夫，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司农宁越大夫。”

宁戚急忙施礼：“参见大司农。”

不料宁越置之不理，手捋胡须，冷眼看了一下宁戚，仰天大笑，然后对管仲道：“仲父，老臣无能，想不出这些花花点子，但身为大司农，尚懂得稼穡耕种。自神农以来，耕种稼穡全凭人力而为，即使尧舜也概莫能外。如今，哪个梦呓之徒破天荒想出了个牛耕，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管仲冷笑道：“可眼前的事实是，牛耕确实比人耕省时省力，且耕地质量高，速度快。”

宁越大声道：“仲父，老夫必须申明，这是在向土地作孽！老

臣不许牲畜践踏我大齐黄金土地!”说完，他抖抖胡须，气咻咻地转身就走。

隰朋在一边憋了一肚子气，说道：“哼，以老卖老，老顽固!”
管仲拍拍宁戚的肩头，什么也没说，登上了车子。

4. 宁戚上任大司田

管仲的车马直奔齐宫。他下了决心，宁越到了非撤换不可的地步了。

来到勤政殿，见桓公正在批阅奏章，忙上前施礼道：“参见主公。”

桓公起身道：“寡人已称相国为仲父，何必拘泥礼节?”

管仲道：“主公虽是抬举管仲，但君臣之份，管仲岂敢逾越?”

桓公笑道：“仲父一向礼义尽至，倒让寡人惭愧。请坐!”

管仲与桓公共同落座。

“仲父有何事相商?”

管仲道：“伐宋归来，不知主公有何新的想法?”

桓公道：“不战而胜，乃仲父霸术要诀，寡人钦佩。”

管仲道：“此次伐宋，不战而胜，大功首先在于主公。”

桓公笑道：“寡人何功之有?”

管仲道：“主公慧眼识英才，举火授爵宁戚。致使宁戚一身胆魄，独闯宋宫，说服宋公从盟。士为知己者死，无主公知遇之恩，宁戚胆魄从何而来?”

桓公听着管仲的话，越听越舒服，脸上洋溢着喜悦之色，说：“宁戚确实不简单，有胆有识，卓而不群。此事让寡人感触颇深。

匡世之才，未必都在宫廷府第；草莽之中，也多有藏龙卧虎啊！”

管仲听了，十分高兴，说：“主公这番话，臣大受教益。如今诸侯从盟，天下和睦，是治理内政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齐国只有富足强盛，主公的霸主地位才能旷日持久。现在，主公颁布的‘三其国而五其鄙’大计，官山海大计，内政而寄军令大计、四民分处大计，农商并重大计等等，均已大见成效，国库充盈，百姓富业，可就是相地衰征大计没有很好地推行。”

桓公叹道：“宁越老啦！”

管仲道：“人老心也老，他对主公的相地衰征处处忤逆，墨守成规，死死抱住古人的信条不放。长此下去，齐国的农业很难有大的变化，农为万业之本，万万不可因为一个人而毁了主公的治国大计。”

桓公点点头说：“寡人也早有此意。只是谁来接替大司农呢？”

管仲道：“宁戚是最好的人选。他已搞了一个月的勘察，对齐国的农业情况已了如指掌。他发现用牛耕代替人耕，用铁铧犁代替木铧犁，功效提高一倍。重用此人，主公的相地衰征大计定能推行，齐国的农业会大踏步前进。”

桓公想了想，说：“寡人同意仲父所言，拜宁戚为大司农！”在齐宫大殿，文武列班朝见。

齐桓公开口道：“今日到朝，寡人有事相告。从北杏之盟，柯地会盟到伐宋不战而胜，其间有劳诸位爱卿同心协力。但根本大计，在于仲父。仲父谋略，百不失一。寡人欲得天下，皆仲父谋略引导。故朝中内外一切大事皆由仲父料理。众爱卿有何启奏，须先禀于仲父，仲父定夺，寡人决无疑义。”

站在一侧的竖貂、开方，互相使个眼色面露无奈之情。

正在此时，只见髯须尽白、老态龙钟的大司农宁越大夫蹒跚而来。

宁越进门施礼道：“老臣年迈，姗姗来迟，望主公见谅。”

齐桓公道：“免礼，平身。”

宁越道：“老臣今日到朝，首当向主公道喜。”

齐桓公问：“寡人何喜之有？”

宁越道：“老臣道喜有三。闻听主公喜得公子无亏，此乃主公泽被后世之吉兆，此大喜之一；主公亲率大军出征宋国，不战而胜，宋国归于主公麾下，此大喜之二；这三嘛……”宁越看看四周，讥诮地说：“闻听主公出征途中，得一贩牛之徒，主公举火授爵，一跃为大夫，这贩牛大夫乃老臣前所未闻之事，也算朝中再添羽翼，此乃大喜之三。”

齐桓公面呈不悦之色，对宁越道：“宁戚大夫乃匡世之才，凭一身胆魄，浩然正气，只身进入宋宫，让宋国降服，如此经天纬地之才，与贩牛之事怎能相提并论？既是大齐朝中大夫，又何称贩牛之徒？”

宁越语塞道：“这……”

齐桓公正色道：“今日到朝，寡人尚有一旨颁发。如今，天下和睦，霸业初成，寡人之意在于富国强兵，一霸天下。寡人念宁越大夫年事已高，不宜再为国事操劳，该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今免去大司农一职，特此颁旨。”

这一消息使所有大臣感到惊讶。人们的目光纷纷投向宁越。宁越也被这突发而至的旨意惊呆。他稍一愣怔，随即出列道：“老臣虽年事已高，尚能为国效力，恳请主公多加体恤！”说完，

跪倒在地。

齐桓公继续说道：“宁戚大夫乃匡世英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精通桑麻五谷之道，又值风华正茂之年，自今日起，寡人任命宁戚大夫为齐国大司农，特此颁旨。”

这一接踵而至的消息，不仅再次让齐国众大夫震惊，连宁戚本人也属意料不到。他愣愣地看看齐桓公，又看看管仲，再看看跪倒在大殿中央的宁越，脸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短短的一瞬间，他没有出列，而是站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齐桓公大声道：“宁戚大夫，接旨。”

宁戚恍然如梦中醒来，急忙跪倒在宁越的一侧：“臣谢主公知遇之恩，唯恐力不从心，难以胜任。”

齐桓公道：“承前启后，新老交替，乃治国要素。二位大夫请起。”

宁戚道：“谢主公！”起身归班。

宁越跪倒不起，突然爆发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这笑声让齐桓公、管仲、众臣都甚为诧异。他笑得恣肆、疯狂、悲怆，直到笑出两行老泪。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语无伦次地念叨：“新、老、交、替……哈哈哈哈哈……堂堂大司农，交给一个牛贩子……一个贩牛的……哈哈哈哈哈……”他走到宁戚面前：“贩牛的……你懂桑麻……懂朝廷……你替了我……凭啥……凭唱歌凭赶牛？能当上大司农……哈哈哈哈哈……”

宁越边笑边把官袍礼带解下来，扔在大殿中央。再把冠冕摘下，扔在身后。他边扔边笑边往大殿下走。在走的过程中，他把周身的官服也脱得七零八落，丢在大殿的门口台阶上。

管仲目光追随着疯狂的宁越走出殿堂，走下台阶。在宁越的

笑声里，管仲看到了一个苍老而又痛苦的背影……

5. 严惩伯氏

宁戚上任大司农不到一个月，就办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把管仲的相地衰征进行补充修正，在荣辱柱上重新颁布。

这天正是大集之日，临淄大街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齐宫午门外的荣辱柱是人们关心的地方，齐国人已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城里的人每天都要到这里来看看，有什么新政策出台；城外的人进城，也都要到这里来，打听新鲜事儿。

侍卫官手持大锣，咣咣咣敲了一通，然后宣布：“今天有新上任的大司农宁戚大夫宣布相地衰征之策。”

宁戚手捧帛书，朗声读道：“仲父令曰：经君上批准，在全国实行相地衰征之策。一、将公田按户分给百姓耕种；二、自即日起，对农田进行勘察，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级交纳租税；三、凡新垦荒地，免除三年税租，从第四年起，按等级交纳税组；四、全国百姓必须按法令照办，如有抗拒，以法治罪。”

宁戚说罢，由侍卫官将命令悬挂到荣辱柱上。百姓们纷纷涌上前来争看。

农人甲道：“这办法好，早该这么办了！”

农人乙道：“这下好了，我这种下等田的，可以少交点税了。”

农人丙道：“你那田是上等还是下等，自己说了不算，得官府定。

农人丁道：“这位新上任的大司农劲头挺大，看来，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宁戚办的第二件事，就是严惩奴隶主伯氏。这伯氏是宁越的亲戚，他依仗后台硬，早就反对相地衰征。相地他不让，税他也不变，还在荣辱柱前煽动，公然诽谤相地衰征，说什么：“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今却要瓜分土地，宰割王土，让奴隶获得自由，这岂不是无视王法，凌辱列祖列宗！还有，按土地好坏制定税收，没有贵族寒门之分，如此而来，贵者不贵，贱者不贱，堂堂齐国岂不抹杀了等级秩序！如此相地衰征，强迫纳税，我伯氏定当不从。”

半个月后，荣辱柱上又挂上了新告示：“查吕姓伯氏，仗势不法，骈邑三百，历年来偷漏租税，今经官府多次催促，仍抗税不交。为确保相地衰征大计的实施，决定没收其骈邑三百亩！”

查处伯氏之事，在齐国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百姓们奔走相告，那些怀疑相地衰征的人也不动摇了，相地衰征之策进展很快。当然也有反对的人，上卿高傒就是代表。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宫中去找桓公。

桓公已有思想准备，处置伯氏之事也是他同意的。一见高傒的表情，便明白了八、九分，问道：“高上卿找寡人有什么事？”

高傒毫不客气地说：“老朽前来，有一句话想问，齐侯与周天子相比怎样？”

齐桓公一怔，答道：“小白岂敢与周天子同日而语。”

高傒气愤愤地质问道：“浩荡乾坤，天子在上，身为诸侯，又岂能上欺天子，瞒天过海，举辅佐周室之名，行大逆不道之实？”

齐桓公一怔：“上卿所言，定有所指。”

高傒怒道：“老夫所指乃相地衰征之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乃历代相传，亘古不变。而如今，齐国竟敢背道而驰，瓜

分王土，猖獗狂妄，何以至此！再者，按田而税；使贵者不贵，贱者不贱，森严秩序，全然不顾，老朽要问，天下是周天子的天下，还是齐侯的天下？”

齐桓公听到这里，沉吟不语。

高傒更加愤慨，继续斥问道：“老朽再问，齐国是齐侯的齐国，还是管仲的齐国？”

齐桓公冷静下来，对高傒说：“上卿息怒，容小白一一叙来。管仲乃大齐相国，行过典礼，名正言顺。所献军国大计，万无一失，寡人称之仲父。如今国事交给仲父，乃君臣相互信任，小白不知有何非礼非份？宁戚出身卑微，却胸匿大志，才具超人。唯贤是用，自尧舜之时即成风尚，又谈何不依古法？相地衰征，乃相国和大司农踏破铁鞋，殚精竭虑之结果，旨在振兴齐国，仓廩丰实。如此富国强民之策，又何乐而不为？”

高傒听着齐桓公的这番话，气得浑身颤动，胡子抖个不停：“当初，你偿还鲁国汶阳之田，丧失齐国颜面，老朽我一忍再忍；你兴渔盐，通商旅，本末倒置，老朽也未曾言语；如今你小白放纵无羁，越走越远，非但不听老朽劝谏，反而振振有词。在你眼里，还有什么天子，王道？老朽只怨自己，当初老眼昏花，怎就选定了你这么一位狂妄逆子即齐国君位！告辞！”

高傒说完，转身拂袖而去。

齐桓公望着高傒的背影，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6. 伤兔诗

高傒的无理取闹，使齐桓公十分恼火。高傒身为监国上卿，

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太不象话。这些年齐国的变化有目共睹，他怎么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高傒的话，桓公反复进行了分析、推敲，如果有合理的成份，他是会采纳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在齐桓公的继位问题上，高傒还是立了大功的。看来，他与高傒的隔阂已经很深了，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他认为是丧失了齐国颜面；兴渔盐、通工商，他认为是本末倒置；提拔重用宁戚，他认为不合礼仪；相地衰征，他认为是瓜分王土，大逆不道……齐桓公越想越感到气愤。

竖貂见桓公情绪低落，便道：“主公，现在已到了狩猎季节，天高气爽，臣陪主公出去打猎好不好？”

蔡姬也十分赞同：“君上太劳累了，到山里打猎，对身体也有好处。”

桓公高兴地说：“好，明天就去！”又对竖貂吩咐道：“爱卿去告知仲父，就说寡人请仲父和夫人一起打猎，他太劳累了！”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刚爬上东山，天空晴朗，万里无云，风和日丽，是个打猎的好日子。临淄城南门，涌出了一队人马。为首的一辆车上，坐的是身背硬弓的隰明和王子成父；第二辆车上，是竖貂和开方，开方臂腕上架着鹰，车后跟着四只猎犬；第三辆车上，稳坐着齐桓公和管仲；第四辆车是华丽的篷车，蔡姬和靖坐在里面；后面是一队全副武装的甲士，身背大弓，肩扛戟矛。

桓公兴致勃勃地对管仲道：“仲父长年为国事操劳，很是辛苦，也该休整休整了。今天咱们君臣一起打打猎，散散心，解解乏。”

管仲道：“难得主公有如此雅兴。”

桓公轻轻叹了一口气，说：“相地衰征大计，尽管有人沸沸扬扬，可寡人主意已定，决不反悔！”

管仲道：“主公英明！无主公决策，相地衰征之策将难以践行。不过，对高上卿还要尊重为是，不可强顶硬撞。他想不通就让他继续想好了。但对那些拥有骈邑食田，抵制国策，抗税不交者，当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桓公点点头道：“仲父所言甚是。像伯氏这样的人，有一个查处一个，决不迁就！”

前面来到山间盆地。开方安排兵士们从两边迂回到山坡上，形成包围圈，然后摇旗呐喊，把藏在山中的野兽轰赶到盆地中来。

公子开方手执弓箭，紧紧追随在桓公身旁。

一只狐狸向桓公方向奔来。

开方用手一指道：“主公，快射！”

齐桓公弯弓搭箭，一箭射去。箭从狐狸身边飞过。狐狸掉头逃窜。

桓公连声叹息：“可惜、可惜，让它跑了！”

开方又发现草丛中一只獐子，忙道：“主公，獐子！”

桓公一箭射去，獐子中箭，倒在地上。

开方笑道：“好箭法！主公真是神箭！”

桓公看看身后的管仲，管仲也射得一只獐子。

开方大声喊道：“主公，野兔，快射！”

桓公顺着开方指的方向一看，两只野兔飞快朝他跑来。他一箭射中一只，另一只野兔逃走，可它跑了不远，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着倒在地上的同伴。桓公又一箭射去，这只野兔也倒在草

地上。

猎犬跑上去叨回野兔。桓公看了看，说：“这是只呆兔，它本可以逃走的，为何却又停下，被寡人射中了！”

管仲接过野兔，笑道：“是只雄兔，它本可以远走高飞，只是恋着雌兔，却误了自己的前程！”

已是中午时分了。

竖貂指挥侍从，把打来的野味架到火堆上烧烤。

桓公与大臣们围坐在一起，席上摆着烤好的野味，香味扑鼻。桓公端着酒爵，道：“来，寡人敬众爱卿一爵，大家辛苦了！”

管仲、隰明、王子成父等人一起举爵：“谢主公！”君臣一饮而尽。

桓公与大臣们咀嚼着野味，吃得又香又甜。他边吃边说：“今日围猎，寡人非常开心。开方大夫指挥有方，来，寡人赐你一爵！”

开方急忙接过爵，一饮而尽：“谢君上赏赐，只要主公开心，开方万死不辞！”

坐在桓公身旁的竖貂说：“开方大夫为了让君上尽兴围猎，他父亲去世都没有回家奔丧。”

桓公感动地说：“开方大夫爱寡人胜过自己的父母，忠心可嘉。来，寡人赐酒一爵！”

开方又一口喝干，道：“谢主公奖励，臣永远忠于主公！”

管仲看着开方，心里漾起一阵恶心，心里话：开方还算个人吗？简直禽兽不如！

这时，从另一座帐篷里传来悠扬的琴声和清脆悦耳的歌声。蔡姬抚琴，婧唱道：

“大风泱泱兮，天籁汤汤。
狡兔驰奔兮，对影成双。
追逐戏闹兮，恩恩爱爱。

一矢中的兮，雌兔命丧。
雄兔回顾兮，中箭身亡，
瞑瞑相视兮，丽影双双……”

桓公听了，问管仲道：“仲父，夫人唱的什么？”

管仲笑道：“这是民间流传的伤兔诗。”

桓公对竖貂道：“去告诉夫人，这歌声太伤感了，唱一首开心的！”

竖貂应声而去。

管仲意味深长地看了桓公一眼。这首歌词是管仲见桓公射中两只兔子后有感而发，顺口吟成的。婧只念了一遍，便套用现成的曲调唱了出来。管仲见桓公自伐宋归来后，一味地在后宫与宫女淫乐，常常一连几日不上朝，耽心他沉缅于女色，所以想借伤兔诗劝谏。可桓公听不进去，他也只好做罢。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

7. 蔡姬被逐

自从长卫姬生了公子无亏，蔡姬就感到背上似乎压了一盘磨。根据“大宗为翰，宗子为成”的古训，不论有多少夫人嫔妃，也不论是夫人，还是如夫人，谁生出第一个儿子谁就确定了母后

的地位。她感到忧虑，又感到悲哀。本来，她前面的王姬、徐姬相继病逝，三位夫人只剩下她一个，这国母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可谁料长卫姬先声夺人，少卫姬的肚子也明显地凸了起来。她恨自己的身子不争气，埋怨齐桓公和她同床次数太少。桓公太好色了，后宫美女如云，已经一千零六位了，可竖貂还是不断地往里输送。十六、七岁进宫，二十五岁就逐出宫去。有许多姑娘根本没见到桓公是什么模样。也难怪，就是一天一个，也得三年轮一回。她越想越烦恼，如果后宫没有这么多丽姝佳人，她也许早就怀孕了。

桓公也已觉察出蔡姬的苦恼。说实话，他最喜欢的还是蔡姬。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礼，懂音乐，她给了桓公别人无法代替的欢乐。桓公也希望蔡姬能早生个儿子，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可年复一年，蔡姬老不生产，他也没有办法。退朝归来，见蔡姬独自坐在窗前，对着宫外逍遥湖水出神，便轻轻抚摸着她的肩头，说道：“夫人，怎么一个人在这里闷闷不乐？”

蔡姬就势依偎在桓公怀里，两行清泪流了下来。

桓公掏出手帕轻轻把蔡姬的眼泪揩去，仔细地端详着她的秀发，她的面容，道：“夫人不必伤神。苍天有眼，能让夫人早生贵子，这太子之位是寡人说了算！”

蔡姬破涕为笑，掩饰道：“君上知道贱妾为什么伤心吗？”

桓公道：“说与寡人听听。”

蔡姬道：“贱妾是想家了。贱妾嫁到齐国，转眼十个年头了，只回过一次家。”

桓公笑道：“这好办。过些日子，寡人派人护送夫人回家省亲就是了。”

蔡姬指着窗外碧波荡漾的湖水说道：“妾的家乡到处都是水。一见到水，就想起家乡的亲人。”

桓公道：“夫人，寡人陪你到逍遥湖荡舟如何？”

蔡姬眼一亮，高兴地搂住桓公亲了一下，道：“谢谢君上。”

桓公与蔡姬来到逍遥湖上，四周连个人影也没有。秋水碧绿，清澈见底。蔡姬熟练地解开拴船的绳索，象一只飞燕轻盈地跳到船里。向桓公张开双臂：“君上，下来呀。”

桓公自幼怕水。他也想学着蔡姬的样子往船上跳，可又不敢，进一步，退三步，逗得蔡姬格格笑个不住。蔡姬跳上岸，把绳索牢牢栓在桩上，笑道：“来，贱妾扶着君上登船。”

桓公下了很大决心，扶着蔡姬迈到船上，船身一晃，吓得他赶紧坐在船板上。

蔡姬上岸解开绳索，轻身跳到船上，娴熟地摇着桨，小船飞一样向湖心驶去。

“夫人，慢点儿，寡人头晕。”桓公两手紧紧抓住船帮，连声说。

“不要紧的，君上别怕，有妾在此，保君上安然无恙。”蔡姬停止摇桨，坐到桓公身旁。

桓公见蔡姬开心了，锁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心里也很高兴。他把蔡姬拥在怀里，摸着她飘柔的秀发，问：“夫人，快乐吗？”

蔡姬娇媚地说：“象现在这样多好啊，就贱妾和君上两个人，亲亲热热拥抱着在一起。秋水粼粼，碧波漾漾，蓝天如洗，白云如丝……”

桓公笑道：“哎，夫人作诗呢。”

蔡姬道：“贱妾不光作诗，还想跳舞呢！”说着，从桓公怀里

站起来，嘴里哼着乐曲，翩翩起舞。

船身随着蔡姬的舞步，左右晃动。

桓公吓得连忙抓住船帮：“夫人，不要跳了，寡人害怕。”

看着桓公那紧张的样子，蔡姬格格直笑：“君上七尺身躯，伟岸丈夫，哪能怕水！”说着，双脚故意左右轮番用力，船身更加急剧地摇晃起来。

桓公吓得脸都变了色，喊道：“别闹，快停下！寡人要生气了！”

蔡姬很少有这么开心的时候，她一边晃着船，一边向桓公伸出手：“君上，你抓住妾的手，就不会害怕了。”

桓公欠起身，把手伸给蔡姬，船一晃，桓公失去了平衡，“扑通”一声跌进湖中。

蔡姬大惊，纵身跳入湖中，把桓公托到船上。

桓公大怒，喝道：“靠岸！”

蔡姬急忙摇桨，轻舟靠岸，又跳上岸拴好绳索，把桓公扶到岸上，跑下谢罪道：“君上，贱妾失礼了，君上赶紧换衣服，以免……”

不等蔡姬说完，桓公一挥手将蔡姬拨拉到一边，怒气冲冲而去。

蔡姬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后悔莫及。

桓公回到寝宫。长卫姬一见他浑身是水，大惊道：“君上，你这是怎么了？”

桓公怒气冲天，吼道：“问什么？更衣！”

长卫姬急忙对宫女喊道：“还不快给君上更衣！”

两宫女搀扶桓公走进内室。

换好衣服出来，桓公一连打了几个喷嚏。长卫姬已命宫女准备好姜汤，桓公一口气喝了个光，这才大声道：“气死寡人也！”

竖貂急火火走进来，在桓公面前扑通一声跪下，道：“臣该死，没有保护好主公！”

长卫姬问道：“主公到底怎么啦？”

竖貂道：“是夫人将主公从船上颠入水中。”

长卫姬道：“夫人怎么能这样！秋深水凉，把主公冻坏了怎么办？”

竖貂火上浇油道：“主公对夫人那么好，她却对主公大不敬。”

长卫姬心头一喜，蔡姬啊蔡姬，这个麻烦可是你自己惹的。看来，这第一夫人的宝座是非我莫属了，便弦外有音地说：“蔡姐姐这不是欺君吗？主公乃一国之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桓公一拍案几，吼道：“别说了，气死寡人了！”

长卫姬对宫女大声道：“快，摆酒，给主公压惊！”

蔡姬别提多后悔了。今日她自己也不知怎么了，怎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看来，她是高兴过了头，乐极生悲。桓公陪她荡舟，这是这些年来第一回，她喜不自胜，乐不可支，以至于忘乎所以。她知道桓公怕水，她只是想逗桓公玩乐。她急急忙忙回宫换了衣服，赶到桓公寝宫来请罪。不料，却被站在门口的后宫总管竖貂挡了驾。

竖貂对蔡姬早就怀恨在心。这位如花似玉的夫人和他总有点过不去。她对管仲处处尊让，唯命是从，在桓公耳旁吹了不少风，可对竖貂总是冷眼相看，从来没认真说过一次话。要不是桓公特别钟爱，他早就给她颜色看了。现在机会来了，桓公大发雷

霆，火冒三丈，再加上他和长卫姬一唱一合，更使桓公怒不可遏。他估计蔡姬肯定会来向桓公请罪，所以，早早出来候着，一见蔡姬那副焦急又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一阵得意，把面孔一板，冷冷地说：“主公有令，谁也不见！”

蔡姬一惊，问道：“怎么，竖貂总管，连我也不能进去？”

竖貂冷笑道：“主公正在生气，下令任何人不准进去！”

蔡姬无可奈何，对竖貂道：“请总管代我向君上问候，请罪。”

竖貂阴阳怪气地说：“夫人的吩咐一定照办。夫人请回吧。”

竖貂见蔡姬一走，便返回宫中。

桓公怒气稍平。问道：“可是夫人来过？”

竖貂摇摇头，答道：“夫人正在弹琴自乐。”

桓公大怒道：“什么？她连向寡人陪罪都不肯？岂有此理！明天把她送回蔡国去！”

竖貂连忙应道：“臣遵旨！”

竖貂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桓公变卦，又怕一旦蔡姬见了桓公，一番柔情蜜语，暴露了他的阴谋，离开桓公，便直奔蔡姬宫中，一边走一边在肚里偏词。

蔡姬正独自垂泪，黯然神伤，见竖貂大步闯了进来，急忙起身迎接。

竖貂一反常态，盛气凌人地大声道：“夫人接旨——”

蔡姬预感不妙，连忙跪下候旨。

竖貂道：“蔡姬大逆不道，晃舟致寡人落水。寡人不容，速遣返回蔡国！”

蔡姬大惊，怀疑地看着竖貂，问：“总管，我真地不能再见君上一面吗？”

竖貂道：“不行，主公不愿见你！令我立即将夫人遣返蔡国。车已备好，请夫人上车！”

蔡姬绝望了，泪水流了下来，她恨桓公太不近人情。十几年夫妻，就因为这么一点事情，反目驱逐。她什么也没带，只把那条龙凤带扎在腰间，便随竖貂出门登车而去。

蔡姬的车刚驶出临淄城门，后面四辆马车疾驶而来，第一辆是篷车，后面三辆是战车。

蔡姬一见是管仲和靖坐在车上，忙令停车。车未停稳，她便纵身跳下车来。

管仲与靖从车上下来。靖抱住蔡姬大哭：“姐姐！”

蔡姬悔恨交加，泪水断线似地滚下来：“妹妹！”

管仲伤感地站在一旁，道：“唉，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真是意料不到。”

蔡姬止住哭，道：“仲父，我要走了。仲父要尽心辅佐君上，也要保重身体……”

管仲道：“夫人放心，且回去住些日子，等君上回心转意，我亲自去蔡国接你。”

蔡姬感激地说：“多谢仲父。但愿君上早日回心转意。”

管仲回头吩咐一名武将：“你们护送夫人回国，一路小心伺候，不准出一点差错！”

武将应道：“仲父放心。”

蔡姬对靖道：“妹妹要好好照顾仲父，齐国全靠仲父了。”

靖含泪道：“姐姐放心，姐姐要多多保重！”

蔡姬上车，驭手挥动长鞭，车轮辘辘滚动起来。

三乘战车尾随护送。

蔡姬在车上向管仲和靖频频招手。

第六章 兄弟情深

1. 市场巧遇

管仲有个习惯，好逛市场。只要一有闲暇，便带上两名侍卫，到市场上泡，一泡就是半天。许多治国之策，就是在观察市场之后形成的。送走蔡姬之后，他心中有些烦乱，便与婧弃车而行，来到了市场上。

临淄的市场好大好大，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真可谓摩肩接踵，连袂成荫，挥汗如雨。透过市场，可以看出临淄一派百业兴旺、经济发达的景象。

管仲与婧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兴致十足地看着，听着。

牲畜市场上，牛、羊、猪、鸡，样样俱全，还有猎人打来的獐、狍、熊、狼、兔、野鸡……种类繁多，人们或以物易物，或用刀币购买。

五颜六色的丝织市场更吸引人，各种颜色鲜美，图案精细的丝绸在阳光下放出耀眼光辉，更有卖主别出心裁，把织机也抬到市场上，年轻的织女“咔嗒咔嗒”地边织边卖。齐国客商在这里流连忘返。婧很内行地摸摸丝绸，再看看织女的动作。

管仲笑问：“怎么样？”

婧指指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道：“这些丝绸，与我母亲织的

一模一样，那些织女的动作，也与我母亲毫无二致。”

管仲笑了，轻轻一拍婧的肩道：“那还用说，什么师傅什么徒弟嘛，看来，这位百工，我还是没有选错呀！”

婧娇柔地一笑：“相爷，没有你哪有母亲的今天。”

管仲回答道：“没有高堂，哪有齐国的丝绸。”

前面是叮叮当当的铁匠铺。炉火正红，各种农具摆在地上任人挑选。米市宛如一条长长的河流，麦子、谷子、高粱、大豆，一应俱全。最热闹的是肉市，卖羊肉的在架上悬一羊头，卖牛肉的在架上悬一牛头，以示货真价实。卖牛肉的人两只手各拿一块牛骨敲打着，边敲边唱：

“哎哎，齐国的国王真英明，
选准了相国名叫管仲，
管仲是神不是人，
他使齐国翻了身。”

婧高兴地捅了管仲一下，小声道：“听见了吗，相爷，那卖牛肉的唱得真好听。”

管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小声回道：“有些言过其实。我哪是神哪，明明是人嘛！”

婧掩口笑道：“相爷是神，妾是啥？”

管仲玩笑道：“我是男神，夫人就是神女了！走吧。”

前面是要杂技、玩把戏的、卖艺的，喝采声此起彼伏。

荣辱柱前的广场上，人们正在玩斗鸡。两只鸡斗得你死我活，不分胜负。一只鸡的冠子已被撕裂，滴着血，但仍斗志不灭；

另一只鸡遍体鳞伤，鸡毛一片片被撕落，却仍昂然而立。

婧捂嘴细语：“相爷，人说羊狠狼贪，妾看这鸡比羊还狠！”

管仲揶揄道：“夫人高明，那就改作鸡狠狼贪好了！”

正这时，忽然离管仲不远的地方人群骚动，有人晕倒了。管仲拉着婧挤进去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你猜晕倒在地上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鲍叔牙！

2. 病榻真情

鲍叔牙身为亚相，负责官吏的举荐、考察、升迁、罢免，他这人一刹儿也闲不住，到处暗察暗访，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更提拔了一大批贤才，使管仲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行。半年前，他向管仲提了个建议，想去各国巡游考察，管仲一拍即合，积极支持，征得桓公同意，鲍叔牙踏上了旅程。这一别就是半年，中间只捎来过一次信，以后就音讯全无了。管仲时时挂念，决定鲍叔牙如果再不回来，就派人查找。不料，今天在市场上见到了。

管仲令人将不省人事的鲍叔牙抬回相府，安排在他的寝室里，请来宫中御医，为鲍叔牙诊病。

御医把着鲍叔牙的脉，仔细地诊断，又用舌板撬开他的口，看看舌苔。

管仲在一旁急得走来走去，问御医：“鲍叔兄怎么样？他得的什么病？”

御医听而不答，兀自诊断，直到检查完了，才洗了洗手，对管仲道：“亚相过度劳累，风寒入里。不要紧的，吃几付药就会康复的。”说完，提起笔来，开了处方。

管仲立即派婧亲自把药抓来，又亲自熬好。婧双手捧着药罐进来，把药罐放在案几上，轻声道：“相爷，药好了。”

管仲俯下身来，在鲍叔牙耳边轻声呼唤：“鲍叔兄，你醒醒，你醒醒。”

鲍叔牙艰难地睁开眼，随即又闭上，嘴唇翕动了几下，什么话也没说，仍旧混混沌沌睡去。

管仲坐在榻上，小心翼翼地将鲍叔牙搀扶起来，让他靠在自己怀里，从婧手里接过药罐，吹了几口热气，又用唇试试冷热，然后将药罐送向鲍叔牙唇边：“鲍叔兄，吃药，鲍叔兄！”

鲍叔牙的嘴唇颤动了几下，药汁流入口中。药还没吃下，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口中的药汁喷吐而出，把管仲吐得满脸满身都是。

管仲顾不得擦拭，急忙给鲍叔牙捶背，等到他喘息平缓之后，重新给鲍叔牙喂药。

药喂完了，鲍叔牙仍混混沌沌睡去。管仲忧心如焚，坐在病榻前守候。

内侍走进，轻声禀报：“相爷，宾须无大夫求见。”

管仲摆摆手，道：“朝中之事，由宁戚和隰朋大夫处理。”

内侍应声而出。管仲俯首悉察鲍叔牙病态。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揩去鲍叔牙嘴边的药汁。

内侍将热气腾腾的莲子羹端进来，说道：“相爷，一天一夜了，粒米未进，又不曾合眼休息，夫人亲自熬的莲子羹，喝点吧。”

管仲摆摆手，双眼一直没离开鲍叔牙。

内侍恳求道：“相爷，让奴才在这里守候鲍太傅，相爷去歇息一会儿吧。”

管仲执拗地摆摆手，示意内侍离去。

婧走进来，关切地看看躺在榻上的鲍叔牙，问管仲：“鲍太傅病情可有好转？”

管仲摇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婧端起案几上的莲子羹，尝了一口，对侍女道：“莲羹凉了，再去热来。”侍女端羹退出。婧心疼地摸着管仲的脸庞：“相爷，为什么连妾亲手熬制的莲羹也不吃呢？”

管仲忧伤地说：“鲍叔兄不醒，我怎能吃得下，睡得着？我与鲍叔兄是手足兄弟，年轻时，我在楚国做过三次官，被罢免了三次，别人一提这事就说我无能，可鲍叔兄认为我鹤立鸡群，是楚王容不得贤才；我曾经当过三次兵，还当个小官，打了三次仗，全失败了，好多人骂我是胆小鬼，可鲍叔牙不这样看我，说我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家中有老娘亲；我和鲍叔兄作买卖，他出本钱，我出主意，挣了钱我要七，他要三，他不嫌我贪心，说因为我家贫；白水之滨，我射主公一箭，主公非杀我不可，是鲍叔兄救了我，没有鲍叔兄，我早已成为箭下之鬼；本来，主公继位，鲍叔兄是立了头功的，这相位非他莫属，可他却再三推荐，拱手把相位让给了我。没有鲍叔兄，哪有管仲？我是站在鲍叔兄的肩上，我欠他的太多太多了。鲍叔兄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我管仲怎么活下去？如今鲍叔兄病成这个样子，他是为国为民操心劳累的呀！”管仲越说越激动，忍不住热泪夺眶而下。

婧也哭了，管仲这番话太感人了，人们把“管鲍之交”作为美谈，今天她才真正明白了这管鲍之交的真正内涵。

“相爷，你只知鲍叔兄不在，你无法活下去，可你想过没有，如果相爷不在，婧一天也活不下去。”

管仲回眸凝视着爱妻，正想安慰她，忽听鲍叔牙哼哟一声，管仲大喜：“啊呀，我的鲍叔兄，你可醒了！”

鲍叔牙睁开眼，怔怔地看着管仲，又看了看婧道：“我这是在哪儿？不会是做梦吧？”他挣扎着要坐起来。

管仲急忙搀扶着他坐起来，婧又拿个枕头放在他身后倚着。“夷吾贤弟，赶快弄点吃的，饿死我啦！”

婧急忙从侍女手中接过刚热好的莲羹，吹了吹热气，双手递到鲍叔牙面前。

鲍叔牙接过来，三口两口就喝了个光：“还有吗？”

管仲笑道：“有的是，但一下子不能吃多了，慢慢吃。”

鲍叔牙定定地看着管仲，道：“怎么，夷吾贤弟，你的眼怎么那么红？”

侍女道：“相爷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饭也没吃一口呢。”

管仲瞪了侍女一眼，示意她闭口。

鲍叔牙惊疑地：“怎么，我在这里睡了三天三夜？夷吾弟，你三天三夜没吃饭，不睡觉？”

管仲笑道：“别说三天三夜，就是成年累月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何以报答鲍叔兄万分之一！”

鲍叔牙道：“那这三天的国事怎么办？你身为仲父相国，日理万机，可不能因为侍候我耽搁了大事。”

管仲道：“鲍叔兄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鲍叔牙看着管仲说道：“看你一脸倦容，眼窝都黑了，要注意身体，没你这位相国，齐国哪有今天？我这次出去转了半年，各国走了一圈儿，开了眼界。”

婧忙道：“话慢慢说，鲍叔兄这次病得不轻，等身体康复了，

相爷再洗耳恭听，好吗？”

鲍叔牙看着婧，笑道：“好一个贤内助呀。弟媳妇，你的歌唱得好听极了，唱一个行不行？”

管仲笑道：“这个好办。来，夫人，我给你弹琴。”

婧笑问道：“鲍叔兄，唱什么？”

鲍叔牙想了想，说：“就唱那首黄鹄之歌吧。”

管仲弹起琴，婧且歌且舞：

“黄鹄黄鹄，綰其羽翼，缚其长足，不飞不鸣笼中伏；
苍天有眼，大地有义，快快回家，妻儿泪眼等着你。”

鲍叔牙用手拍着案几，打着节拍，眯着眼睛，听得如痴如醉

.....

第三部

尊王攘夷

第一章 征山戎，伐孤竹

1. 震聳发聵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呕心沥血，精心策划，大胆改革，改革内政、改革军政、相地衰征、官山海、盐铁专卖、通工商、边关开放等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实，使齐国大治，政治清明，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齐国一跃而成为东方大国，具有任何其他诸侯国不可抗衡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管仲的尊天子而令诸侯，称霸不用兵车的霸业大计，也使各诸侯国心悦诚服。自公元前六八五年，齐与宋、陈、蔡、邾五国于北杏会盟之后，又于公元前六八一年，齐、鲁在柯地会盟；公元前六八〇年，齐、郑、宋、卫于鄆地会盟；公元前六七八年，齐、鲁、宋、卫、郑、许于幽地会盟；公元前六七一年，齐、鲁再次于扈地会盟；公元前六六七年冬天，齐、鲁、宋、郑、陈于幽地会盟，周惠王派王室卿士召伯廖赴会，赐命齐桓公为侯伯，确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从幽地回到临淄，齐桓公神采飞扬，雄风勃勃，第二天就大宴群臣宣布喜讯。

齐桓公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地端起一爵酒道：“此次幽地会盟，周天子派王室卿士召伯廖，赐命寡人为侯伯，确认了寡人为诸侯国的领袖地位。这是寡人的光荣，是齐国的光荣，也是仲父

和诸位大夫的光荣。为此，寡人今日设宴庆贺。来，诸位爱卿，为了感谢周天子的恩赐，大家干！”说罢，一饮而尽。

“谢谢主公！”大家一饮而尽。

桓公又端起酒爵对管仲道：“侯伯来之不易，没有仲父的治国方略，就没有齐国的强盛；没有仲父的霸策，也就没有侯伯。仲父之言，百不失一；仲父之功，可盖天地。为此，寡人决定，于小谷（今山东东阿）筑城，作为仲父采邑之地。来，寡人向仲父敬酒一爵！”

管仲忙道：“主公过誉了，主公对臣如此厚爱，臣不胜感激，齐国强盛，上有主公英明，下有众大夫齐心协力，主公为臣封小谷之邑，臣不敢接受！”

众大夫齐声说：“仲父为齐国立下齐天大功，应该得封！”

桓公笑道：“仲父不必推辞，寡人主意已定，来，大家一齐干了！”

桓公与众大夫一口喝干，管仲也只得干了。

桓公又举起酒爵，对鲍叔牙道：“寡人能有今天，首先要感谢寡人的师傅。这些年，亚相为振兴齐国呕心沥血，不胜操劳。这几个月又游历诸侯各国，阅尽天下大事，亚相辛苦，来，美酒一爵，寡人恭敬！”

鲍叔牙举爵道：“臣周游列国，浪迹天涯，所到之处，无不对大齐有口皆碑。主公仁至义尽，亲盟诸侯，扶贫济倾，匡正王道，乃先贤所为。天下臣民，交口称赞，颂歌盈耳。”

齐桓公听得心花怒放。

鲍叔牙又道：“臣这次离开齐国不到半年，可回来一看，只觉耳目一新，但见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五行八作，百废俱兴，

大齐之地，无乱鸟飞禽，而有凤凰献仪；无旱魃水魃，而有五谷丰登。此乃主公恩德点化，得天意，顺民心。”

桓公更加高兴，高高举起手中的酒爵，喜笑颜开，道：“亚相周游列国，走遍天涯，经多见广，敢对齐国如此溢美之词，寡人殊感荣幸，此乃天赐大齐洪福。寡人蒙仲父教诲，亚相点拨，受群臣协力，才得以如今之势。来，借此良机，寡人再敬诸位！”

群臣豪饮。

饮酒间，宁戚站起，来到鲍叔牙跟前笑道：“久闻亚相乃大齐勋臣，名播青史，特敬亚相，聊表寸心。”

鲍叔牙认真地端详宁戚，赞许地说：“宁戚大夫乃齐之栋梁，主公得之辅佑，是齐国幸运。前几天老夫路过牛山，还听到牧童、农夫们赞美大夫的山歌。”

桓公一听，十分感兴趣地笑道：“是吗，亚相何不唱来听听。”

鲍叔牙满意地看了宁戚一眼，笑道：“那好，老臣就唱唱。”他清了清嗓子，唱道：

宁戚贩牛在犊山，
举火授爵大司田，
本是布衣桑麻客，
一曲唱尽换朱颜。

桓公听罢，连声道：“好，唱得好！来，为亚相献歌大家喝酒！”

隰朋站起来，对鲍叔牙道：“久违亚相，隰朋特敬亚相美酒一爵！”

王子成父、宾须无、公孙湫、竖貂、开方等臣同起身，端爵道：“敬亚相！”

鲍叔牙激动地望着隰朋等人，道：“今日登上大殿，真令人激动不已。有主公这样的明君，仲父这样的贤相，众大夫如此同心同德，大齐天下无敌！来，为了齐国雄风常驻，干！”

桓公与群臣一齐喝干。

桓公大声道：“今日意气风发，当有鼓瑟相和歌舞相庆，来人——”

管仲起身打断桓公的话道：“主公！”

桓公看着管仲问道：“仲父何事？”

管仲道：“亚相行程万里，造访过名山大川，见识过芸芸众生，不妨让亚相尽兴而谈些奇闻趣事。主公与臣等且伴美酒，足不出户便可神游八方，岂不乐哉？”

桓公点头道：“仲父所言甚是，那就请亚相讲讲见闻吧！”

鲍叔牙起身道：“老夫今日登堂，见四壁辉煌灿烂，君臣喜笑颜开，无方寸之乱，无丝缕之忧。老臣非分，想说点弦外之音。常听人言，物极必反。如今齐国外盛内强，主公切不可高枕无忧，众臣切不可沉湎于美梦佳景。纵观六合，尚有东夷窥视大齐，戎狄觊觎中原，更有南方蛮楚，依仗汉江天堑，与我大齐匹敌。中原诸侯，虽也有北杏之会，酆、幽之盟，可究其内心，却各怀芥蒂。和盟诸侯，仁义感化，不在一朝一夕。贵在以恒，贵在始终如一。齐国既施仁义，却又纳诸侯贡品，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礼节之数，有来无往。久而久之，必得诸侯反戈，望主公深思。虽说齐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天行无常，如遇淫风荡雨，颗粒不收，国内无备，秋贮耗尽，齐国岂不重蹈穷途？昨日老夫见

市井臣民，挥金如土，不事节俭，趾高气扬，一味炫耀。日久天长，必成骄纵淫奢，一败国风，二伤国力。由是观之，老臣斗胆妄言，臣愿主公不忘出奔莒国，兵败长勺；愿仲父不忘槛囚之客，荣辱柱上曾有生死较量；愿宁戚不忘贩牛山下，朱颜华贵不忘衣衫褴褛；愿众大臣不忘盔甲在身，却难抵曹沫手剑相劫……河满则溢，月盈则亏，齐国骄傲，霸业必毁一旦。老夫谗语妄言，主公宽恕，众臣体恤。”

大殿上一片静寂……

桓公若有所思的脸上盘桓着淡淡的不快。

群臣互使眼色，表情各异。隰朋、宾须无、宁戚以为然。竖貂、开方等嗤之。

桓公略显尴尬地举了举手中的酒爵，道：“大家同饮，同饮！”

管仲抓住时机，道：“主公，鲍叔之言发自肺腑，难得一片真诚。今日君臣聚会，一醉方休，何不用韶乐虞舞，以享时光？”

桓公一拍即合，道：“对！起舞！起舞！”

随着乐声响起，舞女们上殿翩翩起舞。桓公脸上复现了笑容。

2. 战略调整

退朝之后，桓公把管仲召到内殿。

桓公心中不快，劈头问管仲道：“亚相今日是怎么了？”

管仲道：“亚相的脾气，主公还不了解？他就是这么个人，心直口快，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前些日子他患病时，把臣也骂了一顿。”

“怎么，他还骂你？”桓公似乎不太相信。

管仲笑道：“是骂了我一顿，骂我生活太奢侈，骂我家里有照壁，骂我堂上有反坫！不过，他越骂我越高兴，我太了解他了，他骂我就是爱我，骂得越痛，爱得越切。”

桓公笑道：“真难得管鲍之交啊！”

管仲正色道：“不过，亚相在大殿上的一番言语，确实发自肺腑，出自一片真诚。臣心中早就耽心一件大事，需要主公认真考虑。”

桓公忙问：“什么大事？”

管仲道：“现在，主公是天下公认的侯伯，中原诸侯各国基本安定，但却不稳固，尤其是中原四周并不很安宁。东夷还稍好一些，离齐国近，不会出大乱子。可西方的山戎，北方的赤狄，南方的荆蛮，不断地侵扰中原各国。如果不对夷戎狄蛮的侵扰予以打击，那中原各国就不会安宁，主公的侯伯地位也不能牢固。”

桓公赞许道：“仲父所言极是，寡人的方略是应该作出重大调整了。”

管仲道：“过去，中原各国互相争斗，没有统一的意志，现在情况不同了。主公身为诸侯领袖，就不能不管不问了。好在齐国兵强马壮，完全有力量对付狄蛮。”

桓公击掌道：“寡人把尊王称霸调整为尊王攘夷，仲父以为如何？”

管仲想了想，道：“好，主公英明，尊王攘夷，太好了，要高高举起这面旗帜！”

桓公拍案而起，道：“仲父所言甚合寡人之意，依仲父之见，尊王攘夷的第一步该从何开刀？”

管仲不假思索地说：“山戎入侵燕国十分火急，昨晚燕侯派使者来齐告急。”

桓公思索了一会儿，道：“燕庄公盛气凌人，与我大齐素不往来……”

管仲道：“燕使求救，这不是不请自来了吗！齐国一出兵，一可让燕庄公感恩于齐，从盟于我，重修昔日召康公之政，尊周室，敬天子；二可长驱直入，一举歼灭山戎，免我中原骚扰。主公既为盟主，此举责无旁贷。”

桓公下了决心，道：“仲父选定吉日良辰，出兵燕国，消灭山戎！”

3. 救 燕

公元前六六四年冬天。

浩浩荡荡的齐国大军，威风凛凛，斗志昂扬地开进燕国。

一面杏黄色的大幡赫然醒目：“侯伯”，另一面上绣着“尊王攘夷”。齐桓公与管仲身披铠甲同乘一车。

没等齐军到来，山戎已闻风而逃。留下的是燃烧不息的烟火，狼藉的土地，残破不堪的燕国城墙，以及城墙上那烧黑的歪斜的残缺不全的燕军旗帜，一片被洗劫后的残败景象。

桓公叹道：“山戎蛮横，让我中原遭此劫难，令人心痛！”

管仲道：“燕国城墙不可谓不厚，城门不可谓不坚，可一旦山戎燃起烽火，擂响鼙鼓，燕国便溃不成军，毫无招架之力，令人深思啊！”

桓公问道：“仲父所言，道理何在？”

管仲笑道：“燕侯不施仁政，骄横无道，人心涣散，纵有金戈铁马，也只能落到这般下场。”

古城门外，失魂落魄的燕庄公率领朝中大臣、众百姓，箪食壶浆，翘首以待齐军到来。昔日威风十足，以傲慢出名的燕庄公，如今再也端不住那不可一世的架子，一见齐桓公到来，当即跑倒在地，群臣、众百姓也一齐跪倒。

“无颜罪君，叩见齐侯。”

齐桓公急忙下车，搀扶起庄公道：“燕侯请起。”

燕庄公仍长跪不起，道：“寡人有罪，不敢。”

齐桓公看着燕庄公，心头掠过一丝得意的喜悦，问道：“燕侯何罪之有？”

燕庄公羞愧满面地说：“身为一国之君，不能抵御外敌入侵，使生灵涂炭，此罪一；身为中原诸侯，不受天命，不从盟于大齐侯伯，此罪二；燕国有难，有劳侯伯亲率兵车千乘，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此罪三。”

齐桓公面露喜色，心里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双手搀扶起燕庄公，道：“寡人受王室之命，扶危济倾，保卫中原，此乃天职。燕国有难，也是大齐危急，此所谓唇亡齿寒。燕侯请起。”

燕庄公起身。

齐桓公对跪在地上的群臣、百姓道：“诸位免礼，请起！”

众人齐声道：“谢齐侯！”

桓公问庄公道：“戎人现在何处？”

燕庄公答道：“戎人在燕烧杀抢掠已有数日，闻听侯伯驾到，昨日已闻风而逃。”

桓公志得意满地笑道：“不战而逃，戎人乃鼠辈。”

燕庄公奉承道：“侯伯声名显赫，戎人闻之丧胆。寡人令国人簞食壶浆，杀牲烹畜，犒劳侯伯和众将士鞍马劳顿。”

管仲问燕庄公：“山戎国距燕国多远？”

燕庄公不认识管仲，看了齐桓公一眼，答道：“山戎距燕有二百四十里。”

齐桓公春风满面，颇自豪地介绍管仲道：“此乃相国管仲，寡人拜称仲父。”

管仲拱手道：“拜见燕侯！”

燕庄公上下打量着管仲，道：“啊呀呀，久闻管相国乃匡世之才，今日得以相见，寡人不胜荣幸！”

管仲微微一笑道：“燕侯过奖。”又对桓公道：“主公，山戎得意而去，狼子野心未泯。穷寇不追，必然后患无穷。依臣之见，兵马可稍事休整，然后长驱直入，直捣山戎老巢。”

桓公道：“不灭山戎，中原不得安宁，寡人也于心不安。只是这山戎之国，山高路险……”

不等桓公说完，燕庄公忙道：“侯伯欲伐山戎，为中原除害，寡人愿率本国兵马为先锋，冲锋陷阵，万死不辞！”

桓公道：“燕国已兵马困顿，寡人怎忍心让燕侯为先锋！燕侯愿为中原立功，可随后军，为寡人增壮声势。”

管仲献计道：“山戎国地形险要，有一计可使，离燕东去八十里，有一小国名叫无终，虽也是戎人，却屡受山戎侵害，可令隰朋大夫前去游说，说服无终国主为我军向导。”

桓公点头道：“好，就按仲父之计施行。”

燕庄公惊喜地看着管仲道：“管相国初来乍到，怎么对这方地理国事如此熟悉，寡人佩服！”

桓公自诩地说：“仲父神机妙算，可夺天工。”

管仲自谦道：“管仲不敢。”然后向王子成父道：“传隰朋大夫！”

4. 进军令支

北戎是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山戎乃是北戎的一个大部落，中心设在令支。山戎西边紧靠燕国，东南与齐鲁为邻。令支界于燕、齐、鲁三国之间。国主名叫密卢，此人生性横蛮，身材伟岸，英勇无敌。他依仗人强马壮，凭借山高地险，为所欲为，经常向周边中原诸侯国侵扰，所到之处抢劫财物，掳掠妇女，烧毁房屋。燕国离它最近，屡受其害。密卢不仅骚扰中原，连他近邻的小部落也不放过，他以老大自居，不时向小部落要钱要物，稍不服从便以武力威胁。小部落也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这无终国就深受其害。因此，隰朋带着一万两黄金去劝其国主无终子共同剿灭山戎，无终于立即表示同意。并派大将虎儿斑率领骑兵二千，听凭齐桓公调遣。

齐桓公大喜，重赏虎儿斑，令其为开路先锋。号令全军，向山戎纵深进军。前进了近二百里，只见山路越来越狭窄，地势越来越险要，便问燕庄公：“燕侯，这是什么地方？”

燕庄公与齐桓公、管仲同乘一辆战车，随时介绍情况，道：“此地名叫葵兹，是戎人出入的必经之路。”

桓公对管仲道：“仲父，山高路险，粮草、辎重行进不便，寡人欲将辎重分出一半，屯聚在葵兹。”

管仲道：“主公英明高见，可在葵兹休整三天，令士兵伐木

筑土为关，令鲍叔牙把守，随时准备调运。病号、伤员留下，只选精壮人马，这样，无后顾之忧。”

桓公道：“就这么定了，仲父速去安排。”

5. 剿灭山戎

山戎主密卢早就听说齐桓公威名。所以，不等齐军到蓟门关，他就下令撤退。他认真地作了分析，齐军虽兵精马壮，但在山区却施展不开，且地形不熟，便成了盲兵瞎马。如果这次打败齐军，那他就会名震中原了。

探子来报：“国主，齐军已到葵兹，正伐木筑关，屯聚粮草。”

密卢倒吸一口冷气：“这齐侯果然厉害，他把葵兹堵死，咱就无出路了！”

大将速买献计道：“国主，齐军远来，兵困马乏，乘其安营未定，立足未稳，咱们突然袭击，他必然措手不及。”

此计正合密卢之意，他在速买肩上猛击一掌，道：“好！将军可带三千骑兵，杀他个人仰马翻！”

速买得令，带领三千人马，来到离葵兹三十里处，选了一个山谷作为战场，这山谷是齐军必经之路。山谷四周埋伏好人马，专等齐军进入山谷。

虎儿斑带着人马，来到山谷。只见四周青山黑黢黢的，怪石嶙峋，地形险恶，便鸣锣号令停止前进。

速买心中着急，便带百名骑兵，杀向虎儿斑，引诱他进谷。虎儿斑不知是计，以为遇上了小股山戎兵马，便击鼓与之厮杀。虎儿斑手持一柄长把铁瓜锤，舞得流星一般，呼呼生风，对着速

买迎头便打。速买挺着一杆大杆刀，对着虎儿斑砍来。两人你来我往，杀得难分难解。打了十个回合，速买虚晃一刀，领兵便退。虎儿斑率兵追击，刚到山谷中间，只听一声唢呐，四下里立即鼙鼓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只见四面山上冲下几千人马，将虎儿斑前锋兵马中间截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虎儿斑率领无终国二千兵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与山戎在山谷里杀成一团。虎儿斑虽身陷重围，但他知道后面大队人马即刻就到，所以心不慌，神不乱，手舞铁瓜锤，逢人便打，越战越勇。速买舞刀与其厮杀，两人锤来刀往，杀得天昏地暗。速买也知道，后面有大队齐军，因此不敢恋战，他卖个破绽，故意亮出空当，虎儿斑一见暗喜，举起铁锤狠狠朝速买的坐骑砸去。这一锤太狠太猛，速买一勒马缰绳，马头一闪，虎儿斑砸了个空，差点儿闪下马来，速买就势一刀，将虎儿斑坐骑的肚子划了一道二尺长的口子，那马的五脏六腑流了出来，倒在地上。速买指挥人马将虎儿斑捆绑起来。

正这时，齐军大队人马赶到。齐军冲进谷中，与山戎兵厮杀。那山戎兵哪是训练有素的齐军的对手。齐军五人一组，五十人一队，一层层推进，大将王子成父煞是英勇，箭射戈挑，戎人纷纷落马。速买见寡不敌众，唢呐一声，急忙撤退，也顾不上虎儿斑了。三千兵马，死伤了大半。

虎儿斑一见桓公，忙跪倒请罪：“罪将虎儿斑不慎中计，请齐侯处置！”

桓公亲手扶起虎儿斑，安慰道：“将军虽身陷重围，仍能奋勇作战，壮志可嘉。胜负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自责。”

虎儿斑复叩头道：“谢齐侯宽恕！”

桓公道：“将军真虎将也。虎将没有良马不行，来人，将寡

人那匹追风马赐给虎儿斑将军。”

这追风马乃蒙古纯种马，又高又大，体肥膘壮，浑身赤红，闪闪发光。虎儿斑一见爱不释手，又叩头道：“齐侯如此开明大度，末将定带罪立功，万死不辞！”

齐桓公举起鼓锤，在战鼓上敲了一下。

王子成父拚命擂鼓，咚咚的鼓声震得山摇地动。

桓公采纳管仲的计策，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保证后方牢固，联系畅通，前后照应。大约前进三十里，来到伏龙山。

这伏龙山是山戎进退的咽喉之地，山势险要。一条小河缠绕，是个屯兵的好地方。桓公下令在伏龙山上安营扎寨。王子成父、宾须无分别在山下安营，战车摆成一字长蛇阵。

密卢亲自带领速买，引着骑兵万余，来到伏龙山前。只见战车排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好象一道屏障，不觉一阵心慌。他已被逼到尽头，再往后已无退路。看来，只有决一死战了。他派速买带着人马到齐营前挑战，可齐军按兵不动，戎兵不等靠近战车，就被乱箭射回。他知道齐军不接战是休整兵马，作战斗准备。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进攻勇如猛虎，坚守稳如大山。他想从后方偷袭，可齐军的后方坚如磐石。他无计可施，在帐篷里搔首顿足，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计。

管仲在山上观察，见戎兵突然有了变化，兵马渐渐稀少，戎兵或躺或卧，口中高声叫骂。管仲冷笑一声，心中骂道：好个密卢小儿，敢在我面前耍诡计。索性来个将计就计，回头喊道：“虎儿斑将军！”

虎儿斑应声来到。

管仲指着山下乱七八糟的戎兵，对虎儿斑道：“将军不是要

带罪立功吗？雪耻的机会来了，你可带一千人马，消灭这些戎兵！”

虎儿斑大声道：“末将遵命！”

虎儿斑回营，点起本国兵马，车城一开，飞奔杀出。

隰朋颇有点儿担心，对管仲道：“仲父，不要中了戎人的诡计。”

管仲笑道：“这是将计就计，隰朋将军，传令王子成父将军率兵从左边包抄，宾须无将军率兵从右边包抄，专杀伏兵。”

隰朋明白了，急忙传令下去。

密卢惯用之计就是设埋伏。他安排伏兵于两侧，只留少数人马在齐军阵前叫骂，以诱引齐兵。见虎儿斑领兵杀出，密卢十分高兴，自以为得计，一声唢呐，伏兵呐喊着从山上冲下来，不料正遇上王子成父和宾须无的人马，一阵大杀大砍。戎兵措手不及，被杀得七零八落，大败而回。齐军未伤一兵一卒，而戎军却死伤了上千人马。

密卢黔驴技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帐篷里团团转。

速买想出了一个计策，对密卢道：“国主不必惊慌，臣有一计，可破齐军。”

密卢急不可待地问：“有啥好计，快快说来！”

速买道：“齐军再往前进，必然经过黄台山谷，这黄台山谷又窄又高，国主可派人用木头和石头将山谷横堵起来，外面挖一条深沟，使其寸步难行，加上重兵把守，齐军就是有一百万人，也难越黄台山谷一步。

密卢大喜，连称：“好计，好计！”

速买又道：“臣还有一计，现在齐军重兵屯于伏龙山。伏龙山没有山泉，吃水全靠濡水，国主可填土筑坝，将濡水截断。齐军的粮草再充足，可无水喝，肯定撑不过十天半月。无水，军心必乱。国主可派人去孤竹国求救兵，这样可稳操胜券。”

密卢悬着的一颗心似乎落了地，忍不住眉开眼笑，道：“好你个速买小子，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呀！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这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马上派人堵谷截流，让齐军乖乖地给我滚回去！”

管仲见戎兵被打退后，一连几天不见了动静，心下怀疑，便派探子前去打听，获知黄台山路已被堵塞，且有重兵把守，急忙向桓公报告。

桓公立即召集众大将商讨破敌之计。

管仲问虎儿斑：“虎儿斑将军，从伏龙山到令支，只有黄台山谷一条路吗？”

虎儿斑道：“从伏龙山到黄台山不过十五里路，这黄台山是令支的最后的一道关卡，一过黄台山就可以直捣令支老巢。如果再寻别的途径，就得绕道西南，到芝麻岭，再从芝麻岭奔青山口，然后再向东转数十里，才能到达令支，这就远多了。而且，一路山高路险，车马不能通行。”

管仲道：“看来，只有闯黄台山谷这一条路了。”

正商量着，牙将连挚跑来报告：“回禀主公，大事不好，戎人密卢派人在濡水上游筑坝断截水流，且派重兵把守，军中已无水了！”

桓公大惊，几万人马如果没有水，后果不堪设想。

隰朋道：“主公不必着急，臣见伏龙山青松翠柏，山势极旺，定有山泉。臣听说蚂蚁都选下方有水处建穴，可找到蚁穴处往下深挖。”

桓公传令道：“立即选取蚁穴，凿山取水，先得水者重赏！”

隰朋又道：“蚂蚁冬天怕冷，往往在山南坡建穴；夏天怕热，在山北坡建穴。现在是冬天，可到山南坡寻找。”

军士们按照隰朋的话，在南山坡果然找到了蚁穴，下挖不到五尺，便见清澈的山泉。桓公急忙前去察看，但见山泉喷涌，水势极旺，清凉甘甜，说不出有多高兴，对隰朋道：“隰朋可真是圣人啊！”

管仲笑道：“主公，为念隰朋寻水之功，臣建议此泉命名圣泉。”

桓公连连称道：“好，好！就叫圣泉，在泉旁刻石，昭示隰朋之功！这山名也一并改了，就叫龙泉山！”

管仲道：“圣泉一出，密卢必定心慌，可趁机一鼓歼灭之！”说着，附在桓公耳边说了一通。

桓公听了，连声叫好：“仲父所言，百不失一，依计行事！”

按照管仲的计策，由宾须无率一支人马，明着说是回葵兹取粮草，其实是由虎儿斑带路，轻装向芝麻岭进发，六天时间到达营台山后边，从后突袭。由牙将连摯率二千人马到黄台山谷挑战，作出强攻的姿态，使密卢不生疑心。

密卢从听了速买之计，填沟断流以为高枕无忧，与速买等整日饮酒作乐。听说齐军凿山而得圣泉，大惊失色：“齐侯难道有天神相助吗？”

速买道：“齐军虽然有水，然长途跋涉而来，粮草必然跟不

上，只要咱们死死守住黄山谷口，坚守不战，不出一个月，齐军自然退去。”

密卢也无良策，下令守关戎兵，坚守阵地，不准出战。

第六天一早，齐军大举进攻。只见齐军将士，人人背一草袋，冲到阵前将草袋填入壕沟，眨眼之间，壕沟已被填平。齐军呐喊着，直扑谷口，将堵塞山谷的木石拆除搬走。密卢急忙亲自指挥戎兵坚守阵地，拚死抵抗，不料身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宾须无率军杀来。

密卢腹背受敌，吓得魂飞魄丧，知大势已去，不敢恋战，令支也不敢回了，弃了老巢，向东南方向夺路而逃。

宾须无率军追杀十余里，终因山路崎岖，戎兵熟悉地形跑得快，实在追不上了，才鸣锣收兵。

齐军开进令支。但见马匹军械、牛羊帐篷不计其数，全部充实齐军。被戎兵掳来的无数燕国妇女，哭哭啼啼奔向燕庄公，里边不少燕军士兵家属，相见抱头痛哭。

桓公下令：“不许滥杀戎人百姓，不许抢劫财物，不许强奸戎人妇女，违令者斩！”

戎人百姓见齐军威武，纪律严明，以为是天降神兵，纷纷杀牛宰羊，犒劳齐军。

管仲问一老者：“密卢逃奔东南，投奔哪国？”

老者答道：“肯定是去投孤竹国。孤竹国是东南大国，国主名叫答里呵，与密卢关系甚密，前几天密卢曾派人去孤竹国请求救兵，不想大军来得这么快。”

桓公问：“孤竹国离这儿有多远？”

老者答道：“大概有一百里路。从这往东南七十里，有一条

卑耳河，过了河就是孤竹国了。但路很难走，全是山路。”

管仲对桓公道：“主公，孤竹国助纣为虐，应当进剿全歼！”

桓公下令：“大军休整三天，进兵孤竹国！”

6. 答里呵凭险抵抗

再说密卢带着残兵败将，来到孤竹国，一见答里呵，便哭倒在地：“国主，令支国完了！”齐军依仗兵多将强，占我国土，掠我财宝，我与齐军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望国主帮我一把，借我精兵五千，此仇不报，我密卢誓不为人！”

答里呵道：“国主不必伤心难过。前几天你来求救兵，我正想发兵，不料国主已兵败黄台山。国主放心，孤竹不是令支，单凭这条卑耳河，就叫齐军插翅难过。齐军过不了河，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等到齐军退兵之后，我和国主率兵追杀，把被齐军抢去的国土再夺回来还你好了！”

大将黄花元帅道：“这齐军中确实有能人，伏龙山能凿出清泉，天险黄台山能一举突破，确实非同凡响。”

密卢说：“听说有个叫管仲的，此人善能呼风唤雨，神机妙算。”

黄花点头道：“是了。早听说齐国出了这么一个人，要不，齐侯也当不上侯伯。国主要小心才是，不要重蹈令支国的复辙！”

答里呵哈哈大笑道：“元帅过虑了。俺才不管他管仲有多大能耐，不论是谁，只要到了孤竹，俺就叫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密卢奉迎道：“国主气盖山河，是咱北戎的首领，何惧中原小儿！”

黄花元帅看了密卢一眼，冷笑道：“令支国上万人马，不是转眼间化为灰烬？”

密卢狠狠瞪了黄花一眼，噎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好大一阵子，才说：“那是我一时大意，让齐军抄了后路，不然……”

黄花元帅毫不留情地说：“不然，也不会变成丧家之犬，跑到俺孤竹国来！”

“你，你……”密卢气得手直哆嗦，倒不上气来。

答里呵朝黄花元帅一挥手，道：“好了！大敌当前，不要再瞎吵吵了！”

黄花道：“国主，卑耳河虽深，但乘筏就可以渡过，咱们——”答里呵打断黄花元帅的话：“俺已派兵把所有的船、筏全部集中起来，齐军连个筏也见不着！”

黄花道：“齐军能在山上挖出水，也能造出筏来，依臣之见，要派重兵把守河口，昼夜巡逻监视，不可一时大意。”

答里呵满不在乎地说：“齐军造筏，咱哪能不知道。多派点兵把守河口，注意点就是了。”

7. 巧渡卑耳河

从令支到孤竹不足百里路程，要是在平原上，按齐军的行军速度，一天就可以到达，可在这里，真是寸步难行。只见山险路窄，怪石林立，草木丛生，一条盘山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别说是车辆，就是单人也很难通过。管仲叫军士取硫黄来撒到树上、草上，然后放火烧荒。一时间大火燃起，青翠的树木也烧得噼噼啪啦炸响，火光映天，烟冲牛斗。转眼间，树木皆为灰烬。火熄之

后，管仲令军士凿山开道。即使这样，因山坡太陡，装粮草辎重的车辆单靠马拉根本上不去，每辆车要十多名兵士前拉后推，十分费力。行军速度如蜗牛爬行。

管仲用了一夜时间，写了两首歌，教军士们唱。

上山歌：

山巍巍呀路盘盘，
树挡路呀石为栏。
行贼寇呀保中原，
我驱车呀登高山。
山再高呀全不怕，
踏破青山我当先。

下山歌：

上山险呀下山难，
车难移呀轮如磐。
克令支呀灭孤竹，
不险不难非儿男。
踏平北戎呀天下太平，
功德无量呀世留英名！

这两首歌不出两天时间，全体将士都会唱了。军士们唱着歌行军，顿觉脚步轻盈，劲头十足。踏着铿锵的节拍，军士分外精神，速度大增。特别是那些推车的军士，边推边唱，你唱我合，

同心齐力，轮转如飞。

桓公高兴地道：“寡人今天才懂得，一支歌竟有这么大的力量！”

管仲笑道：“当年臣从鲁国返回齐国时，臣料定鲁侯会听施伯之言，非杀臣不可，便作鸿鹄之歌鼓舞军士，军士们越唱越带劲，忘记了酷暑，忘记了疲劳，才使臣顺利回到临淄。否则，臣恐怕早在鲁国变成泥土了。”

桓公不解地问：“为什么人一唱歌就会忘记疲劳呢？”

管仲答道：“人是由躯体和精神组合而成。躯体劳累不是真劳累，精神劳累才是真劳累。如果躯体劳累了，而精神愉悦，那么人就会忘其劳累了。”

桓公赞同地点头。

燕庄公佩服道：“管相国真乃神人，通天通地更通人呀！”

大军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行进到一座岭上，只见前面人马车马拥挤不前。齐桓公、燕庄公、管仲一齐前往察看，只见两边石壁刀削一样直立，中间一条小路只能通过一人一马，车辆根本无法通过。幸好山戎未曾在此设防，管仲擦把冷汗道：“天助我也！如果戎人在此埋伏，对我可就大为不利了！”

燕庄公道：“过了这道岭就是卑耳河了。”

管仲对齐桓公道：“主公，反正车不能渡河，何不就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

桓公下令：“兵屯山上待命，探明水势后轻装过河。”

虎儿斑带领人马前去探水，回来禀报：“主公，下山不到五里，就是卑耳河，河水宽而且深，竹筏全部被戎主抢走。河下游三里处水面虽然宽，但水深不过膝。”

燕庄公惊疑道：“探得可准？寡人从未听说卑耳河有浅处可过，都是乘筏而渡。”

虎儿斑道：“末将亲自下河试过，水底好象一道宽墙，一次可通过十人。”

管仲问道：“河对岸可有重兵把守？”

虎儿斑道：“有兵把守，但人不多。”

桓公又问：“这里离孤竹城还有多少路程？”

燕庄公答道：“过河往东走，先到团子山，再到马鞭山，再到双子山，大约三十里。过了山，再走二十五里，便是无棣城，就是孤竹国的都城！”

虎儿斑请命道：“主公，末将愿率本部兵马充当过河先锋！”

桓公道：“好，寡人命虎儿斑将军为渡河先锋！”

管仲道：“渡河要快，单从一个地方渡，如果戎人重兵设防，那就被动了。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虎儿斑涉水过河，另一部分马上伐竹造筏，乘筏过河。”

桓公对隰朋道：“传寡人令，王子成父将军、高黑将军率军造筏，从上游渡河；宾须无将军同虎儿斑将军率兵从下游涉水过河。过河后在团子山汇师。”

8. 踏平孤竹

答里呵在无棣城中，以为有卑耳河天然屏障，齐军过不来，时间一长就不战自退。因此，悠哉乐哉，不以为然。这天，他正与嫔妃在宫中戏耍，忽然探子来报，说卑耳河中到处都是竹筏，还有一队军马从河下游涉水而过。答里呵一听，慌了手脚，急忙

命黄花元帅率兵去河边拒敌。

密卢在一旁道：“国主，俺愿自告奋勇为前部，报仇雪耻！”

黄花元帅冷笑道：“败军之将，还能言勇？俺不要败将为先锋！”说完，跨出帐外领兵去了。

密卢气得七窍生烟，又不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

答里呵看在眼里，对密卢道：“国主报仇心切，可率兵去团子山。这团子山是敌军必经之地，相烦国主严加把守，以便接应黄花将军。俺这里随后就到，看来这场恶仗是非打不可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密卢口里应着，但心里又气又烦，对黄花恨之入骨。

黄花率领兵马赶到河口，正遇上刚渡过河来的齐军先锋高黑。黄花既不通名，也不报姓，轮起斧头就砍，高黑挺枪来迎。黄花一斧头砍来，高黑举枪一架，只听“当”一声响，火花直冒，高黑双手虎口震裂，肩膀震得发麻，喊声：“好家伙！”黄花又一斧横着砍来，高黑急忙一个蹬里藏身，斧头带着风声，“唿”一声掠过。高黑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幸亏王子成父杀了过来。黄花撇了高黑，扑向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不愧为沙场老将，手中的戟舞得风车一样。黄花左一斧，右一斧，上一斧，下一斧，怎么也砍不着，急得哇哇直叫。王子成父左躲右闪，避开黄花的大斧，瞅准机会就刺上一戟。两个人大战五十回合，胜负难分。齐军全部渡过河来，宾须无、虎儿斑一齐前来助战。黄花自知寡不敌众，弃军而逃。五千人马，被齐军杀伤大半，其余全部投降。

黄花元帅单人独马冲杀出来，直奔团子山口，只见旌旗如林，绣着“侯伯”、“齐”、“燕”、“无终”的一面面战旗迎风猎猎；一座座帐篷，宛如一夜春雨后冒出的满山遍野的蘑菇。成千上万

的齐军，秩序井然。不好，团子山已被齐军占领，他不敢上山了。便丢弃了心爱的战马，脱下战袍，连同大斧藏在一个山洞里。他到附近一家人家去借了个破褂子，打扮成樵夫模样，从小路攀悬崖，爬过团子山，一口气跑到马鞭山，直奔大营，迎面遇到了密卢。原来，密卢奉答里呵之命据守团子山，人马刚到马鞭山，从团子山溃退下来的军士口中得知，团子山已被齐军所占，只得在马鞭山驻扎下来。

密卢一见黄花那副狼狈模样，就知道是吃了败仗，心头掠过报复的喜悦，阴阳怪气地问道：“元帅乃常胜将军，名震北戎，今日怎么如此狼狈？”

黄花见密卢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怒火中烧，可又不便发作，且饿得肚皮贴到脊梁骨上了，便道：“敌众我寡，吃了败仗。”

密卢故作惊讶之状，道：“怎么，黄花元帅还能吃败仗？那五千人马呢，就回来元帅一个人吗？”

黄花再也忍受不住了，大声道：“不要问了！俺见了国主自然会禀报的，快给俺酒饭，简直饿坏了！啊，还得备一匹马，吃完饭俺去见国主！”

密卢对手下人道：“黄花元帅饿了，还不伺候！”说完，到帐外去了。

一会儿，一名军士端着一罐水，一碗炒面进来，说：“元帅请用饭。”

黄花大怒，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朝军士吼道：“酒呢？菜呢？”

军士充耳不闻，退出帐篷。

黄花这个气呀，不打一处冒。这个密卢，分明是在报复他。

他活了三十多岁，还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可军情危急，也顾不得体面了。他吃一口炒面，喝一口水，眨眼功夫，面光水尽，走出帐篷见一军士牵着一匹马，二话没说，将身一纵，跃上马背，向前奔去。不料竟是匹腿有病的老马。他也顾不得这些了，一个劲地狠夹马肚，可怜那匹残马，一瘸一拐地往前奔。

黄花元帅回到无棣城，见到答里呵，急忙叩首请罪：“罪臣黄花叩见国主！”

答里呵大惊，忙扶起黄花道：“元帅何出此言？”

黄花道：“齐军扎筏已全部渡过卑耳河，罪臣赶到河口，与齐军交战，无奈寡不敌众。请国主再给罪臣一万人马，不打败齐军，黄花死不瞑目！”

答里呵长叹一声：“唉，想不到齐军如此神速！”

黄花又道：“现在，团子山已失守，齐军正向马鞭山挺进。国主，军情危急啊！”

答里呵又长叹一声：“唉，俺当初不听元帅之言，吃了大亏，现在齐军大兵压境，如何是好？”

黄花献计道：“齐侯所恨，在于令支。国主可斩密卢君臣之首，献给齐侯，作为讲和的见面礼，齐军可不战自退。”

答里呵摇摇头，道：“密卢国破而来投俺，怎么忍心杀他！再说，齐侯如果不答应讲和怎么办？”

宰相兀律古道：“国主，臣有一计，保教齐军全部覆没。”

答里呵忙问：“何计？快说！”

兀律古道：“咱们孤竹国北边有个地方叫旱海，当地百姓叫它迷谷，沙漠一望无际，水草不生。凡是进这旱海的，没听说有活着出来的。那地方经常狂风大作，刮风时，人马都被刮跑。一

刮风便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特别是陌生人，如误入迷谷后，便只有进去的路，没有回来的路了，那道九曲十八弯，还有毒蛇猛兽。如果咱们派人诈降，诱齐军进迷谷，不用厮杀，国主可高枕无忧！”

答里呵道：“计是好计，可怎么能让齐军进入迷谷呢？”

兀律古道：“国主可带宫眷到阳山躲避，令城中百姓都到山谷中藏匿，无棣就成了一座空城。然后派人诈降，告知齐侯，就说国主闻听齐军到来，恐不敌齐军，弃城逃往砂碛国借兵去了。齐侯必定下令追赶，只要把齐军领进迷谷，便大功告成！”

答里呵连声称妙，道：“此计甚妙，只是这诈降之人……”

黄花元帅大声道：“臣与齐军不共戴天，臣愿前往齐军诈降！”

答里呵道：“黄元帅能前往，俺就放心了。为了让齐侯不疑，你可带骑兵千人同去。”

黄花道：“国主放心，臣不把齐军领进迷谷，再无颜面见国主！”

兀律古道：“事不宜迟，速速依计行事！”

黄花元帅点起一千骑兵，向马鞭山疾驰而来。在路上他突然想到，我就这样去见齐侯，虽然带了一千人马，恐怕也被见疑。齐侯最恨密卢，如果把密卢首级献上，肯定见而不疑。不过，国主答里呵不会同意杀密卢，自己擅自这么做，肯定会被怪罪。可只要消灭了齐军，国主也会体谅的。他下了决心。

密卢见黄花元帅带兵而来，以为是答里呵派来了援兵，十分高兴地前来迎接，见黄花元帅连马也不下，心里十分生气。这黄花，连点礼道都不懂。

黄花来到密卢跟前，一句话也没说，照准密卢，劈头就是一斧。可怜密卢还不知怎么回事，身首已经分了家。黄花吩咐手下人取了密卢首级。

速买见密卢被杀，大惊。急忙骑上战马，绰刀冲到黄花跟前，骂道：“大胆黄花，敢杀吾主，我与你誓不两立。”黄花也不含糊，举斧就砍。俩人你来我往，杀得难分难解。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相厮杀起来。战了三十回合，速买力不能支，料难取胜，便单刀独马投奔齐军。

大将虎儿斑一见速买，想起自己差点儿被他杀死，怒火满面。立即吩咐军士将速买捆绑起来。

速买大叫：“俺是来投降的。”

虎儿斑厉声道：“你是来诈降的！推出去斩了！”

速买连声喊冤枉，虎儿斑哪肯听。军士们将速买拖出帐篷，咔嚓一刀，将速买的脑袋砍下来。速买没有了头，身子却不倒，鲜血象泉水般从脖腔喷出，溅了虎儿斑一脸。

黄花元帅提着密卢首级，来到齐军大营，向桓公献上密卢首级。燕庄公、无终子仔细辨认，向桓公点了点头。

桓公问黄花道：“孤竹国主答里呵哪里去了？”

黄花道：“答里呵见齐军势大，吓得魂飞胆丧，自知不能敌，便逃往砂磳国去借兵，以图东山再起。臣劝国主不要与齐军作对，只要向齐侯称臣，齐侯会宽大为怀的。可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还大骂齐侯，话很难听，臣不敢说。”

桓公大怒道：“大胆贼子，不识时务，不杀答里呵，难消寡人之恨！”

黄花连忙道：“臣闻听齐侯仁义，各国诸侯无不敬仰，臣仰慕已久。今日杀密卢作为进见之礼，臣愿投于主公帐下，情愿率本部兵马为向导，追赶答里呵，如果杀了答里呵，主公可委任臣治理孤竹国，臣保证年年向齐侯进贡，再不冒犯中原。”

桓公大喜，即令黄花为前部，引大军开进无棣。只见人去城空，更对黄花之言坚信不疑。桓公担心答里呵走远了追不上，便令燕庄公守城。大队人马，连夜追击。管仲恐黄花有诈，派大将高黑跟随其身边。

大军开进迷谷，只见一阵狂风吹来，天昏地暗。狂风过后，不见了黄花，只见月光下白茫茫一片沙漠。管仲忙寻高黑，连个人影也不见。又一阵风吹来。只把齐军人马吹得东倒西歪，东西南北，茫然不辨。

桓公不由得心慌，幸亏管仲还在身边，他定了定神，对管仲道：“仲父，这是什么鬼地方？”

管仲也紧张起来，说道：“臣很早以前听说北方有个地方叫旱海，是个要人命的去处，恐怕就是这地方。主公，赶快下令，停止前进！”

桓公急忙鸣锣，大军就地停下安营。

管仲下令：“敲锣、击鼓，不要停！”

顿时，整个迷谷，锣声锵锵，鼓声咚咚，所有军士，闻听锣鼓声向桓公靠近。

这迷谷也确实怪，寒气逼人，沙石翻腾，连火也点不着。

齐桓公又悔又恼：“都是寡人不好，不辨真伪，上了黄花贼子的当！”

管仲劝道：“主公不必自责，待天亮臣千方百计寻找出路。天

当无绝人之路，这旱海还能走出去？”

管仲派出三路兵马，以锣为号，四处探寻进谷的道路，可探来寻去，不是转回来，就是死路，犹如进入迷宫一般。

管仲下令道：“就地休息，等待天明，不许睡觉，可以唱歌，敲锣、击破、跳跃。”

这一夜，旱海从来没有这么热闹，锣声、鼓声、歌声，彻夜不断。

齐桓公紧锁双眉，长吁短叹，不住地问管仲：“仲父，这可怎么好？”

管仲冥思苦想，忽然眼睛一亮，说道：“主公，臣有办法了！”

桓公急不可待地问：“仲父，有什么好办法？”

管仲道：“臣闻老马识途，无终国的马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可选老马数头带路，即可走出迷谷。”

天刚亮，管仲立即令虎儿斑选取十几匹老马，放开缰绳，任其在前面走，大队人马紧跟其后。

这一招儿果然灵验，老马左转右拐，带着齐军，不出两个时辰，便出了谷口。全军上下，欢声雷动……

桓公向老马拜了三拜。对管仲道：“仲父真神仙也！没有仲父，寡人与三军将葬身沙海之中了。”

管仲回头望着迷谷，忧心忡忡地说：“高黑将军怕是凶多吉少了！”

高黑到底怎么了？

原来，高黑奉了管仲之命，紧跟黄花元帅，不离左右，如果发现黄花搞阴谋，可先斩后奏。进入迷谷之后，天昏地暗，风沙

刮得睁不开眼，高黑全然不顾，瞪大眼睛死盯着黄花。回头一看，齐军人马不见了，忙大声道：“黄花元帅，停止前进！等等后面的大军！”

黄花道：“大军马上就到，咱得快追，要不，就追不上答里呵了！”

高黑怒喝道：“听我命令，立即停止前进！”

正这时，又一阵狂风吹来，高黑的坐骑几乎被刮倒，黄花趁机挥动大斧，将高黑打下马来，众军士七手八脚，把高黑绑了起来。

高黑高声大骂，黄花指挥军士将高黑绑在马上，抄了一条小道绕回阳山，来见答里呵：“国主，臣诈降成功，齐军全部领进旱海！”

答里呵大喜，道：“苍天助我，齐军完蛋啦！哈哈哈哈……”

黄花道：“密卢在马鞭山抵挡不住齐军，已被乱军所杀。”

答里呵兔死狐悲，道：“可怜密卢国主一代英雄，遭此劫难！”

黄花令人将高黑推进大帐道：“臣遵照国主命令，将齐军引进旱海，并生擒齐军大将高黑，听凭国主发落。”

答里呵见高黑魁伟英俊，眉清目秀，心中暗暗叫好，对高黑和颜悦色地说：“高黑将军，齐军已在旱海全军覆没，你如果肯投降，俺一定重用，怎么样？”

高黑圆睁两目，大骂道：“无耻贼寇，你不会得逞的，高黑乃齐国大将，怎能与你等犬羊之辈为伍？”

黄花冷笑道：“好一个不识时务的忠臣！”

高黑啐了黄花一口，骂道：“黄花贼子听着，我高黑一身为

国，死不足惜，可我主公大军来到，必铲平孤竹。你等国亡身死，只在早晚之间，那时，你等后悔也来不及了！”

黄花大怒，不等答里呵说话，拔出长剑一挥，高黑的人头便落在地上。

答里呵叹息道：“可惜一员好将。”

黄花道：“高黑顽固不化，留下必有后患，国主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即夺回无棣城！”

答里呵道：“好，传俺的令，兵回无棣城。”

答里呵率兵来到无棣城，将城团团包围起来。

守城的燕庄公指挥将士坚守到天黑，自知寡不敌众，令人四面放火，乘乱率军杀出重围，退回团子山安营。

再说齐桓公大军出了迷谷，顺原道返回无棣城。一路上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赶向无棣城，管仲派人去问一老者，那老者答道：“国主把燕军赶出了无棣城，已回城中。俺躲避兵难逃进山谷，已有十多天了，急着回家呢！”

管仲一听，计上心头，对桓公道：“主公，臣有一计，今晚即可攻破无棣城。”他俯身在桓公耳边嘀咕了一阵。

桓公击掌道：“好！攻破无棣城，寡人要亲手将答里呵、黄花贼子斩首，以消心头之恨！”

管仲道：“虎儿斑将军听令！”

虎儿斑在马上欠身施礼：“末将在。”

管仲道：“将军可选心腹军士五十名，扮作百姓，混进城中，等到夜半时分放火烧城，趁乱打开城门。”

虎儿斑得令，立即选了五十名军士，穿上百姓衣服，混进人群中。

管仲道：“竖貂将军攻打城南门，连挚将军攻打西门，开方将军攻打东门！”

三将得令而去。

管仲又道：“隰朋、王子成父二位将军，各率一支人马，埋伏于城北门外，只等答里呵出城，务要生擒！”

二将得令而去。

管仲与齐桓公离城十里，安营扎寨。

答里呵回到无棣城，只见到处是火，急忙命令军士灭火，一直忙活到傍晚，才把火扑灭。刚要吃饭，忽听城外鼓号声惊天动地。顿时慌了手脚，赶到城墙上一看，只见齐军已到城下，立即整顿兵马，准备厮杀。不料齐军并不攻城。答里呵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四处察看，只见南门、西门、东门被齐军围得铁桶一般，只有北门未发现齐军。他一刹儿不敢松懈，连饭也顾不得吃，忙得焦头烂额。站在城头，寒风刺骨，军士们难耐饥寒，冻得浑身哆嗦。见国主亲临督战，只好强打精神。

半夜时分，突然城中火起，一处接一处。熊熊大火照亮了半边天。答里呵大惊，急忙派黄花元帅带兵搜索放火之人。这时，城下齐军众鼓齐鸣，军士们搭起云梯，开始攻城。答里呵飞身跑上城墙，亲自指挥守城。

虎儿斑带着五十名亲兵，直奔南门，杀散守门敌军，打开城门。竖貂率军冲进城来。

答里呵手足无措，慌得说不出话来，“黄……黄花……元帅，这……这……可如何是好？”

黄花忙道：“臣愿一死，保国主杀出北门！”

黄花护着答里呵、兀律古来到北门，只有这里没有动静。答

里呵暗自庆幸，说道：“苍天有眼。”

这时，竖貂、虎儿斑、开方等已攻破城门，直扑北门而来。黄花挥动大斧截住齐军，喊道：“国主快出北门！”

黄花再勇也敌不过齐军三员大将，战了几个回合，被虎儿斑一刀砍落马下。

答里呵、兀律古跑出北门，不到二里路，突然间一通鼓响，火把映天，喊声如雷。王子成父和隰朋各带一支人马杀出。兀律古被齐兵乱矛穿死，答里呵被王子成父活捉。

天亮了。齐桓公与管仲入城，立即命令军士扑灭大火，安抚百姓。

王子成父押着答里呵，来见桓公。

王子成父叩首道：“主公，臣生擒孤竹国主答里呵，请主公发落。”

齐桓公一见答里呵，顿时火冒三丈。这个答里呵，差点儿使齐军遭灭顶之灾。他“嗖”地拔出长剑，怒吼道：“答里呵，你知罪吗？”

答里呵“扑通”跪在地上，一连磕了三个响头，道：“俺知罪。只要齐侯留俺一条命，俺一定年年进贡，再不敢进犯中原了。”

桓公冷笑一声道：“答里呵，你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死有余辜，寡人如果饶你，天地不容。”说完，挥剑砍去，答里呵人头落地。

桓公将剑扔在地上，道：“将答里呵首级悬于北门之上，示众！”

燕庄公率兵从团子山赶来，见到桓公，无比激动地说：“侯

伯之举，为中原剪除了隐患，此功名重千秋！”

桓公笑道：“寡人带兵跋涉千里，剿灭北戎，令支，孤竹，一举扫平。这方圆五百里，就归属燕国吧。”

燕庄公忙道：“寡人不敢受。寡人借侯伯之兵，能保住燕国宗庙社稷，已感激不尽了，哪还敢受这五百里土地。这里是齐国的土地了。”

桓公道：“燕侯不必推辞。这里乃中原北部边陲，不能再让戎人统治，否则，他们必然还会反叛。望燕侯好好管辖，别忘了每年向周天子进贡，寡人就心满意足了。”

燕庄公连声称谢道：“侯伯如此大义，寡人终生难忘！今后定当尊敬周室，年年进贡，不辜负侯伯的信任。”

桓公道：“无终国助战有功，以圣泉山为界，归属无终。”

虎儿斑道：“谢齐侯赏赐，臣立即返回无终，向国主禀报。”

齐桓公道：“传寡人令，全军人马在无棣休息五日，对参战将士，寡人将论功行赏！”

五天过后，齐军班师凯旋，乘竹筏过卑耳河。王子成父，隰朋指挥军士从石壁上将战车整顿好，雄纠纠，气昂昂，踏上归途。

齐桓公与燕庄公同乘一车缓缓而行，只见一路荒山野岭，荒无人烟，感叹道：“如此大好河山，一片破败凄凉，真叫人心疼！”

燕庄公道：“山戎寇贼，只知到中原烧杀掳掠，不懂治理国家。”

齐桓公看了燕庄公一眼道：“是呀，山戎主治国无道，爱民无方，才导致国破人亡。作为一国之主，不把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放在心上，就不会有好下场。”

燕庄公听了，不觉汗颜道：“侯伯教诲，乃至理名言，寡人

将牢记心上。”

鲍叔牙率领人马，从葵兹出来迎接。君臣一见，分外亲热。

桓公道：“这次征令支，伐孤竹，大军长途跋涉，粮草充足，全靠亚相，亚相当居头功。”

鲍叔牙笑道：“臣不过在后方送吃送用而已，主公辛苦，亲率大军征讨，功劳可盖天地！”

燕庄公见桓公与鲍叔牙如此亲密无间，眼里闪烁出羡慕的目光。

桓公忙介绍道：“燕侯，这位就是亚相，寡人的师傅鲍叔牙！”

燕庄公急忙施礼道：“久闻大名，今日有幸得见亚相，三生有幸。管鲍之交，天下有名，侯伯有如此左膀右臂，真让寡人嫉妒啊！”

鲍叔牙道：“燕侯过奖了。齐国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主公英明，善于用人！”

燕庄公向桓公拱手道：“这次跟侯伯征讨山戎，使寡人大开眼界，学到了许多东西，懂得了许多治国的道理。”

桓公笑道：“但愿燕国在燕侯治理下，尽快富强起来，燕国强大了，中原诸侯国的北方便可稳定，不再受北戎侵扰之苦。”

燕庄公感激地说：“寡人一定发奋，照齐国的样子干。蒙侯伯恩赐，使燕国又扩展了五百里疆土，寡人如果再不把燕国治好，上对不起天地，下对不住祖宗，也对不起侯伯。请侯伯在燕多住些日子，寡人好多听些教诲。”

齐桓公笑道：“国有大小，国情也各自不同，燕侯不可盲目效法。如齐国兴渔盐之利，燕不临海，就不可能办到。燕国多山，可靠山吃山嘛！”

燕庄公忙道：“侯伯所言极是。寡人将与群臣认真商讨治国之计。”

俩人谈得投机，白天在战车上谈，晚上在帐篷里谈，不知不觉，大军已入齐境。管仲提醒齐桓公：“主公，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国境，现在已进齐境五十里了。”

桓公忙道：“燕侯，就此告别，感谢燕侯一片真诚。既然诸侯相送不出国境，那寡人不可无礼于诸侯。”他把马鞭子在空中一划，道：“这五十里从此之后，归属燕国！”

燕庄公忙道：“不可，不可！寡人说什么也不敢接受！”

桓公道：“燕侯如果不接受这五十里土地，就是看不起寡人，寡人决不背无礼无义之罪名。”

燕庄公道：“侯伯亲率大军，拯救了燕国，灭了山戎，救了燕国百姓，也使中原各国受益。寡人感激不尽，怎能再受齐国土地！寡人将告知天下，这次过错罪在寡人，与侯伯无丝毫关系。是寡人执意过境相送，以表感激之情。”

桓公道：“寡人既然作出了决定，燕侯就不必再推辞了！”

燕庄公涕泪直流，向齐桓公深深一拜，道：“既然侯伯如此厚爱燕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寡人将在此筑城，定名为燕留，让子孙永远记住侯伯的大恩大德。”

桓公道：“燕国西北增地五百里，东面增地五十里，已成北方大国，今后，就看燕侯的作为了。好了，咱们就此告别。”

战车启动，滚滚向前。燕庄公站在那里，高高扬起手臂，依依告别，直到看不见齐桓公的身影。

齐桓公大军来到鲁国济水，鲁庄公率群臣迎接。

鲁庄公道：“闻大军凯旋，寡人在此已恭候半日了。祝贺齐

侯伐山戎得胜，定孤竹成功。齐侯辛苦了。”

桓公道：“戎人尽管狡猾、横蛮，终究是山林寇贼，不堪一击。剿灭北戎，中原各国从此消除了北方威胁，为此，寡人深感快慰。”

鲁庄公道：“寡人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兵马粮草一律待命，单等齐侯一声令下。不料却没派上用场。”

桓公笑道：“寡人不会忘记，征讨北戎路过这里，鲁侯当时就要参战，寡人曾说过一句话，鲁侯还记得吗？”

鲁庄公道：“记得。因为北戎屡屡侵扰，鲁国深受其害，寡人欲随同齐侯一起征讨，齐侯没有答应，说‘此次北伐戎寇，如若建功，也有鲁侯一份。’寡人兵马未动，何言功劳？”

桓公哈哈大笑道：“寡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回头吩咐管仲道：“仲父，可将战利品分一半赠送鲁国。”

鲁庄公吃了一惊，他似乎不大相信，道：“齐侯，这……无功而获，恐怕……”

管仲道：“这次讨伐北戎，没有鲁国为后盾，将士们不会如此奋勇。如果战局不顺利，鲁军肯定会奔赴疆场。主公就不必推让了。”

鲁庄公感激不尽，道：“齐侯如此深明大义，寡人感佩至深。齐侯恩德，寡人没齿不忘！请齐侯在鲁国多住几天，休整休整。”

桓公道：“寡人离开齐国时间不短了，就不进城了。就此告别！”

鲁庄公依依不舍，亲送齐军到齐鲁分界处。他知道管仲的采邑在小谷，就在齐鲁交界的地方。便悄悄派人到小谷，为管仲的采邑筑城，以表他对桓公和管仲的感激之情。

第二章 平定鲁乱

1. 长卫姬的心事

齐桓公先有三位夫人，王姬、徐姬、蔡姬，皆没有生下孩子。王姬、徐姬相继去世，蔡姬也被逐回蔡国，只剩下长卫姬和少卫姬两位如夫人。经竖貂精心选择，又增加了郑姬、葛赢、密姬和宋华子。这样，如夫人就有六位了。继长卫姬生公子无亏之后，少卫姬也生了个儿子公子元，郑姬生公子昭，葛赢生公子潘，密姬生公子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妾、媵（古时陪嫁女子）生的儿子，共三十多名，洋洋济济一大群。不过，作为公子，只有如夫人生的六位，其余的不算。

长卫姬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立太子，只有确立了太子地位，将来才能继承君位。为此，她在齐桓公面前不知说了多少回，可齐桓公就是不办，说是不着急。长卫姬能不着急吗？论入宫时间，当然她最长；论公子年龄，当然无亏最大，按理说立无亏为太子应是天经地义的事。她耽心桓公一旦不喜欢无亏，立别的公子为太子。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她将竖貂、易牙、开方召进宫，与他们商量。

长卫姬道：“公子无亏已是二十多岁的人，可主公至今不确立太子之位，该如何是好？”

易牙道：“夫人放心，主公儿子虽多，可无亏最长，这太子

之位非无亏莫属。”

长卫姬长叹一声：“就怕夜长梦多，事久有变呀！”

竖貂问道：“依夫人主意，该如何办？”

长卫姬道：“我和你们一起相处二十多年了，你们的心思我都明白，你们不是平庸之辈，是要干大事，成大气候的人。”

易牙道：“是啊，要不是管仲当道，俺兄弟们早发迹了。”

竖貂向易牙使个眼色，不让他多说话。

长卫姬看了竖貂一眼，笑道：“管仲身为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称他仲父，凭你竖貂、易牙、开方岂能动摇得了！”

竖貂道：“那，夫人有何高见？”

长卫姬冷笑道：“天无绝人之路，管仲毕竟老了，这次征伐北戎回来，又老了不少。他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转换天地之力，毕竟有一天会离开人世的。你们三位现时怀才不遇，需要放长眼，向远处看。”

开方心领神会地说：“夫人的意思是要我等说服主公，定公子无亏为太子，只要公子无亏继位，那我们就青云得志了！”

长卫姬道：“匹夫尚知山不转水转，你等该知道怎么办才是。”

竖貂茅塞顿开道：“夫人放心，我竖貂就是肝脑涂地，也要辅佐公子无亏登上大齐君位。”

长卫姬故作深沉状，道：“将来的事情可也难定，反正又无见证。”

竖貂取出短剑，在左手臂上划开一道口子，血流了出来。

竖貂信誓旦旦地说：“夫人，竖貂如不拥戴公子无亏，利剑斩首，万箭穿心！”

长卫姬满意地点点头。

易牙向长卫姬拱手道：“苍天可鉴，易牙以命相许，拥戴公子无亏，决无戏言！”

长卫姬回头看看开方道：“开方大夫以为如何？”

开方道：“我与竖貂、易牙是兄弟，祸同受，福同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辅佐公子无亏，是我等唯一明智的选择。”

长卫姬道：“三位既如此拥戴无亏，我十分感激。你们要千方百计抓紧时间确立无亏的太子地位。无亏继君之日，就是你们三位出头之时。”

2. 笑谈国是

从伐山戎归来，管仲大病一场。齐桓公和朝廷大臣，无不来相府探望。桓公命令御医精心诊治，不得有一丝一毫疏忽。人来人往，管仲简直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疲劳。鲍叔牙干脆到相府大门口值班，凡来人一律谢绝。

竖貂、开方、易牙提着礼品来看管仲。

鲍叔牙问道：“三位可是来看仲父？”

竖貂道：“正是。仲父讨伐山戎，鞍马劳顿，身体染恙，我等十分挂念，特来探望。”

鲍叔牙一见这三个人心里就来气，冷冷地道：“我代仲父谢谢了。”

竖貂指指手中礼品道：“亚相，我等想拜见仲父。”

鲍叔牙一挥手：“仲父操劳过度，身患小恙，需要静养，任何人不得进见！”

易牙气哼哼地看了鲍叔牙一眼，刚要说什么，被开方捅了一下，又把话咽了回去。

竖貂有些尴尬，说道：“既然这样，那这点礼品请亚相代转仲父，聊表心意。”

鲍叔牙道：“好吧，你们的礼物我一定转送仲父。”

望着竖貂、易牙、开方的身影，鲍叔牙哼了一声。

宁戚来了，鲍叔牙急忙起身迎接道：“大司农替仲父操持国事，够你忙的啦。”

宁戚道：“仲父一日不恢复健康，宁戚一日不得安宁。”

鲍叔牙吩咐门卫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门！”然后拉了宁戚一把，道：“走，咱们进去，仲父盼着你来呢！”

管仲在御医的精心调治下，病情已见好转，他穿好衣服，对着铜镜仔细地端详起自己来。

婧来到管仲身边，从镜子中看着管仲。

管仲道：“婧，你看着我是不是老了？”

婧娇嗔地说道：“相爷不老，相爷叱咤风云，风华正茂，怎么会老？”

管仲苦笑道：“你看这头发，已然白了一大半了！”

婧笑道：“头发黑白不是凭证，有人一、二十岁就白了头呢，人老与不老，要看心，相爷心力旺盛，一点也不老！”

管仲摸着婧的青丝，叹了一口气道：“你母亲已老了三年了吧？岁月不留人啊！”

婧道：“我娘死的时候，满脸都是笑容，她老人家告诉我，说我有福，嫁给了相爷，她也有福。”

管仲道：“老人家对齐国的丝绸纺织是立了大功的，一位多

么好的老人啊!”

婧笑道:“相爷今天怎么了?我娘的殓礼,相爷亲自主持,主公也来吊丧,够风光的了,我娘九泉之下,也感激相爷。”

正这时,鲍叔牙、宁戚走了进来。管仲急忙迎上前去,步子迈得太急,闪了一个跟跄。宁戚急忙搀扶住他,关切地说:“仲父疾病在身,该躺着好生养息,怎么起来了?”

管仲笑道:“躺了十几天啦,骨头又酸又痛,起来走走。大司农可有急事?”

宁戚摇摇头,道:“仲父放心,一切正常。只是感到担子太重,压得喘不过气来。”

管仲满意地说:“我随主公讨伐山戎期间,你干得井井有条,很有章法啊!”

宁戚道:“我不过按照仲父的教导,干点具体事罢了,就这样还累得喘不过气来呢。”

鲍叔牙笑道:“大司农不必过谦,自有公论。齐国贤才后浪推前浪,有仲父教导,你定会脱颖而出。”

管仲笑道:“已经脱颖而出了嘛。即使我病好了,你的担子也不许撂。从讨伐山戎回来,我忽然觉得老之将至,特别怕人来看望,感到特别累。”

鲍叔牙道:“适才竖貂、易牙、开方三人一齐来,被我挡了驾,那易牙还想发作,被开方制止住了,哼,一伙小人!”

宁戚道:“竖貂、易牙、开方,三人朋党结私,老围着主公转,不是好事,应当劝说主公把此三人清除,以免后患。”

鲍叔牙也道:“依着我,就把这三个小人逐出宫去,永远不得再用。”

管仲道：“我已对主公说过几次，但主公舍不得。不过，他们成不了气候。即使他们是一股祸水，可有我在，有你宁戚和鲍叔兄在。主公是明白人，对他们是有数的。身为一代国君，有人伺候他吃得舒服，有人为他征集美人儿，有人伺候他打猎高兴，也不为过，如此而已！主公为什么迟迟不立公子无亏为太子？据我看就是因为长卫姬与这三个人相从过密，主公怀有戒心哪！”

鲍叔牙点点头说：“仲父说的也是。竖貂、易牙、开方是啥？是一股祸水。可仲父是啥？仲父是岸、宁戚是堤。堤岸坚固，祸水能流到哪里去？只要他们不兴风作浪，不危害齐国霸业就行。”

管仲问宁戚：“鲁国的情况怎么样？”

宁戚递上一叠帛书，道：“情况全在这里面了，我整理了一下，请仲父过目。仲父，国事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了！”

鲍叔牙与宁戚走出门去，嬉笑着对管仲道：“大司农一来，仲父那么高兴，眼神又光又亮！”

管仲笑道：“宁戚是块好材料，将来接我班的只有宁戚！”

3. 大义灭亲

齐桓公这些日子为鲁国的事情搞得头昏脑胀。鲁庄公一死，国位继承之事一连发生了许多事情，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鲁庄公的夫人哀姜是齐襄公的女儿，桓公的外甥女。鲁庄公的母亲是齐襄公的妹妹，桓公的姐姐。鲁庄公的弟弟季友，叔伯兄弟庆父、叔牙同是朝中大夫，鲁庄公信任季友，庆父、叔牙抱成一团，庄公在世，似一潭平静的池水，庄公一死，顿时翻起滔天巨浪。围绕继位之事搞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先是叔牙被杀，庄

公之子般继位。不久，般又被杀，又立公子启为闵公。第二年闵公又被刺杀，一团乱糟糟。桓公理不出个头绪来，便召来管仲。

桓公道：“鲁国这几年动荡不安，君位老不稳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寡人理不出个头绪，望仲父说个明白。”

管仲道：“鲁国的事情如果要说明白，得从头说起。”

桓公道：“请仲父知无不言，寡人洗耳恭听。”

管仲道：“鲁庄公有两位叔伯兄弟，一是庆父，一是叔牙，还有一位亲弟弟名叫季友。这三人同在朝廷为大夫。庄公最喜欢季友。庄公很孝顺，对母亲文姜唯命是从。文姜夫人就是主公的姐姐。庄公娶了党氏之女孟任，想立为夫人，但母亲不同意。文姜夫人要与母家联姻，非要庄公娶齐襄公的女儿哀姜不可，可哀姜年幼，一直过了十几年才迎娶为夫人。庄公与孟任生下一子，名叫般。鲁庄公虽然娶了哀姜，但因哀姜是齐襄公之女，而齐襄公是他杀父仇人，因此，对哀姜并不喜欢，倒是与哀姜陪嫁的叔姜欢好，叔姜生下一子名叫启。庄公又娶妾风氏，生一子名申。哀姜受到冷落，便与庆父私通，并且约定好庄公死后，扶庆父为君。公子叔牙为相国，庄公察觉到庆父、叔牙同哀姜的阴谋，在临死之前，先用鸩酒毒死了叔牙，还没来得及除掉庆父，就病故了。公子季友遵照庄公的遗志，扶公子般为鲁国国君。公子般为君还不到四个月，就被庆父派人刺杀了。季友无奈，只好到陈国避难去了。哀姜与庆父便立八岁的公子启为君，就是鲁闵公。这闵公内怕哀姜，外怕庆父。”

桓公道：“是啊，寡人曾与鲁侯启在落姑会面，他牵扯寡人的衣服，寡人见他有隐秘之情，便同他到了密室。他边哭边诉说了庆父作乱之事。这庆父端的可恶！寡人已派人召回季友辅佐鲁

侯。”

管仲道：“是啊，就是因为鲁侯是主公外甥，又有季友辅佐，庆父才不敢下毒手。但贼心不死，又私下安排刺客，将闵公杀死。公子季友闻变，急忙带着公子申到邾国避难去了。消息传出，鲁国顿时大乱，国人自动聚集成千上万人，围攻庆父。庆父知人心不服，便装扮成商人，带上全部珠宝，出奔莒国。哀姜也想跟随庆父到莒国，被手下人劝阻，便到邾国求见季友。季友便带公子申回到鲁国，欲立公子申为君。”

桓公道：“是啊，寡人派上卿高傒去鲁国，高上卿回来说，公子申相貌端庄，议论条理，是治国之器。”

管仲道：“主公对鲁国有定国之功。不过，庆父不除，鲁难未已。”

桓公道：“庆父现在何处？将他处死就是了。”

管仲道：“庆父逃到莒国，莒国下令驱逐，想到齐国来，又不敢，只在汶水躲避，鲁侯又不宽恕于他，便上吊自尽了。”

桓公道：“好！庆父死有余辜！不过，鲁国两位国君不得善终，都是因为寡人的侄女哀姜所致，如果放过她，鲁国上下必然以为寡人袒护，齐鲁两国的关系就会断绝，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管仲道：“女子既嫁从夫，得罪夫家，自有夫家处置。主公若要惩处，就不要张扬，只宜秘密行事。”

桓公便命竖貂依计行事。

竖貂来到邾国，见到哀姜。哀姜一见是娘家来人，泪流满面，哭个不住。

竖貂道：“夫人不要哭了。主公派臣送夫人归鲁。”

哀姜道：“只要叔叔给我作主，我天不怕，地不怕。”

竖貂与哀姜上车，离开邾国，来到鲁国夷地，夜宿馆舍。

哀姜心中有鬼，老放心不下，叫来竖貂，问道：“总管，我叔父打算怎么处罚我？”

竖貂道：“夫人连害两位国君，齐鲁两国无人不知，夫人就是回到鲁国，有什么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哀姜一听黯然失色，低头不语，过了好大一会儿，说：“那，我回齐国行吗？”

竖貂冷笑道：“不行，夫人要是回齐国，那杀鲁国两位国君的罪名就落到主公头上。”

哀姜哭泣道：“齐国去不了，鲁国又不能回，我到哪里去？竖貂总管，你给我出个主意。”

竖貂道：“没有好办法，夫人自己看着办吧。”说完起身离去。

哀姜自知罪孽深重，天地不容，可又不想死，想了半宿，哭了半宿，朦胧中见庆父走来，脖子上套着绳索，舌头伸在外面。睁开眼一看，踪影全无。她终于下了决心，庆父既然上吊而死，这是在招呼她跟着他走，于是在梁上拴上绳子，投环自尽。

竖貂告知夷地守官，飞报鲁侯，鲁侯以礼厚葬，并让哀姜进入太庙，并派人向齐桓公谢定国之恩。

第三章 救邢存卫

1.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剿灭山戎的消息传到北狄，激怒了北狄主睢瞞。

这北狄好生厉害，自周太王之时，就屡犯中原，烧杀抢掠，逼得太王迁都于岐。直到周武王时，周公率师南惩荆舒，北伐戎狄，中原得以长治久安。到周平王东迁之后，南蛮北狄，复又东山再起，发展到数万兵马，不断侵扰中原各国。齐桓公剿灭山戎，北狄王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兔死孤悲。睢瞞决定，不等齐兵来伐，先发制人，大举侵犯中原。驱动胡骑二万，先向邢国发动进攻。邢乃小国，不堪一击。邢侯叔颜急忙派人赴齐告急，请求救兵。可远水不解近渴，齐军未到，城已被攻破。那狄兵并不久留，抢掠了大批财物、马匹，就急忙收兵。

睢瞞派探子打听齐军的消息。见齐未动，于是，又兴兵进攻卫国。

卫懿公在位九年，百般怠傲，不恤国政，最好玩鹤，宫廷苑囿，处处养鹤，有数百只之多。而且鹤皆有品位俸禄，上者食大夫俸，下者食士俸，懿公如果出游，其鹤亦分班从幸，坐在车上，号曰“鹤将军”。举国上下，都对卫懿公大为不满。大夫石祁子与宁速屡屡劝谏，无奈卫懿公听不进去。公子毁预感到卫国将要亡在懿公手里，便托故到齐国住下了。齐桓公见公子毁相貌堂

堂，满心喜欢，就把女儿嫁给他。

这天，卫懿公正想带鹤出游，突然接到狄人进犯的消息，急忙召集人马，准备迎敌。百姓纷纷逃避，不听招呼，好歹抓了百十个人来。

懿公问道：“狄人来犯，大敌当前，你们为什么不听命令？”

有一老者说：“主公有一宝物，足可以打败狄寇，不用百姓。”

懿公忙问：“什么宝物？”

老者答道：“鹤呀！”

懿公愤然道：“鹤怎么能打仗？”

老者也愤然回答：“鹤既不能打仗，是无用之物，主公那么爱惜，却不爱惜百姓。狄寇来侵犯了，这才想起百姓来了！”

懿公顿时脸红到脖子，说不出话来。他长叹一声，道：“唉！是寡人错了！”回头向石祁子说：“把所有的鹤都放了，寡人从此再不养这无用之物了！”

探马来报：“主公，狄兵已杀到荣泽。”

懿公大惊，出了一头冷汗，道：“狄兵如此神速？”

石祁子道：“狄兵骁勇，不可轻敌，臣请到齐国求救。”

懿公长叹一声道：“以前齐国就来帮过忙，可寡人没有好好谢谢人家。这次再去求救兵，人家能来吗？算了吧，寡人决定与狄人决一死战，胜则存，败则亡！”

宁速奏道：“臣请率师御狄。”

懿公道：“寡人不亲自挂帅抵敌，军士们能英勇吗？”他解下身上所佩玉玦，交给石祁子：“爱卿代寡人暂理国政。”又抽出一支箭，交给宁速说：“宁爱卿负责守城。国中大事，全靠二位爱卿了，寡人率兵前去，如不胜狄兵就不能回来了！”

宁速道：“主公，臣愿一死，率兵与狄寇决一死战！”

懿公道：“不要再说了，寡人主意已决。寡人喜鹤误国，罪行深重，苍天如存寡人，那就打败狄兵；否则，寡人将无颜面回来了！”

石祁子泪流满面，道：“主公，臣等盼望主公得胜回来！”

懿公下令，大夫孔渠为将军，于伯为副将，黄夷为先锋，孔婴齐为后队，大军立即赶奔荣泽迎敌。

卫军与狄兵一接战，便溃不成军。卫兵军心涣散，尽弃车仗而逃，懿公被狄兵团团包围起来。

孔渠道：“事情紧急！主公可微服下车，混在士兵中脱身！”

懿公叹道：“寡人今日唯有一死，算是向全国百姓谢罪！”

结果，黄夷战死，孔婴齐自刎而亡，于伯中箭身死，懿公和孔渠被狄人砍作肉泥。卫军全军覆没。

狄兵乘势进攻，兵临城下。

宁速与石祁子见狄军强盛，如果抵敌，无异于坐待灭亡，二人商议，决定保护卫侯宫眷和公子申，趁夜乘小车出城，往东逃去。

狄兵入城，见人就杀。顿时，百姓尸体成堆，血流成河。

石祁子保护宫眷先行，宁速断后，见狄兵来追，宁速与之且战且走，到黄河边上，幸亏宋桓公派兵来迎。

狄兵见宋军来到，退回城中，将卫国金银珠宝和粮食，洗劫一空，又把城墙拆毁，满载而归。

石祁子与宁速商议，国不可一日无君，遂立公子申为君，是为戴公。不料戴公原先就有病，登上君位不几天，便一命呜呼，宁速急忙赶到齐国。

宁速一见齐桓公，叩头大哭，把卫懿公如何被杀，百姓如何残遭屠戮，都城如何被毁，财产如何被洗劫一空，诉说了一遍。

公子毁听了，顿时昏厥过去。

桓公连声叹息道：“卫侯养鹤而亡国，太不应该了！石大夫，你等在何处立国呢？”

石祁子道：“臣等在漕邑已创立庐舍，迎公子回去即位。”

桓公道：“看来只好如此了。”

桓公又对公子毁道：“公子回去吧，宗庙的所有器具，由寡人赠送，还有马匹、祭服、牛、羊、猪、鸡等，能带多少，就带多少，由公子无亏护送。”

公子毁叩首称谢。

公子毁回到漕邑，先派人到荣泽收懿公尸体，为懿公、戴公发丧，然后即位，是为卫文公，总共有兵车三十乘，百姓五千，甚是荒凉。文公布衣帛冠，吃粗饭，喝菜汤，早起夜息，安抚百姓，甚得人心。公子无亏恐狄兵再来侵扰，便留下三千兵马。

听了公子无亏汇报卫文公草创之艰难，齐桓公连声叹息：“无道之君，害国害民，死有余辜！”

管仲道：“卫侯实在可怜。与其留军队在那里，不如选择个好地方为卫国重新筑一座城，这样也象个国家样子，对齐国来说，也一劳永逸。”

桓公道：“筑城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以号令中原各诸侯国联合，一起来干。仲父，可令隰朋大夫修书各诸侯。”

管仲笑道：“这个办法好。通过为卫国筑城，可以进一步增强各诸侯国之间的团结，对主公的霸业也大有好处。”

这时，殿卫官进来禀报：“主公，邢侯派使者告急，狄兵又侵犯邢国，邢国招架不住，请求援救。”

桓公一听大怒，道：“狄人太可恶了！看来，寡人非出兵不可了！”

管仲道：“应该立即出兵救援邢国，诸侯各国之所以敬重主公，就是因为主公能帮助他们，卫国有难，主公来不及救，邢国再不救援，主公霸业损失可就大了！”

桓公道：“现在，卫国急需筑城，邢国急需救援，寡人一身不能两全呀！”

管仲道：“主公可先解邢国之难，把狄人赶走，再去为卫国筑城，这两件大事是主公的百世之大功。”

桓公道：“好吧，立即令宋国、鲁国、曹国、邻国出兵救邢，五国兵马在聂北集合！”

2. 为邢、卫筑城

齐桓公率领大军，不分昼夜，赶到聂北，宋国、曹国兵马也到了。

桓公问管仲道：“仲父，鲁、邾两国兵马未到，邢国又危在旦夕，怎么办？”

管仲道：“狄寇气焰正嚣张，而邢国未受到重创，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如果齐军马上投入战斗，狄人气势正盛，征服它需加倍的力量才行。眼下邢国还有实力，还可以战斗，如果齐军助战得胜，邢国以为是邢军的功劳。鲁与邾两国军队还未到，不如等一等。邢国如果顶不住狄人的进攻，必然溃败，而狄寇战胜邢

师，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时候主公再出兵，消灭狄寇就容易得多，邢国必然感恩戴德，这样做既省力而功劳又大。”

桓公笑道：“好，不过，要多派探子，随时打听消息，把握好时机。”

邢国接连派人来求齐桓公出兵，桓公借口鲁、邾兵马未到，要邢军奋力抵抗，等候救援。在聂北一直住了一个多月。

狄兵攻邢，昼夜不息。邢军终于抵挡不住，城被攻破。邢侯叔颜被众将护卫着突围赶到聂北，投奔齐军。

邢侯叔颜一进桓公大帐，便哭倒在地，朝桓公纳头便拜道：“侯伯，快救救邢国吧！”

桓公急忙扶起邢侯，安慰道：“寡人因为等鲁、邾两国兵马，没有及时救援，导致邢侯城破兵溃，这是寡人的错误啊！既然到了这个地步，那就不等鲁、邾两军了，寡人立即与宋公、曹伯共议，马上出兵驱逐狄寇。”

邢侯泪流满面，感激不尽地说：“侯伯如此大义，救邢国于危难之时，叔颜代表邢国百姓向侯伯叩头！”

桓公拉起邢侯道：“狄寇猖獗，使中原百姓涂炭，不除狄寇，寡人决不回齐国！立即拔寨，坚决消灭狄寇！”

狄主睽瞒闻听齐、宋、曹三国大军来到，急忙掳掠了大量财物，四处放火，然后逃遁而去。

齐桓公率四国大军赶进城，只见四处尽是火光，狄兵已无踪影。

桓公冷笑道：“狄人乃鼠辈小人，传寡人令，立即将大火扑灭！”

火扑灭了，可剩下的只是一片废墟了。

邢侯看着破败不堪的惨象，长叹一声：“唉，寡人连安身之地也没有了！”

桓公道：“邢侯可再建一座新城。”

邢侯叹道：“百姓都逃走了，财物也被抢光了，要人无人，要力无力，新筑城谈何容易！”说罢，又流下泪来。

桓公道：“邢侯不必悲伤，可选一个新址，寡人同宋伯、曹公一起帮助建城。”

邢侯无限感激，说：“百姓逃难大都到夷仪去了，如在夷仪建都，可顺民意。”

桓公道：“好，就在夷仪筑城。”

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夷仪便筑起了一座新城。桓公还为邢国建了宗庙、朝堂，修建了庐舍，里面的用品，以及牛、马、粟、帛之类，全部从齐国运来。邢侯、众臣和百姓，无不欢声载道，感激桓公。

宋伯、曹公筑新城完毕，想收兵回国。齐桓公对宋伯、曹公道：“现在，邢国已安定了，可卫国君臣连个立身之地还没有，咱们好事做到底，一起帮助卫国筑城好不好？”

宋伯、曹公齐声道：“侯伯之意甚好，应当帮助卫国。”

桓公、宋伯、曹公即日拜别了邢侯，率领大军向卫国进发。卫文公毁早已在国界等候。

桓公见卫文公身穿粗布素服，头戴帛冠，十分怜惜，说：“寡人同宋公、曹伯，带领大军，想为君新建都城，不知选好了地方没有？”

卫文公道：“十分感谢侯伯和宋公、曹伯，寡人已占卜过了，选吉地楚邱，可卫国太穷，无钱建城。”

桓公道：“卫侯不必伤心，一切由寡人操办就是了。”

桓公号令三军，选吉日开工筑城，所用木材、粮食等都是从齐国运来，不到一个月，新城巍然立于楚邱。

卫文公亲笔写下了“再造之恩”四个大字，刻碑立于城东门，以感齐桓公之恩德。

不到两年时间，齐桓公办了三件大事，一是立鲁僖公使鲁国安定；二是在夷仪为邢国筑城，三是在楚邱为卫国筑城，使邢、卫二国得以生存。齐桓公威望愈振，被诸侯各国尊为五霸之首。

第四章 降服蛮楚

1. 伐楚之计

公元前六五七年冬天，楚国讨伐郑国。郑国派特使星夜到齐国告急求救。

齐桓公急忙请管仲进殿商议。

桓公道：“郑伯派使者告急求救，寡人意欲前往，仲父之意如何？”

管仲道：“楚国是齐国的劲敌，也是中原各国的威胁，其狼子野心是要图霸中原。郑国是中原防御楚国的前哨，不能不救。不过，楚国这些年任用令尹（相国）治理国家，很有章法，国力颇强。楚成王意与主公一比高低。因此，必须讨伐降服它，楚国降服了，郑国的事情也就解决了。”

桓公道：“楚国兵强马壮，又有汉水险要屏障，伐楚有必胜的把握吗？”

管仲道：“主公这些年来，救燕存鲁，城邢封卫，天下百姓深感主公的恩德，各路诸侯敬服主公的大义，如果联合诸侯讨伐楚国，没有不服从命令的。”

桓公不无担心地说：“伐楚路途遥远，大军未到，楚国已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这一仗如果打不赢，寡人怎么向各路诸侯交待？”

管仲笑道：“主公还记得蔡姬吗？”

桓公一怔，恨恨连声道：“这个蔡侯，寡人非亲手杀了他不可！”

原来，蔡姬因荡舟将桓公颠入水中，桓公怒气之下，将蔡姬逐回蔡国。蔡穆公一怒之下，逼迫蔡姬嫁给了楚成王。

管仲道：“这次伐楚要出其不意。蔡国与楚国接壤，大军以讨伐蔡国为名，一旦得手，立即向楚国发动进攻，可大获全胜。”

桓公道：“好！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江国和黄国过去一向听楚国调遣，前天派使者来讨近乎，想与齐结盟，正好作为伐楚的内应。”

管仲想了想，说：“江国和黄国是楚国的邻国，如果加盟齐国，楚国必然愤恨，很可能要讨伐他们。他们肯定不是楚国的对手，必然到齐国求救。要救，则道路太远，不等齐军赶到，就已亡国；如果不救，则丧失了同盟的大义。臣以为不结盟为好，可告诉使者，他们的心意主公收下就是了。”

桓公思考了一阵子，说道：“仲父说的也是。不过，使者提到舒国助楚为虐，依仗楚国势力，屡屡侵犯邻国，不可不讨。”

管仲道：“舒国是楚国的爪牙，主公可给徐国国君写一封密信，让徐国偷袭舒国，可作为伐楚的桥头堡。江、黄二君，各守本界，听候调遣。”

桓公又道：“那郑国怎么办？”

管仲道：“告诉郑国，全力防守，齐国大军已经出发，很快就到。等大军一到，郑伯要率军到上蔡会合，共同进攻蔡国。这样，郑国军心、民心安定，士气高扬，一定能顶住楚国的进攻。”

桓公道：“仲父可立即修书，邀请宋、鲁、陈、卫、曹、许

各君，定于明年春正月元旦出兵，到上蔡聚齐，名为讨蔡，实为伐楚！”

2. 兵临城下

公元前六五六年春正月元旦，齐桓公命管仲为大将，率领隰朋、宾须无、鲍叔牙、开方、竖貂等，战车三百乘，出发讨伐蔡国。一路上，军纪肃整，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百姓的爱戴和赞誉。

离蔡国还有一百里路时，已是夕阳落山，大军安下营寨。

桓公刚刚用过晚膳，竖貂走进大帐。

竖貂道：“主公，臣愿率一支兵马，偷袭蔡城，收蔡城，作为集合各诸侯兵马的地方。”

桓公笑道：“爱卿想夺头功呀！”

竖貂道：“臣跟随主公三十年了，这次想争个头功，给主公增添光彩。”

桓公道：“好哇！爱卿可以向仲父讨领一支人马。”

竖貂便到管仲大帐。管仲正在烛下弹琴。竖貂不敢惊动，立在帐外等候。

管仲弹完一曲，喊道：“竖貂将军，进来吧。”

竖貂进帐，还没开口，只听管仲说道：“竖貂将军，是不是要夺头功？”

竖貂一惊：这管仲，真他娘神了！忙道：“正是，刚才已向主公……”

不等竖貂说完，管仲打断了他的话道：“要多少兵马？”

竖貂忙道：“须战车一百乘，甲士三千。”

管仲笑道：“军令已写好，拿去吧。”

竖貂又吃一惊。他接过军令，更是瞠目结舌，不多不少，正是战车百乘，甲士三千。他心里纳闷，管仲是神吗？

管仲笑道：“竖貂将军，祝你旗开得胜。”

竖貂忙道：“托仲父洪福！竖貂愿阵前立功。”

管仲挥手道“去吧！”复又弹起琴来。

竖貂点起兵马，令战马摘下铃当，马蹄裹上褐布，乘夜向蔡城进发。第二天一早，已兵临城下。安营扎寨后，稍事休整，即令攻城。他在战车上高擎长剑，大声喊道：“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凭我大齐兵车千乘，且有八路诸侯壮我军威，蔡国弹丸之地，必败无疑！将士们，冲啊！”

战鼓咚咚，震耳欲聋，响彻长空。齐国军队锐不可挡，似流动的大潮，压至蔡城城门前。

3. 蔡侯闻风而逃

蔡穆公接到齐国的战书，大惑不解。蔡国与齐国，远无仇，近无恨，齐桓公为啥如此兴师动众，调集八国联军来讨伐？想来想去，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妹妹蔡姬被齐桓公赶回家来，他又把蔡姬嫁给了楚成王。这件事一提起来他心里就有火。齐桓公也太过份，夫妻之间因为闹得过份了一点儿就赶回家来，也太不给他这一国之君面子了。可他还不明白，齐是强国，蔡是弱国，要讨伐蔡国一个齐国就绰绰有余了，为何如此兴师动众？是不是要显一显侯伯的威风？蔡国投靠楚国，这是地理的缘故。蔡与楚接壤，

楚国强大，小国不依附大国怎么生存？他倒是想投靠齐国，可相隔千里之遥，真遇上了急难事，远水不解近渴呀。如果齐桓公恃强凌弱，骄横纵情，可那位相国管仲不是糊涂人，如果因为一个女子就兴八国之师，可以说师出无名，这是报私仇、泄私愤……，他越想越气，齐桓公简直欺人太甚！他刷地抽出长剑，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要碰上一次。

相国叔齐忙道：“君上息怒。两军对垒，且不可轻易从事！”

蔡侯怒道：“兵临城下，难道要寡人束手待毙不成！”

叔齐道：“以臣愚见，齐侯举兵，必有缘由。要摸清来龙去脉，才好对症下药。君上要稍安勿躁，能缓则缓，能和则和，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轻率开城交战，请君上慎思。”

蔡侯呆呆地站着不动，叔齐的话很有道理。他颓然坐下，问道：“齐军先锋将军是谁？”

叔齐道：“回禀君上，齐先锋将军是竖貂。”

蔡侯哼了一声，道：“竖貂乃蝇营狗苟之辈，狐仗人势，狐假虎威，又是贪利之徒，见财眼红。”他转念一想，又道：“叔齐、孔颜二卿。”

叔齐、孔颜齐声道：“臣在。”

蔡侯吩咐道：“二位爱卿可带金泉玉器一车，今晚上私访竖貂，饱其私囊，赂其贪心，探明齐侯起兵的真情实意。”

叔齐、孔颜交换了下眼色，齐声道：“遵命！”

夜幕落下了，天上繁星点点。

叔齐、孔颜带好礼物，出城来到竖貂大帐求见。

军帐中，竖貂已解甲卸盔，正饮酒自乐。呷一口酒，吃一点菜肴，哼哼着小曲儿，满心的得意。这次当这个先锋官，功劳唾

手可得，因为蔡国他很了解，接蔡姬是他接的，送蔡姬也是他送的。正想得得意，侍卫进帐报告：“竖貂将军，来了两位客人，自称是将军的朋友。”

竖貂一愣，心里话，在这里哪来的朋友？说道：“请他们进来。”

叔齐、孔颜进帐，拱手施礼道：“蔡使叔齐、孔颜拜会将军。”

竖貂一怔，认得是蔡国的相国和大司行，故意摆出傲慢的样子，脸上表现出矜持与鄙视，冷笑道：“二位来此是不是通报明日的战事？”

叔齐忙道：“竖貂将军，咱们是老朋友了，听说将军来此，特来拜会！”

竖貂哼了下鼻子，道：“本将军奉侯伯之命，任八国联军之先锋，本将军想一显身手，让蔡侯开开眼界，殊料蔡侯乃小小鼠辈，不敢与本将军谋面。”

孔颜怒发冲冠，刚要发作，被叔齐扯了扯衣服，好不容易忍住了。

叔齐道：“不敢！不敢！君上不知将军大驾光临，将军与蔡国素有旧交，未能远迎，敬祈宽恕。”

竖貂严厉地说：“二位今晚来，到底有什么事？”

叔齐道：“蔡国弹丸之地，怎敢与将军对垒！今日前来，是我君上的一片心意，将军曾与君上几次谋面，旧情笃深，特遣微臣前来问候。”叔齐说完，故意看一眼身旁的武士，又意味深长地看着竖貂。

竖貂心领神会，挥挥手令甲士退下，脸上表情也渐趋和缓。

“二位有何话说？”

叔齐赶紧递上帛书，道：“这是君上的一份薄礼，特呈黄金百斤，白璧百双，以酬谢将军不远千里之劳。”

竖貂看一眼帛书，脸上迅即闪过一丝喜悦的神情，马上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兵临城下，蔡侯有什么打算？”

叔齐道：“齐侯举兵，君上大惑不解，不知蔡国犯了什么罪，使齐侯大动干戈？”

竖貂狡黠地一笑，道：“蔡姬现在哪里？”

叔齐道：“蔡姬被齐侯逐回家来，已嫁给楚成王了。”

竖貂道：“这还了得！侯伯一时生气，让蔡姬回来住一阵子，没有侯伯的旨意，谁敢让她再嫁！”

叔齐道：“如果因为蔡姬，齐侯大兴讨伐之师，那我君上当面向齐侯请罪行不行？免得百姓涂炭。”

竖貂冷笑一声道：“你以为侯伯兴八国之师，就为一个小小的蔡国吗？有那么一个国，上不朝服周天子，在这里称王称霸，还想与大齐抗衡，这次要给他些颜色瞧瞧。回去对蔡侯说吧，不日八国军兵一到，蔡国必夷为平地！蔡侯如果聪明，不如及早逃遁。”

叔齐、孔颜明白了，忙道：“谢将军点拨，微臣回去告知君上，早作安排，告辞！”

竖貂看着礼单，得意地笑了起来。

叔齐、孔颜赶回城中，将齐侯纠合七国诸侯，先侵蔡，后伐楚这一军机向蔡穆公汇报，蔡穆公大惊失色，当夜率领宫眷，出奔楚国去了。

4. 八国大军，杀奔汉水

七国军队已如期到齐，七国诸侯无一不到。许穆公奉齐桓公之命，先出兵袭取舒国，他虽身患重病，也抱病赶来。齐桓公立即嘉奖，将其序位排在曹伯之前。这七路诸侯的排列顺序是：宋桓公、鲁僖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穆公、曹昭公。八路兵马一字儿摆开，煞是威武雄壮。战旗猎猎，可蔽天日；战马呼啸，惊天动地；战车如云，人马如海。

齐桓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朗声道：“今日举兵，有劳各位贤侯，各位将士跋山涉水，千里征程，你们辛苦了！寡人深表感激！”

宋桓公道：“齐侯讨伐山戎，救下燕国；大义灭亲，安定鲁国；城邢封卫，恩重如山。大礼加于天下，大义布于诸侯，百姓传诵，天子嘉许。齐侯有令，诸侯敢不应从？”

鲁僖公道：“借君之恩威，乃诸侯幸事！”

郑文公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曹昭公、卫文公、许穆公也齐声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管仲面向七路诸侯，高声道：“臣管仲拜见各路诸侯。此次主公大会诸侯，名为攻蔡，实为伐楚。现蔡侯畏罪而逃，不战而胜。而楚成王据汉江之险，南方之遥，不事天子，不遵王命，无视我北方诸侯，自恃强悍，飞扬跋扈。昔日天子周昭王南巡于楚，一去不返，终至不归。今日楚子有恃无恐，又不向天子敬纳包茅之贡，无礼无义，何以至此！主公此次兴兵，大合诸侯，乃替周室讨伐，为天子除害。没有如此正义之举，主公不敢劳各位大驾！

今日七路诸侯，有劳玉趾，效力我主公，微臣管仲向各位君上致敬！”管仲言毕，深深一揖。

齐桓公道：“仲父所言，正是寡人所想。楚子肆虐，有恃无恐，不向周天子纳贡。寡人身为中原盟主，理当为天子效劳，剪除逆贼，使天下和顺。望各路诸侯，同心协力，与寡人进至汉水，向楚子问罪。”

宋桓公道：“齐侯深谋远虑，行此大义，寡人怎敢不从？”

六路诸侯一齐拱手道：“听从齐侯调遣！”

齐侯大声道：“好！寡人督率前军，进兵汉水！”

管仲下令：击鼓！”

顿时，八路诸侯共同击鼓。鼓声阵阵，旌旗猎猎，八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奔汉水。

5. 管仲舌战屈完

齐桓公率八国联军，经过蔡城，望南而进，直达楚国边界。只见在“楚”字界石旁停着一辆兵车，车上站着一个人，身穿宽袍大袖大夫朝服，道貌岸然，彬彬有礼。此人姓屈名完，是楚国大夫。屈完高声对齐军大将王子成父道：“请通报齐侯，楚国使臣屈完在此等候多时了。”

王子成父一惊，急忙向桓公禀报：“主公，楚国已有准备，派使者屈完在前面恭候。”

桓公吃了一惊，看看管仲道：“仲父，楚军消息怎能如此灵通？”

管仲看一眼竖貂，冷笑道：“此必有人泄露消息。”

竖貂装作没事儿的样子，说：“主公，蔡侯已逃到楚国，定是蔡侯报告了楚王。”

桓公又问管仲道：“仲父，楚王既派使者在此等候，一定有话要说，谁去会会楚国使者？”

管仲道：“臣去会会这位使者，晓以大义，如果楚人通情达理，会自惭理屈，不战而降，那可就再好不过了。”

桓公问王子成父道：“楚使者带多少人马？”

王子成父答道：“单人单车。”

桓公道：“王子成父将军，跟随仲父会见楚使，一定保证仲父安全！”

王子成父道：“主公放心。”

管仲上了王子成父的战车，来到屈完面前。

屈完一见管仲，连忙拱手施礼。

管仲也拱手还礼道：“屈完大夫有话请讲。”

屈完看着管仲说道：“寡君闻听齐侯率八国兵车前来讨伐，派下臣屈完前来询问，齐国与楚国既无旧仇，又无新怨。齐国居于北海，楚国居于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齐侯是出于什么原因，大兴讨伐之师？”

管仲道：“昔日周成王时，封我大齐先君太公到齐地，派召康公赐命，要我先君太公对五侯九伯各国，世世代代掌征伐大权，以辅佐周王室的安危。封地东至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凡有背弃周天子之命，或对周王室不恭敬者，可随时予以讨伐。自从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周平王迁都雒邑（今洛阳），诸侯各自为政，不事周室，致使周王室衰微。寡君奉周天子之命主盟中原，修复先业，已大见成效。你们楚国位于南荆，应当每

年向周王室进贡包茅，供王室祭祀所用。可楚国连年不进包茅之贡，对周天子不恭不敬，为此，寡君率七国诸侯前来征讨。还有，周昭王南巡至楚，突然驾崩，也是楚国的责任。为此，寡君兴师讨伐，楚国还有什么可说的？！

屈完听完管仲的一番慷慨陈词，心中十分佩服，说道：“周王室自己乱了朝纲，导致各路诸侯的不满，不向周王室进贡，天下诸侯都这么干，并不是单单楚国如此。当然，作为诸侯国，不向周王室进贡，不管怎么说，这是不对的，寡君知罪了，从今往后，一定年年进贡就是了。不过，昭王南巡，是因翻船溺水而亡，要问罪只能去问汉水，寡君不能担这个罪名。请齐侯所率兵马在边界驻扎，微臣立即回去向寡君禀报。”说完，掉转马头，急驰而去。

管仲回到大帐见齐桓公，桓公问道：“仲父，楚人可服罪？”

管仲笑道：“楚使在大义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认帐。”

王子成父笑道：“仲父一席话，简直是唇枪舌剑，有理有节。”

桓公也笑道：“小小南楚，哪是仲父对手！下一步怎么行动？”

管仲道：“楚人横蛮倔强，单凭三寸不烂之舌是不能降服的，大军继续前进，造成兵临城下的进攻声势，逼他降服。”

桓公下令：“大军向南进发！”

一声令下，八国军队一齐向南开进，到达离汉水不远的陉山，管仲对齐桓公道：“主公，大军就此屯扎，不要再向前走了。”

宋伯道：“兵已到此，为什么不直达汉水，与楚军决以死战？”

管仲道：“楚王既派使者来，必然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旦交战，就没有讲和的余地了。虽然咱们打赢了，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咱们屯兵在这里，猛张声势，楚人必然害怕，估计要再

派使者来，这样，咱们就可以不战而胜。咱们讨伐楚国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尊重周王室，楚王只要服罪，只要保证向周天子俯首称臣，按时进贡，就可以了。八路诸侯以讨楚而兴师，不伤一兵一卒；以服楚而凯旋，岂不是一件庆幸的好事吗！”

宋伯将信将疑地说：“恐怕楚王不会这样听咱们安排吧。”

管仲道：“咱们拭目以待。”

6. 召陵定盟

楚成王熊恽听蔡穆公说齐桓公率八国之兵讨伐楚国的消息，又惊又怒，骂道：“齐侯小白欺人太甚，自以为当上了中原霸主，便不可一世了。寡人要让他在汉水之畔栽个大跟头，让他见识见识寡人的厉害！”他拜斗子文为大将，厉兵秣马，在汉水以南屯扎，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式。听了大夫屈完的禀报，楚成王极为恼火，骂道：“齐侯小白简直莫名其妙，难道为了区区一车青茅，就兴八国大军来侵犯？”

屈完道：“虽然一车青茅不值钱，可是对周天子的态度，齐侯以此来犯，可以说是名正言顺。”

这时，探子来报：“齐侯率八国大军，在陉山屯扎。”

楚成王冷笑道：“哼，寡人看，齐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当了霸主，自以为得意，打着尊王的旗号，肆意胡作非为，蔡国不就是例子吗？什么也别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寡人要与齐侯决一死战！”

子文道：“齐相管仲，精通军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既然齐侯倾八国之兵来侵犯，为什么在陉山屯扎，而不发动进攻

呢？这里边定有阴谋。”

楚成王一听也有道理，他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是啊，齐侯不是号称十万雄兵吗？为什么不进攻呢？”

子文想了想说：“君上，依臣之见，我们充分做好战斗准备，还应该再派使者前往齐营，摸清虚实，察其意图。从这个阵势上看，似乎齐侯不象是非要打仗不可。问明情况后，或战或和，再作决定。”

楚成王点点头，表示同意：“派谁去合适呢？”

子文道：“还是派屈完大夫。屈大夫学识渊博，精明过人，又十分智慧，已经与管仲打过交道了，定能不辱王命。”

楚成王道：“既然如此，就请屈完大夫再辛苦一趟。”

屈完道：“臣有一个建议，望君上采纳。”

楚成王道：“屈大夫有话请讲。”

屈完道：“楚国不向周室进包茅之贡，是楚国的错误，臣已替君上承认了。君上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没有必要打仗，答应齐侯的条件就行了。如果是这样，那臣就再去齐营，臣当努力化解楚、齐两国的矛盾。如果是去下战书，臣不能胜任，可另派别人。”

楚成王道：“寡人派屈大夫为特使，有权处理任何重大事情。战也好，和也好，由屈大夫根据情况自裁。”

屈完道：“君上如此信任屈完，屈完决不辱王命！”

屈完再至齐军，见到王子成父道：“吾乃寡君特派使者，求见齐侯，有要事相告！”

王子成父暗道：“仲父真神人也！”他让屈完稍候，急忙奔进齐桓公大帐，说道：“君上，仲父果然神机妙算，楚王又派使者

来了。”

管仲笑道：“楚使复来，必是求和无疑，请君上以礼相待。”

宋桓公惊疑地看着管仲，佩服得五体投地：“寡人今日亲见，管相国真乃神仙下凡，连楚蛮也乖乖地听调遣！”

齐桓公笑道：“仲父神谋，百不失一。”转头对王子成父道：“请楚使进帐！”

屈完进帐，向桓公叩拜道：“参见齐侯。”

桓公回礼：“屈大夫平身。不知屈大夫来此有何见教？”

屈完道：“寡君因没有按时向周王室进包茅之贡，引发齐侯率八国大军来征讨，对此，寡君已知罪了。请齐侯给寡君一个知过改过的机会，退兵三十里，寡君定唯齐侯之命是从！”

桓公道：“寡人此次率军征讨，就是因为楚国不尊王室，只要楚国知罪改过，寡人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好吧，寡人退兵三十里，在召陵屯扎，以待消息。”

屈完返回郢都，向楚成王禀报道：“齐侯已答应臣的要求，退师三十里。臣已代君上答应立即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君上不可失信。”

楚成王冷笑道：“齐侯那么容易就退兵了？一定是害怕了吧！哼，这一车包茅事小，可丢寡人的面子事大。”

屈完气愤地说：“君上授权臣去齐营讲和，现在却又出尔反尔，如此反复无常，定当引人耻笑！”

子文也道：“齐侯等八国之君，尚不失信于一名楚国的大夫，难道能让屈完大夫食言于君上吗？君上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楚成王苦笑着点了点头，说：“好吧，屈完大夫，可带八车

金帛，前往召陵犒劳八国兵马，再准备一车青茅，让齐侯等人验收之后，直接向周室进贡就是了。”

屈完带着八车金帛，一车青茅，飞速赶到召陵，来见齐桓公。

齐桓公向各国诸侯下令道：“将各国兵马，分为七队，分列七方，齐国兵马屯于南方，与楚军正面对峙，等齐军中战鼓一响，其他七路兵马一齐鸣鼓，器械盔甲务必要十分整齐，让楚人开开眼界！”

一切准备就绪，齐桓公才与屈完见面。

屈完呈上犒军之物的礼单，道：“寡君委派微臣带八车金帛，以犒劳八路兵马。”

桓公不屑一顾地看一眼礼单，对管仲道：“仲父，速令人将楚国的礼物分送各路诸侯。”

屈完又指着青茅道：“这是青茅一车，请齐侯检验。”

桓公看看青茅，微微一笑，道：“好了，青茅由屈大夫收管，向周天子进贡就是了。”

屈完道：“齐侯验过之后，今日即发往雒邑。”

桓公不可一世地对屈完道：“屈大夫见过我中原之兵的阵势吗？”

屈完道：“臣生于楚荆，长于楚荆，从未去过中原，也未见过中原雄兵。”

桓公笑道：“请大夫同寡人同乘一车，开开眼界吧。”

屈完登上桓公的战车，只见八国之兵，各占一方，明盔亮甲，十分威整，一字儿排开，数十里不绝。

桓公举起鼓槌，在战鼓上击了一下，顿时，齐军鼓声大作，七路军马立即鸣鼓相和，鼓声震耳欲聋，如雷霆万钧，惊天动地。

桓公喜形于色，对屈完道：“寡人有这样的兵马，要是战斗，那定稳操胜券；要是攻城，那定攻无不克！”

屈完却不以为然，道：“君上之所以能为五霸之首，是因为君上能为周天子的利益辛劳奔波，能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伐山戎，封卫城邢，兴灭国，继绝世，以德威服诸侯。因此，才得到各路诸侯的敬服。如果君上依仗兵马强盛，那情况就不同了。楚国虽偏远弱小，还有方城为城，汉水为屏障。方城固若金汤，汉水深不可测，别说十万大军，就是百万，恐怕也难说百战百胜！”

桓公听了，顿感惭愧，对屈完说：“大夫真是楚国的贤臣，见识过人，寡人愿与楚国修先君之好，大夫以为如何？”

屈完道：“君上与楚国修先君之好，是楚国的福气，君上看得起楚国，寡君怎敢不为之鼓舞？请与君上订盟好吗？”

桓公十分高兴地说：“好，明日就在召陵定盟！”

当晚，桓公留屈完在齐营中歇息，由管仲设大宴款待。

管仲举起一爵酒，笑道：“屈大夫学识可通天地，管仲佩服，来，为齐楚结盟，也为结识大夫，干杯！”二人同饮。

屈完也举起一爵酒，笑道：“管相国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才得一见尊容，屈完三生有幸。管相国凭一车青茅不战而胜楚国，在下五体投地佩服！在下敬相国一杯！”

二人谈得十分投机，一直谈到深夜方息。

第二天，齐桓公在召陵立坛，与楚国订盟。

桓公手持牛耳，为主盟，管仲为司盟。

屈完代表楚成王宣读了“自今以后，楚与中原各国世通盟好”的盟书。

司盟管仲宣布歃血。

桓公与屈完歃血，然后七国诸侯依次与屈完歃血。

盟成。

齐桓公神采飞扬地说道：“今日各路诸侯与楚国结盟，楚国从此每年按时向周王室进贡，任务已圆满完成，各路诸侯辛苦了！寡人与各路诸侯就此告别，请各自率兵马凯旋！”

宋桓公御说临行前找到管仲，问道：“管相国，寡人有一事求教，楚国的罪过，在于目无周天子僭号为大，自立为王，为什么讨伐他却以区区包茅为理由？”

管仲笑道：“楚僭号为王已经三世了，中原各国将其视同夷狄，如果以此为由进行讨伐，楚必然拼死抵抗，宁肯国破人亡也不会俯首帖耳听从调遣。这样，势必要进行恶战。即使我们胜了，也不能长久在此驻扎，待大军一撤，楚人肯定报复，这样以来，南北从此战祸就永远不能停止了。我们以包茅之贡为由征讨，楚人容易接受，区区一车包茅，楚人也不愿国破家亡，兵祸不断。不就是进贡一车青茅吗？可事虽小，罪过却大，楚人服罪就是我们的胜利，再与楚国订盟，这样，南方就可以安宁一段时间了。”

宋桓公佩服得连声称妙，顺口吟道：

“楚王南海目无周，
仲父包茅善运筹。
不用刀兵订盟约，
从此中原无南仇。”

第五章 稳固周室

1. 群臣楷模

伐楚归来，齐桓公好生得意。区区一车青茅，使蛮楚不得不降服，自此，南北诸侯，都归附侯伯。一匡天下的夙愿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件事对齐桓公震动很大，使他更明白了“名”的重要性，更加坚定了尊王室而令诸侯的战略，也更加佩服、信任管仲。为庆贺这次胜利，回到临淄稍事歇息，便大宴群臣。

齐桓公意气洋洋地高擎酒爵，道：“此次联合八路诸侯，以攻蔡为名，行伐楚之实，责包茅之贡，灭蛮楚威风，可谓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寡人谢仲父大聪大智，谋略胆识，也谢各位大夫尽心尽力。寡人已听仲父之言，派隰朋大夫前往洛阳，拜见周天子，禀报伐楚之功。今日，寡人设宴，庆祝胜利，也给众大夫洗却征尘。来，大家一齐干！”

齐桓公一饮而尽，众大夫也一饮而尽。

竖貂举爵道：“这次大胜楚蛮，全依仗主公英明决断，主公指挥八国十万大军，威镇汉水，那蛮楚不得不降，臣敬主公一爵。”

管仲不等桓公回答，举爵道：“主公率领八国大军在前方打了个大胜仗，宁戚大夫在后方也打了个大胜仗，治国井井有条，

丰收在望。来，宁戚大夫，老夫敬你一爵！”

齐桓公忙道：“仲父说得好。寡人在南方打仗，毫无后顾之忧，多亏宁戚大夫。寡人提议，为宁戚大夫干！”

齐桓公与众大夫各饮尽一爵。

宁戚十分感动，站起来向桓公深深一揖，道：“蒙主公恩德，我大齐今年风调雨顺，无旱魃水魅，无蝗虫之灾，田野禾苗茁壮，丰收在即。特别是仲父颁布的相地衰征之策，使齐国百姓欢呼雀跃，干劲倍增。从庄稼长势看，今年将是前所未有的丰收年景，宁戚特向主公道喜。”

桓公听了宁戚这番话，不禁喜上眉梢，笑道：“托众爱卿洪福，托仲父洪福，等到丰收时节，寡人定当举行盛典，以示庆贺。”

管仲道：“丰收在望，与宁戚大夫干系甚大。宁戚身为大司农，上求乞于天地风雨诸神，下体察于黎民百姓之间，坚定不移地推行相地衰征大计，含辛茹苦，兢兢业业，才换来今日丰收景象。如此大臣，乃齐国栋梁，君臣楷模，主公应当为宁戚大夫加功进爵，以彰其劳。”

宁戚诧异地看看管仲，道：“仲父所言，宁戚不敢当。望主公置若罔闻，众大夫不以此见笑。”

齐桓公没有思想准备，给宁戚加封个什么职务？他用征询的目光看看管仲。

东郭牙道：“臣闻听三乡五里的百姓对宁戚大夫有口皆碑。大夫身体力行，实为我辈典范。”

王子成父道：“臣为一介武夫，只知欲行兵马，先有粮草，如今大齐五谷丰登，有足够粮草征服天下，臣佩服宁戚大夫。”

齐桓公在这种场合不便与管仲商量，便说：“仲父及众卿之

言，正合寡人之心思。宁戚大夫为大齐兴盛鞠躬尽瘁，寡人耳闻目睹，等五谷登场，大功告成，寡人定当给宁戚大夫隆重礼遇，以彰其功。”

2. “天下本无事，天子自扰之”

隰朋从洛阳回来，带回一条周室将内乱的消息。原来周惠王长子名郑，是先皇后姜氏所生，已经立为太子。姜后死后，次妃陈妫得宠，立为继后。她也生有一子名叫带。母得宠子亦得宠，加上公子带又善于奉迎，周惠王十分喜欢他，想废世子郑而立带为太子。世子郑知书达礼，深得人心，而公子带骄纵淫奢，路人皆知，如果废郑立带，肯定会天下大乱。

齐桓公听了隰朋的陈述，长叹一声道：“天下本无事，天子自扰之。废世子立次子，废贤明立昏庸，天子此举，可是有辱王室之风呀！”

管仲沉思良久，对桓公道：“周室有乱，主公义不容辞。”

桓公忙问：“仲父之意，此事该如何处理？”

管仲胸有成竹地说：“臣有一计，可以定周。主公可致书周天子，言主公欲联合各路诸侯拜见世子。天子碍于主公之意，当不会断然拒绝。世子郑一出面，主公与各路诸侯以王者礼遇推崇世子。这样，君臣之名份就成定势，生米已做成熟饭。到时候，天子即使想废世子立次子，也就不能实行了。此举一可制止周室内乱，二可与诸侯互通消息，联络感情，巩固霸业。”

桓公笑道：“仲父之谋，果然高人一等，那么，在什么地方会盟好呢？”

管仲道：“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东）。”

桓公道：“好，隰朋大夫立即起草文告传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诸侯，明年五月会盟于首止之地，拜见世子郑，并立即派人到首止建筑新馆舍，要华贵气派。”

隰朋叩首道：“臣遵命！”

隰朋走后，桓公留住管仲，说道：“仲父，寡人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至今尚未确立太子，看来，此事不能再拖延了。”

管仲道：“是啊，周室嫡庶不分，差点儿酿成大乱。前车之覆，不可不鉴。主公应该早立太子，以绝后患。”

桓公道：“寡人有六个儿子，论年长当属无亏。长卫姬服侍寡人时间最长，也多次奉劝寡人立无亏，易牙、竖貂，也不止一次地进谏，要拥立无亏。”

管仲看看桓公，没有言语。

桓公长叹一声，又说：“无亏尽管年长，可属平庸之辈，论治国之器，当属昭儿。寡人最喜欢昭儿。到底立谁为太子，一直定不下来，今天听仲父一句话，仲父定谁就是谁吧。”

管仲很明白，竖貂、易牙是阴谋之辈，与长卫姬打得火热，如果立无亏为太子，日后登上君位，必乱国政。便说：“主公对老臣如此信任，臣不胜感激。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一定要慎重，一定要选贤任能。治国非同儿戏，一旦选不准，后祸无穷。主公既然认为公子昭比无亏有才能，那就立公子昭为太子好了。”

桓公耽心地说：“寡人怕无亏以年长为由争位，这长幼有序，寡人不好开口呀！”

管仲道：“这个不难，周王定位，由主公操办，主公定位，也可照此办理。在会盟时，主公可选诸侯中最有威望、最贤明的一

位，将公子昭继位之事拜托于他，不就没有后患了！”

桓公似一块石头落了地，如释重负般地说：“仲父三言两语，就把寡人多日为难的心事化解，真神人也！”

3. 拥戴世子郑

公元前六五二年五月，齐、宋、鲁、陈、卫、郑、许、曹八位诸侯按期到达首止。首止已焕然一新。一幢幢新建设的馆舍，华丽气派。会盟高台高九丈，台上插着八路诸侯的旗旌。每一杆大幡下，站着一位诸侯，齐桓公居首，位次依序排列，仪仗隆重，威风凛凛。高台下是威武雄壮的卫戍将士。

隰朋在台下高呼道：“周世子郑驾到！”

只见一辆豪华辇车驶到高台下面，周世子郑自辇车中出来。

隰朋上前跪拜施礼道：“齐国使者隰朋叩见世子。”

世子俯身扶起隰朋道：“爱卿平身。”

隰朋起身，向世子道：“八路诸侯在台上恭候，世子请登台。”

鼓声、礼乐声骤起，世子郑步上高台。

齐桓公一见世子郑，纳头便拜，其他七路诸侯也随之跪拜。

桓公道：“齐侯小白与宋、鲁、陈、卫、郑、许、曹七路诸侯拜见世子。”

世子郑见齐桓公及各路诸侯行跪拜大礼，激动得热泪直流，惶惶然道：“各路诸侯行此大礼，郑岂敢受纳！”

齐桓公道：“我等诸侯沐浴天子圣恩，今见世子如见天子，敢不叩首以拜！”

世子郑急忙扶起桓公道：“齐侯平身，诸侯平身！”

齐桓公与诸侯起身。

世子郑抹一把泪，颤声道：“齐侯与各路诸侯给郑如此殊荣，郑感激涕零。”说着，就要跪谢。

桓公急忙上前拦阻道：“世子不可，君臣之份，万万不可逾越。”

世子郑道：“郑岂敢与齐侯及各路诸侯谈君臣之份？郑身为世子，却已成为周室鱼肉，君王欲罢黜，公子带欲夺位，如今，郑尚不知尸骨抛于何处！郑凶多吉少，可怜之至！”说罢，泪流不止。

齐桓公道：“世子不必悲伤，日月昭昭，谁敢践踏先贤遗训、宗纲维常！今日大会诸侯，拜见世子，就是拥戴世子，谁敢乱纲毁常，天地不容！”

诸侯齐声道：“我等忠心耿耿，拥戴世子，请世子放心！”

世子郑拱手施礼道：“谢各路诸侯大恩大德，同心协助！”

齐桓公道：“世子可居住于首止，修身养性，择定吉日良辰，我等为世子歆盟。”

鼓乐声再起，震天动地。

4. 周惠王的错误决定

齐桓公等八路诸侯在首止会见世子郑这件事，深深地激怒了周惠王。这是明目张胆和他过不去。他也知道世子郑去首止这件事的后果，如果他废黜世子郑而立公子带，那么，周王室将失去八路诸侯的支持。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恼，心火直往上攻，觉得一阵腥味直冲喉门，“哇”地吐出来，竟是一口鲜血。他知道

自己已病入膏肓，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王后陈妫这几日总是哭哭啼啼，要周惠王为她作主。她知道周惠王身体状况，要是不把公子带的太子地位定住，周惠王一死，儿子继位就成了泡影，她的母后之位也付诸东流。为此，她施尽浑身解数，逼着周惠王下旨。

周惠王召来太宰周公孔问道：“世子郑去首止有多少日子了？”

太宰周公孔掐指一算，答道：“已经一月有余。”

周惠王一拍案几，怒声道：“大胆齐侯，率诸侯拥留世子郑，是何居心？是何用意？这要将朕置于何地？”

周公孔从内心里是赞赏齐桓公的这次举动的，如若不然，世子郑早被废黜，周室定将大乱。他对周惠王的举动十分不满，本来顺理成章的事，他却非要倒行逆施，可敢怒而不敢言。他很清楚，周惠王老了，人老了特别固执，他定了的事想改变很难，便说道：“天子不必动怒。首止路途遥远，世子可能是耽搁在路上了。”

周惠王气得呼呼直喘，道：“齐侯小白依仗是东方大国，中原盟主，无法无天，公然忤逆朕意，可恶可恨！朕堂堂天子，岂能受一个诸侯的挟制！朕纵观天下诸侯，皆忠心效忠周室，就连过去一直不进贡的楚国，也派屈完大夫前来进贡。朕决定，王室从今以后，加强同楚国的联系，有事多与楚国商量。”

周公孔一听，大惊失色，心里话：周惠王是老糊涂了！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心平气和地说：“昔日天子继位，诸侯不朝，四海之内，不尊王室。齐侯继位后，先派使者朝奉进贡。之后，齐侯奉王之命，大和诸侯，尊王攘夷，才有今天之天下和顺，尊奉

王室的大好局面。楚国居蛮荆之地，自恃天高地远，不朝不贡，僭号称王，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无齐侯之讨伐，则无今日楚子之朝贡。如今齐侯拥戴世子郑，也是为了王室安定。齐侯效忠王室，世人皆有评说。天子欲远齐而近楚，可要慎重行事，三思而……”

不等周公孔说定，周惠王拍案而起，道：“太宰不必多说了，齐侯若忠于王室，就不会公然违抗朕的旨意。朕意已定，太宰立即派人持朕之手书，去首止交给郑伯，让郑弃齐从楚，与楚修百年之好，同心协力，侍奉周室。”说罢，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吐出一口血来。

周公孔惊恐地看着周惠王，道：“天子龙体有恙，须好生休养，臣告退。”

5. 郑文公不辞而别

郑文公接到周惠王的密旨，急忙拆开看起来。一连看了三遍，自言自语般小声念诵：“子郑结党营私，违背朕命，周室大业，不堪委任。朕之意在次子带也。爱卿若能背弃首止之盟，舍齐从楚，共辅子带，朕愿委国以听。”

郑文公喜上眉梢。原来这郑国论爵位在齐国之上，其先祖武庄，世为周王室卿士，领袖诸侯，后一度衰弱。郑文公即位后，虽怀满腔鸿鹄之志，无奈国力不张，军力不雄，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已屈尊于齐桓公。经过几年励精图治，国力大增，称霸之志复又萌生，但国力强盛非一朝一夕之功，比起齐国来尚不能相提并论。现在机会来了，齐桓公打着尊王的旗号，称霸天下，可也

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次，首止之盟就得罪了周天子，而且，齐桓公在世子郑面前出尽风头，凌驾在各路诸侯之上，他心中十分不满。你齐桓公再能，也不过是周王室的臣子，郑国只要靠上周惠王，那就不是打个旗号的问题了。他越想越得意，急忙召集大臣孙叔、申侯商议。

孙叔、申侯急忙赶来，问道：“主公深夜宣臣，有何要事？”

郑文公把密旨递给二人，道：“二位爱卿先看看周天子给寡人的密信。”待二人看完，郑文公笑哈哈道：“天子对寡人如此器重信任，是郑国的福份。郑国以此为契机，可重新振兴，夺回领袖诸侯的地位。寡人召二位爱卿，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孙叔想了想，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主公，此事关系重大，须三思而后行。过去齐国为郑国多次排忧解难，如果弃齐从楚，从道义上说不过去，这是一；周天子已年老多病，世子郑继位只是个时间问题，且天下诸侯都拥戴世子郑，主公如果弃齐从楚，那就不仅得罪了齐侯及众诸侯，而且得罪了世子郑。如果郑一旦继承王位，那对郑国就十分不利了，这是二；其三，楚国乃虎狼之国，无信无义，与楚国为伍，极不可靠。”

郑文公不以为然地说：“寡人不愿屈尊于齐侯麾下，齐侯不过周王室的一路诸侯，而周天子天下只有一个，从霸哪赶上从王！再说，世子郑虽然得到各路诸侯的拥戴，可他终究不过是世子，而不是天子。何况，周天子决心要废黜他，要公子带接替王位，周天子虽然年老多病，可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寡人与世子郑又无深交，为何要违背王命呢！”

孙叔坚持己见，据理力争：“主公，在继承君位这件事上，应该长幼有序，这是纲常。如果不这样，势必要酿成大乱。周幽王、

桓王、庄王都曾废长立幼，结果如何？人心不附，继位者都没有好下场。现在天子又要重蹈复辙，主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将来一定会悔之莫及！”

大夫申侯冷笑道：“孙叔之言，太危言耸听了！主公身为周王室诸侯，天子有令，怎么可以违抗呢！如果服从齐侯拥戴世子郑，就是背弃了天子。趁着现在还没有歃盟，主公应立即回郑国。主公一走，各路诸侯必起疑心，这首止之盟就办不成了。再说，世子郑有各路诸侯支持，可公子带在周王室还是很有力量，到底谁能继承王位，尚在不可知之数。依臣之见，主公不如先回郑国，静观其变，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孙叔忙道：“主公，申侯之言将给郑国带来灾难，还是……”

郑文公不等孙叔说完，就不耐烦地说：“好了！天命高悬，寡人岂敢违背！传寡人命令，立即打点行装，今晚子时离开首止，回国！”

6. 首止会盟

郑文公不辞而别，激怒了齐桓公，他立即召来管仲研究对策。

齐桓公怒道：“这个郑伯，太不像话！再有三天就立盟，他却不辞而别，留下一封信，说什么国中有急事，这里边有鬼！无义无信，竟然到如此地步！寡人之意，立即派王子成父追他回来，或者率七国诸侯讨伐郑国。”

管仲摇摇头，道：“不可，郑伯逃盟这里边大有文章，必定

有人挑拨离间，破坏首止之盟。天子意欲废黜世子郑，而让公子带继王位，主公却率诸侯在首止结盟，拥戴世子郑，天子肯定大为光火。因此臣断定，郑伯逃盟，根子来自周天子。”

桓公道：“那会盟之事该如何办？”

管仲笑道：“首止之盟，是为了伸张正义，澄清天理，必然会深得人心，流芳百世。郑伯所为，不过螳臂挡车而已。主公可曾记得，昔日北杏之盟，曾有宋公御说逃盟，柯地之盟，也有曹沫嚣张之举，可结果如何呢？他们的行为反而帮了主公大忙，巩固了霸业。如今郑伯行不义，必自毙。主公不必为此区区小事而伤肝动火，更不必派兵去追，一切照常，三天后歃盟！”

三天后，首止会盟如期进行。

这天，天格外蓝，一阵阵初夏的温风，将台上树着的一杆杆大旗吹得哗哗啦啦作响。台下鼓乐齐鸣，奏着欢快、吉祥的乐曲。

齐桓公与世子郑并肩来到台下，其他六路诸侯紧随其后，检阅了整齐、威武的仪仗队和全副武装的卫戍将士，缓步登上高台。世子郑占据中位，各路诸侯呈八字分列两边，站在各自的大旗下。管仲与各国大臣列队在诸侯后边。

隰朋司盟，只见他双手抬起，往下一压，鼓乐声立即停止。他手捧盟约，高声宣读道：“惠王二十四年五月，齐、宋、鲁、陈、卫、许、曹七国诸侯会于首止歃血会盟，世子郑到会，不参加歃血，以示诸侯不敢与世子并驾齐驱。盟词曰：‘凡我同盟，共翼王储，匡靖王室。有背盟者，天地不容，神明殛之！’”

诸侯一齐宣誓：“凡我同盟，共翼王储，匡靖王室。有背盟者，天地不容，神明殛之！”

隰朋高喊：“献上牺牲——”

两名侍卫抬着一头雪白的羊登上台，置于诸侯面前，一侍卫手持尖刀，刺入羊脖腔，殷红的血落入敦中。

隰朋高喊：“请诸侯歃血——”

诸侯从齐桓公开始，依次歃血，神情是那么庄重，气氛是那么肃穆。

隰朋高喊：“拜见世子——”

齐桓公上前一步，向世子郑行叩头礼：“小白叩见世子！”

众诸侯也学齐桓公样子，一齐叩头：“叩见世子！”

世子郑感动得热泪盈眶，急忙一一扶起众诸侯。他紧握住齐桓公的手，哽咽道：“郑今日在此，见到了尧天舜日。齐侯与诸君的恩德，郑没齿不忘，请受郑一拜！”说罢，双膝就要下跪。

齐桓公急忙拉住世子郑道：“世子不可行此大礼。”

世子郑泪如雨下，无限感慨地说：“郑今日即踏上回归洛阳之路，不能叩首，就鞠个躬吧，各路诸侯受郑一拜。”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

齐桓公道：“上有天日昭昭，下有诸侯拥戴，世子回到洛阳，可高枕无忧。”

世子郑道：“谢谢齐侯，谢谢各位君侯！”说罢，向台下走去，来到管仲跟前。管仲施礼道：“愿世子一路顺风。”

世子郑看着管仲道：“久闻齐国皆称相国为仲父，郑今日得见，相国真匡世之才。郑能有今日，与相国之谋息息相关。来日方长，容郑后谢。”世子郑与七路诸侯依次走下台来，登上了回归的华辇。

齐桓公拱手施礼：“世子保重。”

众诸侯齐拱手施礼：“世子一路平安！”

世子郑登临车上，洒泪拱手道别，千言万语无法用言语表达，只有热泪如泉喷涌。

7. 齐桓公重托宋襄公

送走世子郑，各诸侯互相道别，各自取道回国。齐桓公将宋襄公召到馆舍，设宴相待，只有管仲作陪。

酒过三巡，宋襄公见齐桓公面有难色，似有事相求，便道：“侯伯有事吩咐寡人，尽说无妨，寡人定当尽力而为。”

齐桓公轻叹一声道：“咳，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今日寡人为安定周室在首止会盟诸侯，拥戴世子郑，可明日有谁来安定齐国呢？”

宋襄公闻言一惊，道：“侯伯何出此言？”

管仲道：“宋公不知道，明日的齐国就如同今日的周王室一样。主公有六位亲生儿子，按长幼有序该定公子无亏为太子，可公子无亏不是治国之器。论人品、才能，比公子昭差得多。为此，主公一直未定太子之位。为了齐国长盛不衰，接替君位者必须是贤能之人，而不能用平庸之辈。因此，主公想选择诸侯中道德最高尚，最有才能的人以公子昭相托，如果日后齐国出现君位之争，由他来协助公子昭，以稳定齐国。这位人选主公选定了宋公。”

宋襄公道：“承蒙侯伯过奖，寡人实不敢当，寡人才能平平，贤德不具。”

桓公紧握住宋襄公的手道：“宋公不必过谦。先君故世，宋公身为世子，应当接替君位，可宋公却让弟弟目夷登君位。目夷

死活不肯，宋公才即位。这次首止之盟，宋公因父新丧穿着孝服赴会，足以证明宋公忠孝信义俱备，寡人甚为佩服。齐国的这件大事，也是寡人的心事，今日拜托了。”

宋襄公真诚地说：“既然侯伯如此信任寡人，寡人决不辜负侯伯的重托。日后齐国不发生变故则罢，一旦有变，寡人定当全力以赴，辅佐公子昭。”

齐桓公笑道：“有宋公这句话，寡人放心啦！寡人与仲父都已老了，恐怕也没有几年的熬头啦。”

管仲道：“老臣向二位国君敬三爵酒。这一，庆贺首止会盟成功；这二，公子昭有了依托，解了主公一大难事；这三，为宋公明日返回宋国饯行！”

三人同时举爵，一饮而尽。

第六章 登峰造极

1. 天子赐胙

这年冬天，周惠王驾崩。世子郑与太宰周公孔商议，暂不发丧，星夜派王室下士王子虎告知齐桓公。齐桓公立即下令，各路诸侯立即到洮地紧急会盟，以定周室。

郑文公第一个赶到洮地，向齐桓公谢罪。原来，郑文公接到周惠王的密旨后，不听孙叔之言，采纳了申侯的意见，连夜逃盟。楚成王闻听此信，串通申侯，郑文公便派申侯去了楚国。事后，齐桓公因郑文公逃盟，率领各路诸侯讨伐郑国，郑文公派人向楚国求救兵。楚成王采纳令尹子父的计谋，举兵侵犯许国。齐桓公一听许国有难，立即率兵来救。楚军不敢迎敌，立即撤退。第二年春，齐桓公又统帅各路诸侯讨伐郑国，郑文公又向楚国求救，楚国不予理睬。郑文公怒而斩申侯，派孙叔向齐桓公求和。齐桓公答应了，并在宁母之地与各路诸侯会盟。郑文公不敢亲自赴会，便派世子华为代表参加会盟。这世子华是个不孝之徒，唯恐郑文公废黜了他的世子地位，到宁母之后密见齐桓公，请求齐桓公帮他除去孙叔、叔詹等大臣，他宁愿让郑国做齐国的附属国。管仲识破了世子华的阴谋，派人将世子华的言行告知郑文公。郑文公就把世子华杀了。郑文公感谢齐桓公不计较他逃盟之罪，更感谢齐桓公揭露世子华的阴谋，除了隐患，从此，更对齐桓公有

令则行。洮地会盟共有齐、宋、鲁、卫、陈、郑、曹、许八国诸侯。齐桓公重新宣读了首止之盟的盟词，统一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八国诸侯分别修表，遣人到周王室呈上。这八人是：齐国大夫隰朋、宋国大夫华志秀、鲁国大夫公孙敖、卫国大夫宁速、陈国大夫辕选、郑国大夫子人师、曹国大夫公子戊、许国大夫百陀。八国大夫连同盛大的羽仪队伍，打着问安的旌旗，浩浩荡荡集结于王城之外。

世子郑十分感激，派王室上卿召伯劳出城慰劳八国大夫，立即发丧，世子郑主丧。丧事刚刚结束，八国大夫一致要求为周惠王吊丧，谒见新王。在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世子郑继承王位，是为襄王，接受了百官朝贺，并亲自接见了八国大夫。面对这种情况，惠后和她的亲生儿子公子带只能暗暗叫苦，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世子郑稳稳当当继承了王位，他知道他的王位是怎么得来的。如果没有齐桓公为他保驾，别说是王位，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全。为此，他继承王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太宰周公孔赐胙于齐桓公。胙，是古代祭祀祖宗用过的肉，是最高最重的奖赏，谁能得到周天子祭祀先祖用过的肉，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了。

2. 风水宝地

宁戚坚定地贯彻执行管仲制定的相地衰征大计，使齐国的农业连年大丰收。今年又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年景，齐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特别是春节后，整个齐国便进入了狂欢节。四面八方的百姓涌入临淄看热闹。

齐桓公与管仲完成了安定周王室的任务，又把公子昭托付给了以贤德知名的宋襄公，一块石头落了地，身上象卸下了重负。国内形势稳定，国家粮库充盈，百姓粮囤冒尖。他心里高兴，带着朝廷百官，到宗庙祭祀。春节祭祖，是齐国的盛典。宗庙里，一排九只大铜香炉里冒着缕缕香烟，九九八十一支粗大的蜡烛把庙堂映照得通明辉煌。九只牛头摆放在祭案上，每尊先祖牌位前的香案上，都摆置着精致的描龙绣云的小谷囤，囤里盛满了五谷。

齐桓公点燃了三炷香，插进中间一只香炉，朝着始太公望的塑像三叩头，管仲及群臣也一齐跪倒，叩头。

齐桓公朗声道：“小白凭仗列祖列宗的英灵，三十几年来，八合诸侯，天下太平。昨日周天子又颁旨，欲派太宰赐胙于大齐，愿祖宗神明保佑大齐经久强盛不衰。”

隰朋道：“周王室自文、武、成、康以来，天子赐胙于诸侯，臣未听说过。今天子赐胙主公，既是大齐盛事，又是天下盛事，臣以为，赐胙之礼，应该隆重。”

管仲点头道：“隰朋大夫此言极是。主公数十年来，南北征战，仁播天下，能获今日之殊荣，乃天意所致，列祖列宗保佑所致。天子赐胙，实乃千载难逢之良机。主公可借此良机，大合诸侯，昭示大齐赫然之功。臣以为此次大会非同以往，乃天下盛事，千古绝唱，主公霸业，可由此流芳百世，以至永远。”

齐桓公喜形于色，道：“仲父，隰朋之言让寡人心旷神怡。寡人之功，在于仲父，在于群臣戮力合作。一旦天子赐胙于寡人，寡人定当封赏各位爱卿，以酬谢各位劳苦功高。既然，仲父认为天子赐胙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寡人定当大张旗鼓。只是，这次大

会诸侯，不知选择何方水土为宜？”

隰朋道：“臣曾钟爱一方水土，确是风水宝地。距临淄西南八百里，有一个名叫葵丘的地方，地域广阔，山水澄澈，阡陌交通，横贯四方。此地处于诸侯各国的中心位置，距周室洛阳仅百里有余。如借此地大会诸侯，受天子之胙，必定会锦上添花。”

齐桓公笑道：“如此葵丘之地，寡人十分钟爱。寡人令宁戚爱卿督工，于葵丘之地修筑高台，以备与诸侯会盟。”说罢环顾众臣，不见宁戚，问道：“宁戚爱卿呢？”

管仲道：“主公不知，宁戚大夫身患疾病，今日未能到朝。”

齐桓公一惊，说：“哦？宁戚爱卿为国效力，不分昼夜，染恙在身，寡人当去探望。”

隰朋道：“主公，宁戚大夫有病，臣愿往葵丘督工修筑会盟高台。”

齐桓公道：“好，众位爱卿，葵丘大会在即，到时候，众爱卿可携娇妻爱子，赶赴葵丘，一睹我大齐盛况。”

3. 高风亮节

齐桓公与管仲从宗庙出来，就直奔宁戚住处。一路上，到处是载歌载舞的人群。桓公和管仲干脆弃车步行，混进欢乐拥挤的人群中。侍卫左挡右遮，累得满头大汗。

桓公笑道：“哈哈，与民同乐，乐在其中呀！”

管仲也笑道：“与民同挤，其乐无比。”

一队锣鼓开过来，惊天动地，气势恢宏磅礴。锣鼓队后面是编钟、磬及多种丝竹乐器组成的大型乐队，声音悠扬、高亢，紧

接着是头戴各种图腾面具和手持五谷饰件的舞蹈队列，跳着欢腾的图腾舞。再后面是一队身着节日盛装的姑娘，手持五色彩绸，且歌且舞。

桓公与管仲在侍卫的保护下，且走且看，嘴里不住地说道：“壮哉，齐国之乐，美哉，齐国之舞！”

从人群里挤出来，齐桓公出了一身汗。管仲也累得气喘吁吁，他弹弹身上的尘土，朝桓公苦笑道：“主公，岁月不饶人，臣老了，连看热闹都经受不了了。”

桓公拍拍管仲的肩膀，指指他的胸膛，笑道：“仲父怎能言老，寡人看，仲父正年轻哪！”

管仲也笑道：“主公是说心不老，可是，身与心是一体，心虽不老，可力不从心呀！”

桓公道：“仲父，无论如何你不能老，仲父老了，寡人也老了！”

来到宁戚门外，只见一处简陋的茅屋，和周围百姓的茅舍一模一样。

齐桓公环视左右，不见豪华馆舍，问管仲：“宁戚大夫居于何处？”

管仲指指面前的茅屋：“就是这里。”

齐桓公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看着这所简陋朴实的院落，似乎不相信管仲的话是真的。他看着管仲，问道：“大司农居所如此寒伧，仲父以前可知道？”

管仲感慨地说：“臣几次劝宁戚大夫迁居，还在相府右边为宁戚大夫修建了一处府第，可宁戚大夫执意不从。”

齐桓公与管仲走进院内，只听见屋里有说话声，示意管仲不

要说话，悄悄站到窗下听起来。

“宁大夫，你怎么病成这样儿？”

“好多啦，不要紧，不要紧，别站着，请坐吧。”

“宁大夫，你是俺庄稼人的主心骨儿啊，可千万保重身体啊！相地衰征太好了，俺庄稼人真鼓起了劲头，没有宁戚大夫，就没有俺庄稼人的好日子。”

“言重了，言重了，这相地衰征大计，是主公和仲父制定的，要谢就谢主公吧。没有主公，没有仲父，也就没有我宁戚。”

“说真的，没有宁戚大夫，今年这庄稼无论如何也不会长得这么好。俺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好的官，身为大司农，却整日泡到庄稼地里，和俺这些泥腿子在一起，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

“我有什么？不当大司农时，还不是同你们一样，给人家放牛，哈哈……”

“宁戚大夫，听说，你在猗山放牛，是唱歌吸引了管相国，主公收你当了大夫，你唱的什么歌，唱给俺听行不？”这是一个青年人的声音。

“晚辈休得无礼！”这是老年人的声音。

“宁大夫到庄稼地里和俺一起吃饭，还在俺家里住过呢，唱个歌又怎么了？”

“好，我愿意唱给你们听！不过，今日嗓子不太好，这么着吧，小兄弟，改日病好了，我一定唱给你听，好不好？”

“好吧，宁大夫，你可千万保重。俺爹对俺说，管相国真了不起，一听宁大夫唱歌，就知道是栋梁之才。主公也特开明，宁大夫唱歌骂了他，他还能拜你为大夫，天下少有！”

正听到这里，宁戚的一名家人从外面回来，一见是齐桓公和管仲，连忙跪下叩头：“小人不知主公、仲父驾到，恕罪，恕罪！”叩过了头，急忙跑进屋里向宁戚大声道：“老爷，主公和仲父来了！”

宁戚一听，急忙从病榻上起来，刚刚穿上鞋，齐桓公和管仲就进来了，他急忙就地叩头：“不知主公、仲父驾到，有失远迎，望乞恕罪！”

众农夫也一齐叩头。

桓公急忙上前搀扶起宁戚，道：“爱卿病成这般模样，寡人探视来迟，深表歉意。”

宁戚感动地说：“宁戚身患小恙，有劳主公惦念，实在不敢。”

桓公对众百姓道：“诸位平身。”

一老农对齐桓公道：“主公，俺提一个请求，就是赶紧给宁大夫治好病，宁大夫是俺庄稼人的脊梁骨，庄稼人不能没有宁戚大夫。”

桓公十分感动地说：“谢谢诸位对宁大夫的关心爱戴，大家放心，寡人一定早日把宁大夫的病治好。”

管仲激动地说：“诸位放心回去吧，你们关心宁大夫，主公更关心。”

老农向齐桓公施礼道：“草民告辞主公。”说罢，引众人走出房门。

齐桓公对宁戚道：“爱卿深得百姓爱戴，今日此情此景，寡人可见一斑。”

管仲叹道：“宁戚，真丈夫也！如果齐国的大夫都能象宁大夫这样，那大齐将不是今日之大齐！”

宁戚忙道：“主公过奖了，仲父过奖了，没有主公和仲父，哪有我宁戚。”

桓公看看居室，可谓四壁徒然，无豪华装饰，更无贵重陈设，轻轻叹了一声，道：“宁爱卿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立下了丰功伟绩，却住着这样的房舍，寡人实在过意不去。”

宁戚感激地说：“区区小事，何劳主公挂齿。”

齐桓公对管仲郑重地说：“齐国五谷丰登，仓廩充裕，乃大司农执政有方所致。昔日寡人曾许下诺言，欲犒赏宁戚大夫，今日兑现。特赏宁戚大夫白璧百双，黄金百斤，华绢百丈，以营造馆舍，赏美女佳人十名，填充后室。自即日起，寡人拜宁戚爱卿为上大夫，以彰其功，树其楷模。”

管仲见宁戚木然不动，推了他一下，说：“主公如此厚爱，还不谢主公。”

宁戚道：“谢谢主公恩赐。主公如此垂恩，宁戚殊感荣幸之至。宁戚身为大司农，只不过恪尽职守，尽份内之力而已，却得到主公如此厚爱，宁戚委实不敢接受，请容臣细细表述。”

齐桓公道：“爱卿有话请讲。”

宁戚侃侃而谈道：“昔日宁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跟着牛贩子从卫国来到齐国，幸遇主公、仲父。仲父慧眼，主公抬举，才使宁戚贵临大夫行列。宁戚身为大司农，就该尽职尽责，为主公分忧，为仲父解难。这是天经地义的。齐国五谷丰登，托主公洪福，凭仲父相地衰征之策，再加上天地诸神助我大齐，功劳不能记在宁戚帐上。如果齐国田园荒芜，仓廩空虚，百姓啼饥号寒，那我宁戚岂不成为齐国罪人，辜负主公举火授爵之恩，也辜负仲父一片信任之情？宁戚由贩牛之徒，一跃而主掌司田权柄，何敢

再有他求？主公信任宁戚，乃宁戚最大奢侈；主公厚爱宁戚，乃宁戚终生富足！为此，主公所加封微臣的功名利禄，宁戚不敢接受，请主公鉴谅。”

齐桓公听宁戚一席话，十分感动，却不知如何答复，便看着管仲。

管仲道：“宁戚大夫肺腑之言，管仲感动不已。”

齐桓公想了想，说：“宁戚爱卿一片忠诚，寡人十分感动，爱卿所言，令寡人深思。周天子欲赐胙于寡人，寡人欲于葵丘之地受赐。葵丘大会之后，寡人欲行大礼赐宁戚大夫龙纹授带，以志爱卿之气节。”

宁戚跪拜：“谢主公恩德。”

齐桓公急忙搀扶起宁戚道：“爱卿有恙在身，不必行礼！”

管仲看着宁戚的面容，道：“葵丘大会很快就要举行，宁戚大夫可在家安心养病，不要参加了。”

宁戚不肯，说：“仲父，葵丘大会，大合诸侯，受天子赐胙，乃我大齐霸业之巅峰，千秋之绝唱，宁戚哪有不参加之理。”又向齐桓公道：“请主公开恩，让宁戚陪同主公前往，一睹我大齐盛况，这是三生有幸的机缘，能参加葵丘大会，宁戚死亦无憾！”

齐桓公看看管仲，笑道：“宁戚大夫心情迫切，寡人允准！不过，要注意保重身体。”

宁戚拱手向齐桓公道：“谢主公恩准！”又向管仲拱手道：“谢仲父悉心关照！”

4. “封泰山，禅梁父，可行乎？”

两个月后，齐桓公带领满朝文武，开赴葵丘。

浩浩荡荡的各色旗旌遮天蔽日，醒目的黄色“方伯”大旗下，是齐桓公的华辇，管仲在右，鲍叔牙在左，三人同乘一车。

齐桓公踌躇满志，一路上谈笑风生，对管仲道：“寡人曾八次会盟诸侯，感觉却与今日不同，今日寡人倍感神清气爽，心情振奋，仲父可知何故？”

管仲笑答：“此次前往葵丘，乃天子赐胙，周室嘉奖；各国诸侯拱手相贺，五体投地。再没有兵车之患，也没有逃盟之恼。此次大会，标志着主公霸业之鼎盛，当然，心情不一样喽。”

齐桓公转而笑问鲍叔牙：“太傅可曾梦想有今日之盛事乎？”

鲍叔牙也笑道：“臣无日不想，无时不想。事主公，荐相国，选贤能，游列国，鞠躬尽瘁，呕心沥血，还不都是为了今天。老臣能看到齐国今日之辉煌，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九泉啦！”

人马来到泰山脚下。巍峨雄伟的泰山，气势恢宏，岿然而立。放眼望去，满目青翠，山巅云雾缭绕，蔚为壮观。

齐桓公下令停车。他站在华辇上，仰望泰山，慨叹道：“巍巍乎泰山！威武兮泰山！”

管仲赞叹道：“泰山，东方雄踞，磅礴巍峻，骚领天下，五岳独尊，郁郁葱葱，生生猛猛，真奇山神山也。泰山如此雄伟，立于我大齐境内，大齐岂能无泰山磅礴之势！”

齐桓公道：“寡人听说，夏、商、周三代初立，都到泰山来封禅，可有此事？”

管仲答道：“泰山封禅大典，应从无怀氏起，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颡顼、帝喾、唐尧、虞舜到夏禹、商汤、周成王，他们即位后，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表示报答上天之功，叫做封；在泰山脚下的小山或云云山，或亭亭山，或会稽山，或社首山，后来大都在梁父山划定地区以祭地，表示报地之功，叫做禅。”

齐桓公跃跃欲试道：“寡人自文、武、成康以来脱颖而出，开创一代霸业，成为中原霸主，八合诸侯，一匡天下，即使三代先贤也概莫如此。请问仲父，寡人想封泰山，禅梁父，可行乎？”

管仲看看桓公一脸骄色，与鲍叔牙交换了个眼色，道：“封禅要有天地之吉相。如今吉相未出现，尚须等待。再者，如今天子在位，欲封泰山，禅梁父，必须有天子旨意。这二者缺一不可。”

齐桓公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天之吉相已经出现，齐国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就是天之吉相。至于天子旨意，等见了太宰周公孔，请他转告周天子，给寡人下道旨，不就行了嘛！”

鲍叔牙道：“天之吉相，要有凤凰来仪。”

桓公笑道：“凤凰来仪？寡人派人去捉一只凤凰来就是了！”

管仲向鲍叔牙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鲍叔牙知道管仲在提醒他不要太顶撞齐桓公，无可奈何地闭上了嘴。

5. 葵丘盛会

葵丘面目一新，会盟高坛已营造完毕。宋、鲁、卫、陈、郑、许、燕等诸侯已提前赶到。

齐桓公、管仲、鲍叔牙衣冠楚楚，威风凛凛立于华辇之上，从蔽日的旗旌林立的剑戟组成的仪仗队中穿过，径直来到盟坛下。各路诸侯分别按自己的次序立于坛下。

华辇停下，齐桓公、管仲、鲍叔牙走下车来。齐桓公向各路诸侯道安：“今日天子赐胙于寡人，有劳各位诸侯不远千里而来，寡人深表谢忱。”

宋襄公道：“齐侯受天子赐胙，乃我中原诸侯之幸事。如此盛况，敢不一睹为快！”

郑文公道：“齐侯拥戴天子，信达诸侯，天子赐胙，当受之无愧。”

燕庄公道：“燕国倍受齐国恩泽，今日前来葵丘，乃为大齐助兴，甘心为盟，再无旁顾。”

齐桓公听了这些赞誉之辞，象吃了一罐蜜一样甜，满面笑容，对众诸侯道：“一俟天使驾到，寡人当与诸位同享盛典，同沐天子之恩。”

齐桓公话音刚落，隰朋高喊：“天子使者太宰周公孔驾到！”

周公孔乘坐一辆华辇驶于会盟高坛之下。齐桓公率众诸侯前往迎接。

周公孔从车上下来，他身后一侍者高擎天子赐胙。

齐桓公俯身行礼道：“齐侯小白拜见太宰。”

众诸侯一齐行礼道：“拜见太宰！”

周公孔高兴地说：“各位诸侯免礼。孔受天子之命，特赶来葵丘，先向齐侯祝贺。”

齐桓公道：“岂敢！岂敢！寡人感于天子之恩，特选定葵丘风水宝地，筑土修坛，举行盛典，以沐天光。”

齐桓公话音刚落，鼓乐大作。

太宰周公孔仰望高坛，只见坛上仪仗隆重，华贵。再看一眼眼前的齐桓公，气宇轩昂，志得意满。

隰朋对周公孔道：“请太宰登坛！”

周公孔举步登上高坛，侍者高擎天子赐胙紧跟其后。

隰朋再喊：“请主公登坛！仲父登坛！”

齐桓公以纠纠之气，昂首阔步登坛，管仲跟随其后登坛。

隰朋又喊：“请诸侯登坛！”

众诸侯依次登上高坛。

高坛上，立有周天子虚位。太宰周公孔持天子赐胙在天子位东站立。

齐桓公与诸侯登坛后，先向天子位前的香炉焚香行跪拜礼，然后依各自位次站好。

隰朋手向台下一压，鼓乐骤停，高声喊道：“请太宰周公孔转达天子之命！”

太宰持胙，朗声道：“天子新立，志在修文、武、成康之功业，各诸侯拥戴周室立了大功，天子特命孔赐齐侯胙。”

齐桓公出列，欲行大礼。

周公孔道：“天子有命，齐侯年事已高，可不行跪拜之礼。齐侯受天子赐胙！”

齐桓公正欲上前受胙，管仲悄声说：“天子虽谦，为臣不可不敬！”

齐桓公点点头，至太宰前，行跪拜大礼道：“天子之威如日高悬，小白敢不跪拜。”

太宰面呈喜色，高声道：“请齐侯受胙！”

齐桓公三叩首后道：“谢天子之恩！”言毕起身，从周公孔手中接过天子赐胙，高擎过头，呈现给诸侯过目。

诸侯对齐桓公所为，无不叹服，齐声道：“恭贺齐侯！恭贺盟主！”

诸侯看过，齐桓公将赐胙递与管仲，对周公孔道：“禀天使，今日天子赐胙，虽是小白殊荣，也是诸侯盛事。值此千载良机，诸侯共沐天光，小白欲与诸侯歃盟，可乎？”

太宰道：“诸侯歃盟拥戴天子，此乃周室盛事，有何不可？”

宋襄公出列道：“今日天子赐齐侯胙，天使亲临盟坛，乃对我中原盟主最高奖赏。诸侯信任齐侯，钦佩盟主，何必歃血！今日盟事，可不歃而盟。”

众诸侯一致表示同意：“太宰在此，可不歃而盟！”

齐桓公十分激动，向众诸侯拱手施礼道：“谢诸位对寡人的信任。有天使在，可不歃而盟，请司仪隰朋宣读盟书。”

隰朋展开盟书，高声读道：“周襄王元年春，天子赐齐侯胙。诸侯于葵丘之地盟会，誓词曰：‘凡我同盟，永世修好。辅佐周室，匡正王道。有背盟者，神明殛之！’”

众诸侯齐声复诵：“凡我同盟，永世修好。辅佐周室，匡正王道。有背盟者，神明殛之！”

诸侯盟誓完毕，太宰周公孔笑道：“今日奉天子之命赐胙齐侯，见中原诸侯如此同心同德，终生难忘。孔定当禀报天子，予以嘉许。”

众诸侯道：“谢太宰！”

齐桓公对太宰道：“今日盛会，寡人特备歌舞仪仗助兴，请太宰与各位诸侯观赏。”

隰朋请太宰及各位诸侯至台前。

坛下，礼乐骤起。三百名乐师一齐动作，鼓、编钟、石磬、笙、竽、笛、琴等乐器一齐奏出悠扬、雄壮的齐乐曲；三百名身着盛装的女子随着乐声翩翩起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有三百名武士，身披犀甲，手执刀、戟、戈、剑，不断变换队形，舞姿粗犷、健美，动作整齐熟练。

太宰周公孔与众诸侯看得津津有味。

太宰对比肩而立的齐桓公道：“齐侯举行如此盛典，可是开创了天子赐胙的先河呀！”

齐桓公面有骄色，捋须道：“寡人有一事欲告太宰。昔日夏、商、周三代初立，都行封泰山、禅梁父之盛典。寡人为辅佐周室，北伐山戎，至于孤竹；南讨蛮楚，至于召陵；西涉流沙，至于太行；威镇东夷，至于北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今泰山在我大齐境内，寡人也欲封泰山、禅梁父，行旷世之盛典，太宰以为可乎？”

太宰闻言一惊，怔怔地看着齐桓公，道：“齐侯果有此想？”

齐桓公洋洋自得道：“寡人企盼久矣！”

太宰冷笑道：“当今天下之事，齐侯以为可，谁敢说不可！”

齐桓公哈哈大笑……

太宰不满地看了齐桓公一眼，将目光移向坛下。

坛下，歌舞表演渐至高潮。

侍者呈上美酒。太宰、齐桓公、众诸侯各端酒爵，一边饮，一边看表演。

齐桓公手端酒爵向各诸侯致意，敬完了诸侯，来到各国众大夫队列前。

鲍叔牙、宁戚等众大夫一齐举爵道：“恭贺主公！”

齐桓公拱手道：“同贺同喜！”

齐桓公向鲍叔牙举爵道：“寡人能有今日，得谢太傅教诲。”

鲍叔牙忙道：“大齐能有今日，全靠主公英明！”

齐桓公对宁戚道：“宁戚爱卿抱病而来，此情此景，不虚此行吧？”

宁戚道：“宁戚亲眼目睹如此盛事，三生有幸。朝见此景，夕死可矣！”

太宰周公孔过来对齐桓公道：“齐侯，赐胙仪式已圆满完成，孔先行告退了！”

齐桓公挽留道：“太宰何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葵丘多住几天嘛！”

周公孔道：“王室公事繁忙，孔不敢久留，齐侯不必相送，告辞！”说着，举步下坛。

齐桓公对周公孔也不再强留。刚才他提出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周公孔的表情和语言都明显地表示不赞成，他心里就有点不自在。他只随周公孔走下盟坛，便不再相送了。

周公孔对齐桓公也十分不满。太自不量力了，周天子还未封泰山、禅梁父，一个诸侯竟敢有如此念头！车刚离开葵丘，只见前面一支人马迎面驰来，中间一面大旗，绣着一个“晋”字。

来的是晋献公的人马，他也是来参加葵丘盟会的。晋献公一见是太宰周公孔，急忙下车。太宰也走下华辇。

晋献公迎上前，行礼道：“叩见太宰。”

周公孔扶起晋献公，问：“晋侯欲住何处？”

晋献公道：“天子命太宰赐胙于齐侯，齐侯于葵丘有衣裳之

会，寡人特意前往一睹盛况。”

周公孔淡淡地说：“葵丘大会已散，孔正欲回归洛阳。”

晋献公遗憾地说：“寡人来迟一步，错失良机！”

太宰微微一笑，道：“晋侯不必抱憾。葵丘会上，齐侯自恃功高，居然要效三代而行泰山封禅大典。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齐侯如此骄奢，齐国定要走下坡路了，这个会晋侯不参加也好。”

晋献公点点头，说：“寡人谨听太宰之言。”

晋献公下令，掉转马头，与周公孔一同返回。

6. 英年早逝

完成了葵丘盛会，齐侯与各诸侯道别，分头而去。

大队人马刚刚离开葵丘，天上突然纷纷扬扬下起雪来。齐桓公与管仲同乘一辆华辇，他饶有兴致地望着漫天飞雪，问管仲道：“仲父，你不是说，封泰山、禅梁父要等天呈吉相吗？这春夏之交，银蝶飞舞，可是天降吉相于寡人？”

管仲似乎有什么沉重的心事，望着迷蒙混浊的雪空，兀自想着什么。

齐桓公又问：“仲父为何不说话？”

管仲收回目光，问道：“葵丘大会上，主公可与太宰周公孔说过泰山封禅之事？”

齐桓公不以为然地说：“说过，说了又怎么样？”

管仲叹了一口气，说：“古者封禅，自无怀氏至周成王，皆以受命，然后得封。古之受命者，先有吉祥之物显示，吉祥之物是凤凰来仪，麒麟显示。今凤凰麒麟不来，嘉禾不生，无天意昭示，

而主公欲行封禅，恐天下有识之士，引为笑柄！”

齐桓公见管仲那么严肃，那封禅的热情被迎头浇了一瓢凉水，咕哝道：“仲父既然这么说，寡人不再提封禅之事就是了。”

管仲转而望着外面的大雪，自语道：“按常规，这春末夏初，不该下这场雪，这雪下得太令人不解了。”

齐桓公道：“寡人也这么想。依仲父看，这雪是吉还是凶？”

管仲道：“天行有常，凡是反常之事，总有兆头，臣正在琢磨，恐怕不是吉祥之兆。主公可下令人马就地扎营，待为臣占卜一课。”

齐桓公则发出命令，隰朋从前面急促奔来禀报：“禀主公、仲公，宁戚大夫中途发病，不醒人事，已奄奄一息。”

管仲大吃一惊，急忙下车，急步走向宁戚的辇车。齐桓公也急急跟来。

宁戚车前，已聚集多人，大家齐呼唤：“宁戚大夫！宁戚大夫！”

齐桓公与管仲来到车前。管仲看看宁戚的脸色，又号了宁戚的脉搏，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铅色，目光也一下子变得呆滞。

齐桓公摇摇宁戚，喊道：“宁戚爱卿，你醒醒，寡人来看你了！”

宁戚费了很大的劲，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桓公和管仲，吃力地对侍从说：“扶我……起来……”

侍从扶宁戚坐起身。宁戚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主公……仲父……宁戚要离开……主公，仲父了……再顾不上……今年……齐国的五谷……登场……了。”

管仲道：“宁戚大夫，你一定要挺住，你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齐桓公道：“爱卿身体原本有恙，这千里迢迢，气候又骤变，爱卿不必悲观，大齐有顶好的御医。”

宁戚艰难地又说：“主公……宁戚……能见葵丘大会……死亦……足……矣！”

齐桓公道：“爱卿，寡人欲专为爱卿举行大典，赐爱卿龙纹绶带。”

宁戚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谢……主……公。”

管仲一见宁戚脸色发生了变化，绝望地喊道：“宁戚大夫，齐国不能没有你啊！宁戚，管仲更不能失去你呀！”

宁戚艰难地喘息着，最后吐出了四个字：“宁戚……惭愧……”头一歪，永远阖上了双眼，离开了人间。

“宁戚大夫！”管仲撕心裂肺地喊道。

“宁戚大夫！宁戚大夫！”众人齐声呼唤。

可宁戚再也听不到人们的呼唤声了。他静静地依偎在侍从怀里，面容平静，露出微笑。

管仲背过身，面对漫天飞雪，眼泪滚滚而出：“天啊，你是在折管仲臂膀，在毁我齐国的霸业啊！”

齐桓公眼含热泪，声音颤抖地说：“宁戚爱卿，你先别走，先别走！这漫天银蝶作为仪仗，洁白世界作为盛典，寡人要赐你龙纹绶带，以表彰爱卿对齐国的贡献！”说着，颤颤巍巍登上华辇，将一条龙纹绶带披在宁戚肩上。

“宁戚大夫！”人们齐声大恸，哭声惊天动地。

宁戚一死，整个齐国人马，上至齐桓公，下至兵卒，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宁戚华辇装饰上黑色的挽幛，三军上下扎起白色

挽带，以祭悼宁戚英魂，那葵丘大会的热烈激昂一下子变成了冷清消沉。

第七章 管仲之死

1. 痛思宁戚

宁戚的死，对管仲精神上就病倒了，连齐桓公为宁戚举行的隆重的上大夫葬礼都未能参加。宁戚恍恍惚惚老站在他身旁，即使闭上眼也能看得见。

第一次与宁戚谋面，是他在狶山上拍着牛角唱歌，那歌声那么高亢、响亮：

浩浩白水，白水浩浩。

男儿意气，直冲云霄。

壮志未酬，难得逍遥。

踏破铁鞋，圣贤难找。

.....

管仲在病榻上翻了个身，喊道：“婧啊！”

“相爷，贱妾在这儿哪！”婧急忙俯下身子应道。这些日子，对婧来说，简直度日如年。管仲病得一塌糊涂，老说胡话，说得最多的是“宁戚，你等着我啊！”婧亲自为管仲煎药，亲自做饭，精心照料，精心伺候，日夜不敢离开病榻一步。

管仲睁开眼，看着婧憔悴、瘦削的面庞，长叹一声：“唉，我

老啦，不中用啦！”

婧急忙端起汤罐，舀起一勺参汤：“相爷，喝口参汤吧。”

管仲摇摇头，指指案上的琴，道：“婧啊，给我弹琴。”

婧放下汤罐，净了手，焚上香，弹起了《高山流水》。

刚弹了两句，管仲就不耐烦地挥手，道：“弹宁戚的《浩浩白水》！”

婧弹起了《浩浩白水》，悠扬的乐曲立即充满了整个居室。

管仲微闭双眼，轻轻地哼唱起来：“浩浩白水，白水浩浩……”他朦朦胧胧地看到：

宁戚从山上跑下来了，一直跑到管仲的车前，管仲亲笔给齐桓公写了荐书……

宁戚换上了大夫衣冠，那么光彩照人，那么精神抖擞；

宁戚当上大司农，齐国的庄稼地里，到处是他的身影；

宁戚严惩奴隶主伯氏，坚定不移地推行相地衰征大计，齐国连年大丰收；

伐山戎，讨蛮楚，镇西狄，威东夷，只要管仲外出，便将国政委于宁戚，宁戚总是治理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令管仲满意……

宁戚身居茅屋，不为升官，不图发财，却那么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为了什么？管仲与宁戚交谈最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是要宁戚接他的班啊！如果宁戚不死，这次从葵丘回来，齐桓公就要拜他为上大夫，地位仅次于管仲和鲍叔牙。唉，宁戚啊宁戚，你还不到五十岁，壮志未酬啊！

婧弹了一遍《浩浩白水》，又弹了一遍。她从琴案前站起身来，走到病榻前。

管仲睁开眼，看着靖道：“怎么不弹了？”

靖为管仲掖掖被子，道：“相爷，已弹了三遍了。”

管仲执拗地说：“弹，弹！”

靖无可奈何，重又回到琴案前，继续弹《浩浩白水》……

2. 密室策划

宁戚去世，管仲卧床不起，可把长卫姬、公子无亏、竖貂、易牙、开方这班人高兴坏了。尤其是得知齐桓公将公子昭托于宋襄公的消息，长卫姬、公子无亏恨透了管仲，巴不得管仲早死，快死。

这天晚饭后，长卫姬又把竖貂、易牙、开方召到后宫，打听管仲的消息，密商管仲死后的计策。

长卫姬问道：“管相国的病情如何？”

易牙道：“病入膏肓，整天说胡话，恐怕不会有几天活头了！”

长卫姬微微一笑，道：“主公常去看他吗？”

竖貂道：“前些日子一天一趟，最近少多了，三天五天去一趟。”

长卫姬道：“竖貂身为后宫总管，要注意主公的起居，尽量少让主公去，免得染上秽气！”

公子无亏咬牙切齿道：“管仲一日不死，咱们一日不得安宁，不如派刺客把他……”

“胡说！”长卫姬喝断了公子无亏：“要沉住气！不能轻举妄动！管仲一死，竖貂、易牙、开方就会拥戴你为世子，将来就由你继承君位。”

易牙无比激动地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熬来熬去，总算有出头之日了。”

竖貂笑着对无亏道：“管仲老了，主公也老了，这齐国天下就是咱们的了。公子当上国君，那我竖貂就是一国之相，易牙当亚相，开方干大司马。”

长卫姬道：“这些话现在说为时尚早，无亏要常到高、国两府去走走，多拉近乎，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要时刻警惕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东郭牙等这班老家伙，注意他们的动静。竖貂、易牙，要对公子昭严加防范。”

公子无亏磨拳擦掌道：“我恨不得明天就当上国君！”

3. 宁戚墓前

一个月过去了，管仲从病榻上站起来了。这天下午，他要婧陪他去祭奠宁戚。

婧关切地说：“相爷大病初愈，不易行动，而且一见宁戚墓，必然要伤心动情。”

管仲道：“不去就不伤心、不动情了吗？我一定要去！”

婧拗不过管仲，只好扶着管仲登上华辇，来到宁戚墓前。

夕阳西下，宁戚之墓笼罩在一片迷茫之中，左边一棵老树上，落着一群乌鸦，哇哇地叫着。

管仲将祭品和酒爵摆到墓前的祭台上，用颤颤抖抖的手点燃了四炉香火，然后拜了三拜。

大约是心有灵犀吧，鲍叔牙不约而同也乘了华辇来祭奠宁戚。

鲍叔牙一见管仲，急忙走上前来道：“夷吾弟，你怎么来了？”

管仲指指宁戚的墓：“我来看看宁戚。鲍叔兄，你也来看宁戚是吗？”

鲍叔牙道：“是啊，夷吾弟大病初愈，尚未复原，不该出来。”

管仲笑道：“感谢鲍叔兄对我的关照，一天一次往我家跑。我担心，再不来看看宁戚大夫，他会骂我呢！再说，我想和宁戚大夫说说话。”

鲍叔牙也在祭台上摆上祭品，点上香，拜了三拜，对着墓碑道：“宁戚大夫，今天仲父和我特来看望你，你如果有在天之灵，就保佑仲父身体康泰。”

管仲也对着墓碑道：“宁戚兄弟，我老听见你在喊我。我知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对我说，我也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婧在宁戚墓碑前的空地上铺下席，摆上四个小菜，一牺尊酒，两个酒爵。

鲍叔牙惊奇地看着婧问：“弟妹，怎么，要在这里吃酒？”

管仲道：“我要和宁戚兄弟一起喝酒，来，鲍叔兄，咱们和宁戚兄弟一起喝！”

婧为难地说：“相爷，只带了两只酒爵。”

管仲道：“这好办，宁戚一只，我和鲍叔兄两人用一只，咱们一起说个痛快，喝个痛快！”

鲍叔兄不解地看着管仲，附合着道：“好好，就说个痛快，喝个痛快！”

婧把两只酒爵并排放在一起，轻轻地注满酒。

管仲双手端起酒爵，将酒高高擎起，然后颤着手，将酒洒在墓前，道：“宁戚兄弟，我知道你在喊我，一遍又一遍，白天喊，

夜里也喊。你走得那么急，那么早，留下那么多话没来得及跟我说，今日我与鲍叔兄来看你，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一阵晚风吹过，坟上的招魂幡刷拉刷拉作响，似乎感应管仲的心情。

鲍叔牙觉得管仲今天的言行与以往不同，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简直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行动颤颤抖抖，说话颠三倒四的老人竟是叱咤风云、谋略过人的管仲。从葵丘回来，管仲一病不起，似乎他的魂魄被宁戚带走了一般，他扶住管仲，拉着他坐在席上，说：“夷吾弟坐下，慢慢说。”

管仲放下酒爵，缓缓坐在席上，眼直直地望着宁戚墓上的招魂幡，自言自语道：“宁戚兄弟，你看我老了是不是？再不是以前的管仲了，是不是？你在狶山唱《浩浩白水》，那么冷的天，那么白的雪，才几天啊，你走了，我也老了。年青时，我跟鲍叔兄经商行贾，十分红利，我争个七成，也才几天，就都那么过去了。管仲老了，再不能出征，再不能打仗了，再不能为齐国谋韬略了。原指望管仲老了还有你宁戚兄弟，谁知道你走得这么早，这么快！这以后的齐国可怎么再走下去？白头人为黑头人送行上路，这个滋味儿令人心碎，宁戚啊宁戚！”说着说着，管仲潸然泪下。婧忍不住泪水湿襟，哭出声来。

鲍叔牙擦了把泪，劝管仲道：“宁戚兄弟英年早逝，虽死犹生。来，咱们共同为了宁戚兄弟，干了这爵酒。”说着，轻轻将酒洒于地上。

起风了，风吹得招魂幡更加刷拉刷拉作响。

管仲凄然一笑，对着白幡道：“宁戚兄弟，你肯定在埋怨我，正嘲笑我，是不是？你多次规劝我，要清君侧，把那些行为不端、

野心勃勃的小人从主公身边清除掉。可我却为了讨得主公的欢心，没有听你的忠言，总以为，你是堤，我是岸，堤岸尚在，祸水兴不起风、掀不起浪。而且你那么年青，管仲老了有宁戚，可谁知，你这道堤先塌了，我这道岸也快毁了。没有堤，又没有岸，这祸水泛滥出来，主公还不被淹没？大齐还不被淹没？管仲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这件事上犯了一个大错误，成了千古罪人！宁戚兄弟，你骂我吧，管仲自以为是，却不知到头来一生创下的伟业将毁于一旦！”

鲍叔牙听了管仲这番话，很受震动，他也是不止一次劝管仲注意选拔、培养年青的接班人，可管仲老以为有宁戚接班就足够了。他想想也是。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宁戚一走，就使管仲身后变成了空白。管仲是主公的主心骨儿，如果管仲百年之后，那管仲辅佐主公开创的这番轰轰烈烈的霸业将无人继承。而权柄一旦落入竖貂、易牙之流手中，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他长叹一声道：“这养痍遗患，可谓千古之训！”

管仲端起酒爵，洒在宁戚墓前。靖急忙又斟满，管仲与鲍叔牙对饮。

管仲的眼仍不离开白幡，对鲍叔牙说：“鲍叔兄，你听，宁戚在喊我，你听见了吗？”

寂静中，只有风声和白幡的摇动声。

鲍叔牙道：“我听见了，宁戚是在说，你我更加保重，趁着你我健在，塌了的堤要快修补，毁了的岸要快加固，要把大齐的伟业千秋万代发展下去！”

管仲无限深情地看着鲍叔牙，说：“天下都知道管鲍之交，引为美谈。可宁戚知道，没有鲍叔，哪有这么美谈？我管仲欠你鲍

叔太多太多。管仲从荣辱柱上走下来，当上相国，以至于周天子欲拜为上卿，天下都知道齐国有个管仲，又有几个人知道，管仲身后，还有个鲍叔？宁戚知道！宁戚知道！管仲是站在鲍叔的肩膀上，一辈子都站在这双肩膀上。这肩膀也不说，也不喊，从不叫苦，从不叫累，扛了管仲一辈子，一直扛到今天。我快随宁戚去了，可留下那么多担子还是要落在这双肩膀上。”

鲍叔牙无比激动地说：“宁戚知道，鲍叔怎能与夷吾弟相比？人这一辈子，不说国家社稷，也不说天下大事，单就有个知己，有个手足情份，也不枉到这世上走了一遭。宁戚兄弟先走一步，这些事，他看得最分明。”

管仲端起一爵酒，对鲍叔牙道：“鲍叔兄，等我追宁戚而去，鲍叔兄可得常到我的墓前，带着酒，与我举爵对饮。管仲欠了你一辈子，这债永远还不清，就是死了，还得再欠你的。管鲍之交，生生死死，哪有个尽头哪！”

靖趁机上前对二人说：“鲍叔大哥，天色已晚，咱们该回去了！”

管仲看看西方的一抹晚霞，叹了一口气道：“太阳落山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鲍叔兄，咱们回去吧，改日再来与宁戚兄弟说话。”说着，站起身来，无限眷恋地看着宁戚墓上的招魂幡。

4. 齐桓公断了弓弦

从葵丘回来，齐桓公的心情一直不好，宁戚死，管仲病，可谓祸不单行。他后悔不该向太宰周公孔提泰山封禅的事，是不是遭了报应？他一连在宫中反省了好几天，管仲不能主持朝政，大

小事儿一齐压到他身上，他简直受不了。哪来的这么多事，上要应付周王室，左右要应付各诸侯国，国内的事更多，更杂，幸亏隰朋、鲍叔牙挡着。好歹管仲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他便让隰朋有事到相府问管仲。在宫中一直憋闷了一、两个月，搞得他身软神惚。这天早膳后，竖貂提议外出打猎，他欣然同意，便带着竖貂，易牙、开方，驾车赶到南山狩猎场。

开方带着兵士，从四面轰赶野兽，把它们赶到桓公车前。

齐桓公张弓搭箭，四处搜寻目标，正前方一只野兔仓惶奔来，齐桓公挽起硬弓，一箭射去，野兔应声倒地。

桓公哈哈大笑。

竖貂下车捡起野兔，赞美道：“主公真乃神箭，一矢中的，决无虚发。”

齐桓公道：“寡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此丰功伟绩，却不见凤凰来仪，麒麟显现，由此看来，虽有天子之命，这封泰山，禅梁父之盛典仍不知何时呈现。”

话音未落，却见正前方向，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说野猪不象野猪，说狗熊不象狗熊，形容丑陋，皮色灰暗，直立身子，似哭似叫，令人毛骨悚然。

齐桓公看得分明，打了个寒噤，说道：“晦气！”

开方、竖貂急忙弯弓搭箭，同时向那怪兽射去，那怪兽倏然就不见了，可突然听见后面怪叫一声，那怪兽又出现了，向着齐桓公又哭又叫。

开方一箭射去，那怪兽又不见了，一眨眼，却又在左方出现了。

齐桓公忿然举起硬弓，向那怪兽射出一箭，那怪兽岿然不

动，仍直立身子发出怪叫。

齐桓公再次挽弓，突然，“崩”地一声，弓弦断了。齐桓公大惊失色，喊道：“此物不祥，回宫！”

驭手急忙驾车，飞也似地离开了狩猎场。

齐桓公回到宫中，见隰朋已在宫中等候，便不耐烦地说：“寡人今日不理国事。”

隰朋焦虑地说：“稟主公，仲父猝发疾病，人事不省，其状甚危。”

齐桓公大惊：“谁？”

隰朋答道：“仲父。”

齐桓公颓然坐下，长叹一声：“仲父有病，怎么不早说？快去探视！”

5. 病榻论相

管仲卧于病榻之上，神志昏迷，口中不断地急促呼唤着：“主公……主公……”

婧于病榻前垂泪而立，说：“相爷，隰朋大夫已去稟报主公了。”

隰朋与齐桓公匆匆进入管仲寝室。婧一见桓公，急忙跪拜，泪如泉涌：“主公。”

齐桓公俯到管仲身旁，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管仲的脸面，呼唤着：“仲父，仲父！”

管仲缓缓睁开眼睛，似乎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看清了面前的齐桓公，艰难地张开嘴，说：“主公……”

齐桓公眼含泪水，紧紧攥着管仲的手：“仲父，你怎么样？”

管仲颤抖着嘴唇，说：“主公，管仲要走了……要离你而去了……”

齐桓公老泪纵横：“不，仲父不能走！寡人不让你走！齐国不让你走！老天更不会让你走！”

管仲喘息着，断断续续地说：“老天……在喊我，宁戚在喊我走……”

齐桓公悲恸地说：“不，谁也不能夺走仲父，仲父若走了，留下寡人怎么办？寡人知道、仲父的担子太重，一头挑着齐国，一头挑着天下，这副担子把仲父压垮了，你若放下，这担子让谁挑？谁又能挑得起来？”

管仲微微摇头，更加艰难地说：“这副担子我没挑好，也不能再挑下去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么快就过去了。齐国还长着呢，还得有人去……去挑起这副担子。”

齐桓公目不转睛地盯着管仲，预感到管仲是要不行了，他有多少话要对管仲说啊，他知道管仲不会说更多的话了，他要最重要的事情与管仲商量，听听管仲的意见。便哽咽道：“寡人自从登位，一言一行听仲父教诲、齐国才有今日显赫的地位。若没有仲父，寡人将如何是好？”

管仲一字一顿地说：“主公对贤臣，要用——而——不——疑；远小人，要拒——之——千——里；重社——稷——江——山，轻——个——人——好——恶……”说到这里，嘴角抽搐，昏迷过去。

齐桓公俯在管仲耳畔，声泪俱下，撕心裂肺地喊道：“仲父，你醒醒！你不能去！你还有话没跟寡人说呀！”

婧扑到管仲身上，摇晃着管仲，喊道：“相爷，相爷！”

管仲又醒过来，嘴角蠕动着说：“主公，管仲要去了……宁戚叫我……喊我去……”

齐桓公挥手示意，众人退下，只留下婧。

齐桓公拉住管仲的手说：“仲父倘有不幸，这齐国大业，寡人将委政于谁？”

管仲长叹一声：“可惜呀，宁戚！”

齐桓公赶紧问道：“可如今宁戚已去，寡人任隰朋为相，仲父以为如何？”

管仲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慢慢说道：“隰朋，公而忘私，不耻下问，可以胜任。可隰朋多年来伴我左右，是我的舌头，如今，管仲要去，肢体不存，舌头安在？主公可以任隰朋为相，但恐不会长久。”

齐桓公又问：“那么，竖貂、易牙、开方怎么样？他们服侍寡人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竖貂为寡人自施宫刑，易牙为寡人烹子作羹，开方为寡人不奔父丧，三人可谓忠于寡人，任用他们如何？”

管仲摇头，说道：“不可，不可！芸芸众生尚且看重自己的生命，竖貂敢舍弃自身的器官，还有什么不可舍弃的呢？此人野心不小，主公远之！易牙乃是小人，天下父母都珍贵自己的子女，易牙能烹子作羹，还有什么更残忍的事不能干呢？主公远之！开方亦不是好人，人情莫亲于父母，开方连父丧都不挂在心上，何谈什么忠诚之心！主公远之！”

齐桓公点头道：“仲父这些话，为何不早对寡人说？”

管仲负疚般地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齐桓公着急地又问：“仲父之意，谁可为相？”

管仲脸色一下变成灰黄，眼神也黯淡无光，喘气急促，艰难地说出三个字：“鲍……叔……牙……”说着，双目一闭，头一歪，溘然长逝。

齐桓公撕锦裂帛般地哭喊道：“天哪！你折我栋梁，折我栋梁呀！”

6. 举国哭仲父

管仲与世长辞的消息震动了整个齐国，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与管仲诀别之后，齐桓公便一病不起了，桓公下令为管仲举行国丧，由鲍叔牙与隰明办理。

管仲发丧这天，天阴沉沉的。临淄城的大街上，千千万万的百姓披麻戴孝，摆供设祭，跪立于大街两侧，等待管仲的灵车通过。

管仲的灵车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从相府大门前缓缓启动。前面是三百人举着各色丧旗，之后是隰明高举黑幡，神情呆滞的鲍叔牙手执管仲灵柩前黑色挽带，为灵柩引路。婧立于灵车上，披麻戴孝，手扶灵柩，欲哭已无泪。灵车后面是齐国的神情悲哀的众大夫们。

灵柩所到之处，百姓们哭喊着“仲父！”叩首相送，将五谷，纸花，纸线，纷纷扬扬洒到灵柩上，大街上哭天恸地声响成一片。

灵车至城门前，一排百姓跪于路中央，拦住灵车。路上满是祭奠的案几，案几上摆放着香火、祭品，一位鬓发皆白的老人高

声喊道：“鲍太傅，请仲父留步，仲父欲出城门，小民要为仲父送行！”

鲍叔牙感动地做个手势，灵车停下。

老人端起酒尊、对管仲的灵柩道：“仲父，请喝下这尊酒，这是俺齐国千千万万百姓敬你的美酒！”

路中央和两侧的百姓一齐跪下，磕了三个头。鲍叔牙同大夫们一起，与百姓一齐叩头。

老人高擎酒尊，将酒洒于灵柩前，再端起一尊酒，高声道：“仲父，请再喝下这第二尊酒，仲父要出城门了，俺们送你千里万里，千年万年也不忍分手！”说罢，将酒洒在灵车前。

百姓们，大夫们复又三叩首。

老人再端起一尊酒，悲怆地说：“仲父，再喝下这第三尊酒。仲父的大功大德，齐国百姓永远刻骨铭记，仲父永远活着，永远和俺百姓在一起，永远是咱大齐的相国！”说罢，将酒洒在灵车前。

百姓们叩首再拜，嚎啕大哭。大夫们一个个泪湿衣襟。

婧为这动人的场面激动不已。她为齐国有管仲这样一位相国而自豪，更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使齐国人民尊敬的丈夫而骄傲。

是啊，一代伟人管仲与世长辞了，但他辅佐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丰功伟绩永彰史册，他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管仲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

尾 声

管仲死后，齐桓公拜隰朋为相。谁料不到一个月，隰朋病卒。齐桓公大惊道：“仲父真圣人啊，他怎知道隰朋为政不会长久呢？”于是遵照管仲的遗言，又拜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向桓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罢斥竖貂、易牙、开方，不许入朝，桓公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鲍叔牙主政后，一切按照管仲生前的大政方针处理政事，齐国还算平稳。可不到一年时间，齐桓公又把竖貂、易牙、开方接回宫中，并委以重任，鲍叔牙多次劝谏，桓公不听。鲍叔牙连气带病，也一命归天。竖貂、易牙、开方伙同长卫姬，欺负桓公老耄无能，便专权用事，操纵了齐国大权。

公元前六四三年，齐桓公重病不起。竖貂、易牙等认为时机已到，便将桓公左右侍卫全部逐出，又在桓公寝室周围筑起三丈高墙，内外隔绝。可怜一代八面威风的英主，病重连口热水也喝不上。到了这时候，他后悔也无用了，连病加饿，一命呜呼。死了也不得安宁，竖貂为扶公子无亏即位，秘不发丧，一直拖了六十七天。致使尸体腐烂，蛆虫满身。竖貂、易牙等人赶走了公子昭，仓促促扶公子无亏即位，群臣不服，一律不朝。竖貂，易牙欲搬出监国大臣高氏、国氏压阵，高、国二氏却要无亏先发父丧。发丧之后，宋襄公依照齐桓公生前嘱托，答应公子昭的请求，举兵讨伐齐国。高、国二卿借机里应外合，杀了竖貂和公子无亏，易牙见大势已去，逃到鲁国去了。开方则帮助公子潘、公子商人、

公子元欲与公子昭争夺君位，凑集人马与宋国军队作战，结果大败。在国、高二氏的拥戴下，世子昭继位，是为齐孝公。至此，经过一年多的内乱，齐国才安定下来，但从此元气大伤，齐国由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了。

后 记

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最辉煌的一章。

桓管称霸是齐文化中最灿烂的部分。

我从六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分配到临淄，一下子便与齐文化结下了不解方缘。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史书，抱着一部临淄县志看了三年，利用当记者的特殊身份，骑着自行车转遍了齐国古都的每一个角落，从许多老人口里搜集了大量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立志继承弘扬齐文化。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是考古学家，我想从文学角度，将齐国八百年的历史，将那些叱咤风云的齐国历史人物再现于读者观众面前。

这是一项工程，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

中共淄博市委非常重视齐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在我任淄博市文联主席时，市委副书记李新泰同我们一起，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创作了大型电视连续剧《管仲》，我还主编了《齐国故事大全》等，但这对博大精深的齐文化来说，不过沧海一粟而已。去年夏天，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张志春先生约我写《管子传》，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利用星期天和每天晚上加班加点，总算又了却我的一个心愿。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啊！天热得出奇，气温高达摄氏 39 度，我挥汗如雨。我写，妻子、女儿和儿子抄，真是全家齐上阵。虽苦不堪言，却也乐在其中。

《管子传》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淄

博市委副书记李新泰同志百忙中为拙作写序，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刘廷奎同志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山东工程学院王德敏教授多次指导，淄博大学校长王志民教授给予热情鼓励和支持，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张志春先生鼎力扶持。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许多文献和资料，参考了大量有关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出目录，特此说明。

高连欣

1995年3月17日

管仲年表

- 公元前 725 年 管仲生于颖上（今安徽省北部）。
- 公元前 708 年 管仲在贫穷中度过了童年。因家贫，做过马夫，做过小商贩。是年，与鲍叔牙相识，结拜为兄弟，协手经商。十多年中，他们走遍了中原各国。
- 公元前 697 年 齐僖公拜管仲、鲍叔牙分别为二公子纠和三公子小白的师傅。
- 公元前 694 年 齐襄公继位后，好勇喜功，连年征伐邻国，国内横征暴敛，民怨甚重。是年，鲁桓公与夫人文姜来到齐国，齐襄公与其胞妹文姜通奸，并杀死了鲁桓公。
- 公元前 692 年 齐襄公荒淫无道，天怒人怨。为避齐乱，管仲、召忽奉公子纠投奔鲁国；鲍叔牙奉公子小白投奔莒国。
- 公元前 686 年 公子无知与连称、管至父内外勾结，杀齐襄公，取代君位。雍廩等人杀公子无知。齐国大乱。
- 公元前 685 年 高傒、国子拥立公子小白登上君位，是为齐桓公。鲁庄公为公子纠争位，齐、鲁战于乾时，鲁军大败。齐军乘胜夺取鲁国汶阳之地。
- 齐桓公决心报管仲射他一箭之仇，派人赴鲁，逼鲁庄公杀公子纠，召忽殉主，管仲遣返齐国。在

鲍叔牙的极力保荐下，齐桓公捐弃前仇，管仲被拜为大夫。

公元前 684 年 齐桓公不顾管仲反对，率兵伐鲁，在长勺与鲁军交战，被鲁将曹刿击败。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支持管仲对内大胆进行改革，对外高举起尊王的旗帜，实施管仲的称霸不用兵车战略。

公元前 681 年 齐桓公采纳管仲之谋，与宋、陈、蔡、邾等国之君于北杏会盟，齐桓公主盟，以平定宋国内乱。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不参加北杏会盟，齐桓公率师灭遂，并以此向鲁国施加压力。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地（齐邑，今山东肥城南），会盟时，鲁国司马曹沫手剑劫桓公，要求退还汶阳之地。桓公依照管仲的意见，答应退地。

公元前 680 年 柯地会盟，使齐桓公名声大振，各国诸侯纷纷与齐结盟。至此，齐桓公真正认识到了称霸的本质，对管仲拥有了一种铭心刻骨的信任，拜管仲为“仲父”。是年，齐桓公与管仲率师会同陈、曹两国伐宋，因宋违背北杏之盟。伐宋途中遇卫人宁戚，管仲荐桓公，桓公拜宁戚为大夫。宁戚赴宋说服宋桓公求和。

公元前 679 年 齐桓公与卫、郑、宋三国之君盟于鄆（今山东鄆城北）。诸侯威服，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

公元前 678 年 郑国违背鄆地之盟，齐桓公与宋、卫之师讨伐郑国。

- 是年，齐、鲁、宋、卫、陈、郑等国于幽地会盟。
- 公元前 675 年 齐桓公会同宋、陈之师讨伐鲁国。
- 公元前 671 年 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扈地。
- 公元前 668 年 齐、宋、鲁三国之师讨伐徐国。
- 公元前 667 年 齐与鲁、宋、陈、郑盟于幽地。
- 周惠王赐齐桓公为侯伯。管仲审时度势，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变尊王称霸为尊王攘夷。
- 公元前 666 年 齐桓公奉周惠王之命，率师伐卫。
- 公元前 664 年 山戎侵犯燕国。齐桓公与管仲率师救燕，至令支、孤竹，剿灭山戎。
- 公元前 663 年 齐师凯旋，齐桓公将伐由戎的战利品的一半赠鲁庄公。
- 公元前 662 年 齐筑小谷（今山东东阿）为管仲采邑。鲁庄公为感谢齐桓公，为管仲在小谷筑城。
- 公元前 661 年 狄人侵犯邢国，齐桓公率师救邢，败狄师。
- 公元前 660 年 鲁国公子庆父作乱。为安定鲁国，齐桓公依管仲之谋，立公子申为国君，并大义灭亲，杀其侄女哀姜。
- 是年，赤狄侵犯卫国。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军击溃赤狄，助卫戍守。
- 公元前 659 年 赤狄侵犯邢国，齐桓公与管仲同宋、曹两国联兵救邢，打败赤狄，为邢国在夷仪重新筑城，派军助邢戍守。
- 公元前 658 年 齐桓公诸侯为卫国筑新城。
- 公元前 656 年 齐桓公与管仲率齐、鲁、宋、卫、郑、许等国联

兵讨伐蔡国，蔡侯闻风而逃，继而以不尊周天子罪讨伐楚国。楚请求讲和。诸侯与楚于召陵会盟。

公元前 655 年 齐桓公依照管仲之谋，与宋、鲁、陈、卫、许、郑、曹等国君会于首止，与周世子郑定盟，确立世子郑太子地位，以稳定周室。

周惠王指令郑国与楚国联合，离间首止之盟。郑文公不辞而别。

公元前 654 年 齐桓公责郑文公逃首止会盟，率诸侯讨伐郑国。郑请求讲和。

公元前 653 年 齐桓公与鲁、宋、陈、郑于宁母（鲁邑，今山东鱼台）会盟。

公元前 652 年 齐桓公与鲁、卫、宋、许、曹等国君会盟于洮，以固周襄王之位。

公元前 651 年 周襄王派太宰赐齐桓公胙。齐桓公与宋、鲁、卫、郑、许、曹等国君会盟于葵丘，庆贺天子赐胙。

公元前 650 年 北狄侵犯卫国，齐桓公率师相救。

公元前 648 年 齐桓公会同诸侯为卫国筑新城，以防备北狄入侵。

公元前 647 年 齐与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会盟于咸，共谋保卫周室，防备戎人入侵。

公元前 645 年 齐、宋、鲁、陈、卫、郑、曹诸君会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商讨伐楚救徐之策。
是年，管仲卒。

公元前 643 年 齐桓公卒。齐诸公子争夺君位，齐国大乱。易牙

杀群吏，拥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昭逃奔宋国。
公元前 642 年 宋襄公平齐乱，太子昭继位。